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四册目次

史部・編年類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首一卷（二）
〔宋〕陸唐老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 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首一卷（二）

〔宋〕陸唐老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七

前漢紀

孝成皇帝

諱驁元帝太子也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太子即帝位

建始元年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懣音滿又音悶煩也）道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知顯等顓權擅埶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天子以新即

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
是尊者〔出〕尊顯本傳　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賜爵
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音幸
慝也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
博士駟勝等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
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
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
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出〕本紀

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皆從匡衡
之請也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
及中都官耐罪徒耐人之切罪不至髡全其耐鬚三月上始
祠后土於北郊　丙午立皇后許氏后車騎
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
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
胡曰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於山川而徧

於羣神羣神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
則從類於上帝矣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
包舉於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
凡載於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
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
大菑能捍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與
非所族也則非所事也漢興禮廢之後先
王祭法旣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

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
建立逮於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
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
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
可也劉向賁氣精忠爲漢賢大夫豈谷永
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祕書
其所舊習今玆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
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

之類以欺武帝者皆當據以爲實也善守
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
則不可惑以神怪以求諂邪而能及此向
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
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
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娣姪
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

淑之行淑神六切善也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
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男子五十好
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
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
而後徠與態態他代切態度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
適嗣將軍輔政宜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
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
大法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

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置之莫
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裨正
闕失裨賓彌切接益也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三年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
大水至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
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
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

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
也訛吾禾切謬也或作譌不宜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
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
稱其議鳳大慚自恨失言　匡衡坐多取封
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爲
庶人以王商爲丞相出衡本傳
四年夏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

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
為臣妾北無薫粥冒頓之患 粥弋六切匈奴別名[illegible]
粥 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
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
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疎相
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 洞音[illegible]
屬之欲切 專謹也 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
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

舍始夜切 猶置也 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 晻與暗同 又一感切
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 倚於綺切 依也 重
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
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駮之愛使列妾得人人
更進益納宜子婦人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
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
光祿大夫 出永本傳 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
金隄 丁奚切 隄名在東郡白馬界 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

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 脆[illegible]
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
分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大川兼
受數河之任霖雨旬日終必盈溢可復浚屯
氏河 浚音峻 深也 以助大河暴泄 先列切 湍也 分殺水
力事下丞相御史遣許商行視以為用度不
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東決於館陶及東郡
金隄泛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

三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 出溝洫志 南山羣盜
傰 音倍 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詔發兵千人逐
捕歲餘不能擒或說大將軍鳳以賊數百人
在轂下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
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
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
後拜為京兆尹 出王尊傳 西域都護段會宗為
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 燉音

也郡名應劭曰熚大也熚盛也以自救大將軍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此必無可憂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出湯本傳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

河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賜延世爵關內侯出溝洫志

給事中平當上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出郊祀志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宅比奇居宜切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比毗里切謂引佗類以比附之也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鉤古侯切曲也摭之石切拾也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出刑法志

二年夏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徙山陽王康爲定陶王

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

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上以中祕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調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撮千括切總取也出藝文志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出楚元王交傳）

四年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奏免彤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上書言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

臣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歐血死（歐一口切吐也）上之爲太子也受論語於蓮勺張禹（蓮音輦勺音酌左馮翊邑）及即位賜爵關內侯與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爲丞相封安昌侯

陽朔元年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王氏子弟皆分據埶官滿朝廷時上無繼嗣體

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共讀曰恭）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留之京師不遣歸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

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

誣罔不忠非一事也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
忠賢以待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
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悟納之謂章曰
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於是章薦馮
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
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其
大逆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杜
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天下不知章實有罪

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
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使天下
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
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出章欽傳)

蕭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
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號稱儒者以賢良
直諫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羣臣所屬目
天子所取重而相與誤國如此假託經術
緣飾古義以售姦邪以濟諂佞蓋杜欽谷
永劉歆三子依憑寵祿以苟富貴張禹孔
光懦弱無立規免禍患曾不若鄙夫小人
而已矣

是歲陳留太守薛宣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
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
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
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

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
宣言為然(出宣本傳)

二年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
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奢
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
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
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
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

以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操千高切執也）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上都聊切惠文冠也以貂尾爲飾附蟬爲文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貂紫蔚采㶳而毛不彰也）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

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擯必刃切斥也）孤弱公族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臿地中（臿測合切刺地也）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誠子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

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出楚元王及元后傳）八月定陶共王康薨

三年秋王鳳薨以王音爲大司馬

四年少府王駿爲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昌兩切）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出王章等贊）鴻嘉

三年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上嘗遊後

成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姊弟俱爲倢伃貴傾後宮於是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祝職救切或作詶 詛莊助切或作譴）詈及

陛狀元通鑑　卷三十七前漢十六　汲古閣

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出外戚傳）

永始元年上欲立趙倢伃爲皇后諫大夫劉輔上書言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腐扶雨切腐爛）人婢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縛伏約切束也）於是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旬月之間收下祕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臣竊傷之上乃減輔死罪一等論爲鬼薪（音辛刑也取薪於山以給宗廟爲鬼薪 出輔傳）

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

陛狀元通鑑　卷三十七前漢十七　汲古閣

相高（佚與逸同樂也）王曼子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久之封莽爲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女六切愧恧）嘗私買侍婢昆弟聞知莽因曰朱子元無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出元后及王莽傳）

劉向以爲王敎由內及外

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

帝嘗美石槨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 械胡介切言作機發木人之屬也 棺槨之麗宮

館之盛不可勝原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 初酇侯蕭何之子孫嗣爲侯者無[illegible]絕[illegible]卯封蕭何六世孫[illegible]

二年工音麓以[illegible]涼州刺史奏事訖[illegible]所欲言永對曰臣聞[illegible]忠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自寤易曰危者有

其安者也亡者係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德無忌諱之誅使蒭蕘之臣蒭窻俞切蕘音饒蒭蕘謂取蒭薪之賤者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顧社稷之長福也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

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永自知內有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王商密擿永令發去擿宅歷切謂發動之㊥永本傳　上嘗宴飲禁中畸乘輿幄坐張屛風畫紂醉踞妲己踞音據踑踞妲當割切有蘇氏女紂之正妃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

入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於酒沈持林切湎彌遠切嗜酒也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火故切號謼亦作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上音黨善言也翟方進爲丞相孔光爲御

史大夫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奏事無不當意其爲吏用法刻深好任埶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好忠直人

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孔光本傳

三年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

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冬十月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黃冶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盪音蕩空曠之貌景如字或作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神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皆以術窮詐得誅

夷伏辜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旨上善其言

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

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廟堂之事非草茅所言也故爵
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上音指尚書傳云砥細於礪皆磨石也)
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至秦則不然張誹謗
之罔以爲漢敺除(上與驅同)倒持太阿授楚其柄
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
鋒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羣臣
皆承順上指莫敢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

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
非所宜言大不敬羣臣不敢爭天下以言爲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
景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
上不納
四年司隸校尉何武爲京兆尹武爲吏守法
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
思(出武本傳)
元延元年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有流星從
日下東南行四面燿燿(弋笑切焰也)如雨自晡及
昏而止　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上以災變
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
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
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與尤同明著其過尤也)
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

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
之所同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
異交錯鋒起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
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
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
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
禍安危之分界(分扶問切別也)宗廟之至憂臣永所
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　中壘校尉劉向

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淸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後不能用也　王商薨以弟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驃頻妙切勁疾皃或作票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

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王根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

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餐千安切素空也素餐者謂德不稱官空當食祿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上所諫切又音刪謗也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上火故切叫也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逄皮江切關龍逄夏桀臣也以諫而死　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請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子盈切表也(出)禹雲本傳

東萊評曰朱雲攀殿檻折成帝曰勿易以旌直臣世多稱之竊嘗以帝似郭公而已

郭公之亡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雲指張禹爲佞臣欲斬之以厲其餘成帝以雲爲直臣則知禹爲佞臣矣雖知雲爲直臣而退之田里終身弗召非善善不能用而何雖知禹爲佞臣而恩禮優異終始不衰非惡惡不能去而何嗟夫此其所以異世而同亡也

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岐翹移切周文王所封邑在扶風美陽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參疎簪切星名

三月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余遮切漢中谷口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其水皆發扶風武功衙領山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咨邪切兎網也罘捕熊羆禽獸罘芳無切本又作罦罝謂之罦罦覆車□也郭璞云今□車也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丘於切圈也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上伯各切索持也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

綏和元年春正月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等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等皆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

殷之及王爲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爲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　初詔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湯後上從之封孔吉爲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爲公地各百里　初何武之爲廷尉也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

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能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氾鄉侯氾音凡在琅邪不其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焉　十一月王根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爲

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一十六枚議者以爲善辟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其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

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敎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敎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

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出楚元王傳

二年二月丞相方進薨時熒惑守心丞相府

議曹平陵李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闔胡臘切閉也)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賁音肥姓也麗其名)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册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竝臻百姓窮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上

祕之遣九卿册贈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上居用切下竹亮切供具張設也)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出方進傳)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他刀切慢也)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藉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爲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丙戌帝崩帝素彊無疾病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爲倢伃父子昆仲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

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湛讀曰耽樂也)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竝如字於或音烏邑又烏合切短氣貌他類此)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富平侯張放聞帝崩思慕哭泣而死　荀悅論曰放非不愛

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夏四
月丙午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
后皇后曰皇太后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
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王
莽薦中壘校尉劉歆有材行爲侍中稍遷光
祿大夫貴幸更名秀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
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篇有輯略
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

術數略有方技略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
九十六家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其敍諸子
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
曰從横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
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
之術蠭出竝作（蠭與蜂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
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
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
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
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
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
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竹仲切）皆股肱之材已
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
術缺廢無所更索（山客切 求也）彼九家者不猶愈
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
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出劉歆七略序及志）

書　九月庚申地震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
對曰日者人君之表君道不修則失其度地
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關東之地數震宜
崇陽抑陰以救其弊拔進英儁以強本朝本
強則精神折衝（出尋本傳）初董仲舒說武帝以
秦用商鞅之法（鞅倚兩切 姓公孫名鞅衛之諸庶孼公子也秦孝公封於商）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上倉先切下莫白切 路之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貧者亡立錐之地（錐朱推切 說文銳也）

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幷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卽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

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出食貨志）　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綉難成害女紅之物（紅亦工也漢書以紅爲工）皆止無作輸除任子令（任汝鴆切任者保也）及誹謗詆欺法掖廷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

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爲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出郊祀志）

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壽年四十六

哀皇帝

諱欣元帝孫定陶王子也成帝無子召入立爲皇太子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太子卽皇帝位

建平元年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元年宮乳上與昭

儀大怒後三日中黃門田客持詔記并藥以
飲宮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
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棄所養兒不
知所置許美人元延二年乳昭儀謂成帝曰
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
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都皓切築也以頭擊壁戶柱從床上自投地啼泣不

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
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
下自知是不食何爲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
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
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
詔使中黃門靳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
篋以葦草爲篋也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自閉
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令中黃門吳恭持
以與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屛處勿令
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其它飲藥
傷墮者無數帝亦以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
遂不竟其事

建平二年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封陽鄉
侯少府趙玄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
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
門侍郎蜀郡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

謂鼓妖者也妖怪也師法以爲人君不聽爲衆
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
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
加辰巳有與是爲中焉宜退丞相御史以應
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揚
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爲人彊毅
多權謀宜將不宜相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
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

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以教渤海夏賀良等（渤蒲沒切郡名在渤海之濱因以名之）上卽位司隸校尉解光騎都尉李尋白賀良等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譴去戰切 謫問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上久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

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上旣改號月餘寢疾自若夏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無驗八月賀良等皆下獄伏誅　八月彭宣奏劾博不道不敬博自殺國除

三年夏四月王嘉爲丞相嘉以時政苛急（上音）

（也）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弋豉切 侮慢而輕易也）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

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辥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出嘉本傳）

冬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

瓠山石轉立

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石證切）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嘗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尚書鄭崇以

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得罪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竟死獄中　諫大夫鮑宣上書曰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

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婦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藿）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上以宣名儒優容之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公卿以爲虛費府帑（宅莽切又音奴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

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譎古穴切詐也石畫之臣甚衆畫音獲石言堅固如石也畫策計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甘泉雍於用切右扶風邑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灞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操千高切執持也於是浮西河絕大幕幕即沙漠也直度曰絕沙土曰幕破寘顏徒賢切匈奴中山名襲王庭窮極其地追犇逐北犇古奔字封狼居胥山

禪時戰切積土為封除地為禪於姑衍以臨翰海翰如字[illegible]海名[illegible]沙漠北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許穢切口也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

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鮮先踐切少也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扶蓬逋切手行也伏蒲北切伏地也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竹二切狠也形容

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肄以惡肄郎計切附麗之也其彊難詘曲勿切屈服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宛於元切西域胡國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姐音紫羌種名艾朝鮮之旃艾讀曰刈絕也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過二時之勞固已犂

其庭犂力之切耕也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徹直列切如雲徹去也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

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轂古祿切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元壽元年董賢貴幸日盛王嘉數奏封事極

諫上乃發怒召嘉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掾俞絹切官屬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屬官曰丞相幸得備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咀材汝切嚼也嘉遂裝出上側霜切束也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

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舡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詰去吉切詰問也）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

不食歐血而死（歐一口切吐也）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二年五月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　六月帝崩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而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王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詔冊董賢收大司馬印綬遣歸第即日賢與妻自殺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箕子以為嗣莽又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滅繼嗣（錮音固）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久之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孝哀

皇后皆為庶人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諸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為請奏章以太后指風光（風讀曰諷）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忤五故切逆也）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甄側鄰切姓也）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

爪牙。豐子尋、秀子棻扶云切字或作楳、涿郡崔發涿竹角切郡名、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班固贊曰：辟廣德係縣車之榮，平當逡巡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九月，中山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平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莽權日盛。　班史贊曰：孝哀自為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問，睹孝成世祿去公室，是故臨朝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則法也。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即位痿痺，末年寖劇

國不承，哀哉。

右哀帝在位六年，壽年二十五

孝平皇帝

諱衎，元帝之孫，中山王箕之子也。哀帝崩無子，王莽立之為嗣，年方九歲。

元始元年辛酉春正月，王莽風讀曰諷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出王莽本傳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始免襁

繇(上擧兩切下悱抱切負兒衣)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宜亟
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
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
以抑患禍之端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
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出後漢申屠剛傳)
二年春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
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
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

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
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
者時大臣皆失色承陽侯甄邯即時承制罷
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
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坐免
終於家(出寶本傳)　帝更名衎(口旱切)　梅福知王莽
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
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　莽

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
西山衍義曰臣按莽既專國柄又求爲后
父則其尊莫與匹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
僞之態若不得已而後受焉自是身爲宰
衡女配宸極朝廷宮省之權一出於已於
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篡漢亦殺伏后
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天
下大抵類此

三年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
禍即私與衛寶通書敎衛后上書謝恩冀得
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
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
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宇即使
寬夜持血灑莽第(灑沙下切泝也)門吏發覺之莽執
宇送獄飲藥死莽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
其章要斬磔尸東市門(磔陟革切裂也)初章爲當世

經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
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
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
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寬之
獄遂窮治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
莽者皆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
子樂昌侯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
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

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
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解冠掛東
都城門（解佳買切脫冠也挂古賣切垂也通作掛）歸將浮海客於
遼東

東萊評曰夫縱人欲滅天理未有不為大
姦惡者也王莽謀簒漢至殺其子武后謀
取唐亦殺其女將求其所大欲至於滅天
理如此何惡之不能為吁可畏哉樂羊啜
羹魏文侯所以疑其心也逢萌之去知幾
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萌以之

潁川太守陵陽嚴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
為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
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
地哭掾吏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
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
代代到將有僵仆者（僵音薑假也仆音赴頓也）故相弔耳

詡至拜為美俗使者徙隴西太守何並為潁
川太守並到郡捕鍾元弟威及陽翟輕俠（翟直格切潁川邑俠胡頰切俠之言挾也以權力挾持人也）趙季李款皆殺
之郡中震慄（出何並傳）

四年夏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安漢公為宰衡
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
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
姊妹號皆為君食湯沐邑以故左右日夜共

暑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虞與娛同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 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 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縢徒登切昔周公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孔穎達傳置於前殿敕諸公莫敢言丙午帝崩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襃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

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王侯長大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煇光謝囂許驕切奏武功長孟通浚井上音峻杼治之也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著直略切附也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

太后事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塡服天下爾太后心不以爲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於是羣臣奏太后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扆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卑吉切警蹕者戒肅也所以止行人淸道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謂之攝皇帝詔曰可

右平帝在位五年壽年十四

考異曰

成帝永始元年劉輔上書曰腐木不以爲柱人婢不可以爲主 劉輔傳云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荀紀柱作桂卑人作人婢今桂從漢書人婢從荀紀

七月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喜爲酇侯 成紀元延元年封蕭相國後喜爲酇侯荀胡皆用之按功臣表永始元年酇侯喜紹封三年

薨永始四年質侯尊嗣五年薨綏和元年質侯章嗣荅本紀誤以永始爲元延故也

元延元年劉向上書 向傳云星孛東井岷山崩向懷不能已上此奏按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八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今年也胡旦亦載之三年

三年上令胡人搏禽獸 成紀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賜從官胡旦用之按揚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獵當在今年紀因去年冬有[illegible]事致此誤耳

綏和二年九月庚申地震上問李尋 尋傳云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按公卿表傅喜爲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

月當是時喜已不爲衛尉矣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解光奏趙昭儀殺成帝子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 趙后傳作丙辰按哀帝紀四月丙午即位赦天下荅傳誤也或者即位十日然後赦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七終

前漢紀

王莽

孝元皇后弟之子也哀平之間國統屢絕太后臨朝時太后諸兄弟皆死哀帝崩太后遂召莽輔政莽既執政遂矯行仁義以誑惑天下於是天下遠近皆上書稱頌功德莽因之而遂稱攝皇帝是歲東郡太守

翟義等舉兵西誅不當攝者莽使王邑等擊敗之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眞之事矣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即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莽乃策命孺子爲定安公去漢號焉

居攝元年(丙寅)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立之

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

二年東郡太守翟義(上徒歷切亦音澤翟方進之子)舉兵西誅不當攝者移檄(胡歷切符檄)郡國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乃使王邑等擊義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告天下以當返位孺子之意於是吏士攻義破之

初始元年義等既敗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

天人之助遂謀即眞之事矣十一月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即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時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

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泣涕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

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希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其圓切忠謹之意）猶握一璽不欲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陳曰國家興衰世變其氣象各異大要在人主之身其次在朝廷大臣關節脈理顯然可見漢高祖雖麤疎然天性寬大規模宏遠其後惠文景三君歷世六七十年而氣象如一所用大臣皆前朝舊臣往往擅改祖宗之政景帝用晁錯變更諸法令以致七國之變七國既平終身懲創武帝既立以其聰明持達之資恣意改更鄉來法

令存者無幾然去文景未遠天下根本猶固是以能亂天下而不能失天下又幸繼以昭帝氣味大抵是前朝三君羣臣多是武帝之舊親見武帝好大喜功之弊而能安靜以治之宣帝承昭帝之後以人主權勢不震於是收拾紀綱法度精明品式備具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衰極則反固其理也元帝頓改宣帝慘急之政然

天資柔弱特甚蓋有文景之寬厚而剛果不足大臣號爲儒雅而依附恭顯大節已不足道政事可知矣成帝寬仁柔弱如元帝而稍淫泆放縱委政外家天下未嘗有大故而朝議洶洶爲羣臣更出迭入哀帝自諸侯入承大統親見王氏之盛欲變更之卽位未幾專任外家丁傅一時阿附之徒反詣權寵之門蓋前世人主易世往往

以正繼不正是以天下尚可無爲而元成哀三世所用大臣者以小人繼小人以外戚繼外戚如是天下何得致治況哀帝昵近董賢恣爲無道一王嘉師丹尚不能容況能任屬賢相以前朝之舊乎平帝卽位王氏復盛丁傅又斥更相盛衰漢祚亦亡矣

始建國元年己巳　莽上太皇太后璽韍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去漢號焉　莽策命孺子爲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讀策畢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上休居切下許既切歔欷息也）　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寮莫不感動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爲疏闊乃自

謂黃帝虞舜之後以黃帝爲初祖虞帝爲始祖　莽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繆于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更工衡切收也罷音疲勞也癃音隆病也）而豪民侵陵分田給假（上訖業切下舉夏切劫謂富人劫奪）

其稅侵欺之假謂貧入賃富人之田也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
五也故富者犬馬餘菽粟上式竹切豆也驕而爲邪
貧者不厭糟糠上臧曹切糟粕下丘岡切糠粃窮而爲姦俱
陷于辜刑用不錯千故切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
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
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
故無田而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
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上音螭山

神也下音媚老物精也　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
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
十五福命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
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
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
二年春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
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獨故廣
陽王嘉以獻符命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

成都以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　班固論曰
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
賢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
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
共守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
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爲庶人用天年終秦訕
笑三代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
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

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
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懲戒亾秦孤立之
敗於是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大者夸州兼郡
夸音誇　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
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
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海內晏如亡狂狡
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
於諸侯也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

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埶與富室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

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上詩遮切貸買也下吐載切以物與人曰貸下同)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上古管字漢書作幹音同)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邯鄲音寒丹今國邑有邯鄲山在東城下)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

安定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莽侍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

三年　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䖟之毆之而已(蟁古蚊字䖟音盲齧人飛蟲也毆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

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創初何切艾讀曰乂）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于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烟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

奴與之搆難邊民死亡係獲數年之間北邊空虛野有暴骨矣　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紀逡辥方郇越郇相唐林唐尊（逡千旬切郇音荀又音胡關切荀郇二姓皆出武王之後顔師古說）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莽郇相爲莽太子四友莽以安車迎辥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初郭欽爲南郡太守蔣詡爲兗州刺史（蔣即兩切姓也風俗通云出周公之裔詡况羽切）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即乞骸骨去職　班

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辥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四年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

謷謷（音敖衆口愁聲）陷刑者衆
五年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
天鳳二年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鋭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説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綉衣執法在郡國者竝乗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十三　前漢　汲古閣

章寇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上巨鳩切下胕賄）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覽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
三年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供給焉
四年莽授諸侯茅土於明堂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先且賦茅土用慰喜封者　莽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竝起爲盜賊荆州新市人王匡王鳳南陽馬武潁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十四　前漢　汲古閣

川王常成丹共聚臧於綠林山中至七八千人
五年以費興爲荆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間者國張六筦（與管同漢書字作斡亦通用筦謂主領也王莽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闊其

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天下吏以不得俸祿竝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收其家所有財産五分之四以助邊急考覆貪饕（吐高切貪財爲饕）關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是歳揚雄卒初成帝之世雄爲郎給事黄門與莽及劉秀竝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

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以綜天地人之道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號曰法言用心於内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

鉅鹿侯芭師事焉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虚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則必度越諸子矣

東萊評曰進以正而枉道者有之未有進不以正而能直道者也世人愛揚雄之學多以投閣之事爲無之温公於劉棻之誅亦削去按雄年四十遊京師王音召爲門下吏使雄有嚴遵之高則音必不敢詘使雄有朱雲之直則音必不能詘今進既不以正至爲王氏家臣矣家臣不知有主自

古小人之常情其美新之作亦無足怪況投閣乎

琅邪樊崇起兵於莒一歲間至萬餘人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已當如黃帝僊升天欲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嚴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爲

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　大司空議曹史代郡范升奏記王邑曰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方春歲首而發動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貊守闕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　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昭如海名）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霸卧則枕鼓以鐵箸食願陛下迎之以示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莽聞惡之徵博棄市

地皇元年望氣爲數者多言有土功象九月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　汝南郅惲明天文歷數以爲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

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二年莽惡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徒計切擲也）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三年九廟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爲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又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載以四輪車輓者皆呼登仙

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輀車非仙物也輀音而載喪車初樊崇等既寖盛聞王匡廉丹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綠林賊遇疾疫乃各分散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平林人陳牧廖湛上力救切姓也又力弔切周文王子伯廖之後一云出古賢者廖伯安之後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頓令欽生三男縯仲秀縯音衍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弋質切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議歸舂陵舉兵於是縯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說新市平林兵與共攻宛漢軍大敗新市平林兵欲解去縯患之會下江兵至縯說下江將王常以合從之利常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兵合於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

淮陽王

姓劉氏諱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漢兵起無所統一諸將共議立聖公爲帝其後兵敗降於赤眉建武元年光武詔封爲淮陽王

淮陽王

更始元年癸未正月更音庚王莽有更始將軍之號漢兵起亦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聖公卽位遂以更始紀元漢兵遂圍宛於阮切南陽邑舂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

兵已十餘萬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玄懦弱(上乃卧切又乃亂切弍作愞怯弱也)先共定策立之玄卽皇帝位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　三月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莽遣王邑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號百萬餘諸將惶怖(音故切惶懼也)欲散

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强大幷力禦之(幷卑正切竝也兼也)庶功可立如欲分散埶無俱全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大兵至城北諸將迫急乃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夜與李軼出城收兵(軼弋質切)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　岑彭守宛(岑助簪鋤針二切姓也風俗通云古岑子國之後)漢兵攻之數月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　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千級(居立切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乞業切多畏也)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

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竝平聲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尋邑易之(上弋鼓切輕易之也)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行戶庚切陳讀曰陣謂巡行軍陣)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弋稅切利也)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譟先到切羣呼也)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胡對切亂也)

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滍直理切水名出南陽東北入汝或作泜音泜乃在常山非此滍水溢弋質切滿也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上側其切下直用切輜車名輜廁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章懷說於是海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　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平帝鴆直禁切鴆鳥以羽毛歷飲食即殺人

乃會公卿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縢徒登切廣雅云緘縢皆繩也詳具孝平元始五年泣以示羣臣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榮美切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

又不敢爲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出本紀及劉玄齊武王縯傳　莽憂懣不能食懣音滿又音悶煩也但飲酒啗鰒魚啗徒濫切鰒音雹海魚也郭璞注鰒似蛤偏著石讀軍書倦因馮几寐馮讀曰憑不復就枕矣　成紀隗囂五高切素有名好經書以與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　茂陵公孫述爲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漢兵起南陽乃

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益州牧印綬　更始遣將攻武關三輔鄧曄于匡起兵曄域輒切應漢開武關迎漢兵諸縣大姓亦各起兵稱漢將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從宣平城門入官府邸第盡犇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上籠五切獲也字與虜同下離灼切奪取也趨讙讙許元切通作諠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闥呼曰闥上曷切博雅闥謂之門呼火故切叫也或作謼反虜

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羣臣扶莽之漸臺餔時衆兵上臺（餔必胡切申時食一曰歠也或作哺）斬莽首分莽身節解臠（力轉切塊切肉）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出王莽傳）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要伊消切）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登

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行胡孟切行者言之迹也）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顚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爲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言放情恣縱也）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貉（莫白切）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囂五高切衆口愁貌）中外憤起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虛讀曰墟）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西山衍義曰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矣然嘗論之莽之姦僞固足以欺天

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而元后不私外家以權則莽雖挾材任數方陳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爲故莽之至此者成帝元后之罪也雖然豈獨莽哉前而田常後而操懿姦則姦矣使人主能謹履霜之戒而不失馭臣之柄則皆當時之能臣也嗚呼有天下者其可不防其漸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

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側華切說文髮有巾爲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隷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爲列侯復亡歸其營　更始拜劉秀行大司

馬事持節北度河鎭慰州郡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黜丑律切貶也陟竹力切升也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苛上音何細也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竝出秀紀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鄴魚怯切魏郡之邑　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屈上渠物切如山之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皆當其才出鄧禹傳

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徇辭俊切行市也　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於邯鄲邯鄲音寒丹趙國邑有邯鄲山在東城下趙奢冢在此山西謂之馬服山　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

屯將同遂自結納（出李紀及馮異耿純傳）　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百信多信之立郎爲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

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在各切作顏色變也）俛首刮席（俛與俯同低頭也）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

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膳時戰切庖人）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李淑（神六切）上書諫曰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加非其人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由是關中離心四

海怨叛（出劉玄傳）　耿況（上古幸切姓也晉大夫趙夙滅耿因封焉其後遂以爲氏）遣其子弇（古南切耿況之子）奉奏詣長安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令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募莫故切廣求也）　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音耶俞說文邪揄者以手相弄邪或作歋弋支切揄或作瘉容朱切此音邪揄語輕重不同尒章懷釋）　霸慙據而反（據巨魚切心急也）　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

發此兩郡控弦萬騎（控口弄切引也）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秀趣駕而出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亭（上力于切在涿郡饒陽縣）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知戀切客館也）　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

將軍至官屬皆失色椎傳追切擊也通作槌給音迨江南呼欺曰給亦作詒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嘑沱河嘑音呼沱一作池音馳在涿郡之饒陽候吏還白河水流澌音斯流冰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上古委切詐也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比必寐切近也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出本紀馮異王霸傳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上儒劣切燒也秀對竈燎衣上力水切炙也馮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是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上貧悲切下余中切不肯從光聞秀至大喜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

民歌吟思漢久矣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埶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入堂陽界又擊貰縣上式制切鉅鹿邑下貰之同音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祭側界切周邑其先受封於祭因以為姓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出遵本傳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得薄厚不以大小也（出禹本傳）　上谷太守耿況遣功曹寇恂約漁陽太守彭寵發兵從秀吳漢蓋延（上古今切）景丹亦勸寵從秀與將兵俱南秀以

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為偏將軍加彭寵耿況大將軍吳漢沈勇有智畧鄧禹數薦之於秀漸親重之　四月秀進攻邯鄲連戰破之　五月王霸追斬王郎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隷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

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出異本傳）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床下請間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畧平復用兵何為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

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縱橫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

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脛形定切胻也槍七羊切矟也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孚表切幟也更始初諸賊竝起各以軍容强盛爲號故鐵脛大槍五幡三者皆賊之自號也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出本紀及耿弇傳

秋蕭王擊銅馬於鄡堅堯切鉅鹿邑吳漢將突騎來會淸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于莫府請所

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出本紀

赤眉樊崇等將兵攻長安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釁許覲切瑕釁也或作釁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出禹本傳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巨嬌切東觀記僑作嬌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孟津或作盟津武王伐紂與諸侯同盟于此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糇糧調徒釣切謂計發之也糇音侯食也字或作餱治器械以供軍械胡介切械者器之總名軍雖遠

征未嘗之絕 出恂本傳

溫公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自謂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決策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

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强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既知其稱慕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侈淫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illegible]納[illegible]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

童[illegible]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總覈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于酒色委政外家孝哀很愎不明嬖倖盈朝陵夷至于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遂其詐慝煩民黷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考異曰

王莽始初元年 莽傳作初始荀紀及韋莊美嘉號錄宋庠紀年通譜皆作始初今從之

淮陽王更始二年邳彤曰邯鄲勢成民不肯背成主而千里送公 范書邳彤傳邯鄲成民不肯背成主字皆作城袁紀作邯鄲和城民不肯捐棄和城而千里送公漢春秋作邯[illegible][illegible]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按文意城

皆守作戍邯鄲戍謂邯鄲勢戍也戍主謂王郎爲巳戍之主也

拜寇恂河內太守 袁紀鄧禹初見王於鄴即言欲據河內至是又云更始武陰王李軼據洛陽尚書謝躬據鄴各十餘萬衆王忠焉將取河內以迫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有河內猶高祖之有關中關中非蕭何誰能使一方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吳漢之

能卿舉之矣復爲 舉蕭何禹曰寇恂才兼文武有御衆才非恂莫可安河內也按世祖旣試更始先得河內魏郡因欲守之以比關中非本心造謀即欲指取河內也今依范書爲定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八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九

後漢紀

世宗光武皇帝上

諱秀字文叔南陽人漢景帝七世孫長沙定王發之後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秀更始元年爲偏將軍行大司馬事二年立爲蕭王擊銅馬賊破降之關西號

爲銅馬帝建武元年諸將議上尊號乃命有司設壇場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即位

建武元年乙酉春正月方望與安陵人弓林共立前安定公嬰爲天子 嬰於盈切宣帝曾孫之子王莽立爲平帝之嗣號曰孺子嬰即安定公也 聚黨數千人居臨涇 安定邑 更始遣丞相松等擊破皆斬之 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夏四月述即帝位號

成家改元龍興以李熊爲大司徒衍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恢口回切）越嶲任貴據郡降衍（嶲先蘂切郡名古邛都國有嶲水言其郡越此水也） 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出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絶其食可不戰而殄也（上徒典切絶也盡也） 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出本紀及陳俊傳） 馮異遺李軼書勸令歸附蕭王軼乃報書不復與異爭鋒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

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絶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呼火故切）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上讀曰陣）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度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而歸（出馮異傳） 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靡音麻或音縻縣名莽改爲俊麻）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鈔初教切略取也）（出漢弇本傳） 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

甚驕傳出本　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王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捐與專切棄也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息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

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上其兩切姓也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王卽皇帝位於鄗南改元大赦

胡曰光武舉兵何爲哉始則爲宗社復讎除去王莽既而兄縯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材智雲合影從河北既平洛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讓亦已再三於是焉而正位號縱微赤伏夫誰以爲不可何必見符命而後決計乎正使符命有劉秀之文又何必按據以爲受命之證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逮衆情觖望而纔減其一王良尋坐罪廢讖言安在哉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

親見王莽信倘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爲盛德之累亦大矣

赤眉擁百萬衆西向帝城以名爲羣賊不可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爲上將軍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跣息典切足親地也赭音者赤色　見衆拜恐畏欲啼　七月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爲大司徒封酇侯酇音贊卽蕭何所封禹南陽　禹時年二十四又議選大司空又以赤

伏符曰王梁主衞作玄武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又欲以讖文（讖楚譖切釋名曰讖纖也其義纖微）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以吳漢爲大司馬初更始以伏湛爲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爲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以全帝徵湛爲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

出征伐常留鎭守（出本紀及禹梁湛本傳）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赤眉辛未詔封更始爲淮陽王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淸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敎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

肉遺者（弋季切饋也下並同）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屬之欲切託辭也）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

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敎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蚩赤之切輕侮也）　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戶兼切疑也）　治事自若數年敎化大行道不拾

遣還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臣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皐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于願切離也）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方味切渃也）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

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帝遣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令岑彭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明旦鮪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帝使侍御史河內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軍士暴橫詩遂格殺廣上召見賜以棨戟（上遣禮切有衣之戟下訖逆切矛屬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遂擢任之

冬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爲長沙王更始請降

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武粉切斷也）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　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匹妙切強取也）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

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勞力報切來力代切謂慰勉而招延之也父老童穉直利切幼稚也與稚同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

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上音旬右扶風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縊一豉切說文經也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以上並出出及盆子傳　初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囂

囂至長安後逃歸天水復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晩成良工不示人以樸匹角切與璞通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

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財産貴其能賑施也賑章刃切贍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出援本傳
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鎭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伊淫切車騎將軍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

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黄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埶必相忤（五故切逆也）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黄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盡獲其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出禹囂本傳）初帝從更

始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是歲遣使迎麗華與帝姊湖陽公主妹寧平公主俱到洛陽以麗華爲貴人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寧平公主上徵通爲衛尉

二年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上音虛下許既切歎息也字或從火）崇等數百人皆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

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榦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慵軒王氏史評曰近世議者以光武爲非而恭固遠慮然光武知本之言其可廢哉治天下者無道德仁義以相維持而欲恃其法制以沮姦雄而弭禍亂蓋亦難矣

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

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帝令諸將各言所樂皆占美縣河南太守潁川丁綝（丑林切）獨求封本鄉或問其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其志封新安鄉侯帝使郎中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埶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爲能尚書

衆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爲尚書郎（出本紀及識綝勤本傳）

起高廟於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立郊丼於城南

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出並本紀）

初更始遣鮑永安集河東幷州以馮衍屯太原捍衞幷土及更始敗帝遣儲大伯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收繫（儲直魚切大他蓋切齊大夫儲子之後）大伯遣使至長安詗虛實（詗恥慶切伺也又火迥切）二月永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

而意不悅旣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徒了切又田聊切彫二切撓挑死轉也）其長者罵而少者報之後其夫死取其長者（取讀曰娶）或謂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臣之道何患死亡（出永衍本傳）

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

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伺相吏切伺候也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耽丁含切樂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

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出弘本傳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怏怏不平及郎

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怏於兩切情不足也歎曰如此我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貿莫報切交易也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寵不從其令浮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詔徵寵寵遂發兵反攻朱

浮於薊出寵本傳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

吳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爲愼侯更始三子求歆鯉皆爲列侯

帝以陰貴人雅性寬仁欲立以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

終不肯當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以其子彊爲皇太子大赦(出本紀) 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

恂曰不然者藺相如不畏秦王(藺良刃切姓也相如趙良將)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魯刀切說文汁滓酒) 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雛綰切具食也或作籑) 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

出結友而去(出恂本傳) 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埶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番音盤在古扶風汧縣) 率皆如生賊遂汙辱呂后尸鄧禹遣

兵擊之於郁夷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初鄧王王常降帝見之歡甚曰吾見王廷尉不復憂南方矣十一月以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即日拜常爲漢忠將軍(出常本傳)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

大姓各擁大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
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
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
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博抱
堡切或作堢障小城也 降者遣其帥詣京師散其小民
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
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
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

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
盜多降 出禹異本傳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
繹羊益切謂紬繹而思之 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
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
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愼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
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

之 箠止蘂切馬檛也 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十
二月詔宗室列侯爲王莽所絶者皆復故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
民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壁淸野赤眉虜掠無
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帝遣侯進
等屯新安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
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
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

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
餘人
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慙
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 徼伊
消切邀也 乃率鄧弘等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與
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尚多可
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 卒音猝 上今使
諸將屯澠池 上莫踐切又莫忍切洪農邑 要其東而與擊

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弘軍潰亂潰胡對切散也左氏民逃其上曰潰禹與異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甫遠切坡者曰阪一曰澤障也回谿溪名在洪農澠池俗名回坑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立四親廟於雒陽雒本作洛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水加隹自光武後改爲雒字祀父南頓君以

上至舂陵節侯出本紀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埶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昃札色切日過中也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崤何交切崤山名底阪也一名嶔岑山在洪農澠池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翅施智切翼也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榆容朱切皆木名前書谷永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桑榆謂晚也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尚十

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錚初耕切金聲傭中佼佼者也佼古巧切好貌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洛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馮安反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均輸官名屬司農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多苦惡不償其費置輸官以相給運故曰均輸使食其

獲終身劉恭爲更始報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初梁王劉永據國起兵以東海賊帥董憲琅邪賊帥張步爲將軍專據東方稱帝睢陽帝遣伏隆使青徐張步遣掾隨隆詣闕上書帝復遣隆拜步東萊太守永亦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王爵遂執隆而受永封其後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涿郡太守張豐反與彭

寵連兵時關中衆寇猶盛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誅擊豪桀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蓋延圍睢陽（上音睢梁國邑）斬劉永蘇茂周建犇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紆憶俱切）耿弇從容言於帝（從七恭切從容休燕也）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

地帝壯其意許之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多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埶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

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藉慈夜切安慰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之）四年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鬲縣（上音革平原邑）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吳漢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出漢本傳）帝遣朱祜耿弇祭

遣鄧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豐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上陟柳切臂節也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椎直追切擊也或作槌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出遵本傳　上幸譙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賁章懷音奔前書賁赫賁音肥憲聞之自郯圍之郯音談東海邑蓋

延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郯擣覩老切推擊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犇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出武霸本傳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

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出霸本傳　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閈侯旰切說文曰閭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閈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

述鸞旗旄騎上莫袍切旄頭之騎也徐援釋疑曰乘輿黃麾內羽伎班弓前左罼執畢者冠熊皮冠謂之旄頭警蹕就車蹕璧吉切所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或作趣磬折而入折之列切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也莊子漁父篇夫子曲要磬折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上烏瓜切水蟲形似蝦蟇莊子曰埳

井之蛙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廡罔甫切但幘坐迎堂下周室幘側革切髮有巾曰幘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南軒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中指揮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之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耳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疎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

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祿而不使之任事卒得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

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

五年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

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音亦 悅也）曰如卿言反復勝邪（鈔出援本傳）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襲席入切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挑上徒釣切謂挑敵以求戰也）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上音昌下音岳倡亦樂也）茂

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下中竹仲切當也樽祖昆切本又作尊周禮有司尊彝從缶從木後人所加）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符悲切東海邑本在薛其後徙此有上邳故曰下邳永平十五年更爲下邳國）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

（出本傳）　彭寵妻數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
望氣者（筮時制切筮決也龜曰卜蓍曰筮）皆言兵當從中起
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
縛著牀斬寵及妻頭置囊中馳出城因以詣
闕帝封子密爲不義侯（出寵本傳）　權德輿議曰
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戕在良切殺也）
罪不相蔽宜各置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
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

此而可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
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帝以郭伋
爲漁陽太守（伋居立切）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
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
口增倍（出伋本傳）　平敵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
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
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

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
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
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
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
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
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
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
飲之　岑彭攻破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

妻子士衆數萬人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
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
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
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
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
埶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
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
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

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巳可知矣嚻曰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掎居蟻切偏持其足又舉綺切偏引也）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

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於稷契（自其冀切及也契讀卨本作偰）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捷疾葉切獲也勝也）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饑外㵭切蔬不熟爲饉隸郎計切附著也）飢寒道

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下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鑊胡郭切鼎大而無足曰鑊）伏質亨醢分裂（伏質如字質鍖也伏於鍖上而斬之）又況幺麼尚不及數子（幺一堯切麼莫可切幺麼皆微小之稱）而欲闇奸天位者虖（奸音干）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

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洗先典切謂揮去洗足也酈音歷姓也酈食其）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

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畱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上音冀下音踰覬幸也覦欲也謂幸得其所欲距逐鹿之瞽說上公戶切說文目但有联不察其事而言之如無目之人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爲二毋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

甚禮重之彪遂爲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出彪本傳

考異曰

世祖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光武本紀馮異破蘇茂諸將上尊號光武還至薊皆在四月前而馮異傳與李軼書云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人物光武稱帝號亦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按是年六月己未光武即位是月甲子鄧禹破王匡等於安邑王匡張卬等還奔長安乃謀以立秋貙膢時共劫更始然則三王反叛應在光武即位之後夏秋之交馮異安得於四月之前已言之也或者史家潤色其言致此差互耳

十一月隗囂擊破馮愔鄧禹傳愔叛在建武元年隗囂傳在二年蓋愔以元年冬末叛延及二年囂拜官在二年也

二年正月起高廟於洛陽帝紀正月壬子按正月甲子朔不應有壬子誤

二月鮑永馮衍降鮑永傳稱永等降於河內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按光武未都洛陽

以前屢幸懐又祠高祖於懐宮也無更始河内太守據懐事本紀亦無攻懐一節按田邑書稱上亡一歳莫知定所則永衍之降必在此年而帝紀光武此年不曾幸河内但有幸修武事然則永衍實降於修武修武亦河内縣也其稱降懐等事當是史誤故皆略之

五年正月使來歙送馬援歸隴右 袁紀曰援

與拒蜀使周游先倶奉使游先至長安爲仇家所殺其弟爲囂雲旗將軍來歙恐其怨恨與援倶還長安按囂使被殺者周游也不在此時

楚郡太守孫萌 袁紀作楚相孫萌今從范書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九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中

建武五年初竇融自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内懐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也。當各據土

宇與隴蜀合從。子容切前書音義曰以利合爲從以威勢相脅爲横 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徒河切趙佗也本爲龍川令行南海尉事故曰尉佗 融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

等。奉書詣雒陽。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更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

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出融本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弇進兵攻巨里大破之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

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上胡夾切齊郡有畫水）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上儒欲切前書音義未起而牀蓐中食蓐宜作褥藉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

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幷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

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弇弇恐挫其鋒挫祖臥切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劉歆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壞胡怪切敗也臨菑本齊國所都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記壞作壞視

歆等交鋒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截昨結切斷也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釃上所宜切釃濾酒也詩曰釃酒有藇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

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水在樂安國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僵音薑仆也收得輜重三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勍渠京切强力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

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入據其城衆尚

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爲安丘侯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挍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爲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出弇本傳 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出本紀 侯霸爲大司徒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 上必益切除也 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

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劾胡得切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 出仲叔光等傳

胡曰凡致位公卿固鮮以薦進人材爲事其有能旁招遠引列於庶位者往往以常情待之或名人望士則度其志在於用也或故舊所識則以爲有求於我也苟命以官榮以位斯足矣寧復有諮詢其益之心哉閔仲叔慨然以身爲辟士之法以明士之從召非必皆爲利祿也其警勸多矣。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隗囂矜己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言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

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以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爲胡騎挍尉封鐫羌侯 鐫子全切鐫謂琢鑿之故以爲名 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爲父母

求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也無禮甚矣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函音咸本在洪農縣衙山嶺武帝元鼎三年遷於新安乃於故關置洪農郡）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埶與蚯蚓同（蚯音丘蚓以忍切蟲名說文側行者）囂心

然元計雖遣子入質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

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悍侯旰切猛也）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

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卽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

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出本傳）

梁曰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乎無窮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

去就不同同歸於道焉
范仲淹曰光武於是時當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能以貴下賤子陵於是時當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也
東萊評曰范書載嚴光以足加帝腹上蓋光武居富貴不驕故嚴光以足加其腹而不怒嚴光處貧賤而不懾故以足加光武

之腹而不疑交友之際良可詠矣東漢風俗之美幾於三代世以爲皆光武之風激成之可謂有益於治也通鑑獨疑其不然而略焉切謂晉武帝好内宮人猶得以傷其指唐莊宗好優伶人猶得以批其頰光武至誠好善如此孰曰無之乎
南軒張氏曰光武鑒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然崇尚風節而不忘遺逸之舉亦可謂

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則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德所助固不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簡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

又不輕矣在光武時雖曰舉遺逸然固有召而不能致致而不能用者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革西京之陋而起名節之俗則其爲益固豈淺淺哉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蓋不遺賢於隱逸則天下之賢才孰不歸心賢才歸之是天下之人舉歸之也豈非爲治之總要乎然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邪考[illegible][illegible]之言論風旨

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返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爲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巳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享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

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偉哉（出大事記）

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爲章陵縣世世復傜役比豐沛（顔師古曰復謂不傜賦）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早爲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荊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却就而

滅亡也述然邯言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爲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爲淸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又立其兩子爲王由此大臣皆怨（出囂述本傳）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上音荊下紀力切荊棘榛梗之謂）定關中旣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

願君無忘射鉤（上食亦切乾時之役管仲射齊桓公中帶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畱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申屠剛杜林自隗囂所來帝皆拜侍御史以鄭興爲太中大夫　帝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曰水險阻棧閣敗絕（棧士限切謂棧木爲閣道）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埶也帝知其終

不爲用乃謀討之　隗囂遂發兵反（出囂本兵）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省所景切簡也）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幷之（上卑政切兼也並也）於是幷省四百餘縣吏職減省十置其一（出本紀）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

久至長子孫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

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出浮本傳）　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儲陳如切亦糧也或作糒）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出本紀）　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

言誹書囂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出隗囂傳）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出本紀）　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　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擧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

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出本紀及興傳）　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擅國柄以偸天下況已自喩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擧爲明激訐爲直（激古了切邀也徐廣謂激一時權訐居列切言發人私也）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

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出元本傳）　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帝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帝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出興本傳）

戴曰讖記之說果孰爲之初乎左氏傳春秋雜取神怪卜筮論說皆有據依有童謠而無讖語至馬遷作史記言秦人築長城以備胡謂亡秦者胡也曾不知爲胡亥陳涉事起託鬼以惑衆取帛書置魚腹中世之姦人始假文書以惑衆矣漢宣帝未即位是時陸洪推說災異以爲漢當再受命至成帝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等書以授

其徒而後讖記盛矣王莽因之造作符命代漢天下殆勝廣之遺智也光武明智有餘當懲莽欺罔絕其端倪勿使遺禍後世即位之初首從事焉彼其崎嶇南陽新野閭閻劉秀當爲天子舊矣一旦以赤伏符即位意者以謂天誠有是書天人之祕眞不可誣邪王莽假符命以欺衆光武信讖亦以自欺是孰爲愚智乎且王氏殘虐百姓思漢久矣光武之爲民望也固使無赤符說當不有天下乎彼彊華者果安從得此書是亦不過哀章之類耳舍人事而托符讖是何不自信若此也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淸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 拓他各切拓猶開也 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出杜詩本傳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 丁計切又音底隴坻即隴山也在

西
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以忍切又丈忍切引軸也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冘豫未決冘音淫說文曰冘冘行貌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亦音内不走也帝召馬援問之援因

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

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犇西城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音圭史記故邽戎邑也屬隴西[出]來歙馬援傳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

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賊羣起寇没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九月車

從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
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
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
狂狡乘間相詿誤耳（狡古巧切猾也詿音桂說文詿亦誤也）如
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
（銳弋稅切執銳謂利兵也）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
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
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

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
以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
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
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
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出寇恂傳）岑彭壅谷
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
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殊死戰遂得入
城迎囂歸冀校尉太原溫序爲囂將苟宇所

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
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宇衆爭欲
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
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殺無令須
汙土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
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爲郎
九年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幷將其
營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

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
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
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愍眉殞切悲也悼也）尤
甚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
征虜者乎衛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
不已羣臣各懷慙懼帝乃止（出遵本傳）隗囂病
餓恚憤而卒（恚於避切怒恨也憤房吻切懣也）少子純立爲
王公孫述遣田戎等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

浮橋關樓立欑柱（上徂刓切叢木以爲柱）以絶水道結營蹄山以塞陸路拒漢兵　來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出歙傳）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與欣同）　帝甚傷之封貴人弟

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上窺睡切望也前書音義觖猶冀也）　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眄彌殄切睨研計切斜視也）　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夸苦瓜切夸亦奢也）　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乙力切安）

（其義抑同）　辛不爲宗親求位（出本傳）　帝召寇恂還以漁陽太守郭伋爲潁川太守伋招降山賊趙宏召吳等數百人皆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絶（駱盧各切驛夷益切言不絶也出伋本傳）

十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地名也在安定高平縣漢書有高平第一城）　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

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

作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出寇恂本傳）十月隗純降徙諸隗於京師以東後純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十一年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發荆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艫刀切船之總名）吳漢以諸郡棹

卒（上直教切東觀記棹作櫂）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募莫故切召也）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欑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炬其呂切束葦燒也）風怒火盛橋樓崩燒

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彭引兵乘利直指墊江（上徙協切巴郡之邑）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橈人遙切短檝也爾雅檝謂之橈露橈者謂露其檝在外人在船中　出岑彭傳）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

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投筆抽刃而絶帝聞大

省書攬涕歔欷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　趙王良從帝送歔喪還入夏城門與郎中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詰去吉切）（閭人之也）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

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出鮑永傳）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涪音浮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埶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繞而召切纏繞）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素之信述省書歎息曰豈有降天子哉乃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

殺彭（出彭本傳）　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浩音誥亹音門）（金城邑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焉俗呼閣門河）成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湟胡光切水名）（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一名樂都水）則爲害不休不可棄

非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塢於古切字林塢小障也或作隖洫忽域切溝洫者通水之道也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出成援傳

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郭伋爲幷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

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十二年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拔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喻述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陟衛切聯也又陟劣也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謝

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埶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

卅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秣音末食馬穀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上孚袁切旗幟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尙合軍銜戶監切枚木回切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横銜之繣絜於項以止言語讙譁豐等不覺明日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奔謨切日加申時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尙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上去戰切譴問也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尙而擊公也若先攻尙公從

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値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　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吳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竝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前出漢及述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幷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麑五稽切說文後麑獸也一曰麑鹿子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巴西持之其母隨而呼秦巴西不忍而與其母啜昌悅切嘗也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攻拔中山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

故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臚音盧官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朝廷貪慕名德宜上奉知已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賻符遇切贈昨亘切貨財曰賻布帛曰贈皆所以贈終業子翬逃亂不

受（暈許歸切）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於驚切）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

者伏劒而死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落蓋切惡疾也或作癘）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盲眉耕切目無眸子）帝既平蜀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出蜀李業等傳）

隴西太守馬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書曰郡當邊戍丞爲長吏又置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

戴曰桓温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御卿世變愈下小人在位君子隱伏而不得志又從而駕之是眞不幸哉曹孟德何人乃欲用孔文舉文舉不可用遽致

之死自知陰賊忮忍不爲賢人君子所容逞憾而甘心焉可爲太息已矣公孫述盜賊之雄耳乘時盜竊誅死晚矣方修飾邊幅欲爲帝王事以刀鋸刑戮脅致天下賢士大夫人苦不自知若此哉豈有賢人君子肯爲子來哉盜賊之計亦不過以死懼人耳人寧能皆懼死邪懷道之士守死而不爲不義如有不義從容就死所甘心焉

死不足懼人而盜賊之計窮矣天下賢士寧能盡殺邪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旣至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又以梁統爲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爲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爲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淸潔爲衆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古祿切 輻所湊也）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帝以是賞之（出融奮傳）帝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出延本傳）

十三年春正月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與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劒價直百金詔以劒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郅之日切 惲委隕切）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

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出惲本傳）大饗將士功臣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盆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衞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

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息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産利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上戶臘切閉也

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竝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滅者　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瞽音古無目之人爲樂師取其無所見於音聲審也葆音保車上建羽葆也今聚五采羽名爲葆輦力展切輿者車之總名輦者

鴻人以行於是法物始備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竝出光武本紀及禹復等傳　以冀州牧竇融爲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

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乃不敢重陳請

考異曰

建武六年春申屠剛自隗囂所來　本傳云七年徵剛按明年囂已臣公孫述必不用詔

書當在此年

八年十二月温序伏劒而死 按序傳及袁紀皆稱序爲護羌校尉撿西羌傳九年方置此官牛邯爲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今但云校尉

十二月任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 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爲長又與上語相應今從之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下

十四年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灋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正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灋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尙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

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蠲音涓）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饋（求位切餉也或作饋）集以成臧（則郎切納賄曰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廢不能止上下相遯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

賊浸多（上子鳩切漬也漸也）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出統本傳）

十五年春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一葉切伏也）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上莫遍切下奚遍切陸德明釋云瞑眩困極也）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胡曰歆為大臣面折庭諍職也然於君父之前指天畫地以信其說則過乎直矣光

武苟能康色受之不亦美乎斤彼去位罰已甚重又宣詔責之是不欲我殺之而欲其自死也彼聞詔而死亦何異於我殺之哉殺諫臣者亡其國而光武不亡何也曰光武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以克復舊物盡子孫之孝撥亂為治以致隆平功既高而德已厚故雖過於韓歆之戮未足以傷大全也且在位三十三年詳考其失不故

八九條封子密廢郭后務太子殺韓歆序
桓譚貶馬援信圖讖行封禪黜太后亦深
為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為善也是故行
無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矣
帝以天下墾田（上康很切闢也）多不以實自占又戶
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下革切實也）
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
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

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
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牘音讀木簡）潁川弘農可
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
（趣讀曰促）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
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
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
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

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首式[illegible]切[illegible]其非而服也）
上由是益奇愛陽（四荀悅漢紀）　遣謁者考實二
千石長史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大司徒歐陽歙
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
獄歙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諸生守闕為歙
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髡苦昆切剔他歷切去髮）
（剔或作鬄）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歙死帝竟不赦
歙死獄中（四儒林歙傳）　張堪擊破匈奴於高柳

張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
穗兩岐（穗徐醉切禾美好也）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四張堪傳）
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
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馬援曰吾甚
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
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四[illegible]）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illegible]

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它狄切擿猶發也）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奴亂切）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罪牧守令長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禀使安生業自

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出本紀）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上從之天下賴其便（出本傳）十七年趙孝公良薨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憙（許宜切）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爲請者數十憙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灋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

言旣薨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貰式夜切貸也）遷憙爲平原太守（出憙本傳）郭后寵衰數懷怨懟（直類切怨也）上怒之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

左右而輕天下也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郭后爲中山太后（出惲本傳）帝幸章陵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出本紀）交趾女子徵側與其妹徵貳反凢略六十五城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

劉隆為副南擊交阯大破之

十九年追尊宣帝曰中宗　馬援斬徵側徵貳　妖賊單臣傅鎮相聚入原武城詔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挻緩（挻待聯切釋文持章懷注云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然之即敕

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拔原武斬臣鎮等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

皇太子改名莊（出本紀及郅惲傳）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出荀悅漢紀）　帝以太子舅陰識

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上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辯明經義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鍾興授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

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
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
辭不受(出典本傳) 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
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
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
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
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箠止藥切箠也)
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

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
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
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
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
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
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
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
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出宣本傳)

九月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
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
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
恩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
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
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出本紀)
二十年夏四月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
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

竇融(並出本紀) 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
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愼
無赦而已五月漢薨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
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
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胡戒切內盛曰器外盛曰械)
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
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
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

道初無辨嚴之日（辨嚴並如字嚴仰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及至
朝廷斤斤謹質（斤音靳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
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
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
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出漢本紀）徙中山王輔為沛王以郭況為大鴻
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
況家為金穴（出況本傳）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

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
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
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
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　十二月匈奴
寇天水扶風上黨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
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
竇固曰凡人當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
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統之子

固友之子也（出援本傳）
二十一年鮮卑寇遼東太守祭肜率數千人
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
皆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肜不敢復闚塞莎
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愁懼車師等十八
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
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
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燉煌太守檄

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
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出本紀及本傳）
二十二年初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
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
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杜林為光祿勳帝問
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
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
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前音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切茲音沮惟切蓋急言耳章懷說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出西域莎車傳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子容切以利合曰從西國結黨南羌

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上待戴切下莫代切二字並或從甲則建珠厓七郡厓宜佳切通作崖郡名感蒟醬竹杖蒟音矩枸子如赤椇緑木爲生味辛則開牂柯越巂牂[illegible]郎切柯古何切牂柯者係船杙也楚伐夜郎椓船於且蘭岸因以名其地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於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榷古岳切謂禁民酤釀官自開置如設木渡水獨取利也筦鹽鐵筦古滿切與管同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

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罽居例切與罽通說文西胡毳布也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

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直几切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二十三年初匈奴單于輿弟知牙師當以次爲單于單于欲立其子殺知牙師日逐王比領南邊八部出怨言恨望密遣人奉匈奴地

圖求內附　是歲鬲侯朱祐薨祐爲人質直尚儒學爲將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見匈奴及耿國傳）　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音元武陵邑應劭曰沅水出牂柯入於江）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矍厥縛切鑠書藥切勇兒東觀記作矆哉是翁矆許縛切大視也）遂遣援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溪苦奚切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

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皆槃瓠之子孫也）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愔伊淫切索昔各切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上莫定切閉目）但畏長者家兒（長上聲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

敵吾方自息之
二十五年春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大守祭肜招降之（徼吉弔切塞也境也貊音陌濊貊國人也祭側介切肜余中切姓也）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肜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肜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出肜本傳）馬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灋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音洛）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鵠胡沃切鳥名說文鴻鵠也）尚類鶩者也（鶩江遇切鴨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伏波將軍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召責松固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進營壺頭（壺音胡壺頭山名在武陵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之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有

死援亦中病耿舒與兄弇書曰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是以失利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久服輕身益氣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

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藁葬城西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前雲陽令扶風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經營隴冀謀如涌泉勢如轉規轉知戀切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勢也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

鋤先零飛矢貫脛出征交趾與妻子生訣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

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辭言嫺雅嫺何閒切嫺雅猶沈靜也援纔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

汝禀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
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
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
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時蠻亦飢困監軍宗
均矯制告以恩信降之羣蠻遂平（出援本傳及光武本紀）

是歲遼西烏桓大人率衆內屬詔封烏
桓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內
布於緣邊諸郡令招徠種人給其衣食遂爲

漢偵候（上丑正切覘也謂窺伺之）助擊匈奴鮮卑於是復
置烏桓校尉於上谷寗城開營府并領鮮卑
歲時互市焉

二十六年詔增百官奉其千石以上減於西
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出援本傳）　初作
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
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地不過
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上蒲何切作陂下□切）裁令流水
而已（裁與纔同）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
衛護之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賜單于及閼氏（上於連切下音支匈奴皇后號）
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
歲以爲常冬北單于使騎追擊南單于於是
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南單于既居西河
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
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
目（邏郎佐切巡也）

二十七年五月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改大
司馬爲太尉（出並本紀）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
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
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
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臧宮馬
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
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

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

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出宮武傳）　帝舅壽張侯樊宏薨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與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出宏本傳）

二十八年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輜音菑衣車也乘石證切四馬曰乘）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出佚榮本傳）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班彪曰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帝從之

二十九年二月日有食之遣使者察宛獄出繫囚又賜天下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出本紀）

二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

封禪泰山（封聚土禪除地時戰切本作墠）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放分兩切鄭康成曰林放魯人）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出封禪志）　膠東剛侯賈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潰胡對切散也亂也）身被十二創（初莊切傷也）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之

故復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出復本傳）

三十一年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出倫本傳）

中元元年春正月淮陽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蒲庚切笞也通作榜）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賓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帝大笑拜會稽太守爲政淸而有惠百姓愛之（出第五倫本傳）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

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撿金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爭以爲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臣皆從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晡時升壇北面尙

書令奉玉牒撿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騶側尤切廄御也）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撿事畢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夜半後上乃到山中百官明旦乃訖甲午禪祭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京師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於水崖（宜佳切通作厓或從水）郡國頻上甘露

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卽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葢天道性命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伎渠綺切說文巧也）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

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出譚本傳）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上渠遂切幾也）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西山衍義曰臣按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赤伏符者圖讖之名）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斷

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緯讖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間益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因以行其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與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叛是徒足以

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繆妄爲甚後之爲正義者復祖焉故先朝名臣歐陽脩乞詔儒臣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聖明之君有志於扶持正道者誠取脩言施行之則所益多矣

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帝崩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仄古側字與昃同日向西日昃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愼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並出本紀

西山衍義曰臣按光武早爲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儒臣作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其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

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聖學弗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也哉

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别熹正色横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正它縣諸王竝令就邸唯得朝晡入臨力鴆切整禮儀嚴

門衛內外肅然出熹本傳　太子卽皇帝位　三月葬光武皇帝於原陵　夏四月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棹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蒼嘗薦西曹掾齊國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

右光武在位三十三年壽年六十三

考異曰

二十五年烏桓內屬　帝紀今春既著烏桓來朝袁紀又紀是歲烏桓朝貢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

二十七年樊宏薨　袁紀宏皆作密今從范書

三十年十一月賈復薨　本傳在三十一年今

從袁紀

後漢紀

顯宗孝明皇帝

諱莊光武第四子也太子彊辭位乃立莊爲太子中元二年二月光武崩太子卽位

永平元年（戊午）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爲常　東

海恭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絡驛不絕臨終上疏謝恩言身旣夭命孤弱復爲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今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

遼東太守祭（側界切）肜使偏何討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讋（質涉切失氣言也）　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同都切郡名古眞番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出彤本傳）　東平王蒼以爲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脩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

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出本紀）　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

老桓榮爲五更（工衡切鄧展曰漢直以三公爲三老大夫爲五更按孝經援神契曰尊事三老父象也宋均注曰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者劉攽東漢刋誤云天地之事之字當作人言知天地人三才故謂之三老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鄭康成云三老五更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蔡邕以爲更當爲叟叟老人之稱也）三老服都紵大袍（都紵無他音漢志作絺紵績）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才故切主階）

也

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袒徒旱切裼也）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祝之六切鯁古杏切饐一結切字或作哽饐謂老人食多哽噎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咽噎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搢音晉插也紳音申大帶也謂搢笏於紳）圜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上自為太子受

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

管見曰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家之微指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此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陳季雅曰永平之初三雍既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夫養老乞言實隆古之事也榮也何以當此盛典哉而顧以輜車乘馬為稽古之力而示人方嘆其為學之利是亦可卑矣東都經學之益盛而當時賢士大夫克滿朝野誠出於人主以身率之不可謂無功矣而學問所以不明君臣上下無大功業漢儒其誰咎哉

西山衍義曰臣按先儒胡寅以為顯宗事師之義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指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故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

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稱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至見提曳帝嘗受書於師矣書稱堯曰允恭稱舜曰溫恭稱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爲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旣無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

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旣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爲不善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三年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炟爲太子炟丁達切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卽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終始無纖介之間后嘗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后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

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田馬武等贊及

馬援本傳 范史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遂其漸圖遠算固將有以焉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翊扶王運皆武人崛起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作蕭樊且猶縲絏信越終見俎醢光武監前事之失存矯

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稱職責咎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勳深憲峻文責成吏職莫不以功名始終延慶於後昔留侯以謂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任職 並見光武本紀 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 苞班交切說文艸也以爲麄履從包取其可藏物苴子余切履中草亦包也 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

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澍音注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 意薦全椒長劉平詔徵拜議郎 椒即消切九江邑 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 出平 意本傳 帝性褊察 上補典切性狹 好以耳目隱察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 上丁禮切告毀也 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 羊列切拖也 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

撞之（上丈降切撞擊也）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爭側迸切與諍同諫諍謂直言以悟入也）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爲俗百官無相親

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時能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出鍾意及平傳）八月戊辰詔太樂官曰太予用讖文也　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出本紀）　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上音甫下音弗）冕旒（黼象斧形白與黑相次文或作黼黻兩巳相背黑與青相次文或作黻）敕行部去襜帷（襜上昌艷切披衣也或作巾）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出蔡茂傳）

四年春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出蒼本傳）梁松坐怨望誹謗下獄死（誹音非又音佛謗也）初上爲太子鄭

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上直魚切儲副）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

就藩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

六年王雒山出寶鼎獻之（雒或作雒在廬江郡）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蒼也（並出本紀）

七年北匈奴遣使乞和親（出本紀）以東海相宋均爲尚書令初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上音尤古官號釋名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殷糾擿之又馮鑑續事始後漢有郡主簿亦曰督郵皆以錄事參軍代之掌勾稽文簿舉彈善惡）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上胡黠切下才性切檻爲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而尤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

善之（出均本傳）

八年北匈奴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爲寇許之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而匈奴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得其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

監度遼營（度徒故切遼水在幽州之域謂出師當度遼水也）十月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出衆本傳）　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屠同都切袁宏漢記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桑門即沙門也袁宏曰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

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竺張六切即身毒國所謂浮國胡也）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為好之（出英本傳）

管見曰顯宗果明古帝王之道固不遣使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正之辨焚其書歸其人逆塞其途以防其為天下後世之禍也佛者之道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異夫禽獸者為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邪若以為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邪則何乃止教使天下之人去此

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修其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矜閔割肉捐身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虻為比則慈悲廣大又安在哉

朱黼曰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為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為文景之

黃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災祥六變

而爲符讖人心汎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

異說得以乘其虛而誘惑之

西山衍義曰臣按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

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

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

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脩祀而已

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

立祠於宮中魏晉以來其法浸盛而五胡

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苻堅之於沙門

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

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

自是至於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自永平

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

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

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

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得禁而輕

用民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

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

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

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

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

之士令悉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並出本紀）

詔以公田賜貧民

十年上幸南陽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

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塤許元切樂器也以土爲之六孔釋名曰塤喧也聲濁喧然世本曰暴辛公所以作篪陳知切管樂也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七孔世本曰蘇成公所作出本紀）

初陵陽侯丁綝卒（上丑林切）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

不報既葬乃挂衰経於冢廬而逃去（衰倉回切或作）

縗經徒結切喪首戴也友人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札側八切延陵季子也）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爲侍中（出鴻本傳）

十一年東平王蒼與諸王皆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還息乃遣使手詔賜東平

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歸車歸伏軾而吟（軾賞職切車前橫木版也伏憑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出蒼本傳）

十二年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

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樂音洛浪音郎郡名古朝鮮國）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洄戶于切說文泝洄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猶以百億計焉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稔如甚切爾雅曰稔秋穀熟也）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出景本傳）

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有司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徙丹陽

十四年英至丹陽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有吳郡太守尹

與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太半唯門下掾陸續備受五毒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斷音段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臧信鄧

鯉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倉各切或作措竦也愕逆各切相遇驚也亦作愕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上之蘂切擊也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汙汪胡切又烏故切亦作洿上曰何故滅族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

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跪渠委切亦作趍跟跪也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悟五故切逆也或作忤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

千餘人時天旱郎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間居莧切 間隙之間）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上步光切下胡光切徘徊也）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別彼列切 異也解也）帝感悟郎報許得出者

四百餘家（出明安傳）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杅音于說文飲器也方言盌謂之盂 脯匪父切乾肉也糒步拜切乾糒也）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出本紀末）

十五年春上東巡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十六年耿秉數請擊匈奴帝從之遣秉與竇

固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奴固獨有功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

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豺牀皆切狼屬狗聲或作犲 狼魯當切似犬銳頭而白頰高前廣後）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

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格古栢切擊也)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効幷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

固復使超使于窴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窴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匈奴遣使監護于窴國既至其王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騧姑華切黃馬黑喙)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令巫自來斬其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超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爇如劣切燒也)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蓐如欲切謂上床蓐中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轔上良刃切轢也下慈夜切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二　後漢二十四　汲古閣

踐也轔或從足)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范丹之孫也(出范本傳)

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旣寤悲不能寐卽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出陰后傳)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汶音問本冉駹國自武帝開置汶山郡)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槃音

盤西南夷遠國百餘國皆舉衆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菆將侯切白狼王也）歌誦漢德輔使犍爲郡掾由恭譯而獻之（出西南夷傳）　五月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竝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竇固耿

秉擊西域定車師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以陳睦爲都護耿恭爲戊校尉關寵爲巳校尉

十八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笮側駕切壓笮也字本作笮）恭身自率士輓籠（上無遠切引也下力董切竹器也）有項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八月帝崩年四十八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

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爲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殖常職切生也多也）　太子即位年十八　葬明帝於顯節陵　十一月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倫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

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鎧口代切甲也）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乃遣酒泉太守段彭救之　是歲京師及兗豫徐州大旱（出本紀及儒林傳）范史論曰明

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少刑也）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右明帝在位十八年壽年四十八

大事記東萊呂氏曰明帝之病封殖長養蓋有自來光武朔他早成速慧至於以庶奪嫡正緣區區察慧得之一於早成速慧以得意所以終身改不得此規模天下事以先入者爲主終身湔洗不盡惟其如此所以一時之間雖海內晏然文物竝興然而不能培養根本幸而章帝以長者承之明帝之病未見自章帝之後繼之以孱弱之主所謂不任大臣其病盡見一失而爲外戚再失而爲宦官漢遂以亡正緣光武

任聰明明帝任察慧未嘗培養根本所以西漢之後猶有東漢東漢之後雖有諸葛孔明不能強民以思漢矣

肅宗孝章皇帝

諱炟顯宗第四子也永平十八年八月顯宗崩太子即位

建初元年（丙子）春正月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饑民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昱余六切）對曰

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與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

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輿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

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出與終傳)　丙寅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戶八切狡猾)　順時令理寃獄是時承永平故事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上音何細也)　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

姦慝(他德切惡也)　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晏(烏閒切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　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上蒲庚切笞也通作榜下音鬲其字從手擊也)　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逞丑郢切快也)　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滌徒歷切洗也)　輕薄箠楚以濟群生(箠上

欒切謂鞭箠而苦楚之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出寵本傳）　段彭等兵擊車師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

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巳下湯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煑弩爲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戊已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西域國名）超捕斬反者西域復安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

邑東平王蒼上疏諫以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出蒼本傳）

二年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悉則切說文窒也）不聞澍

雨之應（澍朱戍切時雨也）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

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去戰切責也怒也）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承平時置織室（織上之翼切前書有東織西織屬少府平帝改置織室）

章懷說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敘述平生雍和終日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上胡管切濯也通作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移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上初良切瘡也與瘡同下蒲官切瘢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

語曰城中好高結（讀曰髻束髮也）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出馬后紀及廖傳）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

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冠古玩切南陽邑）竝以刻薄之姿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入聞諸王

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上七肖切）然常疾俗吏苛刻議論每從寬厚云（出倫本傳）

三年春正月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　三月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初顯宗之世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慮音盧）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算帝以郎中鄧訓爲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夏四月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訓禹之子也

四年夏四月立皇子慶爲太子六月皇太后馬氏崩秋葬明德皇后　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

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戴溪筆義曰夫天下是非折於理不折於勢故君子論學不容以挾貴爲也況夫天

子有天下之尊意所予奪羣臣承望不及是是非非豈能盡當於天下之理乎明帝臨幸辟雍自爲辨說固已失人君之體矣他日章帝患五經同異博集諸儒會議白虎觀天子稱制臨決去聖久遠六經殘闕諸儒論難前後異說而欲以天子之尊定其是非於一言之間難矣哉夫有的於此十人射之不如百人之射識其中者之多

也

唐仲友曰明章不可謂不學但未免於章句儒之學

五年春二月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出終傳及本紀）　五月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音滿又音悶）　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

贖竝可以補任（出本紀）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小大欣欣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書奏帝知其功可成乃遣徐幹將兵佐超

六年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

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儲陳如切停水也）　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協韻音則護切）　昔無襦今五袴（襦汝朱切短衣也袴苦故切說文脛衣也）　帝以沛王等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太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

七年初帝納宋楊女爲貴人生太子慶梁竦有女亦爲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爲子皇后寵甚由是廢慶爲清河王以肇爲皇太子皇后欲專名外家遂陷梁竦以惡逆死獄中貴人亦憂死

八年中郞將竇憲恃宮掖聲埶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千浸切河内邑也）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

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於禁切喝一介切猶噎塞也）後覺發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乆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爾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乆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出竇憲本傳）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

之深戒也

周紆（紆邕倶切）爲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蹐（上渠六切促也謂踡跼不伸下資昔切小步也如踧踖然）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劒擬篤肆詈恣口（詈力智切罵也）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

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之貰市夜切赦也出紆本傳　帝以鄭弘爲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上渠廟切嶺也山鋭而高者　自是夷通遂爲常路在職二年所息省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帑他朗切又音奴藏才浪切帑藏金帛之所　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賦以利飢民帝從之

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鍛丁貫切鍊郎甸切蒼頡篇曰鍛椎也鍛鍊猶成熟也　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上房越切下欲雪切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　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二千石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帝皆納之訥奴骨切木質也訥遲鈍也出彪本傳　七月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又令丙箠長短有數箠止蘂切策也

所以箠擊定箠令若謂令甲令乙令丙爲篇之次　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者多酷鉆鑽之屬鉆其淹切鑷也所以劫束也鑽祖官切又作魚切刺也所以穿鑽臏刑謂鑽去其髕骨也　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怵食聿切休惕也　宜及秋冬治獄明爲其禁出本紀　九月辛亥召前臨淮太守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　尚書張林上言縣

官經用不足宜自煑鹽及復脩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爲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與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因發怒切責諸尙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上北角切 駁猶拔也）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尙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得譴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

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靁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尙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郞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並出暉本傳）孔僖崔駰（伊眞切）同遊太學相與論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

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息晉切 問也）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陛下即位以來政敎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上此緣切 改也）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齊

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爲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帝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出僖駰傳）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捧夫奉切 兩手承也）喜動顏色奉心

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則郎切納賄曰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出義本傳）

二年春正月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妊如鴆切說文孕也）又詔三公曰夫俗吏矯飾外貌（矯舉夭切妄也）似是而非朕甚饜之（上於艶切通作厭）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悃苦本切愊浮逼切說文悃愊至誠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

安在鮑息舊令稱朕意焉（並出本紀）　太初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天上命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作四分曆行之（訢音欣同李梵作四分曆梵清河人見蔡邕議帷訢無所考出曆志）　帝之爲太子也受尚書於東郡太守汝南張酺（薄胡切）丙辰帝東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幷郡縣掾史竝會庭中（掾俞絹切宮屬）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出均傳）

乙丑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予拜僖郎中㊥僖傳及本紀　壬辰帝幸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栩火羽切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既閔其淹滯且欲揚獻王德美即皆擢爲議郎　七月詔曰春秋重三正諸盈切三正謂天地人之

正所以有三焉周爲天正商爲地正夏爲人正愼三微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溫禺犢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抄初教切掠離灼切奪取也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等以爲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

僕袁安等以爲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誾魚斤切中正貌衎苦汗切和樂貌得禮之容寢嘿抑心嘿莫北切靜也通作默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

下尙何足病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倍蒲昧切加也雇古暮切賃也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倫弘等及匈奴傳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北巡辛丑耕於懷二月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騑芳微切驂者爲服馬服馬外驂騑馬也太尉鄭弘數陳

侍中竇憲權勢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弘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遺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以宋由爲太尉　司空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五月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俸符奉切秩祿也）　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克角切）　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謂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出倫本傳）

帝以郭躬爲廷尉決獄斷刑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出躬本傳）

博士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閭緣切係也拘執也）　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出褒本傳）

章和元年春正月帝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

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數百千言事者咸以爲美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出本紀）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

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出)褒本傳

戴溪筆義曰光武中興至肅宗三世矣海內富庶百姓安堵興辟雍建明堂封禪養老禮樂彬然盛矣使博集儒生建一世之典漢禮樂尚有望也曹褒何人獨當是責依準舊典參以讖記之文尙得爲禮乎遂使賢明之君因陋就簡安於小成歷世相

沿浸成故事漢采秦儀唐采漢禮三代之典日遠日亡此豈非輕議禮樂之故歟

是歲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莎素和切西域國名)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犇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二年正月上性寬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又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倉帑爲虛(帑千剛切倉庾也帑它莽切藏金帛之所也)何敞奏記宋

由曰明君賜賚宜有品制(賚洛代切賜也)忠臣受賞亦應有度宜還所得賜因陳得失由不能用尙書宋意上疏曰陛下宜以義斷恩發遣諸王歸藩國帝未及遣是月帝崩年三十一

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太子卽位年十歲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　北匈奴饑亂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太后欲從之尙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卽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

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今若引兵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雜考剛等尙書韓稜盧登切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

右章帝在位十三年壽年三十一

考異曰

肅宗元和元年褒寵毛義鄭均 義傳云建初中今從均傳

二年太初曆失天益遠作四分曆 按王莽初已廢太初用三統曆令云太初曆失天益遠蓋光武中興廢莽曆復用太初也續漢志又云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按三統劉歆所造云太初元年始用誤也

章和二年正月何敞奏記宋由 敞傳此事在肅宗崩後云竇氏專政外戚奢僭賞賜過制敞奏記云云袁紀在元和三年按敞記

云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又言臘賜知在此
時

陞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三

後漢紀

孝和皇帝

諱肇肅宗第四子也立爲太子章和二年
正月肅宗崩太子卽位竇太后臨朝以兄
憲爲侍中宿衛以鄧彪爲太傅録尙書事
百官總巳以聽（出本紀）

永元元年（己丑）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

堂上書諫書連上輒寢袁安任隗守正不移
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爲之危
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今乃
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
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
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
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
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夷狄者四方之

與氣也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

六月竇憲耿秉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斬名王巳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燕因肩反山在匈奴遠邪烏地中）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

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要於堯切遮也）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春正月甲子帝用曹褒新禮加元服擢褒監羽林左騎　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耿夔任尚圍於金微山大破之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竇憲旣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璜胡光切）班固傅毅之徒典

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爲賂遺（上音路遺也下弋季切贈也）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幷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切嗚一故切歔傷之貌）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十月龜茲諸國皆降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

巳拔尉官以班超爲都護唯焉耆以前沒西
護猶懷二心其餘悉定　北單于弟於除鞬
自立爲單于 鞬居言切匈奴王名 遣使款塞竇憲請立
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
事袁安以爲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
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
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
之要也然上竟從憲策

四年遣耿夔授於除鞬印綬 綬是酉切又承呪切說文韍維也
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如南單于故事
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共圖爲殺害帝
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
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謹敏有心幾遂與
衆定議誅憲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
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憲黨人郭璜郭舉
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
軍印綬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迫令自殺
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 上直弓切姓也兢其名
兢因逮考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
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
以上並出竇憲曹褒袁安班固鄭衆本傳　華嶠論曰 華胡化切嶠渠廟切
固之序事不激詭 詭過委切詐也 不抑抗贍而不穢 烏外切惡也
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 亹武斐切勉也謂勉勉不倦也
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

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
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
守節甚矣 按後漢書是范曄論如此今溫公依華嶠未知如何 帝策勳
班賞鄭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
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五年十一月太僕張酺爲太尉酺與尚書張
敏等奏射聲校尉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
宜加刑誅書凡五奏帝知酺守學不通雖寢

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六年七月班超發兵討焉耆誘焉耆王廣斬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以大司農陳寵爲廷尉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少衰（出寵本傳）帝以尚書令江夏黃香爲東郡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乞留備冗官

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帝乃復留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甚見親重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

七年秋易陽地裂

八年立貴人陰氏爲皇后后識之曾孫也

九年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死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張酺言狀帝感慟（酺薄胡切）乃追尊爲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爲侯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

十年初居巢侯劉般甍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遯逃久之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意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

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出愷本傳）

十一年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使中大夫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

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
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幽遠
獨有遺失也（芻窓俞切蕘如招切芻蕘採薪者詩詢于芻蕘出本傳）
十四年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
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未
報超妹曹大家上書乃徵超還至洛陽拜爲
射聲校尉超之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
護尚謂超曰君侯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三後漢八　汲古閣
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
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
無大魚察政不得不和宜蕩佚簡易（前漢音義曰佚
音鐵蕩音蕩佚蕩緩也）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
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
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出超本傳）　初太
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
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

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
家人號曰諸生叔父陔曰嘗聞活千人者子
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脩石臼河歲活數千
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綏後選入宮爲貴人
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十月立貴人鄧氏爲皇
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貢紙墨而已
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
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出后紀及本傳）　徐防爲司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三後漢九　汲古閣
空防上疏以爲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
之科以勉勸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
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
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
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
相伐皆正以爲非上從之（出防本傳）
十五年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按薄刑
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少子隆生始百餘日

卽皇帝位太后臨朝（並出本紀）　雒陽令王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擿他歷切挑也凡隱伏者謂動發之）凡所平斷人莫不悅服京師以爲有神是歲卒官百姓市道莫不咨嗟流涕雒陽民爲立祠作詩每祭輒弦歌而薦之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出渙本傳）　范史論曰自中興以後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三後漢　汲古閣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地世廣偏師出塞則西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方（西域傳曰班超定西域五十國四萬餘里）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叛服去來自有數也

右和帝在位十七年壽年二十七

孝殤皇帝

諱隆和帝少子也

延平元年（丙午）春正月以太尉張禹爲太傅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　清河王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居清河邸六月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宮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自是纔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宮室沒入者皆爲庶民　秋七月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三後漢　汲古閣敕司隸校尉部刺史曰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刺史垂頭塞耳不畏於天不愧於人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藁

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慶子祜爲孝和皇帝嗣卽皇帝位太后臨朝　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尚於疏勒詔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　尚書郎樊準以儒風寖衰上疏

日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每讌會（上伊甸切 合語也）則論難衎衎（空旱切 和樂貌）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

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謇九輦切 易曰謇難也）習諓諓之辭（諓音踐諂言也）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右殤帝在位一年壽二歲

孝安皇帝

諱祜章帝之孫淸河王慶之子也殤帝崩

太后命祜爲嗣

永初元年（丁未）魯恭爲司徒恭上言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徵召農民拘對考驗連滯無已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

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又奏孝章皇帝欲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上古柏切 擊也）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上魚列切 又魚戰切）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朝廷皆從之（出恭本傳）　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隔塞檄書不通（檄胡狄切 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

田其費無已六月罷西域都護遣王弘發兵迎禧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羣羌懼遠屯不還同時犇潰（上奔字下胡對切奔走潰亂也）先零別種（零音憐羌種名）滇零與種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滇下田切羌種名）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迷浮切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象形）或負板案以爲楯（食尹切所以扞身蔽目者）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　秋九月太尉

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紕紹切浮也）策免（徐防以丙午策免本紀也）㊁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慍於問切怒也）忿懟臣之竊命（忿敷粉切又敷問切怒也）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上詰戰切讁文諭問也）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可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貿莫候切交易也）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撓火高切）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音莫病也）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螟忙經切說文蟲食穀葉者）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號胡刀切咷徒刀切啼呼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愨（克角切謹也）謹慎循常習故事者

是乃婦女之檢柙（上居奄切下轄甲切章懷曰檢柙猶規模也）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謂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

責之重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令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於喬切妖災也）然後可以分此罪矣（出統本傳）

穎濱蘇氏曰光武不任大臣其後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

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漢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

二年夏旱五月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盧音盧前書曰若盧獄屬少府漢舊儀主鞫將相大臣也澍音注時雨也出本及鄧后紀）

鄧騭任尚將兵備羌尚與滇零戰大敗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十一月詔鄧騭還師留任尚爲諸軍節度遣使迎拜騭爲大將軍（騭太后之兄也）

三年司徒魯恭罷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門下耆舊或不薦舉

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出恭本傳）

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

四年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

貧好學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聞而辟之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
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
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
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
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涿竹角切郡名
高皇帝所置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
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

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出震本傳滇零冠褒
中麗參說鄧騭從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
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幷力北邊時南單于反寇五原乃
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
有所完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
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詡況羽切若大將軍
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拓他
各切開拓也或作拓劬權俱切勤勞也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

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則園
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
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
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
以涼州在後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
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
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
因天下之飢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

立帥驅氐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爲
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
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
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
極也疽千余切癰也義同蠶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
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收羅涼土雄桀引其
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
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皆

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詡會朝歌賊甯季（朝陟遙切河內邑周康叔所封之地甯乃定切姓也）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

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上音太下胡郎切山名在河內山陽縣西北）臨黃河去敖倉（上五高切山名在河南榮陽秦於此地築太倉故曰敖倉亦曰倉庾）不過百里而靑冀之間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斷音短截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閡與礙同外閉也募莫故切廣求也）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時夜切赦也）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九魚切衣裏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並虞詡本傳）

六年正月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熟（彊去聲）或穿掘萌牙（掘渠勿切搰也）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

元初二年夏立貴人閻氏爲皇后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

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
其兵散日月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
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
而君增之（臏頻忍切孫武之後爲齊威王謀師）兵法日行不過
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
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 速進則
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
少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

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
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
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
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
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
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
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
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
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
敗散詡乃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詡
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戸萬三千視事
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戸
人足家給一郡遂安（本傳）

三年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
司徒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
十一月初聽大臣行三年喪（出愷本傳）

四年護羌校尉任尙募人刺殺零昌（滇零子）又
與騎都尉馬賢擊狼莫（滇零同種）大破之隴右平

五年度遼將軍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
刺殺狼莫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
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帑宅莽切又音奴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邊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
遂至虛耗（耗火到切損也）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胡買切散也）三輔益州無復寇警任尙與鄧遵爭

功又坐贓千萬棄市

六年太后徵和帝弟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上下禮切倉頡篇曰邸舍也說文屬國之舍也前書音義曰第謂有甲乙之次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並如字堅謂好車良謂善馬鼂子曰聖王爲衣服者決堅車良馬不知貴也)而面墻學術不

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臧茲郎切善也否府九切不也)(出鄧后傳)

永寧元年夏立皇子保爲太子

建光元年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戹(於革切災也或作厄)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如羊切豐熟也)(出鄧后紀)上始親政事尚書陳忠薦隱逸及直道之士潁川杜根平原成翊世之徒(翊與翼同)上皆納用之(初鄧太后臨朝根爲郎中與同時郎尚書言帝年長宜親政事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縑囊(上音兼下奴當切絹袋也)於殿上撲殺之(撲弼角切擊而擊之如搦殺也)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子余切蠅乳肉中也)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成翊世以郡吏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帝徵詣公車拜根侍

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出根本傳)四月令公卿下至郡國守相各舉有道之士一人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諫忠臣盡謇諤之節(謇紀偃切諤五各切直言也)不畏逆耳

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政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刎武粉切斷也）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

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施延為侍中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出薛包本傳）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及太后崩有誣告后兄弟悝等嘗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鄧氏五侯皆廢為庶人　帝

以閻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為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又中常侍江京李閏樊封及帝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司徒楊震上疏諫不省　以劉愷為太尉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錮音固禁錮也）至是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邠音彬）朝廷欲依光比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如今臧吏禁

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尚書陳忠亦以爲然有詔太尉議是出本愷傳

尚書令祋諷等奏祋丁外切又丁活切姓也以爲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趣七逾切嚮也大臣既不得告寧而

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顧如字復芳目切解見上禮義之方實爲彫損陛下聽大臣終喪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庚子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之喪　袁宏論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

延光元年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眚所景切災也過也輒切免三公陳忠上疏曰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

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詆丁禮切毀呰也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東萊評曰荀況論人主之職在擇一相而

巳高祖開基以蕭曹爲相在坐爲起在輿爲下所奏請靡有不聽以爲故典蓋禮之重待之厚忠臣義士然後能自竭其力是以陳平得以誅産祿申屠嘉得以抑通錯社稷賴之以安任宰相之效如此光武則興於是懲王莽之禍政事一切歸之臺閣三公備數而已和殤之後外家驕橫以袁安李固之賢而莫敢誅宦寺濁亂以陳蕃

楊秉之忠而莫能抑之非不爲也力不足也四海由是遂亂皆光武不任宰相所致

嗟乎若光武可謂失人主之職矣

汝南太守山陽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閬爲功曹引進（閬本作閎）郡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閬不脩與操而致名當時蕃性氣高明龔皆禮之憲世貧賤父爲牛醫荀淑遇憲於逆旅與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倨居御切傲也）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同郡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

遊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氿音軌本作沈）（濫音檻爾雅曰側出氿泉正出濫泉）雖清而易挹（一入切斟也）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淆五交切混殽）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即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出憲本傳）　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靡不服深遠去玼

各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玼音此當玭作玼者古字通也章懷説余曾祖穆侯以爲靈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淸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曰璫都郎切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

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絶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河西四郡危矣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出西域傳序

冬以楊震爲太尉耿寶耿貴人兄自候震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

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爲王聖修第中常侍樊豐周廣謝惲等惲於粉切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上疏諫上不聽

陳忠薦周燮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名重於世帝以玄纁許云切淺絳色羔幣聘之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君獨何爲守東岡

之咴乎燮曰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𥳑皆自載至郡縣稱病而還（出燮本傳）

初樊豐周廣謝惲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調徙釣切調討發也）震復上疏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閒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直類切怨也）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令耿寶奏震大臣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酖直禁切毒酒）（出震本傳）

西山衍義曰臣按樊豐之譖楊震曰怨懟亦猶石顯之譖蕭望之曰怨望也怨在心未形於事未露於言顯與豐曷從知之亦何與張湯之譏顏異曰此腹誹也探腹心之隱而加人以曖昧之辠非遇至明之主其誰能辨之然則其果難辨歟曰特患人主無意耳儻有意焉何患其難辨曰爾之

言彼曰怨望以何事知之爾之言彼曰怨懟以何事知之爲之有何迹覩之有何人則有無虛實亦可以坐判矣猶聽訟焉彼曲也以何事而見其曲彼直也以何事而見其直未有指心腹未形者而可以蔽其辭也雖然聽訟不若無訟辨譏不若無譏使爲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竝覩信任無所倚則魑魅讋於震霆雨雪

消於見睨雖有善爲讒者則不敢爲矣此
人主守約之方也
王聖江京樊豐等與閻后妄造虛無構讒太
子九月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
四年三月帝崩年三十二太后臨朝欲久專
國政貪立幼年與閻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
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
上殿　冬十月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祕

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
西鍾下是夜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斬
江京等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卽皇帝位時
年十一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耀晏
並下獄誅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皆爲列
侯是爲十九侯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
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

改葬於華陰潼亭（華戶化切京兆邑華山在其南）遠近畢至
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
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出震本傳）　議郎陳禪
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
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司徒掾（俞絹切官屬）周舉
謂李郃曰（上音合）昔瞽瞍（瞽公土切瞍蘇后切）常欲殺舜（舜父名按孔穎達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

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下孟切）久而隔絕後
感潁考叔（潁余頃切姓也春秋鄭莊公時典封疆者）茅焦之言復
修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
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
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
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
人望郃卽上疏陳之（出舉本傳）　范史論曰孝安
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膳徹服克

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遠逮始失根統至
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
以答天眚既云哲婦亦維家之索矣 謂鄧太后也

右安帝在位十九年壽年三十二

考異曰
和帝永元三年十二月竇憲請立於除鞬爲
單于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獨上封事上竟
從憲策 袁安傳云憲請立左鹿蠡王阿佟爲

北單于安以爲不可憲竟立右鹿蠡王於
除鞬據此則阿佟與於除鞬是二人袁紀
作阿脩南匈奴傳止有右谷蠡王於除鞬
無阿佟名今從之袁紀又云宋由丁鴻尹
睦以爲阿脩誅君之子又與烏丸鮮卑爲
父兄之讎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
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並領降衆與范書
不同又云卒從安議恐誤今從袁安傳

十四年八月班超至洛陽九月卒 本傳稱超
十二年上疏十四年至洛陽而妹昭上書
曰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注引東觀記曰安
息遣使獻大雀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按
帝紀十三年安息國入貢袁紀載超書亦
在十三年今并置其書於此袁紀又云超
到數月薨今從本傳

安帝永初四年鄧騭欲棄涼州虞詡言於張
禹以爲不可 龎參虞詡傳皆云四年羌轉盛

故有棄涼州之議又干寶鄧騭則是騭未
以喪罷以前明矣而虞詡傳中言詡辟太
尉李脩府爲郎中說李脩脩以五年正月
方自光祿勳拜太尉按袁紀四年春匈奴
寇常山下載騭欲棄涼州詡說太尉張禹
又其語言小異於范書此事但實今從之

元初二年以虞詡爲武都太守 詡傳曰羌寇

武都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又曰賊敗散南入益州本紀元初元年羌寇武都漢中據此以詡以元初元年爲武都太守也然按西羌傳龐參抵罪後任尚屯三輔時詡猶爲懷令説尚用騎兵袁紀亦云懷令虞詡說尚如范書所言又云上問何從發此計尚表之受於懷令虞詡由是知名遷武都太守以此驗之當在龐參抵罪後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後漢紀

孝順皇帝

諱保安帝長子也已立爲太子爲中常侍樊豐等所譖廢爲濟陰王延光六年二月安帝崩太后立北鄉侯十月北鄉侯薨太后與宦官江京等欲立諸國王子宦官孫程共斬江京迎濟陰王十一月卽皇帝位

遷太后於離宮 出本紀

永建元年丙寅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意乃安 出后紀及本紀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馮石劉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 劾紀則切法有罪也 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 上呼監切馬勒也下兵媚切馬轡也 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

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
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上則郎切受賄曰贓）三府恐爲臣
所奏、遂加誣罪、（上武夫切誣枉）臣將從史魚死、即以
尸諫耳、帝省其章、乃不罪詡、中常侍張防賣
弄權勢、請託受取、詡案之、屢寢不報、詡不勝
其憤、（房吻切懣也）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
帝任用樊豐、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
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

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
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
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
歐刀以示遠近、喑嗚自殺、是非孰辨邪、（喑於今切
又於廿切啼極無聲）孫程張賢相率乞見、程曰、虞詡爲
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上舉朱切拘執也下古詣切繫縛也）張
防罪贓明正、反構忠良、宜急收防送獄、防坐
徙邊、即日赦出詡、復徵拜議郎、詡上疏薦議

郎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
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
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
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
由是拜雄尚書、出詡雄本傳
二年、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
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
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

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英不得已、到
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使出
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帝乃爲英設壇
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
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
辭位、有詔勿聽、英初被詔命、衆以爲必不降
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
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

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苦駭切）與英
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
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
訾之身怒萬乘之主（乘石證切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及其
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出方伎樊英傳）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

得行羣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
之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爲其有益於國
家非以循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
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
市（褐胡割切短衣）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
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
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不
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
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
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
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
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
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
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閽以自售（閽呼昆切說文常以昏閉門隸也售承呪切賣去手也）又安有勤求而不至
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

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
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
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
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
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悌著於家
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
己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

亦脩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厲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瓊渠營切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尼與厄同災也以爲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烏解切狹也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亦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嶢丘交切說文磽也磽确謂之磬聲皦皦者易汙。皦古了切明也皎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

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頗采用之。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笈極入切又極曄切書箱也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出厚瓊固等本傳

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力公切不惟竭

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出本紀）　尙書僕射虞詡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沃烏酷切沃者灌溉也）土宜畜牧水可溉漕（上古代切灌也）頃遭元元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仁兗切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容頭過身張解設難

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歸舊土（本紀）

六年二月河閒王開薨子政嗣政慠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閒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郞贊拜景峙不爲禮（峙丈里切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慙而更服景然後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相使撿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奏治其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寃獄百餘人政遂爲改節悔過自修　帝以伊吾膏腴之地（膏古勞切腴容朱切肥饒之地也）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

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頹杜回切下墜也）或牧兒蕘豎薪刈其下將作大匠翟酺上疏（翟徒歷切姓也酺薄荷切其名）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秋九月繕起太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出本傳）　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胡廣郭虔史敞上疏諫曰夫岐疑形於自然俔天必有興表（俔苦見切說文譬諭也詩云文王嘉止俔天之妹）宜參

良家餙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千乘氏侯商之女選入掖庭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

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已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眥（髡苦昆切鬄髮也鉗其廉切以鐵束頸也睚語解切眥仕解切瞋目貌）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背音輩謂前後相顧也）與同疾疢（疢丑忍切又丑刃切病也）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撿者罹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踴余隴切距踊也躍弋灼切距躍也）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上先禮切濯也下徒歷切盪也）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

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火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

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又下有司考吏治真偽詳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

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上則前切說文表識書也）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駮之曰（駮北角切乖舛也）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

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剗楚限切剗削也戾平也）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矯居夭切枉紆往切正曲也）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剝彼覺切）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

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　袁宏論曰夫謀事作制以經世訓物必使可為也古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為可事之時在於彊

盛故舉其大限以為民衷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豈不偏乎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胡廣出為濟陰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出雄本傳）

呂祖謙曰左雄為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

經學文吏試章奏一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興矣當是時胡廣輩已議其非以為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為損本而志末而魏氏之興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行為先而其弊乃至於純任閥閱不論賢愚故議臣以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晉宋循襲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然其流弊之甚歷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號稱得人

上聞北海郎顗（語起切）精於陰陽之學

二年詔公車徵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上吐來切下古諾切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前晉音義曰泰階三台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

納累鐘之奉（鐘諸容切六斛四升曰鐘春秋左傳曰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四釜為鐘）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臣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

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臣書不擇言死不敢恨因條便宜七事一園林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脩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之歲春當旱夏必有水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五去年閏十月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在足入玉井苑於阮切參所今切恐立秋以後將有羌寇畔戾

之患宜豫宣告諸郡嚴爲備禦六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竝須立秋然後考事比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時三朞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二月顗復上書薦黃瓊李固以爲宜加擢用又言自冬涉春訖無

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暴薄報切晞也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出顗本傳　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帝封娥爲山陽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爲襄邑侯尚書令左雄上封事帝不聽雄復

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百姓深

懲王聖傾覆之禍常懼復有此類乞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上主蘂切下普卜切以杖擊也）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

是後九卿無復捶撲者（並出雄傳）　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弊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至令聖躬狼狽（博蓋切獸名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一足相附而行離則顛故猝遽謂之狼狽）漢興以來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

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顓與專同）不知自損故至顛仆（方遇切頓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

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令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

肯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令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上倉何切又千个切 蹉跌失時也）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

雖遭雨水霖潦（盧晧切 雨水大貌）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亡遇切 說文亂馳也）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

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其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壓塞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曰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爲之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

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有必不多矣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徒困切罰推 魯而頑鈍也）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且郡國守相剖符

寧境爲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罷音疲）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爲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民父母使之嗟號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久乃得釋出爲洛陽令固棄官歸漢中融博通經籍

美文辭對奏亦拜議郎衡善屬文通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尙之情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作渾天儀著靈憲（渾戶袞切與渾）（通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原先準之於渾體是爲正儀）性恬憺（上徒兼切下杜覽切靖也安也）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出因衡本傳）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毀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徒以

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中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

三年五月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

特加策問舉對曰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膳時戰切具食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帝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汙遠佞邪（遠于願切離也）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上疏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

圖緯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讖楚蔭切符命之書皆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魅明祕切說文老精物也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出衡本傳

四年以執金吾梁商爲大將軍商辟李固爲

從事中郎商皇后之父

永和二年扶風濮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虛心欲致之前後四徵終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濮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初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爲尚書既而雄爲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灋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

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出舉雄本傳

六年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讌於雒水酒闌繼以薤露之歌薤下拜切曲名田橫門人悲歌辭也周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耗火到切費芳

末切謂損耗財費也帑他莽切藏金帛之所也藏才浪切物所畜也衣衾飯含戶暗切口實也舊作唅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含以貝士飯以珠含以貝也玉匣珠貝之屬貝博蓋切說文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何益朽骨宜皆辭之藁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祕器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爲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出商冀本傳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

謂闇矣上與暗同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而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頑五鰥切嚚魚巾切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上蒲昧切又蒲没切亂也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荆州賊盜起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勞來到切慰也赦寇盜前釁許慎切罪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自縛歸首式救切首猶服也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徙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上綿婢切止也出固本傳

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況羽切馮羡延面切又似面切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

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豺床皆切狼屬狗聲狼盧當切說文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安問狐貍上洪孤切說文妖獸也下陵之切說文伏獸似貙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阿烏何切伊尹也謂保其國如阿平其國如衡而專肆貪叨他刀切與饕同貪財爲饕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

辟所宜加也（辟婢亦切死刑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
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慄
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
直不能用也（出綱本傳） 杜喬至兗州表奏泰山
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上徵固爲將作大
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官親黨互爲請
救事皆寢遏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
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

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
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上魯水切軍壁下同）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
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
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
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
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
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太守來思以爵祿

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
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揚兗豫大
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
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
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上奉甫切鍑屬）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喘尺兗切喘息也） 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
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單車入

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
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
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
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
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出綱喬本傳） 是時二千石
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
章膠東相吳祐雒陽令自王渙之後皆不稱
職峻能選用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

民間不良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餚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二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復

用也祐爲膠東相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出吳祐本傳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出黃瓊本傳

管見曰順帝享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詡馬續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祝良張喬張綱蘇章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任使焉則中外不爲無人雖衰可興矣而帝惟后黨與權惟宦官用事君子屈抑而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建康元年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　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受賂賣爵賓客交錯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猶無狀者

宜極黜遣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自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操千高切持也 檝卽涉切用擢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梁冀忿之（上數將切又 數問切怒也）以規爲下第拜郎中

託疾免歸　范史論曰古之人君雖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僞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效僻之多歟

右順帝在位十九年壽年三十

孝冲皇帝

諱炳順帝之子也建康元年立爲皇太子其年八月順帝崩太子卽皇帝位太后臨朝

永嘉元年（乙酉）正月帝崩梁太后徵清河王蒜（蘇貫切）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作管切）皆至京師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太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卽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

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出固本傳）

右冲帝在位一年壽年三歲（無贊）

考異曰

順帝永建元年八月三公劾奏虞詡詡上書自訟（詡傳云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按袁紀孫程就國在九月而敦免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不直因事免之不然何三府

其姦而獨免敦也

二年帝設壇見樊英 英傳云四年三月乃設壇場見英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樊君設壇席及瓊至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瓊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爲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旱瓊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場見英則都與瓊傳與知其必不在四年也

永和三年八月丙戌令公卿舉武猛 宦者傳云陽嘉中詔舉武猛良賀獨無所舉按此詔蓋誤以永和爲陽嘉

漢安元年八月張嬰詣張綱降 帝紀九月張嬰寇郡縣又云是歲嬰詣綱降按張綱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今年九月始寇郡縣也袁紀置嬰降事於八月下十月上今從之

建康元年九月皇甫規對策梁冀忿之遂廢於家積十餘年 規傳云沖質之間規對策免歸積十四年按帝紀此後別無舉賢良事或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時已在質帝世也故云沖質之間自明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

陞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五

後漢紀

孝質皇帝

諱纘肅宗玄孫千乘王伉曾孫也永嘉元年正月即帝位

本初元年丙戌 四月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掾俞絹切官屬 三署郎

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出本紀傳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音魃戶猶強梁也一說扈竹籬也水居者於水末至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云跋扈 冀聞深惡之閏六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煑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蒜蘇貫切 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而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秉攝萬機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蠡吾在涿郡之邑 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自胡廣趙戒以下莫

不懾憚懾之涉切懼也 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持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出冀本傳 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爲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時徐揚盜賊羣起撫悉平之出撫本傳

右質帝在位一年壽年九歲

孝桓皇帝

諱志肅宗之曾孫蠡吾侯翼之子也質帝崩梁冀等定策立之本初元年六月卽位年十五太后臨朝聽政

建和元年(丁亥)六月光祿勳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女教切曲也)由是朝野皆倚望焉(出喬本傳)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汜符咸切姓也)喬以宮爲贓罪(贓子郎切受賕曰贓)不用由是日忤於冀(忤五故切逆也)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宦者唐衡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妖賊劉鮪(鮪羽軌切)交通妄言清河王蒜當統天下事覺於是捕文鮪誅之蒜坐貶爵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數十人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馬融主爲冀作章表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顚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冀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出喬冀本傳)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

冠左提章鉞（王代切提章謂所上章鉞斧也章懷說）右秉鈇鑽
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南陽董班俱往
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
腐生（腐生猶言腐儒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
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邪太
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
星行到洛陽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護
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

之匡因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
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
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

西山衍義曰臣按李固陪輔初政斥惡黨
清濫官正其宜也而議者乃以違矯舊政
爲言夫父之道有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
論之於前矣必曰斥惡黨清濫官爲違矯
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及去而舜去之無
亦違堯之政邪自梁冀之黨以是譖固至
本朝司馬光輔哲宗更王安石等所剏新
法而熙豐小人亦以是譖光其後紹述之
論興卒爲宗社之禍吁可戒哉

蘇轍曰孔子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而
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
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矣東漢名
臣如固一二人耳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

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固雖貪
立賢君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退
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
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
也

三年朗陵侯相荀淑卒（淑神六切）淑少博學有高
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在朗陵
涖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緄音）

是汪爽肅専（本或作敷）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所居里舊名西豪潁陰令苑（苑於阮切姓也）康以為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姓簡亢無所交接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後為太丘長修德清淨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

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刪淑膺寔本傳）

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淸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渠吝切）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膺謂瑾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皁白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

在位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武子好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和平元年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二月太后崩

梁冀乘埶横暴所在怨毒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

諸所奉送冀不納

元嘉元年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劒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呵虎何切叱昌栗切發怒聲）敕羽林虎賁奪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刪陵本傳）　十

一月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怢他日切忽忘也）或荒耽耆欲（耽都含切樂也）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箴諸深切誡也）厭僞忽眞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任括囊守祿（括古活切囊乃剛切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疎

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垢樂后切惡也）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綻直莧切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決壞枝拄（拄陟主切掌也）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

對葉公以來遠（葉失涉切戰國楚葉縣公也）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掎奪（掎居蟻切從後牽曰掎）何者其頑士闇於（闇與暗同）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妒當故切與妬同）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

見擯棄（擯必刃切棄也）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淸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

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熊胡弓切莊子刻意篇云熊經鳥申按成元英疏吹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木而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腳斯皆導引神氣以養形也呴音況于切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瘼有似治身平則

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値尼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駘達來切說文駘馬銜脫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何休公羊傳注曰拑以木銜其口也音巨炎切勒馬轡也鞬居言切輈音舟輈車轅鞬猶束也豈服鳴和鑾調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

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出寔本傳

臣光曰漢家之瘼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

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永興元年以朱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宦官趙忠喪父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遂發墓剖棺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

人詣闕上書訟穆帝覽其奏乃赦之（出穆本傳）
永壽元年太學生劉陶上疏曰危非仁不扶
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朱穆前烏桓
校尉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
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
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氷霜見日
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
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南匈奴反東羌舉

種應之屬國都尉張奐遣將招誘東羌羌豪
遂相率降奐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郭璞山海經注鐻音渠金石器名未詳形制）奐於諸羌前以酒酹地（酹郎外切以酒沃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廏（廏居又切馬舍）使金
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
財貨為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
威化大行　二年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
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

推以為大人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
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
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泰山琅邪
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反聚眾至三萬人寇青
兗徐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
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為嬴長（嬴音盈泰山邑）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流民萬
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

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
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
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
謂之潁川四長（出韶寔本傳）
永壽三年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賤錢薄宜
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
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
貨在乎民飢切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

之口（蝨忙經切蝨食穀葉者）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杼直呂切軸逐六切機具也軸本作柚）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礫狼狄切小石也）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鄭康成曰蕭之為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恭焉是以謂之蕭牆）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

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願陛下寬鍥薄之禁（鍥口列切刻也）後冶鑄之議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鈔楚交切又初教切略取也）吞肌及骨竝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卒蒼沒切忽也）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呼火故切亦作嘑）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也遂不改錢（出陶本傳）

延熹元年（熹音禧）南匈奴諸部竝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度徒故切解見明帝永平八年）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

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今西州邊郡土地塉埆（塉秦昔切埆苦角切又音覺謂薄土也）民數更寇虜室家殘破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

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更工衡切更謂卒更錢也）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慄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引

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屠直於切匈奴種名即休屠類也）諸胡悉降（出本傳）

二年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竝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

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荊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冀又遣客刺殺議郎邴尊又欲殺鄧香妻宣帝大怒呼中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具瑗（上衞遇切姓也下音援即具獨坐）小黃門史左悺唐衡定議誅之使具瑗將左右廄騶（上居祐切馬舍也下側鳩切廄御也）虎賁羽林都候劒戟士合千

傪人閹冀第冀及妻郎日皆自殺悉收梁氏中外宗親無長少皆棄市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等五人爲縣侯世謂之五侯出冀本傳大司農黃瓊爲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汙

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嘗爲清詔使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淸天下之志守令贓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會詔三府掾屬舉謠言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也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

民害豈以汙簡札哉札側八切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尙書不能詰出瓊滂本傳尙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古薨切汝南袁閎京兆韋著音注潁川李曇徒含切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

辟公府不起陳蕃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託盍切牀也去則縣之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笈及入切又巨業切書箱也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爲盜所刼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

徒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
兄命盜遂兩釋焉但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
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
盜盜聞而感悔就精廬求見徵君叩頭謝罪
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帝既徵
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
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
得見之

管見曰隱居不仕人各有志亦士之常也
姜肱至不欲人主識其面不過甚乎曰伯
夷非其君不事孔子稱其聖之清也若紂
者飛廉惡來之君爾無所用事也若桓者
黃門常侍之君爾無所用見也嗚呼人君
如天如日有目者孰不願仰而望之至使
高人勝士永矢弗見何以得此哉亦可以
自反其故矣

者隱居講授不修世務曇繼母酷烈曇奉之
逾謹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鄉里
以為法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
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
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
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
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出)蕃及辟肱等傳
帝既誅梁冀權執專歸宦官五侯尤貪

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
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
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 搤於側反捉也
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
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 諦音帝審也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
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
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送黃門北寺獄五官

捄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幷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竝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中

常侍管霸奏雲等出於狂戇 陟降切 愚也 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黄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横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旣以忠言横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

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陛下不審別眞僞使朱紫共色粉墨雜揉 女救切 雜也 四方聞之莫不憤嘆書奏不納 出雲蕃等本傳 詔復以陳蕃爲光祿勳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屛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黄儁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

傳賞至乃一門之内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 出蕃本傳 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

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會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封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媟私列切 狎慢也）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

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出延本傳）

三年春詔求李固後嗣　新豐侯單超卒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虐徧天下民不堪命左悺兄勝爲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爲京兆尹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與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複芳六切 重壁也）遇赦乃敢出

四年四月以太常劉矩爲太尉初矩爲雍丘令（雍於用切 陳留邑古杞國也）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出矩本傳）　九

月以大鴻臚劉寵爲司空寵常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邪余遮切 在會稽山陰東南）人齎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

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出寵本傳） 冬先零沈氏羌寇并涼二州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乞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詔遣規討零吾等規擊羌破之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五年皇甫規軍中大疫規親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

太守孫儁受取狼籍（狼獸名籍草而卧去則穢亂故物之雜亂者謂之狼籍出蘇鶚演義）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禀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持節爲將還督鄉里（規安定人也）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

羌令其反帝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曰若臣以私財則家無儋石（前書音義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爲儋晉灼曰石斗石也顏師古曰儋都濫切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儋者也）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等陷以前事遂坐繫

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冬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戹音厄災也）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顔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書奏不納（出蕃本傳） 十一月以衛尉周景爲司

是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可遴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隷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覈下革切實事也覈考也）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兼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靑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

天下莫不肅然（出秉等傳）　詔徵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規薦武威太守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臣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出奐本傳）以奐代規爲度遼將軍以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貂丁聊切璫都郎切侍中中常侍冠也以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名鵔鸃冠）處常伯之任

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放濫驕溢莫能禁禦臣悉罷省遵復往初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閹衣廉切奄閹閉門者）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音懣

又音悶煩也）發疽卒（疽千余切惡瘡也）（出穆本傳）

七年黃瓊薨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初瓊之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穉往弔之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茅容追之及於塗容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之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然

則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
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
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
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也(出)本傳 (釋) 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
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
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illegible]林宗
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

其儔遂與爲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
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 力仗切車乘之數 膺唯
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泰性
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 獎子兩切勸也 茅容
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
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
殺雞爲饌泰謂爲已設容分半食母餘半庋
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 庋居綺切板爲閣以藏物也 泰曰

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
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勸令從學卒爲盛德
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 荷夏可切負也
甑子孕切甗也墮徒果切落也 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
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遊學遂知
名當世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
名者甚衆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
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泰許之泰

嘗不佳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爲長
者作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 杯布回切說文
曰𠤳也 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
姿容無變色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
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陳留左原爲郡學生
犯法見斥泰遇諸路慰之曰蘧瑗顏回 蘧巨居切
瑗于願切字伯玉 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愼勿恚恨
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泰不絕惡

人者泰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泰嘗舉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爲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

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初濟陰黃允與漢中晉文經並恃其才智躍名遠近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雜坐其門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

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閒慙歎逃去後並以罪廢棄（出太本傳）　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

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鷹於陵切鳥名鸇諸延切鷂風也）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之林（枳掌氏切說文木似橘周禮曰橘踰淮北而爲枳棘紀力切說文小棗叢生者）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奉（奉扶鳳切祿秩也）資香使入太學郭泰

符融齋刺謁之因留宿明旦泰拜之曰君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學畢歸里不應徵辟卒於家（出香本傳）

八年太尉楊秉薨秉爲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出秉本傳） 八月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出本紀） 陳蕃爲太尉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弛刑徒李膺帝不許暢龔之子也嘗爲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

族下車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皆以溫厚爲政流聞後世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郎中竇武融之玄孫也有女爲貴人帝立爲皇后拜武爲特進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 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切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以法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

不吐茹之節（茹音汝又如庶切詩烝民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膺著威幽升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蠢尺尹切說文蠢動也）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隷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

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
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
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
元惡退就鼎鑊黄郭切鼎大而無足始生之願也帝無
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
出自此諸黄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
出宮省帝怪問其故竝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時朝廷日亂綱紀頹阤賞是切壞也而膺獨持風

裁才代切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
登龍門云出膺及蕃本傳徵東海相劉寬爲尚書
令寬歷典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
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巳
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
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九年初帝爲蠡吾侯蠡音禮中山國邑前書屬郡受學於
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
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
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
揣初委切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
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
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即刃切以岑晊
音質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
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
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寢而不召

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
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
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
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
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
潁川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
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
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

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汎孚梵切）與後宮有親又善彫鏤玩好之物（鏤盧候切說文剛鐵可以刻鏤也）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埶縱橫岑晊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瓆職日切）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

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翟亭歷切姓也）以郡人張儉爲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貲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古老切）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徐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瞑莫定切閉也）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寃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太尉陳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而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

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必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令伏歐刀乎（歐一口切刑人之刀也）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横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

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帝不納（出陳蕃及單超傳）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切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日春夏以來連有霜

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而陛下乃遠加考逮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於喬切妖災也春秋左傳地反物為妖字或作祆）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書奏不省復上書曰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

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耆慾不去（耆讀曰嗜）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尚書承旨奏楷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情正楷罪法收送雒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

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出楷本傳）瑨瓆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逃竄獲免晊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

服其裁正彪嘗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式救切自服其罪）數年間人養子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出賈彪傳）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

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誹敷尾切說文誹謗也訕所晏切蒼頡篇云訕非也）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之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

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頴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

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出黨錮序及蕃滂奐等[illegible]）

姜處訥曰規自置身於黨中非徒慕之也

正欲桓帝灼見黨人皆君子庶幾帝意悟
而大禍可解
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
同時被繫密嘗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
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戸掃軌
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淸高士
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對曰劉勝位
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

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竝如字寒蟬謂寂寞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蟬寂寞以無聲）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
達之達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
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
之彌厚（出密本傳）以越騎校尉竇武爲城門校
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淸身疾惡禮賂不通妻
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以散與
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匄居大切乞也）由是衆譽歸

之（竇武女爲皇后出武本傳）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
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
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諝私呂切）
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聞善政
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
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
驗膺等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

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今臺閣近
臣尙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
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尙書郎張陵嬀皓（嬀居爲切虞舜居嬀汭其後因以爲氏）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
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竝列而陛下
委任近習專樹饕餮（上吐刀切下他結切貪財曰饕貪食曰餮）外
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書
奏霍諝以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

詣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註三木謂頸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仲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他含切喻去疾也）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

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上職日切下姑沃切械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出彪武滂等傳）

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滂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

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鉤古侯切鉤黨謂相牽引其徒黨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傳知戀切驛舍也）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

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朱寓沛人苑康渤海人楊喬會稽人邊韶陳留人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八月巴郡言黃龍見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

有黄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爲美故上之

十二月丁丑帝崩竇太后臨朝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迎河間孝王曾孫解瀆亭侯宏立之時年十二瀆徒谷切亭名按志在安平國饒陽縣范史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所謂將亡而聽於神者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肆虐五邪謂單超徐璜左琯唐衡具

瑗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依斟夏相爲羿所逼亡無道國逐依斟尋氏流彘人流王於彘亦不可得已

右桓帝在位二十一年壽年三十六

唐仲友曰桓帝天資昏虐政移五倖刑淫三獄漢室之亡於此遂決雖忠賢力爭適足成黨錮之禍

管見曰詳考桓帝自始至終不聞一言之嘉一行之善桓靈之號與桀紂齊不知天將棄漢而使之君耶抑人謀不臧以至是也或曰帝能誅梁冀亦豈無取乎曰帝所厚者中官所悦者女寵惟此兩塗冀初無取怨於帝者特緣考死太史令陳授而忤小黄門徐璜帝始懷不平又欲殺郎中鄧香妻宣而侵貴人鄧猛帝於是大怒矣豈爲宗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爲

善者亦引誘之言耳

考異曰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光禄勲杜喬爲太尉帝紀云大司農杜喬喬傳喬自司農累遷爲大鴻臚光禄勲乃爲太尉袁紀亦然荀淑傳云光禄勲杜喬舉叔方正今從之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皇后紀袁紀皆云八月而無日帝紀云七月乙未以長曆考之

七月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也

益帝紀脫八月字

十一月梁冀誣杜喬請按罪太后不許 喬傳云策免而已喬前已免官傳誤也

延熹元年十二月陳龜爲度遼將軍 按匈奴傳每除度遼將輒書之此陳龜及前李膺後种暠皆不記一時既不當有兩官今約一其事分著前後

二年七月黃門令具瑗 宦者傳作中常侍今從梁冀傳

八月陳蕃薦徐穉等 范書徐穉傳云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袁紀五年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按二年胡廣巳爲太尉五年蕃巳爲光祿勳今置在二年從范書去廣名從袁紀

三年正月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雨墮 太子賢注范書雨墮作兩墮云謂隨意所爲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按雨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七年二月丙戌黃瓊薨 范書四年瓊免司空至七年卒袁紀七年瓊以太尉薨范書楊秉五年代劉矩爲太尉袁紀此年瓊卒秉乃爲太尉今從范書

九年司隸李膺促捕張成 黨錮傳云膺爲河南尹按膺此事非作尹時也

牢脩上書誣告李膺等 袁紀作牢順今從范書

永康元年五月竇武上疏曰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等 武傳武上疏曰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等按蕃廣時不爲令僕故去之

六月黨人書名三府 帝紀於去年冬書李膺

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並坐下獄書名

三府按陳蕃以訟李膺免卸膺等下獄已在前後遇赦方得書名三府則帝紀所記爲兩無所用故去之以故書三府爲王府劉攽曰當爲三府

十二月迎解瀆亭侯宏時年十二 范書云卸帝位年十二歲紀初立爲嗣詔書云年十有二建寧二年誅黨人時云年十四年紀是也

陞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六

後漢紀

孝靈皇帝

諱宏肅宗玄孫河間王開之曾孫也永康元年十二月桓帝崩無子太后迎立爲嗣

即位

建寧元年戊申 以竇武爲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録尚書事 出本紀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 輯音集爾雅曰輯和也 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 上微頰切持也下范業切或作脇兩脇也 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

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

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鏃千木切鏑也）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努暖五切方言勉也）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　六月録定策功封賓武爲聞喜侯武子機爲渭陽侯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

靈武谷羌遂大敗七月熲至涇陽（涇古靈切安定邑）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張奐信叛羌之訴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盡血流汙野（汙烏故切穢也）傷和致災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澍朱戍切時雨澍）

萬物古作霧說文觀兆問也 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 占之廉切 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與爲
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
文戢戈 戢阻立切止也 招降獷敵 獷古猛切 願一以任臣
出顏本傳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
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
以奬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
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

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 嬈乃了切 及
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
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
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
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
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
手推席而起 推傳追切擊也或作椎 會有日食之變蕃
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
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因
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
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今乃使與
政事專爲貪暴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
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
邪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
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
曹節等太后冘豫未忍 冘音淫冘冘行貌冘豫不定也亦音由通

作猶 蕃上疏曰京師嚻嚻 嚻牛刀切諠也字作囂 言侯覽曹
節王甫鄭颯等 颯音立 並亂天下陛下今不急
誅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幷令天下
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
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
皇太后曰案古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
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
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奏免黃門令

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兵收颯送北寺獄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冰即奏收節等會武出宿歸府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因大呼曰陳蕃奏白太后廢帝乃召共普（共讀曰恭姓也）張亮等十七人謀誅武等曹節召尚書脅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至北寺獄出鄭颯使颯等持節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

到尚書門攘臂呼曰黃門返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與蕃相遇使劒士收蕃蕃拔劒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即日殺之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圍武武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皇太后於南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出陳蕃武本傳）

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潰東犇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容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爲木柵（測革切編木立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

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

封新豐縣侯邑萬戶（出頌本傳）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

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艾魚肺切或作刈）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爲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爲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蠭起而爲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爲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相共標榜（上卑遙切標榜猶相稱揚也榜與牓同）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

苑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檀徒丹切姓也）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陳留秦周魯國蕃嚮（上音皮姓也章懷釋）東萊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

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

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

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滂弟也）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

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

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明廷猶明府也）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儉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歴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

縣爲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妻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讞語蹇切議罪也又魚列魚戰二切）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衛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

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慮音閭河內邑解見上）隱姓名爲冶家傭人無知者黨禁未解而卒（出黨錮序及膺滂儉等本傳）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訐居謁切告訐）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

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徐醉切帚竹也）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碭音唐又徒浪切梁國之邑）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出寔蟠等傳）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

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撩蓮條切理也謂撩戲）踐虎狠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三年徵段熲還京師拜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蓐儒欲切牀褥也）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所嚮有功（出熲本傳）　初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諠赫孟佗貲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由是以佗爲涼州刺史

四年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出本紀）

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出禮儀志註）　三月太傅胡廣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練達故事明解朝章（解胡買切曉也）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苦角切謹也愿也）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出覽本傳）　六月太后卒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

數日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椒茲消切本作茮茮實也似檄音穀椒如茱萸本草味辛有毒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旣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李咸上疏曰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宜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

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比頻寐切比近也周密也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可亥切又曰溉切甲也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懸空萬里蕭條無所管係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尙畏懼不敢營私況乃三互何足爲嫌

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係以末制乎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朝廷不從竝出邕本傳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

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
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
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閡牛代切與礙同）爲姦
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
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
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
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爲笑而深
可爲戒哉

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
年淵德或衣冠英賢宜皆股肱王室左右大
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
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災異水旱皆
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卽詔收鸞送獄掠殺之
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
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珠玉切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

六年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
人宣陵桓帝陵詔皆除太子舍人（出本紀）初
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
爲文辭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
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
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趣七逾切鄉也埶古勢字）
置其間憙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
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羣臣各

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
祀養老辟雍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
而有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
故典庶荅風霆災妖之異又古者取士必使
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
學之選於是名士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
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
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

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皆見拜擢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

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之心義無所依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出邕本傳）

西山衍義曰臣按詩賦小技揚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恥爲之況人主乎賦猶無用況書篆末藝乎靈帝名爲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主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形羣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爲小人媒進之階況佗乎惟游心經傳恬淡寡欲則姦邪無得而窺靈帝昏亂之君無足論者特以爲來世之鑑云

護羌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幽州諸郡兵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賊先是護羌校

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請遣兵與育幷力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晏育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兵連禍結豈得中休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知耶帝不從八月遣育晏及匈奴中郎將臧旻三道出塞二千餘里

鮮卑酋長檀石槐逆戰育等大敗死者什七八（出鮮卑傳）遼西太尉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値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刼質載以擊郡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遥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

爲所害苞歸葬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歐一口切吐也　出苞本傳）

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列焉　詔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尚書令陽球諫曰臣案

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之人（筲所交切竹器也斗筲喩小而不大也）依憑世戚附記權豪俛首承睫（郎涉切目睫也說文目旁毛）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靑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蛻輸芮切又吐外切說文曰蛻蟬所解皮也滓莊仕切濁直角切澱淤不淸貌）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

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數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出球本傳）是歲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

卿五百萬初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
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
爲私藏帝常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
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
悅曰卿彊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烏
矣奇震之曾孫也（出本紀及楊震傳）
默齋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靈帝西園之
置乃欲藏富一身何昏闇之甚也又況爵

位者人主所以爲厲世之具文帝入粟拜
爵止於五大夫武帝入粟拜爵止於爲郎
議者猶或非之今乃上自公卿皆可以錢
得漢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二年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太尉段熲阿附
之節甫父子兄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
天下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
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部禮切股也）發憤

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
果遷司隸因奏甫熲罪惡悉收送洛陽獄甫
死於杖下熲亦自殺乃殭磔甫尸於夏城門
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見甫尸慨然抆淚
入省白帝曰（抆亡粉切拭也）陽球故酷暴吏不宜使
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球叩頭
曰臣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
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鴟處脂切鳶鴟梟古

堯切不孝鳥也）各服其辜殿上呵叱乃受拜於是曹
節朱瑀等權執復盛　中常侍呂強清忠奉
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
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
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
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有趙高之禍
未被轘裂之誅（轘胡慣切車裂人）陛下不悟妄授茅
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願陛下損改既謬從

此一止又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囘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西山衍義曰臣按呂強雖處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舉綱維肅清宮省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為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昏庸凡所

開陳不一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覩其慷慨就死略無惴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或謂強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讜讜不已毋乃侵官乎是不然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況內侍乎巷伯刺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招權撓政然後為侵官強雖坐直言以死而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輩賣弄

威福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大僇者鳳凰鴟鴞相去遠矣

三年作畢圭靈昆苑（畢壁吉切說文田罔時作東西二畢苑東苑周一千五百步西苑周三千三百步皆畢羅之）司徒楊賜諫曰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室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

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五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出楊賜傳）

管見曰天下之理惟至於五經論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論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堯舜為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應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亂侯征羲和而討不

附已者貪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說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爲利也而求富貴者以爲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因蔡降霍非爲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爲聖人與我同志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爲笑曰五經論孟殆亦姦宄之橐槖耳彼樂松任芝之所以欺靈帝者非能欺天下直欺人主耳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

心誠意使嗜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自鄭雅自雅杲日中天萬象畢照辯言安得而害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爲守至正之要道也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琁徐宣切制馬車數千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蒲拜切囊袋也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鉦諸盈切鐃也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出琁本傳

四年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

躬自操轡馳驅周旋京師轉相放傚驢價遂與馬齊帝好爲私稸敕六切積也通作畜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導徒浩切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者之導費用也中常侍呂強上疏諫不省

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者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受賂其宦官子弟賓濁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

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空陳耽言公卿所舉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戫濟由是徵者止拜議郎（出本傳）

巴郡板楯蠻反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

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桑故切說文告也與訴同）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

遣宣詔赦之即時皆降　桓典爲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驄麄叢切馬青白雜毛也）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出典本傳）

六年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誑古況切欺也）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司徒掾劉陶上疏言角等竊

入京師覘視朝政（覘癡廉切又敕艷切窺也）宜下明詔重募角等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萬餘人各立渠帥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春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詔下冀州逐捕角等角敕諸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尺志切又音試）故時人謂之黃巾賊旬月

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北
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竝出中藏錢
西園廏馬以班軍士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
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
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
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
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
諸徙者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盧植討

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是時中常侍
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
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
是宦官無所憚畏竝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常
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
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
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忠夏惲等遂共
譖呂強兄弟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

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
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儁戰敗會騎都尉曹
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
破之（出本紀及嵩傳）　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
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
俠放蕩（任汝鴆切俠胡頰切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挾輔人）太尉
橋玄異焉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
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君未有名可交

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
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品覈論（覈下革切覈考寔而論之）
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
有月旦評焉嘗爲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
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
鄙其爲人不答操乃刼之劭曰子治世之能
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出劭傳及三國志魏武帝傳）
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傅燮上疏

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墻（釁許僅切通作璺隙罅）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

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變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識變言（識音志記也）得不加罪竟亦不封（出變本傳）　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淸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三府選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

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百姓以安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淸平吏不敢飯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

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獲其帥卜巳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　九月安平王續坐不道誅國除初續爲黃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議郎李燮曰續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朝廷不從燮坐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坐誅乃

復拜議郎京師爲之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覘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角先巳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能温䘏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黃巾賊張吳

成據[illegible][illegible]守朱儁圍之賊將趙忠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惟黃巾爲惡納降則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連戰不克顧謂司馬張超曰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乃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出儁本傳）　豫州刺史王允破黃巾賊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讓竟亦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遂下獄楊賜袁隗共上疏請之得減死論

二年南宮雲臺災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畮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趣讀曰促）恐動州郡多受賕賂（賕巨鳩切賄也）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

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比角切）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出宦官張讓傳）　廷尉崔烈爲司徒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

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出烈本傳）湟中義從胡與先零羌叛以金城邊章韓遂爲軍師詔皇甫嵩討之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

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冒頓音墨特或讀如字匈奴頭曼之子）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衞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酈音歷姓也）世宗拓境列置四郡（拓土各切開也）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斷音短謂斷絕也）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衽如鴆切衣衿向左謂之左衽）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出燮本傳）

三年帝使中常侍趙忠論討黃巾之功甄舉謂忠曰（甄側鄰切姓也）傅南容有功不侯天下失望將軍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

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四年韓遂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請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黃衍說燮

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帥乎燮按劒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　是歲賣關內侯直五百萬錢　前太丘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出寔本傳）

五年太常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選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以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帝躬擐甲介馬行陳三帀（擐胡慣切貫也帀子合切周也）問校尉葢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黷徒谷切黷猶慢也數也）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誅嬖倖（嬖博計切以賤而得倖也）（出）勳本傳

六年四月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何太后臨朝赦天下改元爲光熹（熹許其切）封皇弟協爲勃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爲太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六　後漢　四十一　汲古閣

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録尚書事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　秋七月徙勃海王協爲陳留王　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進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竝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

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拜董卓爲并州牧時卓爲破虜將軍討先零卓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進入白太后請盡

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潛聞其語乃率其黨持兵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斬進於嘉德殿前袁紹何苗聞進被害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及諸宦者皆殺之凡二千餘人進兵攻省內張讓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帝獨乘一馬從雒舍南行董卓聞帝在北迎於北芒阪下芒音忙本作屮洛陽北山名阪甫袁切說文坡者曰阪一曰山脅也

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有廢立之意遂脅太后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㊉紹進董卓等傳　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伍瓊說卓矯桓靈之政矯舉夭切揉曲爲矯擢用天下名士卓從之於是徵處士荀爽申屠蟠等

復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爽等皆畏卓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三以壽終　董卓拜袁紹渤海太守時紹以不從廢立奔在冀州以袁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范史贊曰秦本紀說趙高指鹿爲馬趙高欺二世以鹿爲馬而趙忠張讓亦紿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時宦官盛起第宅皆僭擬宮闕恐帝見乃曰天子不得登高登高恐百姓不安故知亡做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爲靈也優哉

右靈帝在位二十二年壽年三十四

考異曰

靈帝建寧元年正月壬午竇武爲大將軍袁紀延熹九年四月戊寅特進竇武爲大將軍武移病固讓至於數十不許范書在今

年正月壬午武傳爲大將軍亦在迎立靈帝後今從之

陳蕃爲太傅帝紀拜蕃太傅在即位後傳在前緣有蕃責尚書等語故知從傳是也

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突入承明門袁紀蕃到承明門使者不納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云云今從范書

王甫使劒士收蕃送北寺獄范書蕃傳曰蕃拔劒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獄今據袁紀

二年九月郭泰聞黨人死私爲之慟曰漢室滅矣范書以泰此語爲哭陳竇袁紀以爲哭三君八俊今從之

熹平元年五月曹節等欲別葬竇太后陳球下議太尉李咸上疏袁紀云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尚納直臣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況皇太后不以罪歿陛下之遇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齎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

阜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
下議與范不同今從范書
七月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
幽殺太后 舊云常侍侯覽多殺黨人按時覽
巳死恐誤今去之
光和三年四月辛巳陽球奏收王甫下獄死
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抆淚曰我曹自可相食
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

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抆淚
於車中而有是語今從范書
中平元年十二月王允下獄袁隗楊賜上疏
請之 允傳云太尉袁隗司徒楊賜按隗賜時
皆不爲此官恐誤
三年二月趙忠爲車騎將軍傅燮出爲漢陽
太守 袁紀在明年九月今從范書
四年四月傅燮戰歿 袁紀在明年五月今從
范書
五年十月帝講武閱蓋勳 勳傳云勳時與宗
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
紹云云按虞於匈奴未叛之前巳爲幽州
牧又宗正非典兵之官今除之
六年戊午皇子辯即位年十四 帝紀云年十
七張璠漢紀曰帝年十四今從之
七月何進召董卓 進傳曰召卓屯關中上林

苑按時卓巳駐河東若屯上林則更爲西
去非所以脅太后也今從卓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後漢紀

孝獻皇帝春

諱協靈帝中子也初封陳留王靈帝崩朝廷大亂董卓舉兵誅宦官以太后令廢少帝而立陳留王中平元年五月即位乃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出本紀）

初平元年（庚午）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鄴逆怯切魏郡之邑）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陳留太守張邈等六郡與曹操俱屯酸棗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出三國志魏武帝紀）　董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爲其然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闚去隨切小視也）　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且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

羊（兕序姊切虎兕皆猛獸也說文虎山獸之君兕如野牛而青象形一說雌犀也）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自虧威重卓乃悅（出泰本傳）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

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糜忙皮切糜也如糜之沸石包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陶徒刀切陶竈也說文燒瓦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遂燒焚宮廟官府劫遷天子三月車駕入長安時董卓未至朝政皆委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

天子倚之㊀出彪及卓傳　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討董卓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獨引兵西至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入武關以震三輔以順誅逆可立定也張邈等不能用操乃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　幽州牧劉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遷徙焉

中郎將徐榮薦公孫度於董卓卓以爲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語所親吏柳毅楊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於是自立爲遼東侯承制郊祀天地藉田乘鸞路設旄頭羽騎旄莫袍切徐瑗釋疑曰乘輿黃麾內羽仗班弓前左罼右罕者冠熊皮冠謂之旄頭　二年關東諸將議以朝廷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袁紹遣張岐

等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紹等乃止　二月孫堅進屯陽人擊破卓將華雄卓遣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吾死不瞑目（瞑莫定切閉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卓自出與堅戰卓敗走堅進至雒陽乃掃除宗廟祠以大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甄稽延切甄陶也官官舍也如學官鹽官之官）分兵以邀卓卓謂劉

艾曰關東軍數敗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戇（陟降切愚也）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遂引還長安堅亦引軍還魯陽　袁紹在河內韓馥以豪傑多歸紹忌之貶節其軍糧紹遂陰謀襲馥馥懼乃避位讓紹紹遂領冀州牧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乃引兵入東郡袁紹因表

操爲東郡太守　青州黃巾寇渤海衆三十萬逵西公孫瓚大破之瓚威名大震是時關東諸侯務相兼幷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而紹遣周昂襲堅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　初涿郡劉備（涿竹角切郡名）中山靖王之後也垂手下厀（音悉脛節也或作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

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稠直由切多也）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請公孫瓚備見而奇之雲遂爲備主騎兵（出三國蜀志）　袁術袁紹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

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峴典切在南胡郡襄陽縣）堅乘勝夜追祖祖步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術由是不能勝表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

歆爲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擲直炙切擿也投也與擿同）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言非其時招禍之道密遣逃歸度亦不復追也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敎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形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

至暮老父還尋得劒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三年初荀淑有孫曰彧（淑神六切彧乙六切）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聞曹操有雄略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

也以爲奮武司馬　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召
於誅殺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隷校尉黄
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
馬膂力過人卓常以布自衛然嘗小失卓意
卓拔手戟擲布（戟几劇切說文有枝兵也釋名曰戟格謂傍有枝格）布
陰怨於卓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爲內應
布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
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

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
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
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
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
不入（衷陟隆切言施鎧於衣中）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
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
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讀曰促）百姓
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

肉相慶者塡滿街肆弃卓尸於市天時始熱
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大炷（音注炷燈也）
置卓臍中然之（臍前西切肶臍也）光明達曙如是積
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卓
之死也左中郎將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
允勃然叱之收付廷尉邕謝願黥首刖足（黥巨京切說文墨刑在面也古作𦞠刖魚厥切斷也）繼成漢史士大夫多
矜救之不能得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

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允曰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
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
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
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
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
遂死獄中（田卓允傳）　青州黄巾寇兗州殺刺史
濟北相鮑信等迎東郡太守曹操領兗州刺

史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間設
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
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
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頒賜公卿將校允
又不從允素以劒客遇布布負其功漸不相
平王允性剛稜疾惡（稜盧登切說文柧木柧稜作觚爵角謂之觚稜取孤高義）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

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
牛輔為左右所殺李傕等還無所依遣使詣
長安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傕等
懼欲解散歸鄉校尉賈詡曰（詡況羽切）不如相率
攻長安傕等然之與卓故部曲樊稠等圍長
安入城放兵虜掠屯南宮掖門王允扶帝上
宣平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叩頭曰臣等為
董卓報讎非敢為逆也共表請司徒王允出

允窮蹙乃下見之傕收允殺之允妻子皆死
尸允於市莫敢收者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
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出允本傳）
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
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呂布自武關犇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
有功於袁氏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
從張楊於河內李傕等購求布急布又逃歸

袁紹　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
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
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
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
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
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
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
成也操納其言

四年曹操軍鄄城鄄工掾切濟陰邑袁術爲劉表所逼引軍屯封丘操擊術軍連破之術退保陰陵集兵於淮北復進向壽春遂領其州　徐州刺史陶謙信用讒邪疎遠忠直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漸亂許劭避地廣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公祖外慕聲名內非眞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人乃服其先識　呂布將士多暴橫紹患之

布因求還洛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旦紹聞布尚在懼閉城自守布復歸張楊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瑯邪其子操令太山太守應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

走保郯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慮上音趨又音秋下音閭下邳國邑前書屬臨淮睢陵夏丘皆屠之睢音雖下邳國邑前書屬臨淮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屢違節度虞恐其終爲亂乃率所部兵討之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瓚因風

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執虞斬之

興平元年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劉備救之備遂歸謙謙表爲豫州刺史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往攻陶謙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爲兖州牧荀彧知邈爲亂召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濮音卜東郡之邑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三城不動曹操引兵還攻布

於濮陽操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至營促爲攻具復進攻之相守百餘日各引去九月操還鄄城　陶謙疾篤謂别駕東海糜竺曰（糜武悲切竺音竹姓也）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北海相孔融謂

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出三國蜀志先主傳）　初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翊與職切）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造七到切就也）便推結分好（上扶問切下虚到切謂推結交分愛好也）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袁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以策從兄賁爲丹陽都尉策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後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廏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

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出三國志策本傳）　術初許以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陳紀後術遣策攻廬江太守陸康謂曰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劉勲爲太守策益失望時詔用劉繇爲揚州刺史繇渡江治曲阿迫逐吳景孫賁景賁退屯歷陽繇遣將樊能張英屯橫江當利口以拒之景賁乃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曹操攻鉅野斬呂布將薛蘭軍乘氏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操乃止(出)或本傳　布

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令輕兵挑戰挑徒了切謂擿撓敵以求戰也既合伏兵並進大破之布夜走與張邈東奔劉備後邈為其下所殺　李傕郭汜爭權治兵相攻傕迎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郭汜攻傕傕復移乘輿幸北塢安古切服虔通俗文曰營居曰塢一曰庳城也山陽公載記曰時獻帝在南塢李傕在北塢相攻連月張濟自陝至和傕汜欲遷乘輿幸弘農傕汜從之七月楊奉董承等將兵並送乘輿東歸十月傕汜悔令車駕東張濟與董承楊奉不平復與傕汜合共追乘輿董承楊奉招河東李樂韓暹共擊傕汜奉等軍大敗傕汜軍繞營叫呼吏士失色李樂乃潛具船令帝步出營與數十人御船渡河幸樂營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　時吳景攻樊

能張英等歲餘不克孫策說袁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兵以佐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策將兵千餘人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

略雞犬萊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威震江東（出吳志策治本傳）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志氣益盛恃其才力

不恤百姓劉虞從事鮮于輔等合率州兵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瓚軍屢敗先是有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地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謀臣猛將稍稍乖散瓚曰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東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備還屯海西饑餓困踧請降於布

布復以備爲豫州刺史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出布傳及三國志蜀先主傳）

致堂曰三國之主玄德爲賢操才過之而實小人備有德義蓋君子也非漢德告終則實祚宜之備矣備不特不得中天下而立經營於羣雄間崎嶇艱阻僅得鼎足而操先挾天子據有形勢光濟大業斯則天運非人謀也呂布何者備乃降之其屯難

盤桓以貴下賤之象乎

七月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上舉卿切楚木也下訖力切小棗叢生者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音呂自生禾也通作穭或飢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袁術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議稱尊號孫策與

術書曰使君王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成敗之計可不熟慮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晋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彧於六切縞古老切繒之精白者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軫章忍切鄭康成注周禮曰軫輿後横木也榛側詵切木叢生曰榛蕪微夫切荒蕪也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乃將兵詣雒陽引董昭問計昭曰將軍入朝此下諸將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埶不便

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遂遷都許出彧本傳

龔適曰司馬光有言曰漢氏播遷太祖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蓋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於漢室也吾嘗以光爲失言漢禍盛於董卓極於傕汜天下失據七廟墮尊操時已降黃巾夷張邈其勢固已熾然矣包藏禍

心坐視王室摧壞而不之救迎帝洛陽豈出於忠誠哉特欲藉威憑貴以脅制天下爾董昭勸移駕都許則自以爲本心建安之初已不復朝自是遂逼乘輿酖伏后殺皇子族大臣天下切齒扼腕以爲王莽復生董卓不死所謂名義足以結民心果如是乎今日索九錫明日請冕旒白晝攘竊以啓不道之基業至子丕僭位其女曹后

且抵壓軒下慟哭大罵子植亦發憤悲哭然則魏取天下果於盜耶漢耶吾嘗論之三代而下其英雄之主乘時奮發以成大業大抵以智力相吞并然猶假應天順人之名其欺國無君姦譎兇險最可羞道者曹操司馬懿朱温三人耳懿之取魏無與操之取漢操能欺人之孤而奪其大物人亦能欺其孤襲其後而奪之事之循環豈

不速哉從光之言則操爲仁人之舉矣後世姦臣賊子伺隙乘間以圖不軌者皆可以藉口曰取天下於盜無恤也

東萊評曰荀彧勸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操納其說迎獻帝都許而議者或謂董卓逼天子幸長安李茂貞刼天子幸鳳翔徒足以召天下之兵益未必有益也夫創業之君其舉兵也必扶順扶義然後能驅策

英豪芟夷禍難拯民於塗炭之中亡秦以無道烹滅諸侯故高帝奮新室以譎詐篡奪漢氏故光武興皆義舉也操之始起兵以討董卓爲名功未建而王允已誅卓矣若不挾天子則陳師鞠旅征伐四方果何說哉夫卓與茂貞之事蓋天子方在京師刼遷之耳故致天下之兵操則不然獻帝自經郭汜李傕之亂蒙塵於外播越草莽

跋履險艱東方牧守坐視而莫之收邮獨
操奉迎之其義有足稱焉是以能動以制
詔爲言四征不庭略定海內也方其挾天
子之初人猶未悟及見其成功袁紹始悔
不用田豐之言劉表始悔不聽玄德之計
孰曰無益乎若使操以忠正爲心竭其股
肱之力服事天子則天下不斂衽而朝操
於鄴尙何適哉惜也操天資矯僞意在脅

其主而奪之國特畏英豪而不敢遽動故
授丕以成其志是以得罪於天下後世也
不然雖桓文不與矣

孫策渡浙江取會稽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
王朗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
功曹　荀彧薦從子攸及郭嘉於曹操操與
攸語大悅曰公達（攸字也）非常人也吾與計事
天下何憂哉嘉初見袁紹紹甚禮之嘉曰袁

公徒欲効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欲
定霸王之業難矣遂之操召見論天下之事
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嘉亦喜曰眞吾
主也（出三國志魏書攸嘉本傳）　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
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淸
敎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
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磔陟格切張也開也）而目理
甚疏造次（造七到切）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

（急遽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至於
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
鄉及淸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坐
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黃
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時袁曹公孫首尾
相連融兵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靑州
刺史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
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

夜陷乃犇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出融本傳）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式荏切桑實也）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盧戈切蚌屬）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

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出三國志魏書峻本傳）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則智士將自疑公誰

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陳郡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顔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也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

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虚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

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
實指表短而非銜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
太守黃祖性急送銜與之祖亦善待焉後銜
對衆辱祖祖殺之（衡本傳）
二年春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
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
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
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

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
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
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
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
忌用人而疑之所在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
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
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
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

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
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
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
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
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
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
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
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

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
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
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
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
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
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
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
奈何彧曰關中將帥唯韓遂馬騰最彊（遂騰靈帝）

中平三年反寇三輔若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操乃表鍾繇督關中諸軍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出三國志魏書彧本傳　袁術稱帝於壽春遣使告呂布因求迎婦術嘗求婚於布布許之　陳珪說布絕婚遣珪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操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卽遣登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袁術字也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竝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噬時制切啗也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

則颺去風所飛颺也去聲　其言如此布意乃解出呂布傳　三年曹操圍張繡於穰張繡濟子濟死繡領其軍曹操嘗兩攻皆不勝　會袁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追之操縱奇兵大破之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追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畱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後賈詡勸繡降曹操出三國志魏張繡本傳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將高順攻劉備破沛城

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自擊布與劉備遇於梁進至下邳布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下邳城操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沂魚衣切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灌古玩切澆也月餘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

曹無相困我當自首於明公布將宋憲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式救切自陳其罪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

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上戶感切杜預曰搖頭也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上普火切不可也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

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而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匿索募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分琅邪東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慮音廬東海邑悉以霸等爲守相

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兗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爲郡守(出三國志)

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表策爲討逆將軍

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郎丹陽太守吳郡太守陳瑀嘗結郎及山賊嚴白虎襲策策敗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破械(械戶戒切說文桎梏也)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慈劉繇將)解縛捉其手(捉側角切搤也)曰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曲阿之敗繇奔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謝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餞才線切送也)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

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出三國吳書策本傳)

袁紹連年攻公孫瓚先是瓚別將有爲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斷紹後關靖諫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

考異曰

獻帝初平元年三月袁術據南陽 范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表傳云術阻兵屯魯陽表不得至荊州魏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二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春孫堅取南陽術乃據之猶以魯陽爲治所也

二年孫堅戰死 范書初平三年春堅死吳志

孫堅傳亦云初平三年英雄記曰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袁紀初平三年五月山陽公載記載策表曰臣年十七喪失所怙裴松之按策以建安五年卒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紀及胡沖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誤也今從之

興平二年孫策渡江 魏志袁紀皆云初平四年策受袁術使渡江漢獻帝紀吳志孫策傳皆云興平元年虞溥江表傳云策興平二年渡江按術初平四年始得壽春策傳云術欲攻徐州從陸康求米事必在劉備得徐州後也劉繇傳稱吳景攻繇歲餘不克則策渡江不應在興平元年已前今依江表傳爲定

建安元年六月劉備戰敗屯於海西 蜀志備

傳於此云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備邀擊盡斬之按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備傳爲誤

備屯小沛 備傳云遣關羽守下邳此在布敗後備傳誤也

十月郭嘉諫操圖劉備 傅子以爲程昱郭嘉勸操殺備今從魏書

十二月劉備諫操緩呂布 獻帝春秋曰太祖意

欲活布命使寛縛主簿王必趍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寛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今從范書陳志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後漢紀

孝獻皇帝夏

建安四年黒山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爲地

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輙傾倒稍至京中瓚悉縊其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　袁術貲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灊山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灊音潛廬江灊縣之山也其地有天柱山懣音滿又音悶煩也　袁譚自青州迎術曹操遣劉備及朱靈邀之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術憤慨病死其部曲妻子犇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皖胡管切即廬江皖縣

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簡精兵十萬、欲以攻許、沮授諫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郭圖審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紹納圖言、許下諸將聞紹將攻

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十二月、操屯官渡、(出)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及彧傳　袁紹遣人招張繡、幷與賈詡書結好、詡謂繡曰、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紹方彊盛、我以少衆歸之、必不我重、曹公衆弱、得我必喜、繡於是率衆降曹操、(出)三國志魏書繡詡本傳　曹操使治書侍御史衞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

爲部曲、覬與荀彧書曰、關中膏腴之地、流民歸者無以自業、諸將招爲部曲、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供給歸民、積粟以豐殖關中、諸將自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彧以白操、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韓嵩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重在於

將軍將軍若有所爲、起乘其獘可也、如其不
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兵、其勢必舉袁紹、
然後移兵以向江漢、將軍不能禦也、今莫若
舉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表乃遣嵩
往詣許觀釁、嵩曰、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
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惟
加重思無負嵩、表彊之、嵩至許、詔拜侍中零
陵太守、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表大怒、將斬

之、嵩不爲動容、徐曰、嵩不負將軍、將軍負嵩、
具陳前言、表乃弗誅而囚之、(出表本傳)　盧江太
守劉勳領袁術部曲、孫策惡勳兵彊、乃說勳
出伐上繚、自與周瑜襲皖城、克之、得部曲三
萬人、勳北歸曹操、策盛兵將徇豫章、謂功曹
虞翻曰、華子魚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
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
翻乃往見華歆曰、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

神、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
計、悔無及也、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
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穉、宜修子弟之禮、
便向歆拜、禮爲上賓、(出三國志華歆等傳)　初車騎將
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
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
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値天
雷震、(匕卑履切、匙也、箸遲據切、或作筯、)　備因曰、聖人云、迅雷

風烈必變、良有以也、(迅音信、疾也、)　遂與承及長水
校尉种輯等、(种直弓切、輯音集、)　同謀、會操遣備與朱
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
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
殺徐州刺史車胄、(上尺遮切、姓也、胄其名、)　留關羽守下
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昌豨、(虛豈切、)　及
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
連兵、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

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出三國志魏武帝紀及蜀先主本傳

五年正月曹操殺董承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袁術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

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犇青州歸袁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虛空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犇命民不得安業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豐强諫忤紹紹以爲沮衆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軍黎陽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埶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

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袁紹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四月曹操北救劉延顏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諸將以爲

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餌仍吏切食也）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悉禽之紹軍奪氣　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犇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操還軍官渡

唐子西曰吾嘗論曹公是人能爲善而不能不爲惡能爲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爲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孫策擊黃祖陳登圖爲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上陟仲切下吉協切傷面旁也）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

東我不如卿策卒年二十六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七月汝南黃巾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之操使曹仁擊備破之盡復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

及南、南軍穀少、而貲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
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
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埵爲屯、東西數十里、操
亦分營與相當、九月、操出兵與紹戰、不勝、復
還堅壁、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與荀彧書、議
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
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
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

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
見埶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
從之、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
荀攸言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操乃遣
徐晃邀擊猛、破之、燒其輜重、十月、紹復遣車
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
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
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

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
星行掩襲、許可拔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
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
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
濟矣、既入坐、謂操曰、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
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
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
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

糧穀已盡、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輜音甾、重直用切、輜、輧車也、輧作辦、或爲竹筥、或爲漸器、所載物重、）在故市烏巢
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燔附袁切、爇也、）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
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幟昌志切、旗之屬、）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既至、圍屯、
大放火、營中驚亂、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
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

矣乃使張郃攻操營郃曰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以示紹軍皆恟懼（恟許容切又許拱切心所恐懼）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詣操營

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餘衆降者操盡阬之（阬丘庚切或作坑）前後所殺七萬餘人紹走至黎陽北岸衆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拊方武切膺於陵切拊胷也）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犇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愎弼力切狠也）故至於敗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

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卽見肅與語悅之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唯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

麤踈權益貴重之、

六年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髀音陛股也下同）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出三國志）

七年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夏五月薨紹有

三子譚熙尚紹以譚長欲立之譚素疾審配配恐譚立為害遂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自將助譚與操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攻河東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城將潰父老與援約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援欲使逵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於壺關著土窖中（窖居效切說文地藏也或作窌）蓋以車輪逵謂守曰此間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盜引出逵析械遣去（析先擊切撕字從木斤破木也）不語其姓名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

不決周瑜曰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煑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陟利切送質所以結信也）質一入便見制於人也遂不送質（出三國志吳書孫權傳）

八年二月曹操攻黎陽袁譚袁尚戰敗走還鄴四月操追至鄴諸將欲乘勝攻之郭嘉曰袁紹二子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

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 鎧可亥切甲之別名 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遂引兵攻尚八月尚破譚譚引兵奔平原尚圍之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譚遣辛毗詣操請救 毗頻詣切 操羣下多以為劉表彊宜先平之

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還

九年二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曹操進軍至鄴五月操鑿塹圍城引漳水以灌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操逆擊之衆大潰尚奔中山審配令城中堅守死戰八月東門校尉審榮夜開門內操兵操斬配慰勞紹妻稟食之 勞郎到切慰勉之也 初袁紹與曹操共起兵紹曰若事不輯吾南據河北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 操之圍鄴也袁譚復

背之攻袁尚於中山尚走從袁熙 熙時為幽州刺史 操與譚書責以負約引兵進討十二月譚走保南皮 丹陽大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其

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其餘賞賜有差

十年正月操攻南皮克之譚走追斬之袁熙爲其將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曹操謂荀

彧曰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才以鎭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畿爲陳義理遣歸諦思之（諦丁計切審也）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悌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祖外切上考曰最【出】三國志魏杜畿本傳）祕

書監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爲政之術先屛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

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桎之實切梏古篤切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撲普木切說文小擊也）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

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

内平矣（出悅本傳）

無垢曰夫操之爲漢賊天下所共知也朔彧自初平二年去袁紹而從之前後凡二十餘年居則帷帳行必驂乘可謂欵密無間矣豈不知操之用心哉知而輔之是與操協力以傾漢也明矣

十一年正月曹操自將擊高幹斬之幷州悉平（幹袁紹甥爲幷州刺史曹操破袁氏幹以州降後復叛）操使梁習領幷州刺史時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各爲寇害習到官誘諭招納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如習者（出三國魏志習本傳）

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幷州高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不悅統遂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爲尚書

郎著論曰昌言其言治亂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口浪切 匹敵也）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

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犇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

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遼西烏桓蹋頓尤彊（蹋徒臘切遼西烏桓別種名）爲袁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寇欲助尚復故地

十二年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郭嘉曰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軍次柳城尚熙與蹋頓將數萬騎逆軍操縱兵擊之斬蹋頓尚熙犇遼東太守公孫康（度之子）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引兵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爲功遂斬其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幷力緩之

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崇芻切鳥子曰雛）備問爲誰曰諸葛亮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紀力切說文僵也失脚貌）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

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彌兖切前書志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或謂漢水爲沔水章懷注漢水出漢陽嶓冢沮沔二水出武都東狼谷也）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好虎到切）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樸匹角切素也鈍徒困切不利也）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爲卧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

稱之（出三國蜀志亮本傳）

十三年初巴郡甘寧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用寧遂亡奔孫權獻策曰劉表慮既不遠當早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權深納之遂西擊黃祖祖守沔口令陳就以水軍逆戰呂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遂屠其城

祖走追斬之　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以曹操爲丞相操以崔琰爲丞相西曹掾毛玠爲丞相東曹掾河內司馬懿爲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僞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垢古厚切塵垢也）獨乘柴車

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出三國魏志琰玠本傳）　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略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毗至切濕病也）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太中大夫孔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發辭偏宕（大浪切偏邪跌宕不拘正理）多致乖忤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

而內甚嫌之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郗慮有隙（郗絺戟切姓也慮其名）慮承操風旨構成其罪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出融本傳）　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表卒子琮爲嗣（琮藏宗切）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

自濟吾所不爲備將其衆去過襄陽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艘蘇刀切船之總名）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偪事危（偪筆力切迫也）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

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操以江陵有軍
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
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
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甫遠切說文坡曰坂一曰山脅也通作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
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
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

無益於事請從此别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
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身是張益德
也可來共决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
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戟有枝兵也擿直炙切）子龍
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
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琦劉表子時爲江夏太守）與
俱到夏口曹操進軍江陵（因表本傳及三國蜀先主傳）
吳泰曰諸葛亮之説權也先主之言義也

曹呂二袁慓狡鋒俠奪國惟恐不巧賊人
惟恐不殊知信義爲何等物邪先主於艱
難險阻中忍爲人所不能荆人歸之如古
公之去邠使從孔明計據荆土拒曹公其
誰曰不可先主寧棄其資以與人豈不以
不攻劉琮其利有大於攻琮者卒之連兵
破魏亦不失舊楚之地夫其所以取荆與
夫人之所以取荆歟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請往説劉備使
撫表衆共治曹操會備以南走肅迎之於當
陽長坂問備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
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敬賢禮士兵精
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
於東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鄂五各切江夏邑）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
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

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竝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芟所銜切刈也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遯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

王室之冑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埶不能穿魯縞者也縞古老切魯之細繒

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則荆吳之埶彊鼎足之形成矣權與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

曰將軍大埶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埶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

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側莖切抗衡也）又今盛寒、馬無稾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

言當擊北、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

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畫胡麥切計畫也）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邏郎佐切巡也）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乃乘

單舸、（舸賈我切大船也方言南楚江湘謂之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載燥荻枯柴、（艦戶黯切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狀如牢燥先到切荻徒歷切乾萑也）

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帆符咸切舟上幔所以帆風、或作颿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炎以贍切火光、或作焰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鋭繼其後、鋭弋稅切利兵也靁鼓大進、北軍

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疫營隻切疾疫也操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先取夷陵守之、曹仁遣兵圍甘寧、寧求救於周瑜、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而還、於是將士形埶自倍、瑜乃渡江

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爲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之、出三國魏志武帝紀蜀志先主及諸葛亮傳吳志孫權魯肅周瑜傳

欒城集曰、曹公入荆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

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荆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幷吞之心、雖未卽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

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
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
可促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
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哉
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息
彼奮古之習於兵者盍知之矣

考異曰

建安四年六月袁術部曲奔劉勳 吳志孫策

傳曰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
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邀擊悉虜之收其
珍寶以歸與諸書不同今從范書陳志術
傳及江表傳

十二月華歆迎孫策 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有
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
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
策至一府皆造閤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
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
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
義士聞之皆長歎而心自服也此說太不
近人情今不取

五年曹操破備 魏書曰備謂操與大敵連不
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來備大驚然猶
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
衆而走計備必不至此魏書多妄

四月孫策擊陳登到丹徒 此事出江表傳據
策傳云策謀襲許未發而死陳矯傳云登
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
太祖遣赴救吳軍既退登設伏追奔大破
之先賢行狀云登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
遣軍攻登於匡奇城登大破之斬虜以萬
數賊忿喪師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使功曹
陳矯求救於太祖此數者參差不同孫盛

與同評云按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爲有證也今從之

策殺許貢 江表傳曰初貢上表於漢帝言策驍雄宜召還京邑若放於外必作世患候吏得表以示策策以讓貢貢辭無表策令武士絞殺之按貢先爲朱治所迫已去郡依嚴白虎安然復冒惎策破白虎時殺貢爾

十月許攸奔曹操 魏志武紀曰攸貪財袁紹不能足來奔今從范書紹傳

八年二月曹操攻黎陽 魏志武紀作三月今從范書袁紹傳又魏志紹傳云譚尚與太祖相拒黎陽自二月至九月當云自九月至二月

十三年甘寧奔孫權 吳志孫權傳建安八年十二年皆嘗討黃祖凌統傳父操死時統年十五攝父兵後擊麻保屯刺殺陳勤按周瑜孫瑜傳以十一年擊麻保屯則操死似在八年然後五年寧乃奔權似晚今無年月可据追言之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後漢紀

孝獻皇帝　秋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　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别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上許于切下力于切廬江邑）遣主部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

得入城二部爲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

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渦古禾切按前書志渦水受淮陽扶溝浪蕩渠東入淮又音瓜）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芍音酌又音鵲楚相孫叔敖所造徑百里灌田萬頃在廬江郡）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瑜屯據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力侍立備每入心常凛凛（出三國志蜀書法正傳）曹操密遣蔣幹往說周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

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閒也

東坡曰曹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

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上戶吳切酒器也下千安切盤飧也]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概古代切平斗斛之木]以撿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秦醉切病也]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操善之

馬子才曰曹操長於用兵而不長於用人

夫決機於兩陣之間以爭天下之雌雄此之謂善用兵而操之所能也開心胷露誠實以收天下豪傑之士此之謂善用人而操之所不能也操者猜忌忮克之人也陽爲仁義陰爲姦邪虛爲高名實爲厚利包藏禍機以幸漢室之隙自知負不義於天下惴惴然恐天下竊發圖已也臥則枕刀食則習劒又安能恢廓豁達以收奇士哉且漢之賢士大夫皆有忠憤剛毅之氣可以殺不可劫而操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亦有廉隅慷慨死義之士又惡操而不來也至若頑悍無恥沈鷙有謀之徒操之一不勝則又忌而誅之也然則操之所與取天下者果何人乎嘗讀操之書竊怪當時所謂佐命趨會之臣例皆齷齪狡獪而無忠義奇偉可喜之節葢操忌在於勝已者魏

之無人亦不足怪也

十五年曹操作銅爵臺於鄴　操下令曰孤始於譙東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討擊袁術使窮沮

而死權破袁紹梟其二子（梟工堯切）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恐妄相忖度（上倉本切思也下徒落切量也）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爲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鬲古核切鬲字本作膈）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

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猥烏賄切多也）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

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周瑜詣京見權乞與奮威（權從弟孫瑜）俱進取蜀（劉璋據蜀）而并張魯（魯據漢中）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超馬騰之子據關中）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上子六切迫也）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

道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採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上渠各切）若飲醇醪（魯刀切濁酒）不覺自醉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出）三

國吳志瑜肅等傳　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學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刮古刹切摩切也）大兄何見事之晩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四三國吳志呂蒙傳）

胡致堂曰三國之主吳爲下全吳之臣蒙在第三四間皆以學而自進大哉學之爲益也使漢高光武能自得師而成就何止是而已而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翫於辭藻直欲多記誦以愈於不如我者以爲己則無增益智慮之功以爲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爲無用之具矣

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耒盧對切桂陽邑）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言談大器之遂用統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十六年操遣鍾繇討張魯（張魯以鬼道惑民久據漢中）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己必相扇動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操留子丕守鄴自將擊超

大破之遂超犇涼州操留夏侯淵屯長安遂還鄴韓遂後爲金城諸將所殺馬超降劉備爲車騎將軍卒　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益州牧劉焉子焉死璋代之）璋不能用邑邑不得志（邑乙及切說文本作悒不安也）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以有爲勸璋結劉備以討張魯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然之遣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黃權諫璋不聽法正至荆州陰說

劉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古穴切詐也)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

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郡如歸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詣涪(音浮廣漢邑)璋往會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上音家廣漢邑前書志作葭明音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出三國蜀志劉璋法正黃權張魯等傳)

十七年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上音昧丹陽邑)改秣陵爲建業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濡人朱切濡須水出九江歷陽縣塢於古切庳城也)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洗先典切濯足也)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徒困切未利也)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

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已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

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出三國魏志武帝紀及彧本傳)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

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直例切豕也)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主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帝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強化亂爲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爲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墻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臣以爲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

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爲帝則彧爲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東萊評曰彧見操之始操即以良平待之定青徐平許洛破袁紹降劉琮皆其策畫其所言云何獨拒董昭之議乃如此故操

不能無疑遂以鴆卒嗚呼彧之阻撓昭議者其本情特不悅計不出已而已矣而荅昭之辭益托忠順人弗能察譽之者則謂欲效節於本朝毀之者則謂欲徼名於後世顧豈彧之情邪彧與操誅孔融囚楊彪殺董貴人宿衞徧置私士使天子寄坐而已皆何等事豈人臣所爲而謂有效節之心誤矣其悖若此彼其心亦知路人能知

之又何名之徼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然則彧之辭可不察歟

胡致堂曰荀彧爲操子房遷都九錫之議或不與焉何也曰是皆爲昭所先也使彧不自死操亦殺之耳而司馬氏以彧能濟生民方之管仲死節於漢其仁又在管仲之先亦譽過其實要之自彧智而論所謂千慮之一失由正道以責彧則成勳於佐命不若飲藥於壽春也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竝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

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遣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兵征彊敵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

太夫死戰乎張松兄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勒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

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徹直列切去也通作徹）夏操至鄴（出三國志吳孫權傳）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爲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蔣濟曰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蘄音祈江夏邑）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上胡管切廬江邑）濟後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　五月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爲魏公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袞冕之服赤舄副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爲尚書令毛玠崔琰等爲尚書王粲衛覬等（上音冀）

爲侍中鍾繇爲大理王修爲大司農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爲御史中丞袁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儲陳如切積也）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魏公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超之切以捶擊之也）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

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刖魚厥切斷其足也）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貿莫候切交易也）今以

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爲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出三國魏志武帝紀及涣羣等傳）

十九年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五月劉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璋後辛於公安）備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

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法正爲蜀郡太守黄忠爲討虜將軍廣漢長黄權爲偏將軍許靖爲左將軍李嚴爲犍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劉巴爲西曹掾彭羕爲益州治中從事（羕余亮切）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爲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

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

擯必刃切斥也 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

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 法正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飡蘓昆切餔也 睚眦之怨睚五懈切眦仕懈切瞋目貌 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上子用切下胡孟切不順理也下放橫同 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上陟柳切臂節也下羊益切在肘後亦作掖 法孝直爲

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苛音何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

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上居宜切下亡皮切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言牽制之故取喻也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竝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劉備以零陵將琬為廣都長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沈持林切溺也俗作沉非是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魏公操擊孫權留少子植守鄴操為諸子高選官屬以邢顒為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以書諫植曰君侯採

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自從魏公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常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出)三國魏志攸本傳

帝自許都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常為帝陳言時策魏

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如甚切孕也或作妊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大

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操以尚書郎高柔爲理曹掾舊法軍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曰愚謂宜貸其妻子可使誘其還心而猥復重之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爲皇后魏公操之女也　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

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得罪於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

黃魯直曰周瑜有猛志者也世惜其死志

不獲伸然使瑜不死亦不能如所願也夫吳爲東土蜀爲西州而荆州者扼吳之上流爲蜀之藩蔽也劉備得荆而取蜀之計決矣方文武熊虎之士爲之宣力守禦瑜雖才巧安能越荆而取蜀耶取蜀且不可況欲蹙曹操以圖北方乎

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

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爲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七月魏公操拔陽平張魯犇南山入巴中後魯降拜鎮南將軍操入南鄭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埶必瓦解（音蟹散也）操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埶自傾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

民旣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尙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張郃徐晃等守漢中（出三國魏志曄本傳）

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遼被甲持戟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走登高冢望見遼所將衆

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遥津北張遼將步騎奄至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扶權出圍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執遂得超度賀齊

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願以此爲終身之戒權曰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田三國魏志遼進傳及吳志權齊傳

二十一年二月魏公操還鄴 五月進魏公操爵爲王

考異曰

十四年三月權燒圍走 魏志武紀十二月權圍合肥劉馥傳云攻圍百餘日孫權傳云踰月不能下由此言之權退必在今年明矣

十五年十二月周瑜卒 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知在今年也

魯肅勸權以荆州借備 肅傳曰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恐操不至於是今不取

十六年十二月法正說劉備取益州 韋曜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德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按劉璋劉備傳松未嘗先見備吳書誤也

十七年十月荀彧飲藥而卒 陳志彧傳曰以

憂莞范書或傳曰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孫盛魏氏春秋亦同按彧之死操隱其誅陳壽云以憂卒蓋闕疑也今不正言其飲藥恐後世爲人上者謂隱誅可得而行也

十九年七月操留少子植守鄴 植傳云太祖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又云植太和六年薨年三十一按植今年年二十三則死時當年四十一矣本傳誤也

二十年劉備聞操將攻漢中 備傳云曹公定漢中孫權傳云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即聞之而八月權已攻合肥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即引兵還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

後漢紀

孝獻皇帝 冬

建安二十二年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上音景戒肅也下壁吉切止行人也 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出三國魏志武帝紀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爲太子初魏王操生四子丕彰植熊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

丁儀楊脩數稱植之才勸操立以爲嗣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它日操屏人問賈詡詡黙然不對 詡況羽切 操曰卿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遂定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卞夫人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

當傾府藏以賞賜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敎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爲難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

臨菑侯植寵日衰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　魯肅卒孫權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　吳陸遜言於孫權曰山寇舊惡依阻深地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會丹楊賊帥費棧作亂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二十三年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氐等反（皆北狄近

上谷代郡也）先是代郡太守張潛有治政操召爲丞相掾潛曰潛於百姓爲寬於諸胡爲峻繼者必加寬惠過寬必弛又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後數十日反問至操以其子彰行驍騎將軍討之戒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出三國魏志任城威王傳）　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

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上因連切下胡溝切或作胭脈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

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七月魏王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出三國魏志洪亮本傳

二十四年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上莫踐切應劭曰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如淳曰沔陽人謂漢水爲沔水顔師古曰漢上曰沔沔陽屬漢中郡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譟先到切羣呼也淵軍大敗斬淵出魏蜀三志淵正等傳

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遮要地名在褒斜之南與陽平相近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

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上仁柳切下慈蹟切踐踏也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自稱漢中王還

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竝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

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羽大感悟遽即受拜關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在隄上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爲羽所得羽欲

以爲將德罵羽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羽殺之魏王操聞之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邪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恟懼（上許容切又許拱切恟恐也春秋左傳曹人恟懼）或謂曹仁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曰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上音夾前云潁川邑）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掎居綺切從後牽曰掎）

今若遯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同心固守　初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其後植以驕縱見數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惡之乃發修前後漏泄言敎交關諸侯收殺之

淇水集曰魏武之治身任臣使民取天下一本於詭譎威力無復錙銖仁義忠厚之實是以孔融楊修誅死而不肯臣荀彧感恨喑噎而斃天下義士雲長之徒掉臂而徐去管寧之屬浮海而避之惟得詐巧之士而與之共國兢兢焉憂竊發之變故雖虜張繡走二袁擒呂布馘高幹戎旗北指而烏桓蹋頓爲之破兵鋒西向而宜堪超

遂爲之平有智者莫不悍有力者莫不屈兵強戰勝而天下益疑之息與之爲敵用力勤於二漢而土分於吳蜀垂業至於二世而運奪於宣景何哉失之於險害刻薄而不以仁義忠厚撫天下也

魏王操以杜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關中營帥許攸擁部曲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欲先伐之襲入諫曰今豺狼當道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出三國魏志杜襲傳）　十月陸渾民孫狼等作亂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爲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於國家大

計未有所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尙存宜且撫輯（輯與集同爾雅曰集和也）　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幷之心（幷畀政切亦兼也）　且居國上流其執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

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埶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婚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撤敕列切抽也)大

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檄胡狄切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陵音凌轢郎擊切謂蹈踐之也)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蒙曰羽素勇

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韜他刀切藏也)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爲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遂發兵

襲羽令呂蒙爲大都督命征虜將軍孫皎爲後繼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𦨴䑸中(𦨴古侯切䑸力木切𦨴或作艑艑䑸船名)使白衣搖櫓(郎古切擢屬搖櫓所以進船也)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賈音古行賣曰商坐販曰賈)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麋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

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笠力入切說文簦無柄也覆敷救切蓋也）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

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孫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

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琮藏宗切）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駮言不可勸（駮比角切雜也言不同也）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

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

遺其法亦美矣（出三國蜀志關羽吳志魯肅呂蒙陸遜等傳）魏王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票頻妙切勁疾貌通作驃）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著陟略切置也）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巳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

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出三國魏志武帝紀）

范史論曰傳稱鼎之爲器雖小而重（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之言也）故神之所寳不可移奪至令負而趨者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臣光曰敎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沸方未切涫也涫音灌若責摻之沸）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遹以聿切述也）臨雍拜老横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

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敎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上郎刃切插也紳大帶也搢紳謂插笏於帶也）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汚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嬖博計切賤而得愛曰嬖）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賄呼罪切財也賂贈送也）賢愚渾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

然猶緜緜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與諍同）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僵音薑仆音赴頓踣也）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

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伉口浪切健也）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伊川曰操之王魏已建宗廟社稷立太子置百官用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矣特未稱帝耳若陳羣等再三勸進遲之歲月漢帝

奉璽綬何疑焉使操果有畏名義之心終不廢漢者則必不殺伏后勦皇子戮貴人以恐迫至尊也使漢室風俗教化尚可持操不敢自立者則操沒纔十月而丕已受漢禪矣

秦少游曰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哀成之君失德甚

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倖而已未有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鈎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於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不足怪也

大事記丹陽葛氏曰人君收集忠賢環布列位養其剛氣而厲其偉節使之正色立

朝奮不避死則雖有姦臣決不能肆志於天下何者狡詐之謀一有暴露則正士憤疾盡力而攻之矣夫惟儉者攢朝擊去君子目覩後前無復顧忌然後爭逞誤朝之計而圖其私也在昔東漢之世人重名義仕於朝者類皆慷慨忠勇芥視爵位而喜於嬰小人之鋒學於時者亦能品覈公卿崇論閎議而敦尚名節一有與此則芸夫

孺子獻議而騰笑矣觀夫孝和以後主勢陵弱前有竇憲擅朝後有梁冀用事手握王爵躬盜天憲呼吸指揮可以貧富死生天下而士於此時終不肯俛意屈節少有承順而陳奏顯言條疏其罪者何多也若樂恢何敞丁鴻袁安李恂伯魚之倫固嘗抵摧於竇而張綱杜喬黃瓊延篤周勰陳龜之朋固嘗沮抑於梁矣是以強梁之凶

虓氣而不敢動不然天下無漢豈待建安之末哉彼閹人腐夫五邪曹趙之輩既以目見前日之事矣將播惡於天下而逞已之所欲爲竊以謂孱昏之君固可愚弄於掌股之上而不足畏有能奮臂以搏我者獨四方忠義之士耳於是假手於牢修借交於朱竝厚誣名賢指爲鈎黨欲一網而去之若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流不能以

身免而其他死徙廢禁六七百人不旣多乎由是賢人君子無復居朝而閹寺之埶日以翕習廻天獨坐之謠譁於民間私竊威權公取貨賂豪奢刻虐無不爲矣其後陳蕃竇武擊之而見誅何進王允謀之而不勝漢室於是大壞嗟夫東漢中葉邪不勝正故亂而不亡及其末塗正不勝邪由是逐鹿之人叩關而至矣後之能戒於此

不使姦邪得志而君子道長誠天下之福也

右獻帝在位三十年遜位於魏封山陽公又十四年魏青龍二年山陽公薨壽年五十四

東漢十二帝起乙酉終已亥合一百九十五年

考異曰

二十四年正月劉備營於定軍山 備傳云於定軍山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興勢今從黃忠傳

斬夏侯淵 淵傳曰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戰死張郃傳曰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今從劉

備于忠法正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終

陞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魏紀

世祖文皇帝

諱丕姓曹氏沛國譙人山東郡邑曾祖騰漢順帝世爲中常侍封費亭侯祖嵩官至太尉父操漢末爲東郡太守董卓之亂操與袁紹諸豪傑起兵討卓脅漢帝遷都長安卓爲呂布所殺關中大亂操迎漢帝都許漢

帝拜操爲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總已以聽是時袁紹諸豪傑在方面皆有割據之志操敗袁紹於官渡十餘年間天下略定惟劉表在荊州孫權在江東劉璋在巴蜀猶未歸附　漢建安十三年操征劉表會表卒表子琮降於操先是漢宗室劉備見操專權欲圖操不克後奔依劉表劉琮既降操備東結孫權權遣周瑜等與備并力大破曹於赤壁操敗引軍還備與權遂據有荊州未幾備襲劉璋而據有巴蜀天下三分　十六年進操爵爲魏公建國於鄴　二十二年進操爵爲魏王立丕爲太子　二十四年魏王遣夏侯淵屯漢中遏劉備爲備所殺魏王自征之不克　二十五年正月魏王薨於洛陽

黃初元年庚子　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知

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埶盈溢埶古勢字後皆倣此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尸智切惠也與也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芟所銜切刈也或作斬刈魚廢切刈穫也幾平海內幾巨希切近也以出武帝紀

林曰漢武帝多慾嗜殺其與昏亂危亡之主無幾然其所以能駕馭一世之英豪誅伐四夷所向輒克無不如意者惟其賞信罰必無稽賞無畱罰如是而巳魏武之用兵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而終無所赦此其所以能成帝業幾有天下葢操之術大略似漢武英氣不及而譎詐過也

是時太子在鄴(魚怯切漢魏郡也魏王操所都)軍中騷動(上蘓曹切擾也)羣臣司馬孚曰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羣臣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上舉小切)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繫胡計切聯屬也亦作系)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王位大赦(出本紀)

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上去聲姓也歆其名)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紱(分物切璽之組)領冀州牧尊王后曰王太后　改元延康　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詡况羽切)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　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鄢於幰切漢潁川邑三國屬魏)臨菑監國謁者灌均(菑側持切水名一作淄漢齊國之邑三國屬魏)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王貶植爲安鄉侯誅右刺姦掾丁儀及弟黄門侍郎廙(掾屬也刺姦掾官名干絹切廙羊智逸織二切)并其男口皆植之黨也(出植傳)　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魚姓也豢音宦諺魚變切俗言也)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分扶問切賦分也)執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興難(去聲)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　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藏之

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王左右舊人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 調徒弔切選也 司馬孚曰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 余遮切 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 須遠切銓官銓擇之 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 別必列切別異也 第其高下 出羣傳 六月王

引兵南巡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於邑東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敝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 衰千回切或作縗杜預曰衰在胷前也斬謂裳下不緝直斬割之 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魏王旣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 墮翾規切亦作隳 及至受禪 禪時戰切下同唐虞禪夏商周繼 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出李紀 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 愷可亥切愷樂也悌易也 令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

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王曰逵眞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逵爵關內侯 出逵本傳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 圖丁貴切緯之書 其事衆甚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十月漢帝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於魏王

爲壇受璽綬卽皇帝位改元大赦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正本音政秦避始皇諱改從平聲)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爲列侯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　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　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　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

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　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　帝詔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是歲酒泉張掖人執太守反金城太守蘇則討平之)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俯九切)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幕(莫各切沙土曰漠匈奴界中)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上密北切通作默出本紀)　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胡光切螽也)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

曰卿謂欲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斤於切衣後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帝乃徙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出毗本傳)

二年以議郎孔羡爲宗聖侯奉孔子祀　初

復五銖錢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簒位故乃羇旅萬里（羇居宜切羇寄也旅舍也）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

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爲部永昌從事夏四月漢中王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擔都濫切又都單切山名在成都西古蜀王妃死使五丁就武都擔土於此葬遂爲名）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出蜀志先主傳）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旣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阬儒（阬丘庚切亦作坑）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

矣及漢室顚覆三國鼎跱（跱丈里切亦作峙言三國鼎足而立）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上悉各切）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邪音耶西突厥之號至唐憲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始見於中國全忠其後也見五代史論）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識職吏切誌記）竊以

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奬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拓捷各切跋蒲撥切亦作拔虜複姓卽元魏也自云拓天而生跋地而長遂以氏焉）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

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蕞爾之國（蕞徂外切小貌）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敢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

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

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

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東萊評曰自秦以來共國家爲姦盜簒竊而戚藩興兵以討賊復仇者有三君焉劉先主晉元帝唐莊宗是巳議者以謂方事之殷若不速踐天位則上無以繼大統宗廟有乏主之譏下無以係人心將士有離散之勢所以皆不待賊滅而先自立也誠得救時拯難之良策而或者乃曰三君本

以討賊爲名而躁於自立是幸禍徼福而位爲樂也遂使舉兵之義索然不從將何以激厲衆意摧屈敵鋒乎且昭公薨於乾侯魯國無君定公必俟喪至然後行即位之禮春秋未嘗以其乏神主逆人心爲譏也故費詩進諫於先主周嵩抗疏於元帝張承業獻策於莊宗而詩之論最先出人尤喜之亦一家之說未可偏廢世必有辨其優劣者云

孫權自公安徙都鄂（五各切漢江夏邑孫權徙都於此更名武昌）更名鄂曰武昌　太祖之入鄴也帝爲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甄氏（上側鄰切姓也）美而悅之太祖爲之聘焉生子叡（俞芮切古作睿）及即皇帝位郭貴嬪有寵（嬪毗賓切婦也周禮有九嬪）甄夫人留鄴不得見（胡甸切作朝上日見後皆倣此）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譖之上（側禁切讒毀也）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賜夫人死

後遂立郭貴嬪爲皇后　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譴詰戰切譴問也）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所景切過也所見不明抵罪）勿復劾三公（胡得切法有罪出本紀）　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不應置魏（應於陵切）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

漢主皆不聽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撾張瓜切華也）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且緣切止也改也）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漢巴郡之邑即巴縣）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犇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出蜀志飛本傳）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顏劉璋將飛軍至不降欲殺之已而釋之）竝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一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漢主不聽遣將軍吳班馮羽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巫音誣漢南郡之邑應劭曰巫山在西南吳置建平縣於此）進軍秭歸（秭將兒切漢南郡之邑宇或作姊袁山松云楚大夫屈原被放忽然暫歸有賢姊曰女須亦歸喻令自寬因以名其地三國屬吳）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爲大都督督將軍朱然潘璋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幷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

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故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于禁

須髮皓白形容憔顇（上慈消切下秦醉切憔悴瘦也）見帝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於避反怒恨也）發病死（出曄禁本傳）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爲不君矣

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孫權爲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僞降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傅讀曰附）權既受王位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俘方無反）吳民信其言而感怒戰加十倍矣不聽

初帝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嘗爲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乃止冬十月公卿朝朔旦幷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馮几（馮音憑）使著布單衣皮弁（皮變反皮冠也）以見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周禮掌舍設梐枑杜子春釋云梐枑行馬也）置吏卒以優

崇之年八十四而卒　以穀貴罷五銖錢

邢貞至吳吳人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中郞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

不能爲國家幷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上音杭下直覲切謂行伍軍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

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蘇曹切船總名）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摘他歷切挑也）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難如字言吳不敢輕易於魏）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

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出吳志權本傳）吳王以其子登爲太子妙選師友以諸葛瑾之子恪張昭之子休顧雍之子譚陳武之子表皆爲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吳王於臨釣臺飲酒大醉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王大怒手劒擊之大司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

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王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　初太祖旣克蹋頓（上徒盍切烏丸丘力居從子鮮卑戎王名）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鮮相然切山名漢時東胡爲匈奴冒頓所滅餘種走保此山因以爲號）步度根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閻柔上貢獻求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

廉平爲衆所服由是能威制餘部最爲強盛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軻比能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軻比能部落近塞中國人多亡叛歸之素利等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故不爲邊患帝以平虜校尉牽招爲護鮮卑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爲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三年正月詔曰今之計孝古之貢士也若限

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紀仙木 鄯善上時戰切西域國名去于闐千五百里界迫匈奴 龜茲前書音丘慈今龜音丘物切茲音阻推切蓋急言爾韋懷說龜茲城去葱嶺七百里西域國也 于闐王上徒賢切又徒見切西域國名 各遣使奉獻是後西域復通置戊巳校尉　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南郡之邑蜀先主置宜都郡 猇亭上許交切在漢夷道縣即宜都地也 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勢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罷蒲糜切疲勞也 徐制

其敝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發憤恨

四月立鄄城侯植爲鄄城王是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爲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皆思爲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

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遜共表稱陳袁美袁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出袁本傳) 五月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

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譎古穴切詭詐也) 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揣楚委切度也)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不以為

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更工衡切歷試也) 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斬張南

馮習等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音蟹判也) 死者萬數漢主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傅彤(以戎切)為後殿(都甸切軍後曰殿) 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

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舫輕行（舫甫妄切竝兩船）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爲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調徒釣切度徒故切 約之有長短曰度）初遜爲

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輯入切和也 睦莫六切順也）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

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　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

東行必不傾危矣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帝聞漢兵樹柵（測革切編木立也）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illegible]蜀先 [illegible]吳呂）

蒙傳　漢主既敗走黄權在江北道絶不得還八月率其衆來降漢有司請收權妻子漢主曰孤負黄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帝善之蜀降人或云漢誅權妻子帝詔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竊疑未實

請須後得審問果如所言　九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横戸孟切非理曰横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卞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顔色常言居處當節儉不當望賞念自佚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出本紀

葉曰牝鷄無晨女子難養聖人誡之漢家不知制度以母后攝政終於索家凶國而巳矣緜莽變於前梁竇亂於後漢世所以倥偬多事者以此也魏世紀綱闊略行事亦多謬戾至於懲百官抑椒房斯可爲萬世不易之法

立皇后郭氏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胡上

老切姓也詰帝自陳誠款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爲權必臣服帝悦周言故立爲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吳王爲之流涕霑襟指天爲誓周還而侍子不至帝怒遂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上音儒水名在九江歷陽孫權築塢於此曹真夏侯尚張郃音閤徐晃圍

南郡吳呂範督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吳王遣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吳王太子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十一月至宛　吳王使使聘於漢漢遣使報之吳漢復通

四年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將朱桓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曹仁旣非智勇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襲中洲襲席入切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彫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彫生虜王雙死者千餘人初呂蒙卒吳王以昭武將軍朱然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裁與纔同真等起土山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伺相吏切候也間古限切間厠之隙攻破魏兩

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至洛陽初帝問賈詡曰上況羽切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卒七忽切用兵之道

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
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
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先文
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出)詔傳　漢主病篤命
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爲副漢主謂
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
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

死漢主又爲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
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
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
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
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漢主殂於
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時亮省疾亦在永安
留李嚴鎮永安

胡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不才羣臣無出
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
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呼
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
夷曠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
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
如市道之爲乎曹操僞定一時名爲英雄
然夷考其心事乃眞小人耳雖暴戾勇猛
殺人不忌至其病亡子孫滿前咿嚶泣涕

啗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
死乃盡見方之玄德始命無一語及私豈
不猶甍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
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
可以服人吉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
天姿既高克已亦力其從盧植周元方鄭
康成遊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夏五月漢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改元建興

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

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 喘昌兗切急息也 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 顒出蜀先主及亮本傳 益州郡耆帥雍闓 闓苦亥切通作開益州郡大姓 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柯越巂皆叛 牂柯者係船杙也楚伐夜郎至且蘭椓船以牂柯名其處其水亦名牂柯江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置牂柯郡牂茲郎切柯居何切三國系蜀地 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以廷尉鍾繇爲太尉 繇餘招切 高柔代爲廷尉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 與讀曰豫 柔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

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 數所角切頻數也 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起天聽光益大化帝嘉納焉 出柔本傳 漢遣尚書鄧芝修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 狐音胡獸名其性多疑每度冰河且聽且度言疑者稱狐疑 芝乃自表請見曰臣

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筆力切迫也偪通作逼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重傳容切複也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

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五年初平以來學道廢墜四月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大興軍伐吳詔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蔡潁按漢書蔡即九江下蔡縣亦古州來國其地在淮潁之會潁水出潁州陽城東至下蔡入淮左傳楚靈王狩于州來次於潁尾是也入三國屬魏潁徐須切

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疑城衣去聲葦羽鬼切說文大葭也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石頭城名在吳丹陽郡秣陵郎其地聯緜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艦戶黯切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狀如牛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幾平聲殆也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

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下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出木紀

吳郡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顧雍以爲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溫薦引同郡曁豔曁其冀切豔以贍切爲選部尚書豔好爲清議彈射百僚彈徒干切射食亦切中曰射覈奏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

志節卑汙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上昌呂切止也）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同郡陸遜
遜弟瑁及侍御史朱據皆諫止之瑁與豔書
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
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
之時也（瑕何加切說文玉小赤也一曰過也）若令善惡異流貴
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
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近則郭泰之容濟

庶有益於大道也據謂豔曰天下未定舉淸
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
不聽於是怨憤盈路爭言豔及選曹郎徐彪
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
亦坐斥還本郡（出吳志溫豔傳）

六年鮮卑軻比能衆彊盛出擊東部大人素
利護烏丸校尉田豫乘虛掎其後軻比能使
別帥拒豫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攜貳數爲
邊寇幽幷苦之二月幷州刺史梁習討軻比
能大破之　漢諸葛亮率衆討雍闓等參軍
馬謖送之（謖所六切）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
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
日破之明日復反耳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
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
而已亮納其言（出蜀志謖本傳）　帝以舟師復征吳
五月至譙　吳以顧雍爲丞相雍爲人寡言

舉動時當（去聲）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
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
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使
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及爲相其所選用文武
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
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
不用終不宣泄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
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

非面見口未嘗言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耀威損敵所不宜聽也王從之（出）吳志雍本傳　七月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巂音髓蜀地郡名本邛都漢武帝開置　斬雍闓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

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縱足用切下七縱同更工衡切下更繫同　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上多年切漢益州郡之邑在蜀地滇池澤在縣西北　益州故滇王國漢武帝所開置也蜀主改曰建康　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

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出）蜀志亮本傳　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渦烏禾切水回爲渦又古禾切說文水入淮在漢沛國譙縣三國屬魏　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氷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上詡拱切水聲下尹竦切騰也　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

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要平聲　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蹴子六切蹋也豚徒渾切通作敦加土爲堆也遏烏葛切遮也止也斷徒玩切絕也　皆引後船一時開遏

入淮中乃得還
七年正月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
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
而統屬於嚴　初郭后無子帝使母養平原
王叡以叡母甄夫人被誅故未建爲嗣叡事
后甚謹后亦愛之帝與叡獵見子母鹿帝親
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
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帝卽放弓矢爲之惻然

夏五月帝疾篤乃立叡爲太子丙辰召曹真
陳羣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丁巳帝殂　陳
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
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
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哉　太子卽皇帝位初明帝在東宮不交朝
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卽位之後羣下想
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

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
才具微不及耳帝初涖政陳羣上疏曰夫臣
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
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
僞失實此皆不可不深察也（出本紀及曄傳）　追諡
甄夫人曰文昭皇后　吳王聞魏有大喪八
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
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

冀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勢倍終
不敢久也先是朝廷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
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
千人乘山舉火吳主退走　十二月以鍾繇
爲太傅曹休爲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曹真
爲大將軍華歆爲太尉王朗爲司徒陳羣爲
司空司馬懿爲票騎大將軍歆讓位於管寧
帝不許徵寧爲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

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右文帝在位七年壽年四十

考異曰

世祖文帝黄初元年十月辛未升壇受禪陳志云丙午行至曲蠡漢帝禪位庚午升壇卽祚袁紀亦云庚午魏王卽位按獻帝紀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受命又文帝受禪碑至今尚在亦云辛未受禪陳志

袁紀誤也范書云魏遣使求璽綬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以璽抵軒下因泣涕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按此乃前漢元后事且璽綬無容在曹后之所此說妄也

陞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終

陞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二

魏紀

烈祖明皇帝上

諱叡文帝太子也黄初七年五月文帝崩

太子卽位

太和元年丁未二月帝方營修宮室百姓多貧困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勾踐欲廣其禦兒之疆 禦偶舉切兒鄉有禦兒水在古越地越語云勾踐之地北至禦兒卽此禦或作語

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 弋逸織切黑色綈大奚切厚繒 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

勸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彊而寇
戎賓服矣出明本朝　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
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
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
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
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
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
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

妄自菲薄上敷尾切微薄也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
路也塞蘇則切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音鄙
惡也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
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禕許歸切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
簡拔以遺陛下遺去聲　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
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裨賓

彌切助也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
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
行陳上胡郎切列也陳音陣　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
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
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
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烏賄切鄙也　三顧臣於
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
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
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
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
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
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
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
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
善道（諮通作咨謀事曰咨諏將侯切咨事爲諏）察納雅言深追先

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
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亮辟
廣漢太守姚伷爲掾（伷直又切與胄同）伷並進文武
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
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
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胡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
者在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

彼劉禪之凡庸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提
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
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
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林曰六經之作皆古人無意於爲文之文
後世騷人文士之作然後有意於爲文之文
所以不如六經之自然前輩以謂自漢末
斯文衰弊至於南北隋唐惟有文兩篇足

以追配六經諸葛亮出師表陶淵明歸去
來辭此二者發而爲辭皆從肺腑中流出
如雲行空如風浸水自然成章
帝聞亮在漢中欲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
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
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
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也（斜似遮切谷于蜀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

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帝乃止(出蜀志亮本傳) 初靈帝罷五銖錢使以穀帛爲用人間巧偽漸多競溼穀以要利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也司

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鑄五銖爲便四月復行五銖錢(出晉食貨志) 初營宗廟於洛陽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荆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

初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及帝即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上渠京切墨刑下牛例切去鼻刑或作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上苦昆切去髮)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以下議司徒朗以爲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釱大計切以鐵加足) 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出繇本傳)

二年正月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楙(莫候切)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文帝與之親善使鎮長安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子午道漢平帝時王莽通之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蜀魏)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

走比東方相合聚比毗至切近也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音眉顏師古音媚漢右扶風邑三國屬魏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上居之切或謂郿縣郿塢是帝遣曹眞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上翹移切漢武都上祿縣有祁山三國屬魏戎陳整齊號

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卒音猝朝野恐懼於是天水漢隴西郡地武帝分置天水郡顏師古曰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故名天水三國屬魏爲重鎭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初越巂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

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漢王隴縣有街泉亭所謂秦亭即此三國屬魏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

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

有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謖平特見崇顯進位討寇將軍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爲鎭軍將軍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於是考微勞甄壯

烈甄稽延切察也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敗矣　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爲倉曹掾使典軍事　曹真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眞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　吳主使鄱陽太守周魴遣親人齎牋以誘揚州都督曹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

接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皖胡管切古皖國漢廬江邑三國吳爲重鎭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八月吳主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阸若以萬兵柴路上讀曰寨則休可虜若得休便可

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軍資器械略盡初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幷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

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
逵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人望見
逵軍驚走休乃得還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
問休慙憤疽發於背卒（疽千余切說文癰也）帝以滿寵
都督揚州以代之　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
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
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
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

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
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
臣而弗疑也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
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
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
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
此臣之未解也（解胡買切曉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其用兵也髣髴孫吳（髣撫兩切髴敷勿切或作彷彿）然困於

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
山殆死潼關（潼音童在灌洪農華陰縣本名衝關河自龍門南流激衝華山東故以爲名入三國屬魏）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
欲以不危而定之哉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
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拊斐父切拍手）謂天下
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
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
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蹉倉何切跌徒結切）

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鈍徒困切不利也）非臣之明
所能逆覩也
胡曰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可用甚明
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之是
皆不然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
如風何以僥倖爲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
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以利因其

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爲矣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散桑贊切關名在漢故道縣三國係蜀）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說昭於樓上應之曰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郝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

兵攻昭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帝召張郃於方城使擊亮帝問郃曰遲將軍到（遲去聲待也）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出蜀志亮傳）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不如因其新立以兵臨之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吳王以揚州牧呂範爲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吳王守陽羨長（上延面切漢會稽邑屬吳）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傅著簿書（傅符遇切著直略切附著也）使無譴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

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爲丞相　四月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王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擧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王追尊

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皇太子以諸葛恪爲太子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都尉而謝景范慎羊衜等（衜古道字）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衜私駮（北角切猶乖舛也）綜曰

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嘿密北切通作默很胡墾切很戾也通作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陿（侯夾切隘狹也通作狹）衜卒以此言爲恪等所惡其後四人皆敗如衜所言（出吳志權等傳）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於漢漢人以爲交之無益一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須并其土乃議

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乃遣使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司州古洛邑漢河南郡光武所都置河南尹兼置司隸魏兼置司州因司隸爲名）以函谷關爲界（古函谷關漢武帝徙關於新安乃於故關置洪農郡其地即古桃林之野三國屬魏）九月吳主遷都建業（本楚邑名曰金陵漢屬丹陽郡吳改爲建業）十月改平望觀曰聽

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枯回切）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比毗至切近也謂律法僅有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糅女救切雜也）後人各爲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

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覬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出本紀及晉刑法志）

四年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上與章切又餘亮切）相與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爲四聰誕輩八人爲八達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他歷切發也）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訾才支切毀也莊子無譽無訾）用黨譽爲爵賞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善其言二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逡須切嚮也）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

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亟訖力切疾也）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於是免誕颺等官（出昭等傳）

六月大司馬曹眞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眞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八月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坂甫遠切在漢中成固）會天大

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九月詔曹真等班師十月帝幸許昌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總統留許帝還主者奏呈文書帝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省息井切察也審也 十二月吳主揚聲欲至合肥 漢九江邑應劭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字或作肥魏以為重鎮使張遼守之 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

罷蒲縻切通作疲 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出蜀志琬本傳

五年二月漢丞相亮率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等以禦之三月司馬懿留兵守上邽 音圭漢縣名屬漢陽其地有邽山入三國屬魏 餘眾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

營不肯戰 掘其月切穿也 賈栩魏平曰 栩況羽切 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懿使張郃攻無當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膝與膝同脛頭節也 黄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至於親姻

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牙嫁切迎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上兹消切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恩昭九族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他達切宮中小門一曰門屏）神

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徒各切度量也）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

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分勿切綬也）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上仍吏切簪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晏中詠常棣匪他之誡（棣大計切詩鹿鳴之什爾雅常棣棣也郭璞注曰子如櫻桃可食）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蓼音六莪五何切詩谷風之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

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又曰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

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帝但以優文答報而已　八月詔曰先帝著令不

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適都歷切正也本作嫡）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出〕本紀及植傳）

漢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嚴後改名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

六年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初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怒侍中劉

曄為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

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與讀曰預及也）常恐眯夢漏泄（眯音米物入目曰眯寐中神游曰夢）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曁曰夫釣者中大魚（中去聲當也）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

采不可不精思也曁亦謝之或謂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出曄本傳）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帝嘗卒至尚書門尚書令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帝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出矯本傳）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滿寵整軍趨楊宜口吳

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執官兵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掎居綺切從後牽曰掎）於計爲便詔報聽

青龍元年是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

必有自大之言今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六安古國皐陶後漢武帝別爲六安國後屬廬江入三國屬吳）漢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邸上都禮切在漢沮縣沮水傍邸或作柢岸傍欲落者故以閣爲道）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三月山陽公卒諡曰漢孝獻皇帝　四月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在扶風郿縣城中屬魏）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塹七艷切坑也）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巢祖了切漢廬江邑後爲居巢侯國廣忠曰有二大湖巢湖在縣東南入三國屬吳）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沔上彌兗切在江

夏沙羨縣城中按水經云夏水冬竭夏流故曰夏水自江陵縣過華容縣又東至雲杜縣入沔謂之睹口自睹口下沔水過夏口合於江所謂沔口卽此）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拒守吾將自往征之乃敕司馬懿堅壁拒守以挫亮鋒七月帝御龍舟東征吳主始

謂亮不能出關大軍至遂遯孫韶陸遜亦退羣臣以爲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丁酉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還　八月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挑徒了切挑戰謂撓嬈敵求戰也巾首飾也幗古獲切婦人喪冠）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

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噉杜覽切亦作啖）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

亮曰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琰以冉切）福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陳直覲切與陣同）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

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上去聲）籌度糧穀（度達各切謀也）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

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
也費禕使吳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
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
之埶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
諸君不知慮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孫音遜順也毛
詩鄭氏釋）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今方
掃除彊賊功以才成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
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檝（即涉切舟櫂也）非長計

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姜維等作身殁
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上徒玩切絕也）姜維次之
若延或不從命軍使自發亮卒
胡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
原又憚於逆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耳孔
明此舉葢不復爲退計矣親統大師入他
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
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
譏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葉曰世之議者多惑陳壽之謬論以孔明
短於將略夫孔明之賢三國一人而已其
事君以誠其處心以公其使人以義其行
師以信富國彊兵出奇運智卓卓有古賢
佐風草廬之話一契而三分之勢已成定
南中於七擒平三郡於一舉殺張郃斬王
雙以司馬懿之善兵且畏之如虎故孟獲

稱爲天威仲達歎其奇才非將略所長而
然邪而又輔翼宗室本仁義以正姦僞使
不遇不幸天下捨蜀而誰歸
楊儀等欲案亮成規相次引軍還延率所領
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
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檄胡狄切魏武奏事云令邊有警輒露檄插羽）
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士衆知曲
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

中儀遣將馬岱（人名未詳）追斬之夷延三族（儀後坐怨望自殺）諸軍還成都謚諸葛亮曰忠武侯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

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副嘗以職位游散怏怏（於亮切情不足也）怨謗無已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上文運切本冉駹國漢武帝開置汶山郡）

（三國志蜀）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疾死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鑑出蜀志亮本傳）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

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爲諸葛亮立廟漢主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斷其私祀漢主從之蔑主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

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巴丘漢長沙下雋縣地吳始曰巴丘魯肅常守此有湘山即君山）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永安漢魚復縣屬巴郡公孫述於此築城號白帝有永安宮蜀主改魚復爲永安）漢宗預使吳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

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

考輿曰

烈祖太和二年正月姜維降漢（孫盛雜語曰維詣諸葛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按維粗知學術恐不至此今不取）

青龍二年（唐太宗晉書景懷夏侯后傳后以此年死云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酖崩按是時司馬懿方信任於明帝未有不臣之迹況其諸子乎徒以魏甥之故猥酖其妻都非事實蓋甚之之辭不然師自以他故酖之也今不取）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魏紀

列祖明皇帝下

青龍三年正月以大將軍司馬懿爲太尉

四月漢主以將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後軍師費禕代琬爲尚書令　帝好土功旣作許昌宮（漢潁川長社邑獻帝都之魏文帝改曰許昌至明帝又於此建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大極殿築總章觀（古玩切爾雅曰觀謂之闕於上觀望）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上林戀切驛遽也蘇鶚演義謂馳傳者如今之過所解見上）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

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爲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十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百金之費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唯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闕後

庭之數或復過之可妙簡淑媛上神六切善也下于眷切說文美女也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螽音終螽斯蚣蝑也帝報曰輒克昌言佗復以聞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用者既減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唯陛

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則衆庶莫不悅豫矣帝又欲平北邙莫郎切洛陽北山名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

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琁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

上烏何切下或音旁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度徒各切度量也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

嘗著裀上㫺略切下莫報切說文小兒蠻夷頭衣被縹綾半袖縹普沼切青白色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

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羸倫爲切瘦也陛下舍其緩者舍音捨釋也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中書侍郎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左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

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校居效切校檢也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上多曩切善言也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出羣桒阜濟本

傳

八月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帝無子養二王爲子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出本紀

東萊評曰昔鄫人取莒公子爲後春秋書曰莒人滅鄫明帝撫養嬰孺莫知其所由來而傳之以位若以春秋之法言之則魏祚已滅矣不待司馬懿之反也與考烈王納黃歇之姬莊襄王受呂不韋之妾其事

雖殊而同歸皆天欲亂其祀而絕其宗廟之饗也不然以曹操之險譎而慶流後昆則報施之理繆矣

林之奇曰太子天下之根本也當與天下共立之以示天下之至公魏明帝養二王爲太子乃使宮省祕密莫有知所由來者其輕天下如此安得不爲司馬懿所竊哉

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穀水過九

龍殿前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凌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竦懼故天降之福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爲福而已哉帝爲之動容（出隆本傳）

帝性嚴急其督修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陛下臨時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於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上壁吉切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出稱警入稱蹕互文耳）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諫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出肅本傳）

是歲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鄙遂安　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

鳳凰麒麟白虎犧牛（上許宜切色純曰犧）璜玦八卦（璜胡光切玦古穴切半璧）列宿孛彗之象（孛蒲昧切彗所以除舊布新孛氣似彗）又有文曰太討曹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連齋以問鉅鹿張臶（在甸切又祖悶切）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　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

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皆以與之（出本紀）

四年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　十二月穎陰靖侯陳羣卒羣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出羣本傳）

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

王昶應選（昶丑兩切）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

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出昶本傳）景初元年正月山茌縣（上仕之切漢泰山郡有茌縣茌山在縣東北卽山茌縣也或音淄東漢爲茌侯國入三國屬魏）言黃龍見高堂隆以爲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

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以是月爲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更命太和歷曰景初歷有司奏以武皇帝爲魏太祖文皇帝爲魏高祖帝爲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　七月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

言帝欲討之以荆州刺史毋丘儉爲幽州刺史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自立爲燕王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禘禮（上大計切禘祭也）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

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祇音岐提出萬物也出本紀）　是歲徙長安鍾虡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虡其舉切說文鍾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之足於下故從虎從畀虡通作虞橐他各切佗徒何切匈奴奇獸名）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

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致其中

東萊評曰故老之智幽王不與之謀猷而訂之占夢伯也之材平王不委之征伐而以爲前驅俾將帥輔弼之臣躬執賤役故詩悲傷而怨刺焉以見周室之衰也明帝崇侈宮室至使公卿羣僚穿穴舉土抑又甚於占夢前驅也嗟夫魏氏之亡無日矣

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陛下既尊羣臣

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甚非謂也尚書衛覬音冀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上陵之切說文伏獸似貍臣以爲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爲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帑他莽切金帛所藏藏才浪切物所蓄也昔漢武信神僊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餐七安切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糜忙皮切費芳未切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帝不聽出本紀及顗等傳

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

覽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支里切止也或作峙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

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畫胡卦切又胡麥切界也啖徒濫切食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

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詔下百官議司隸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卽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史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皐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

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闗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籠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

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史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司空掾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淸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略不[illegible]而考課是先懼不

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出〕邵本傳

臣光曰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僧競進而善惡渾殽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僞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不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爲不去

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爲曲私欺■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明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爲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爲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僞無所冤抑斯爲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爲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爲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其實（研倪堅切研磨也　覈下革切覈實也）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爲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疏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

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於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爲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得其眞哉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爲其然也凡爲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

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爲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奚煩勞之有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鯀古本切禹父）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

攸同四隩既宅（隩乙六切四方土可居也）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按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効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喩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郎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中竹仲切當也）豐服其言（出臻毓傳）

二年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兵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漢主立子璿爲皇太

子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祕書郎郤正 好虚到切愛也尚高尚也郤綺戟切 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 居隘切息也 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

畢衍將兵數萬屯遼隧 遼東邑本作隊音遂 圍塹二十餘里 塹七念切阬也 懿曰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虚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 幟式志切旗屬 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 丄逡須切嚮也 懿潛濟水出其北遂進圍襄平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 窘渠隕切急迫也 死者甚多八月襄平潰淵突圍走大兵急擊之斬淵於梁水之上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 十二月漢蔣琬出

屯漢中 初太祖爲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皆爲祕書郎及帝卽位更命祕書曰中書以放爲監 監本平聲如二監之監後皆轉爲去聲 資爲令遂掌機密帝卽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夏侯獻曹爽曹肇等對輔政帝

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 上之欲切付也下三年屬君同 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臥內問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手詔免燕王宇等官以曹爽爲大將軍是時司馬懿在汲帝手詔召之 懿卽晉武帝祖也出放傳

三年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
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指齊王芳謂懿曰此
是也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爲皇太子帝
尋殂帝沉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簡功能屛絕
浮僞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
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
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出本紀）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

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吃居乙切言蹇也） 而沉毅好
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
已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
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
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
衛悲夫　太子卽位年八歲加曹爽司馬懿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宮
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以懿年位素高常

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畢
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謐密畢切） 皆有才名而
急於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
不用曹爽輔政驟加引擢晏等咸共推戴爽
以爲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使爽發詔轉司馬
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
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二月以司馬
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其餘諸弟皆

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晏等依
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
莫敢忤旨　七月帝始親臨朝　十二月詔
復以建寅之月爲正
右明帝在位十三年壽年三十六
陳壽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人
君之至槩焉於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
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闕

是營格之遠猷其殆庶乎

棐曰知人之明難矣君不知人未有不為姦人所賣以致禍亂者魏三主皆有其失武帝以張邈可託家屬邈終故而夫兗州文帝保孟達無他且稱其器量優絕達遂以新城反明帝以司馬懿為可託孤而懿以竊國皆失之於毫睫之間而貽莫大之患方帝驛騎召懿屬以後事曰死乃復忍

朕忍死待君其付託豈不誠哉使得人如周勃霍光魏未遽亡也傾家貲以授盜賊而責其信義嗚呼其不智也夫

考異曰

景初二年六月公孫淵圍塹二十餘里（晉宣紀云南北六七十里今從淵傳）

十二月劉放執帝手作詔免燕王宇等官（放傳曰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否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帝納其言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按陳壽當晉世作魏志若言放資本情則於晉

非美故遷就而為之諱也今依習鑿齒漢晉春秋郭頒世語似得其實）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四

魏紀

邵陵厲公史稱齊王

諱芳明帝養子也立爲太子景初三年正
月明帝崩太子卽位

正始元年庚申越巂蠻夷數叛漢殺太守是後
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
漢主以張嶷鄂力切爲越巂太守嶷招慰新附

誅討彊猾戶八切亂也蠻夷畏服郡界悉平復還
舊治　是歲西域重譯獻火浣布先是文帝
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
不然明帝刊石於廟門之外以永示來世及
西域使至乃刊滅此論天下笑之本紀

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
主曰札側八切曹氏虎爭之際而幼童涖事宜西
命益州軍於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
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
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
許洛之衆埶必分離掎角並進掎居綺切偏引也一
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以定華夏若
循前輕舉不足大用也吳主不能用四月吳
朱然圍樊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
之夜遁　漢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
川道險運糧難卒無成功卒者猝急也乃多作舟

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漢人咸以爲
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漢主遣尚書
令費禕等喻指琬琬乃上言請徙屯涪漢主從
之涪音浮蜀地廣漢郡涪水所出南入江　朝廷欲廣田畜穀
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已東至
壽春艾以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
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
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

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出艾本傳）

林之奇曰它日晉能平吳者雖杜預王濬之功而所以能成功者艾之力也

處士管寧卒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無不化服及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出管寧本傳）

四年十月漢蔣琬自漢中還住涪疾益甚以漢中太守王平為鎮北大將軍督漢中十一月漢主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王昶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埶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　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

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上頻脂切輔助）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猶芟刈

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監居懺切誡也與鑑通)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爲欲天下之

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葢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徒釣切搖也)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於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

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閹宦用事(閹衣儉切宮中守門者)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徐刃切火餘也)宮室變爲榛藪(上側詵切木叢生曰榛)太祖皇帝

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子弟宗室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間古莧切隔也廁初吏切雜也)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

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
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
之宰有武者必致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
能襃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
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
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
無傾危之患矣冏冀以此論感寤曹爽爽不
能用（出武帝文帝諸王傳注）

晁曰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
公曰後世浸衰矣且親親尊尊之道相須
而成齊一於尊賢而不知親親此周公所
以逆知篡弒之臣魯一於親親而不知尊
賢此太公所以逆知有浸微之患曹冏之
言可謂知此理矣曰諄諄言之而爽不能
用此其所以終爲司馬氏之所篡者歟

五年李勝鄧颺欲令大將軍爽立威名於天
下勸使伐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至
西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自駱谷入漢中（駱音洛漢中郡興勢有駱谷路南口曰儻谷北口曰駱谷）漢中守兵不滿三萬
諸將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漢中去
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今宜先遣劉
護軍據興勢平爲後拒比爾間（比毗至切近也）涪軍
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唯護軍劉敏與

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閏月漢王遣大將
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
詣禕別求共圍棊於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上胡慣切貫也）
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
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
四月大將軍爽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
氐羌轉輸不能供民夷號泣道路涪軍及費
禕兵繼至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

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是歲漢大司馬琬以病因讓州職於大將軍禕漢主乃以禕爲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爲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爲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巳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晡奔謨切日加申時）其閒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

廢及董允代禕欲斅禕之所行（斅戶孝切教也）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六年吳丞相陸遜卒其子抗爲建武校尉代領其衆　十一月漢大司馬琬尚書令董允皆卒以尚書呂乂爲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甚嚴憚之宦人黃皓便僻佞慧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王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代允爲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伎藝挾智數故禕以爲賢越次而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陳祗有寵而漢主追怨董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閒故也

七年幽州刺史毌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

爲侵叛督諸軍討之位宮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頎渠希切）過沃沮千有餘里（沃烏酷切沮千餘切東沃沮其國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至肅慎氏南界（周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即此其國在不咸山北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　九月吳主以步騭爲丞相朱然爲左大司馬全琮爲右大司馬分荊州爲二部以呂岱爲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

至蒲圻（武昌故楚之東鄂在漢爲江夏郡之鄂縣吳改爲武昌都焉黃龍元年始遷都建業圻音祈漢江夏郡有蒲圻湖入三國屬吳）以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鎮武昌　漢大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踧踖而已（踧子六切踖資昔切恭謹之貌）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　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東萊評曰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夫行有過誤非故罪者君子則許其遷善書稱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夫刑疑而罰罰疑而免從輕比也蓋過則非其心疑則莫得其情此兩者不可加刑故古人有赦未聞凡繫獄者一切釋之不問也後世則不然以姑息爲政務行私惠輕重悉原違天討廢國典縱姦宄賊良善爲惡而幸免者肩摩而袂屬是以吳漢王符之徒皆憤之不願肆赦世猶以爲空言未信至於諸葛亮行之於蜀迨其久也蜀土懷之無異周人之詠邵公則其效可見矣王通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殆爲亮而發也

吳人罷大錢漢主以姜維爲衛將軍與費禕竝錄尚書事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

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鈇之廣陿惟其德之薄厚也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上貧悲切下以中切）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齎棺襁負而至（襁舉兩切負兒衣也以約小兒於背上）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彊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銚徐招切姓也期名）卽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卽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帝者之欲善也如此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爲者以副人望漢主不聽（出蜀志禕允光尚等傳）

八年大將軍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與讀曰豫）

九年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五月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俯九切與否同）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

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
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
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
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
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
深思也輅還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
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爲狂
出輅本傳 十二月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

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嘉平元年正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
中領軍羲等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
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
徒高柔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
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爽得懿奏
事迫窘不知所爲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
九卿中特禮之及懿起兵範勸爽兄弟以天
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
羲曰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
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爽曰我亦不失作富
家翁乃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
卒圍守之有司奏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
李勝等陰謀反逆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
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夷三族先
是爽辟王沈持林切 及泰山羊祜沈勸祜應命

祜曰委質事人質職日切形也 復何容易沈遂行及
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
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
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
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
昏强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
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
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

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
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
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
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
爲曹氏後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
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筋舉欣切肉之力也
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躁則到
切鬼躁鬼幽皆管輅術數所言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

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槁上枯老切此爲鬼幽二
者皆非遐福之象也出輅本傳何晏性自喜粉
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
玄荀粲及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
六經爲聖人糟粕上臧曹切酒滓也下匹各切溢糟曰粕由是
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
焉出晏本傳以太傅懿爲丞相加九錫懿固辭
不受

東萊評曰博施濟衆之謂仁制事適宜之
謂義踐斯二者之謂禮二帝三王以是相
授而未之或改也其文則六藝鄒魯之士
多能用之及衰周之末有老氏者出焉以
爲後世之亂皆由文滅其質乃獨推尊道
德以爲教因掊擊仁義絕滅禮學欲反本
救弊庶幾乎三皇之治也然刻薄之人喜
其簡賤仁義於是專用刀鋸法術以禦衆

故申韓自附於老子而爲刑名之學放蕩
之士樂其鄙棄禮法於是專爲淫酗貪縱
以適己故王何亦自附於老子而崇虛無
之論刑名之學行而秦亡虛無之論起而
晉滅固非老子之本意而其教有以致之
也雖然簡賤仁義者學卑而禍大鄙棄禮
法者論高而患深學卑禍大者易見論高
患深者難知是以晉之亂至於舉中國胥

爲夷狄而莫之悟歷三百餘年然則過於
秦之失遠矣噫後之學者可不鑒哉
管見曰自何晏王弼以老子莊周之書訓
釋大義王衍等競相慕效專事淸談糟粕
五經蔑視敦實風流版蕩國隨以亡覆轍
在前而後車不戒晉人以王衍淸談之禍
甚於桀紂而未見王臨川談經之禍甚於
王衍也或問淸談祖老莊虛無之論其致

弊故其宜談經者宗孔氏何反爲世禍乎
曰其源深其流漫非一言而可盡姑論其
大者所行異乎所言所言異乎所行以此
敎人使人不異乎已此臨川之大機也所
行異乎所言故訓釋三經語孟之書高抱
道德深鉤性命如是而仁如是而智如是
而義如是而禮樂如是而刑政虞舜必同
乎三皇三王必同乎二帝孔子所敎必堯

舜文武之敎也孟子所訓卽周孔回伋之
所述也索引配合如出乎一人援據比類
如出乎一時析字之偏傍則李斯小篆有
道德性命之意信佛之幻詭則李長者合
論貫八卦九疇之妙此其所言之失大槩
也所言異乎所行故開陳熙寧元豐之政
變革祖宗拂違公議以成憲爲因循不足
法以君子爲流俗不足聽水旱千里流殍

無數則曰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固聖人所
當聞也慧出東方人心震恐則曰天道助
順布新兆祥乃交趾所討也假省耕省斂
之文以散靑苗錢而取二分之息於百姓
假庶人任官之證以行免役法而植不拔
之根於胥吏啓人主侈心則飾鳧鷖守成
之詩而曰宰制萬物費不爲侈疾士大夫
異己則飾酒誥羣飲之說而曰小人衆多

當先殺罰此其所行之失大槩也夫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而倚君之威布其言於學者命其徒爲師儒敎於太學以風於天下合此者則升進官使而富貴不合此者則遺棄廢黜而困窮而其言曰成天下之治在人材成天下之材在教養教養偏天下行之數十年天下之士行與乎言言與乎行人自人書自書以致中原版蕩之效

則臨川氏之學方且顯行識者憂之而末如之何也喩於利者宗之而莫能過也彼爲老莊清淨者不好則已矣故曰臨川經訓之禍甚於晏衍者豈虛云乎哉

初右將軍夏侯霸淵之子爲曹爽所厚爲討蜀護軍屯於隴西統屬征西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之外弟也爽既誅司馬懿召玄詣京師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叶音協和同也以爲禍必相及大懼遂犇漢漢主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

三月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

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出吳志然本傳　漢衛將軍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等守之侵偪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淮使泰率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城斷其運道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

使白淮使趣牛頭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遂降鄧艾曰賊去未遠宜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

光祿大夫徐邈卒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狷吉掾切有所不爲）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傚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出邈本傳）

二年夏五月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秋吳主遂廢太子和爲庶人賜魯王霸死立亮爲太子（出吳志孫權傳）

三年四月以王昶爲征南大將軍　太尉王凌（時在淮南）以帝闇弱制於彊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立之迎都許昌遣將與楚王相聞凌遣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黄華華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以討凌凌自知執窮面縛水次懿遣步騎送凌西詣京師凌行到項遂飲藥死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

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詔以揚州
刺史諸葛誕爲鎭東將軍督揚州諸軍事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
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種爲五部
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爲左部帥部卒最彊
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
散無主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
以分其埶又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

以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吳主頗寤
太子和之無罪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
疾欲召和還侍中孫峻固爭之乃止後立和爲南陽王
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
將軍諸葛恪恪瑾之子也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
很自用很下懇切戾也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
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文
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

子三思而後行三蘇暫切參之也　夫子曰再思可矣
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
謂之失言出吳志恪本傳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
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
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耆志度經
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
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
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

隕首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
次可觀而哂矢忍切笑不壞顏曰哂　呂侯無對爲陋不
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敏華而忘秋
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
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棊意無厭倦敏以爲
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
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爲蕞爾
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

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妨細微卒爲降人郭循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爲世監也是歲漢尚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

四年吳主病困召諸葛恪等入臥內屬以後事四月吳主殂諡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改元建興以諸葛恪爲太傅滕胤爲衛將軍呂

岱爲大司馬　十月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州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上居良切界也下夷益切畔也覩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非全軍之長策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率衆七萬攻東興吳

太傅恪將兵救東興遵等敕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陳直覲切與陳同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爲前部冠古玩切以功冠諸軍故曰冠軍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乃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帆符咸切舟上幔所以泛風或作颿即至東關遂據徐塘奉見魏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

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上迷浮切酋矛也下訖逆切有枝兵也但兜鍪刀楯兜當侯切鍪莫浮切兜鍪首鎧楯食尹切所以扞身蔽目倮身緣堨倮郎果切露體也亦作裸堨於割切壁也說文壁間有隙魏人望見大笑吳兵得上便鼓譟蘇到切擊呼也斫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蹈行貌籍慈夜切字或作藉踐也死者數萬諸葛恪振旅而歸　初漢姜維寇西平獲中郎郭循漢人以爲左將軍循

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爲
左右所遏事輒不果
五年正月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
壽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循起刺禕殺之禕
資性汎愛不疑於人越巂太守張嶷巂先閏切古印都國漢武帝開置郡入三國屬魏嶷魚其魚力二切嘗以書戒之曰昔
岑彭帥師來歙杖節歙許及切咸見害於刺客今
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

少以爲警禕不從故及禍詔追封郭循爲長
樂鄉侯出禕本傳　王昶丑兩切　毋丘儉聞東軍敗
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大將軍師曰我
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
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爲監軍唯削昭爵
而已以諸葛誕爲鎭南將軍都督豫州毋丘
儉爲鎭東將軍都督揚州是歲雍州刺史陳
泰求救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雁門

新興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
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音閱
書景帝紀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
爲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
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喪四浪切上下
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
而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
可也況於再乎　漢姜維負其才武欲誘諸

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
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
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
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
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及禕死維得行其志
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吳軍還自東
興太傅恪恪克各切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
大臣以爲數出罷勞罷讀曰疲同辭諫恪不聽三

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場音易亦封疆場境也）必相率遠遁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毌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

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病者太半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伺相吏切候閒也）乃進救兵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曳餘制切牽也引也）而恪晏然自若出此衆庶失望怨讟興矣（讟徒谷切痛怨也本作讀左傳民無怨讟）八月吳軍還建業孫峻因民之多怨搆恪於吳主云欲爲變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遂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篾束腰（篾莫結切析竹皮也）

投之石子岡夷其三族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梟工堯切斷首挂於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二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

已死之人（憯七感切痛也宜作慘）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於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主也父友張承亦以爲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德之基也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恪被誅峻因奪和

璽綬遣使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和死張妃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頼以獲全

右邵陵公在位十四年見廢時年二十三晉立改封邵陵公泰始十年薨壽年四十三謚厲公

考異曰 嘉平元年正月曹爽何晏等族誅 魏氏春秋曰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極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按宣王方治爽黨安肯使晏典其餘就令有之晏豈不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耳

五年十月吳孫峻殺諸葛恪 恪傳曰恪省張

約等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孫盛以爲不然今從吳歷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五

魏紀

高貴鄉公

諱髦字士彥文帝之孫東海王霖之子也嘉平六年九月司馬師既廢齊王乃迎帝立之

正元元年(甲戌)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豐爲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司馬師秉政以豐爲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執任居常怏怏(於兩切不滿也)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

築殺之(築音竹擣也)送尸付廷尉遂收玄下獄玄不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音諒)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要伊消切)內無關鑰(弋灼切關下壯也)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上都故切嫉妬也)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昵尼質切親也)嘏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出玄晏本傳)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秋允爲鎭北將軍假節

都督河北諸軍事帝以允當出詔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當與帝別涕泣歔欷（上休居切下香衣切歔欷歎息也）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上音洛下音狼）未至道死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九月大將軍師乃謀廢帝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乃奏收帝璽綬歸藩於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

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使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冬十月

己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庚寅公入於洛陽其日即皇帝位爲齊王築宮於河內　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鄉里故愛之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毌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

二年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

州郡以討司馬師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爲遊兵司馬師率中外諸軍以討之進據南頓　閏月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陳泰代之　吳丞相峻率兵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向壽春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毌丘儉文欽計窮不知所爲衆心沮散降

者相屬之欲切聯也儉之初起遣書至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爲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絶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鴦率壯士先至鼓譟先到切羣呼也軍中震擾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毋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

大潰欽還至項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犇吳軍毋丘儉至愼縣爲張屬所殺傳首京師諸葛誕至壽春詔以誕爲鎭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夷儉三族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産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

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仍著於律令出咸本傳 司馬師卒於許昌二月詔以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爲幽州牧 八月漢姜維將數萬人至枹罕上音膚其字從木漢金城邑入三國屬魏趨狄道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東西合埶乃進泰軍陳

倉經輒渡洮水與維戰於洮西大敗還保狄道城維遂進圍狄道詔長水校尉鄧艾與陳泰併力拒維泰進軍隴西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遁走泰還屯上邽音圭邑名古邽戎地也屬漢陽魏以爲重鎭 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詔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

能辨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堤

甘露元年二月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爲優夏四月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舃副焉（舃思積切朱履也）

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

屬文論（屬之欲切）特加禮異謂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帝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風車虎賁五人每有集會輒奔馳而至（出本紀）

七月漢姜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以艾爲鎭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

九月吳孫峻卒吳人以其從父弟綝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綝丑林切）以司空鄭冲爲司徒左僕射盧毓爲司空毓固讓票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瑯邪王祥詔不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爲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

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反孚袁切覆也）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淸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二年四月吳主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

問上乃旦切、阻也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藏、才浪切內藏也下帑藏音同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

門不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先到切乾也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此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詰去吉切問也左右莫不驚悚出吳志孫亮傳　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王淩毌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帑他曩切金帛之所也藏才浪切物所蓄也振、章忍切施施智切振救也施與也曲赦有罪以收衆心賈充說司馬昭使召之

於是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爲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至吳請救六月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吳人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與文欽同救誕　車駕次項司馬昭遣鎮南將軍王基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將其衆突入城會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來奔於是司馬昭使輝儀所親信入城告懌等說吳

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十二月懌等率其衆開門出降城中震懼　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

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恤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劒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

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傑竝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搏伯各切索持也遲後者見吞我今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竝據之執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非民之疲勞則擡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

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執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出蜀志周本傳

三年正月文欽諸葛誕城內食竭出降者衆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誕遂殺欽欽子鴦虎踰城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

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鴦虎皆爲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飢困司馬昭身自臨圍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擊斬之夷其三族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衆器仗山積議者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

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以王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心腹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漢姜維聞諸葛誕死退還成都 五月詔以司馬昭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詔以關內侯王祥爲三老鄭小

同爲五更（古衡切鄭康成云三老五更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蔡邕以更爲叟）帝率羣臣幸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出晉書王祥傳）

吳孫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稱疾不朝吳主陰與將軍劉承謀誅綝全后父尚爲太常衞將軍吳主謂尚子紀曰孫綝專執輕小於孤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紀承詔以告尚尚以語紀母母與綝同堂姊使人密語綝九月綝夜以兵

圍宮廢吳主爲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亮後黜爲候官侯自殺出吳志） 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出怨言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吳主銜之密與張布丁奉謀因獵會誅之夷綝三族 初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

皆斂兵聚穀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遊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自然疲乏然後併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蔣子兩切斌悲巾切漢樂二城蜀主建興五年諸葛亮出屯漢中營沔北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冠古玩切漢南陽邑夏音賈漢陳國之邑二國並屬魏）

屢有龍見（胡甸切）羣臣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右高貴鄉公在位六年壽年二十

元皇帝 史曰陳留王

諱奐武帝之孫先名璜司馬昭既弑高貴鄉公乃白太后迎立之更名奐卽皇帝位年十五後禪于晉大安元年薨謚曰元皇

帝

景元元年（庚辰）夏四月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陛下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劒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昭入殿中召羣臣

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

命何恨之有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太傅司馬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爲明帝嗣炎昭之子也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甲寅入洛陽是日卽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十二月尚書王沈爲豫州刺史初到下敎敕屬城及士民曰若有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患者給穀

五百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廞虛今切褚䂮力灼切磨刀也入白曰敎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沈又敎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分扶問切定分也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䂮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沈乃止出晉書王沈傳

二年十月漢主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

爲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書令郤正與皓比屋周旋比毗必切次也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不爲皓所愛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珝況羽切聘于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

相樂自以爲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出吳志) 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拓吐各切跋蒲撥切鮮卑名漠莫各切汗胡安切拓跋力微之子) 因留爲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至可汗毛始彊大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及族人分統部衆爲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南遷匈奴故地(詰去吉切汾符

分切可汗鄰之子) 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盛時征切漢書作成樂音洛雲中邑入三國屬魏) 諸部皆畏服之

三年十月漢大將軍姜維入寇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 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綜子宋切讀若錯綜之綜核下革切讀若覈實之覈) 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

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而追之累騎而還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荷下可切負也鍤測洽切鍫也) 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踞音據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如箕鍛都玩切煉也) 不爲之禮會將

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毋丘儉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

管見曰昭方有代魏之志故惡康非湯武

是以湯武爲弒君奪國與已同也不然是以已爲應天順人與湯武一也湯武革命之事經仲尼折衷取其誓誥以訓後世眞應天順人豈曰弒君奪國云乎師廢芳昭弒髦炎代璜三君之失果可班於桀紂爲天下所疾耶不如桀紂爲天下所疾而司馬氏弒而奪之乃敢以湯武自況小人之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者則其濫殺無辜又奚責矣

司馬昭患姜維數爲寇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從　中郎荀勗曰明公爲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上時戰切治也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溼攻之用功差難不

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號古伯切國名春秋左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絆博漫切繫維之也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上音洛漢中都興勢有駱谷路南口曰儻谷北口曰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姜

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竝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廖力弔切又力救切姓也出自周文王子伯廖之後一云出古賢者廖伯安之後）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出晉書文帝紀及鍾會蜀志姜維等傳）

四年五月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趣音趨嚮也甘松蜀地諸羌之地有甘松嶺以地產甘松爲名）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斜以遮切谷干蜀切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駱音洛解見景元三年子午道漢平帝時王莽通之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蜀魏）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或以問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軍

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救諸圍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愷可亥切）會徑過西趣陽安關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漢武興督蔣舒迎降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頎渠希切）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還從橋頭過遂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閒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

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出艾本傳〕　十月漢人告急於吳吳主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以救漢　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賜爵一如前詔昭乃受命昭辟任城魏舒爲相國參軍初舒少時遲鈍質朴（鈍徒困切謂性緩而又係鈍也）不爲鄉親所重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中竹用切當也）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木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爲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

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出晉書魏舒傳〕　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江油本漢之廣漢剛氐道地後因置縣屬之邊要也）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遂引軍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懦乃臥切又乃亂切或作愞怯弱也）不進檻車（檻上戶黤切載囚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斜徑經漢德陽亭趣涪（涪音浮蜀地廣漢邑涪水所出南入江）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瀕必隣切際也）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推通回切推墮而流轉也）　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

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艾以書誘瞻使降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陳與陣同）艾大破之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殄徒典切殄滅也）用生何爲策馬冒

陳而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徒父切調賦而用度也）聞艾已入平地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與國宜可犇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犇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今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併吳吳不能幷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犇南則當早爲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何至南之有乎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

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姜維未知漢主所嚮引軍東入於巴得漢主敕命乃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出艾及蜀志諸葛瞻譙周等傳）　吳人聞蜀已亡乃罷丁奉等兵　魏之

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音何煩細也）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髦莫袌切）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根本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

專朝（閹衣撿切宮中守門者通作奄）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十二月分益州爲梁州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

五年以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各增食邑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爲扶風王以顯歸命之寵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

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鎭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

咸熙元年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以爲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白許切違也）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比必寐切）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艾

所居艾尚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爲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

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云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丁丑矯太后遺詔（景元四年太后郭氏殂）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嚴兵圍守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

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音納下同）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紿徒在切欺也）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亦作大坑欲悉呼外兵棓殺內坑中（棓步項切通作）

棒、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轉相告皆徧已
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雷盧對切急擊鼓也
本累亻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爭先赴城格斬
姜維爭前殺會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
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鈔略鈔初交切略取也死喪
狼籍上音郎下秦昔切狼籍草而臥去則穢亂故物之散亂者謂之狼籍衛瓘
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
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害恐其爲

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緜竹西
斬艾父子並出艾會等本傳 會功曹向雄收葬會
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
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
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
骼古伯切枯骨曰骼胔音疾智切骨有肉曰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
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
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
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
以立於世明公讐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
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車駕還洛陽初劉禪使巴東太守羅憲
將兵守永安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
內欲襲憲憲曰吳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上於堯切要也
不義甚矣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
義莫不憤激上房問切下古歷切憤懣而振激也吳人聞鍾鄧

敗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
撫軍步協率衆而西憲力弱不能禦遣使告
急於安東將軍陳騫協攻永安憲與戰大破
之吳主怒復遣鎭軍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
憲之圍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攻
西陵以救憲吳師乃退 三月以王祥爲太
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 進晉公爵爲
王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

尊重何俟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禕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頭遂拜而禕獨長揖王謂禕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出晉書王祥傳） 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擾而沼切攘汝陽切謂擾亂而攘竊也）禪之大臣

無從行者惟祕書令郤正（上綺戟切姓也或作郄）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霍弋都督南中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臨力禁切哭而從喪曰臨）諸將勸弋速降弋曰去就大赦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耶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晉王善

之拜南中都尉封劉禪為安樂公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楚亮切悽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　五月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為晉宣王忠武侯師為景王　晉王奏使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

吳主寢疾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拜之（吳主孫亮之子名𩅦按吳錄載休詔曰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𩅦音如迄今之迄）把興臂指𩅦以託之吳主殂謚曰景帝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趾音止越也郡名屬吳）國內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遂迎立皓改元

元興　八月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尋爲撫軍大將軍　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攸性孝友多才藝名聞過於炎聞亡運切聲所至也晉王欲以攸爲世子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立炎爲世子　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

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麤倉胡切踈也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吳主執之徙于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是歲罷屯田官

陳壽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戾自陷大禍陳留王遭家不造彊臣擅權雖有明智過人亦無所施也

溫公曰漢室不綱羣雄糜擾乘輿播遷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荊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

威明略過絕於人驅策賢豪糞除姦宄於是張繡屈服呂布授首公路野死本初覆亡劉琮獻地韓馬遁逃中原肅清戎狄請服然則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於漢室也惜其挾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留之際爲姦臣牽率嗣子幼弱寄託非人曹爽驕戇黨與

輕佻禍自內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
夫

右元帝在位五年遜位時年二十遜
居王位又三十八年壽年五十八

右魏五主四十五年 起庚子 終甲申

考異曰 元帝景元元年正月高貴鄉公出懷中黃素
詔王沈王業奔走告司馬昭王經不從 世語

曰經因沈業申意今從晉諸公贊

陳泰請斬賈充 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
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
哭盡哀大將軍入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
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
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
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
遂歐血薨裴松之以爲違實今從干寶晉
紀

咸熙元年正月衆殺姜維鍾會 衛瓘傳曰會
留瓘謀議乃書版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
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厠見胡烈故給
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
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
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
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病動詐
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

湯大吐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
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
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殺之常璩華陽
國志曰會命諸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
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
門以襲殺會及維今從魏志又世語曰維
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如斗非身所能容恐

當作升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五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六

晉紀

世祖武帝上

諱炎姓司馬氏河內人祖懿事魏武帝爲丞相東曹屬嘗預謀議歷事文帝明帝明帝特將兵與蜀丞相諸葛亮相持於五丈原累遷太尉明帝疾與曹爽受遺詔輔少主少主卽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與曹爽共掌朝政旣而陰謀誅曹爽天子幼弱軍國大權盡歸於懿懿薨子師嗣爲撫軍大將軍輔政　師專權天子后父張緝與李豐謀以夏侯玄代師輔政事泄豐等爲師所殺倂廢張后天子以爲言師廢天子而立高貴鄉公於是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不平舉兵討師移檄郡國爲壇合盟師率兵討之儉

等兵敗師卒於許昌弟昭將其兵還洛陽天子進昭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鎮東將軍諸葛誕舉兵於揚州以討昭昭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誕等兵敗軍還天子進昭爵晉公相國以昭三世專權政非已出不勝其忿率兵伐昭昭禦之成濟弒天子昭迎立陳留王是爲元帝昭輔政遣鍾會鄧艾伐蜀平之於是功業益

盛天子惟擁虛器又進昭爵晉王立子炎爲晉世子魏咸熙二年八月晉王昭薨世子炎襲爵晉王（出本紀）

泰始元年（乙酉）五月魏帝加文王世子曰太子八月文王卒太子嗣爲相國晉王九月以魏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票騎將軍（票毗召切驃疾貌）司馬望爲司徒　冬吳西陵督步闡（齒善切）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從之　十二月魏帝使太保鄭冲奉策曰咨爾晉王予一人祇承天序以敬授爾位曆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王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等固請乃從之於是設壇于南郊柴燎告於上帝大赦改元奉魏帝爲陳留王即宮于鄴（魚却切魏郡之邑屬司州）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追尊宣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出本紀）以石苞爲大司馬鄭冲爲

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票騎將軍安平王孚爲太宰未幾又以陳騫爲大將軍與司徒義陽王望司空荀顗（語豈切）凡八公同時並置　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質任（上陟利切信也下汝鴆切保也）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又詔除魏宗室禁錮　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

(繑舉夭切正曲也通作橋)太常丞許奇允之子也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受誅不宜接近左右請出爲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出本傳) 有司言御史青綠紉斷(上直忍以忍二切牛綠也或作緣)詔以青麻代之，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爲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

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隆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克各切謹也)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然亦不能革也(出玄本傳)

胡曰司馬氏取魏猶曹取漢也亂臣賊子之心未嘗不欲速顧孰有所未可緩以圖之歸於得而已矣司馬師旣廢曹芳而猶立高貴鄉公司馬昭旣弒曹髦而猶立元成者姦人圖大事固亦欲十全而不遽則得之亦稍安若肆其兇力非不可亟取然不旋踵而禍及矣王莽董卓朱溫是也黃雀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其後姦人之智足以及此矣以昭爲晉王受殊禮之節觀之亦可謂魏氏有教化風俗使司馬昭畏

名義而不敢取乎

梗濱曰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擁昭立宣廢昌邑懿燕蓋誅桀羊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避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與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耶

二年正月羣臣奏五帝卽天帝也王氣時異(王于放切太玄曰五行用事者王)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

郊安除五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出禮志及本傳） 二月除漢宗室禁錮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必無服其議以衰

經從行（衰千回切杜預曰衰在胸前經徒結切喪首戴也） 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

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之禮（苴千餘切麻之有子者喪禮服苴麻取其麤者也） 以爲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衣於既切） 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上夆蟹切判也） 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

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省息井切察也審也） 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出本紀及秀玄傳） 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切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上陵之切理也革而正之） 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百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

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吳主以陸凱爲左丞相萬彧（於六切）爲右丞相
吳主惡人視己（惡烏故切）羣臣侍見莫敢舉目陸
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猝目莫切倉猝也）
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他人如
故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泝桑故切逆流而上曰泝）
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
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

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切痛之
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
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
耳武昌土地危險塉确（上泰昔切墝薄下克覺切磽确）非王
者之都且童謠云（上餘招切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寧飲建業
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
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臣願陛下省息
百役罷去苛擾科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

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
優容之（出吳志孫皓傳及凱等傳）　九月詔自今雖詔有
所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
情　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
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初幷圜丘方
丘之祀於南北郊　十二月吳主還都建業
（還讀曰旋）
三年正月立子衷爲皇太子詔以近世每立

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使
百姓絕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
赦（並出本紀）　司隸校尉李憙（許記切）劾奏故立進
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
陔各占官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
其諡詔曰友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繆眉救切戾也）
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
問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

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申敕羣僚各愼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睦宣帝之弟子也出本紀及憙傳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憙其於刑賞兩失之使憙所言爲是則濤不可赦所言爲非則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

罪劉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創業之初而政本不立將以垂統後世不亦難乎

徵犍爲上渠焉切郡名屬益州李密爲太子洗馬東宮官屬秩比謁者國語曰句踐親爲夫差先馬先猶前馬也洗私見切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出密傳　吳主作昭明宮

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樓重屋也觀古玩切闕也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出吳志皓本傳　是歲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汗音寒鮮卑者東胡之別種依鮮卑山因以爲號拓他各切跋蒲撥切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氏曰拓拔乃元魏之先沙漠汗其名

四年正月賈充等上所刊修律令帝親自臨講使尚書郎裴楷執讀中書侍郎張華請抄

新律死罪條目懸之亭傳知戀切釋遽也周禮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注云司止宿若今亭有室也亭者人所停集傳者轉轉相傳以示民從之出刑罰志　又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黜丑律切退也陟進也書曰黜陟幽明　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泥乃計切滯也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耳目疑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

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
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
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
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其言六優者超
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
者左遷上子賀切左手足不如右彊左遷者言貶下也其間所對不
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準主尹切量呂張切

考課者主則量度其優劣也微加降殺上古巷切下也下所介切削也不
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
叶音協合也當委監司隨而彈之上徒于切糾之也若令
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頽雖有考課之
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出預本傳　四月雎陵元
公王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
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
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文明皇太

后王氏殂帝居喪之制一遵古禮已葬有司
奏既虞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
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
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
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
許之然猶素冠疏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出本紀　大司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淮
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帝疑

之遣義陽王望帥大軍以徵之苞辟河內孫
鑠為掾鑠先與汝陰王駿善駿時鎮許昌鑠
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
去聲於禍鑠既出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
亭待罪苞從之帝聞之意解
五年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雍於用切即禹貢雍州謂
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壅閼也以胡烈為刺史先是鄧艾
納鮮卑降者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

朝廷恐其久而爲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鎭撫之　帝有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鎭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古玩切）都督青州諸軍事鎭臨菑（側持切本作淄齊國之邑屬青州）鎭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鎭下邳（符悲切國名古嶧陽山在其西屬徐州）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戍傷遇切守邊也邏郎佐切游兵也）

以墾田八百餘頃（墾口狠切耕也）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出祜本傳）　吳左丞相陸凱疾病吳主遣問所欲言凱陳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淸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　凱尋卒　十二月有

奏東宮施敬二傅其儀不同帝曰夫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禮

六年四月吳以鎭軍大將軍陸抗都督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幷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關右之地鴻溝以

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之彊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餐古飡字千安切）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幷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七年正月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寇幷州監軍

何楨屢破之潛以利誘其左部帥李恪恪殺猛以降　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爾乎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鑒本傳）　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皇后及後宮從牛渚西上（渚掌與切在丹陽蕪湖一名采石）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

曰若遇敵便當倒戈（上丁老切戈平頭戟也倒戈謂反以自攻）吳主聞之乃還帝遣義陽王[望]統軍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罷　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弘軍敗而死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爲國恥時弘爲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命帝以爲騫與弘不協而毀之於是

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切歎息以爲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子太傅荀顗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馮紞（都感切）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爲憂侍中任愷曰（上可亥切）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帝

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爲宰相乃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勗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埶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於是荀顗荀勗馮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

德帝遂從之晉充復居舊任（出充本傳）　分益州南中四郡置寧州

胡曰司馬氏經營大業其人材多在宣景文王之世至武帝卽位爲公輔大臣者蓋鮮賢才矣而賈充親曾弑君罪在成濟之上乃輔相初政而馮紞荀顗荀勗又皆小人而據要位相與黨友獻納姦諂離齊王攸納賈充女爲太子妃晉之亡也用此二

事而武帝不之悟也賈充亡魏又亡晉非人之不祥者歟康節先生深明易數以晉之禍本於夕陽亭之一言石勒長嘯於上東門亦悠悠耳師昭廢二主弑一君欺人幼孤以奪其國曾不再世稱兵相屠起自兄弟叔姪而非他人也出乎爾反乎爾可不信夫得之不以其道而欲長有也難矣

八年二月安平獻王孚卒孚性忠愼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帝卽位恩禮尤重孚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　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忠讜之言（讜多曩切直言也）唯患不聞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王濬爲益州刺史濬爲羊祜參軍祜深知之

祜兄子曁白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祜陰謀伐吳祜以爲伐吳宜籍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屯田兵大作舟艦（戶黤切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狀如牢）別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

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却工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守禦望樓也櫓露也上無覆蓋）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柹方廢切斫木札也）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柹以

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橫胡盲切闌也斷丁管切截也出濬本傳）　七月以賈充爲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與侍中任愷皆爲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既而充愷以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

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爲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勗馮紞承間共譖之（間居莧切隙也）愷由是得罪廢於家（出本傳）　八月吳主徵西陵督步闡（闡齒善切）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懼有讒據城來降詔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　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

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心聽

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足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漸將廉切 漬疾智切）以絶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

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孫遵循南岸禦羊祜留慮拒徐胤自將大軍憑圍對肇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不修德政專爲

兼并之計（出吳志抗傳及祜傳）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襲席入切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譎古穴切詭也）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江沔漢江沔水）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

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酖直蔭切）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分符問切守也界竟也）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

而殷湯川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上徒谷切慢也數也易再三瀆通作瀆）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

則小大之埶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吳主不從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出祜等傳及吳志抗等傳）

九年吳以陸抗爲大司馬荊州牧　初鄧艾之死人皆冤之而朝廷無爲之辨者及帝即位議郎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切以爲艾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悖蒲沒切逆也）畏艾威名

因其疑似構成其事陛下聞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如無焉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

乃以芝孫朗爲郎中出三國志芝傳　吳韋昭領左
國史吳主欲爲其父作紀昭曰文皇不登帝
位當爲傳不當爲紀吳主不悅漸見責怒憂
懼自陳老求去侍史二官不聽吳主飲羣臣
酒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爲歡摘他歷切排摘其私隱者昭但難問經義而已吳主以爲不
奉詔積前後嫌忿遂收昭付獄昭因獄吏獻
所著書冀以此求免而吳主怪其書垢故更

被詰責上去吉切問責也遂誅昭出本傳　七月詔選
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
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中選者以緋紗繫臂
公卿之女爲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校女補
良人以下
十年分幽州置平州　七月皇后楊氏殂初
帝以太子不堪爲嗣常密以訪后后曰立子
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鎭軍大將軍胡奮女
爲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致太
子不安枕帝膝泣曰枕之任切臥首據物也叔父駿女
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以前太常山濤爲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選須絹須兖二切擇也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爲者啓
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帝之所
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言之
於帝帝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甄稽延切甄察也拔擢也

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出濤本傳　濤
薦嵇紹於帝請以爲祕書郎帝發詔徵之紹
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屏必郢切隱也欲辭不就濤
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
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帝以爲祕書丞初東關
之敗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
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
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儀子裒蒲侯切痛父非

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上力竹切下牛何切小雅詩也蓼草名藁屬蓼者言其長大名）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輒棄之遂不仕而終（出紹等本傳）

臣光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蕩音湯在司州魏郡蕩陰之戰嵇紹死之）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上方煩切屏也表外也）旣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特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朱欲切委也）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出三國吳志本傳）

初周魴之子處（魴符方反）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居肴切龍之屬能率魚飛）并子爲三矣處曰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砥掌氏切磨石也礪力制切礱也）比及朞年州府交辟（出處本傳）

八月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博士陳逵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旣葬除服諒闇（於金切默也）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

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衰倉回切一作縗說文服衣六寸博四寸直心）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爲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帝從之（出杜預傳）

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詩正爲是矣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辨則辨矣臣謂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九月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必不可立故也預固請爲之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出預本傳）是歲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咸寧元年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十二月大疫洛陽死者以萬數

二年春帝得疾甚劇及愈羣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氣死亡者爲之愴然諸上禮者皆絕之

十月以汝陰王駿爲征西大將軍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吳爲荊陽交廣之都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上古衡切伐也）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埽

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并（并讀曰倂）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埶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彊弱異埶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今江淮之險不如劒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

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竝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埶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上訖逆切有枝兵也下食尹切所以扞身蔽目者）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趣讀曰趨走也）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伐吳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更古衡切歷也）

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出祜等本傳）立皇后楊氏十二月以后父鎭軍將軍駿爲車騎將軍尚書褚䂮（力灼切）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

徐曰伐吳之舉賈充欲腰斬張華以謝天下其不欲興兵可知武帝以爲大都督幸充庸才固不能以生事如其不然方且沮

壞成計意外掣肘以快一已之私憤何以
平吳乎
三年七月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爲古者封
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
非扞城之義扞侯旰切衛內或作干詩公侯干城又異姓諸將
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
少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
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爲都督者

各徙其國使相近徙扶風王亮爲汝南王出
都督豫州琅邪王倫爲趙王督鄴城上魚怯切魏郡鄴縣屬司州又徙太原王顒魚容切爲河間王其無
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
又封皇子瑋羽鬼切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該濮音卜古昆吾國屬兗州爲新都王遐爲淸河王其異姓
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徙封羊祜爲
南城郡侯祜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避
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祜歷事
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
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
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也　衛瓘遣拓跋沙
漠汗歸國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旣而烏桓
王庫賢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謂諸大人曰
可汗河干切戎酋稱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
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子
悉祿立其國遂衰

四年正月羊祜以病求入朝旣至帝命乘輦
入殿不拜而坐以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
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
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
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
窺也將爲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
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

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出延祜傳）七月司冀兗豫荆揚州大水螟傷稼（螟忙經切蟲食穀葉者）詔問王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繕時戰切補也修也）餘皆決瀝令飢者盡得魚菜螺蜯之饒（螺盧戈切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蜯步項切蜃屬）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淤依據切說文澱滓濁泥字或從土）收數種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上朱用切如種牛之種）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稼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出預本傳）十月衛瓘爲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

不堪爲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妃給使張泓（烏弘切）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上子六切下資昔切恭謹之貌）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出權等傳）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出本紀）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乃以預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祜卒帝哭之甚哀南州民聞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上胡甸切在襄陽）襄陽人建碑

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出本傳）　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

十二月朗陵公何曾卒曾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隸校尉劉毅數劾奏曾侈汰無度（侈尺氏切泰也汰他蓋切奢也本作忲）　帝以其重臣不問及卒博

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域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謚法（謚神至切行之迹）　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繆醜公帝策謚曰孝（出曾本傳）　前司隸校尉傅玄卒玄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慴（震懼也慴怖也之涉切）　臺閣生風玄與尚書左丞崔洪善洪亦淸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出玄本傳）

五年正月鮮卑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爲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乃以隆爲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橫胡孟切不順理也）　隆

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居勻切三十斤爲一鈞）　挽弩九石者（四鈞爲石）　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出隆本傳）　初魏武帝分南匈奴爲五部以左賢王豹爲左部帥豹子淵幼而儁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

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與庠序之敎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如字猿臂通肩也猿或作爰爰緩也善射膂力過人爲任子在洛陽王渾重之屢薦於帝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憙對曰陛下誠能假劉淵一將軍之號劉淵其先匈奴冒頓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淵於扶羅之孫左賢王豹之子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

止東萊王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上奇寄切射於馬上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每相稱薦適足爲患耳因歔欷流涕歔朽居切欷許旣切欷息也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　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詩云沈湎于酒又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

後各奏其闕失迕視謬言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爲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爲盡力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

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鋒當作蜂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

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推通回切枰蒲兵切博局）陛下聖武國富民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帝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量呂張切量度而計算也）賈充荀勗馮紞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出吳志皓傳及濬華等傳）

十二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上同都切涂水名在堂邑）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王伐切大斧也以黃金飾之）大都督以冠軍（冠古玩切言在諸軍之上）將軍楊濟副之充固

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出充等傳）馬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扁（音褊）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詰去吉切平旦）若從

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出隆本傳）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

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所景切簡少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

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上直龍切出咸本傳

考異曰

四年正月丙戌賈充等上律令帝令裴楷執讀刑法志云泰始三年事畢表上今從武紀裴楷傳云文帝時詔楷於御前執讀今從刑法志

七月癸酉賈充督秦涼三十國春秋晉春秋充出並在八年二月按武帝紀充出在此月蓋二春秋以太子納妃在八年二月致此誤也

八年濬造舟艦華陽國志云咸寧三年三月濬受詔作船按濬表云作船七年則國志不可據也

咸寧四年十月衛瓘撫牀帝令太子決尚書疑事三十國春秋在泰始八年按瓘傳泰始初爲青州刺史徙幽州八年不得在京師瓘傳在遷司空後按帝紀太康三年賈充卒十二月瓘爲司空故移在入爲尚書令下

五年十一月馬隆轉戰而前隆傳曰或夾道累磁石賊被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

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按此說太誕恐不
可信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六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晉紀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元年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傷遇切守邊者城戍同義)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音緘丹陽監軍也)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磧七迹切水渚有石)竝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錐升惟切鋒鋩銳者)暗置江中以逆

拒舟艦濬作大筏(房越切編竹爲之箄筏也)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著陟略切置也)又作大炬(臼許切束葦而燒)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融余中切炊氣上出液夷益切流膏也)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

沈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式志切又昌志切旌旗之屬）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杜預進攻江陵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沅愚袁切沅水出牂柯湘水出零陵皆入江）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胡奮

克江安王戎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降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藉慈夜切借也）一戰以併强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數雙遇切胃昌朔音辨云數計日也）皆迎刃而解（解佳買切散也）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

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之水軍必至此宜畜衆力以待其來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

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柵測革切編立木爲之）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眞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周浚結陳相對（結締也陳音陣）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因其亂而乘之大敗

吳兵於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爲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

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時

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伷皆臨近境吳主用光祿勳薛瑩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要讀曰邀）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帆符咸切舟上幔所以帆風或作颿）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譟先到切讙呼也）吳主皓面縛輿櫬（縛符钁切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櫬初覲切棺也）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

部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出預濬等傳及吳志皓等傳）

臣光曰破虜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川洛汛掃靈寢有足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眞英才也文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

能如是乎奄有荆揚薄於南海傳祚累世
亡矣復覩景帝明惠敢決有先世之風歸
命驕愎殘虐深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帝執爵流涕曰此
羊太傅功也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未可
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賈充上表稱吳
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召
諸軍還以爲後圖雖要斬張華不足以謝天

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
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
固爭使至轘轅(上音還下音袁關名在河南緱氏)而吳已降
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四月詔賜孫
皓爵歸命侯大酺五日(酺音蒲說文王德布大歙酒也)遣使
者分詣荆襄撫慰吳故守已下皆不更易(上居行切改也下羊益切轉也)除其苛政悉從簡易吳人大悅
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上苦管切誠也附託也)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
乃降瑯邪王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
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與其太子瑾等泥首面
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
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拜瑾爲中郎諸子爲王
者皆爲郎中　五月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
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
命侯皓及吳降人浩登殿稽顙(上康禮切下寫曩切額至地也)

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
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
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
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
耳充默然甚愧

黃曰賈充晉之權臣王濬晉之主壻皆一
時之寵倖得勢也而皓以亡國之餘假息
於晉方惴惴自保之不暇而乃於言議之

間面諷二臣之失而卒使赧然羞愧而不敢與較者蓋天下之理曲直而已　林曰無瑕者可以錄人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忿敷粉敷問二切怒也）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與濬爭功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彊盛有司奏請

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伷二子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荀勗以專典

詔命功封一子為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命以平吳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上祖臥切懣也）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房吻切懣也）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旋旬緣切復返也旆蒲蓋切繼旐之旗沛然而垂）

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藺良刃切藺相如）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褊俾緇切狹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悒（悒於汲切憂也木作悒）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出濬渾等傳及吳志皓等傳）杜預還

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戍傷遇切守邊者） 又引滍淯水（滍音雉淯音育滍水在魯陽東經襄城入汝淯水出酈縣西北山中南入漢）以浸田萬餘頃開楊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上式亮切饋也下以醉切贈也）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出預傳）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國一百七十

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韜他刀切戢側立切皆藏也）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賓服也屬附也朱玉切）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出本紀及本傳）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鮮相然切）（本山名東胡之別種因退保此山遂以爲號）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上巨良切暴也下古孟切大獷不可附也）歷

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雜昨合切謂戎狄之在塞內諸郡者雜居不一）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策也帝不聽（出欽本傳）

二年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上羊益切按韋昭云以爲在門內故謂之掖庭也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珧余招切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埶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后妃外戚傳

初鮮卑莫護跋自塞外入居遼西號

慕容部鮮卑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其後因以爲氏始見於此至孫涉歸遷于遼東之北世附中國十月始寇昌黎

黃曰女寵既盛是以三楊用事心術既壞是以按於知子卒至八王稱兵五胡亂華終晉之世禍亂相仍而不得寧知乎此則知大學之道治國家必先之正心誠意眞治之本也

三年正月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喟口愧切太息也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毅爲司隸糾繩豪貴糾居黝切繩食陵切糾察而繩正之也無所顧忌皇太子鼓吹尺僞切或作篇入東掖門毅劾奏之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息救

切與帝有舊恩典禁兵豫機密十餘年恃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琇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陳衞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狠籍上魯當切下秦昔切狼籍草而臥其草必亂故物之縱橫散亂者皆謂之狼籍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以白衣領職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苦亥切文明王后之弟也散騎常侍侍中石

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粭澳釜（粭盈之切米蘗煎也 澳於六切水內曰澳）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常以珊瑚樹賜之（珊相干切瑚洪孤切珊瑚似玉而赤色作株形生於海）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以爲疾己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

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怳詡往切狂之貌）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詰去吉切責問也）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出崇愷咸等傳）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都感切）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鎭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從七恭切猶休燕也）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

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智愚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奬無極居以重埶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軌居洧切法也）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

復置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耶紞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出華紞等傳）魯公賈充薨世子黎民早卒無嗣妻郭槐表欲以充外孫（槐胡瑰切充妻）賈韓謐為世孫（謐莫橘切本姓韓賈充外孫充子早卒無嗣以謐為繼姓賈氏）乃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者皆不得以為比及太常議謚

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胡曰賈充兇邪諂佞如此幸而死於牖下乃以謚傳為憂是其心亦知平日之非常不自慊義氣不充終身有慊是其服華袞位上公惴惴然猶穿窬之慮敗獲也又曷若為善之樂且泰哉且充身荷寵祿二十餘年豈非命與循義而行聽命所制必無宜貴而賤宜富而貧之理然則其為不善殆亦徒然不能易已定之命也是故君子力於為善順受其正而已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今齊王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

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冬詔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以為太子太保缺空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既無偏重相傾之勢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

王濟皆切諫帝竝不從（出攸傳）　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黙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愼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出本傳）

四年春泰秀傅珍上表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先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事過博士祭酒曹志志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乎乃奏議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詘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之　三月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帝不許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

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薨（歐一口切吐也）子冏嗣初帝愛攸甚篤爲荀勗馮紞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曰齊王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竝出攸志旉等傳）

管見曰攸既死讒夫亦可以已夫武帝慟哭發於中情又爲荀勗馮紞所折爲之收

涙絕天性止繫一言詩三千篇存之者十
之一而釆苓青蠅巷伯巧言何人斯十月
之交之什聖人皆存而不削于以見雖大
聖人量如天地亦惡讒人之爲害也
五年正月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
喜色百官將賀尚書左僕射劉毅表曰昔龍
降夏庭卒爲周禍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尋按舊典無賀龍之禮帝從之　初陳羣以

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
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
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銓此緣切銓衡也）以爲
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
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
其人姦敝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
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
朝之權執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訐居

謁切發人之私）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
爭訟之俗成臣竊爲聖朝恥之蓋中正之設
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
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
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淸議咸所歸服
將以鎭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
使駁違之論（駁北角切言駁正違失）橫於州里嫌讐之
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之體爲九品者謂

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使優劣易
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
以法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
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無所顧
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四也一國
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
猶不識況盡其才而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
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

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者欲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空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之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增以植其

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亦上疏曰魏氏承喪亂之後人事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麤且爲一時選用之本耳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咸用土

斷（都玩切決也皆以土著爲斷）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爲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始平王文學李重上疏以爲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并讀曰併并兼也）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出衛瓘等傳）是歲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匈奴胡名）帥部落來降帝處之塞內西河　罷寧州入益州置南夷校

尉以護之

六年正月以王渾爲尚書左僕射渾子濟爲侍中渾主者處事不當濟明法繩之濟從兄佑素與濟不協因毀濟不能容其父帝由是疏濟後坐事免官濟性豪侈帝謂侍中和嶠曰（嶠上渠廟切）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乃召濟切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愧之他

人能令親者踈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山濤等傳)

七年正月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舒所爲(劇竭戟切劇陽所封縣名子爵也)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十年初鮮卑慕容廆(涉歸之子)與宇文部有隙(南單于之遠屬也在遼東塞外因獵得玉璽以爲天授鮮卑謂天爲宇號宇文部其後以爲氏)廆請討之朝廷弗許自是歲犯邊四月遣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彊(段徒玩切鮮卑檀石槐之後)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皝胡廣切)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

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十一月尚書令荀勗卒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伺相吏切伺候也)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邪

林曰古之仕者所以行君臣之義不以得失爲榮辱後之仕者君臣之義未見其所行而其得之則以爲身之榮故入爲學館則爲登瀛州失之則爲身之辱故其不在中書而遷爲尚書則以爲奪我鳳凰池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以亮爲侍中大司馬鎮許昌徙始平王瑋(羽鬼切)爲楚王都督荊州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爲長沙王穎爲成都王熾爲豫章王演爲代王皇孫遹爲廣陵王(本傳)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遹(以律切)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

務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惠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柬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皇孫遹高選僚佐（出遹本傳） 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傅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

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為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出寔本傳）

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直繩御下此誠時宜也然至於矯世救弊自宜漸就清肅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為社稷計莫若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執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者其執不足獨以有為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泯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之敝循

周之舊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是以聖王之化執要於已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察也（別彼列切與也）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今陛下每精於造始而略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

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爲歲終課功挍簿賞罰而已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

豪彊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在其中矣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猾戶八切彼猾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勳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恒傷太過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爲過矣帝皆不能用出本傳

制曰晉書贊稱制曰者唐太宗所著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符御宇敷化導民絕纖綸之貢去彫琢之飾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讐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儀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縣鸞削

迹揚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而驕泰之心因斯以起加以建立非所委寄夫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宮車晚駕諫闇未周藩翰變親以爲疎連兵競拔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海內板蕩宗廟播遷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世祖惑荀勖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

元海可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終使傾覆洪基雖則善始於初而忘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慊慨焉

右武帝在位二十六年壽年五十二

考異曰

大康元年山濤言不宜去武備 濤傳云與盧欽論之按欽咸寧四年三月已卒

二年十月慕容涉歸寇昌黎 帝紀云慕容廆

按范亨燕書武宣紀廆泰始五年生十五父單于涉歸卒太康四年也此年入寇當是涉歸

五年罷寧州置南夷校尉 地里志太康三年廢寧州置南夷校尉今從華陽國志

六年正月劉毅卒 晉春秋在七年十月今從本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八

晉紀

孝惠皇帝

諱衷武帝第二子也太始二年立爲太子爲人不辨菽麥母楊皇后常保護之帝亦以皇孫遹聰慧故不忍廢

永熙元年庚戌三月帝疾篤未有顧命勲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

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上於笑切要謂要近之官近謂左右近臣樹其心腹會帝小間居莧切病少差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華胡化切廙與職切歆之孫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四月詔以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侍

中錄尚書事錄力玉切采記也謂總錄衆事漢武帝初有領尚書事至章帝始以趙熹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始於此猶冢宰總己之義大臣權重者爲之遂趨汝南趨音促下趨鑒同王亮赴鎭帝疇崩於含章殿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詔以太尉駿爲太傅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闇於金切默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

非成王之年乎明公當密思進退之宜駿不從咸數諫駿駿漸不平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返見怨疾乎悾苦貢切誠心又苦紅苦江二切駿爲政嚴碎專愎愎弼力切很也中外多惡之出駿咸傳八月立廣陵王遹爲太子　初和嶠嘗從容言於帝曰皇太子有淳古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及帝卽位嶠從太子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元康元年正月賈后性險悍不肯以婦道事

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構駿云將危社稷賈后密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荆州諸軍事楚王瑋瑋許之二月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觀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繇琅邪王伷之子也帥殿中兵百人討駿楚王瑋屯司馬門時駿居

府在武庫南聞内有變召衆官議之主簿朱振說駿曰内變可知必是閹豎(上衣檢切宮中守門者)爲賈后設謀不利于公宜燒雲龍門以協之(上虛業切火迫也字宜作熁)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於馬廄就殺之夷三族死者數千人賈后矯詔使送皇太后于永寧宮尋復諷羣公有司奏廢太后爲庶人(後竟卒于金墉城出駿及楊賈二后傳)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楚王瑋爲衛將軍東安公繇進爵爲王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之繇兄東武

公澹素惡繇屢譖之於太宰亮詔免繇官(譖莊蔭切讒毀也)於是賈謐郭彰權執愈盛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左思劉輿輿弟琨等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遣之國瑋忿怨賈后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免亮及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遂勒本軍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居洧切不法也)遣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瓘皆執而殺之或說瑋宜因兵執誅賈郭以正王室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

以瑋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上許容切又許拱切擾恐也亦作洶春秋左傳曹人兇懼）不知所出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騶側鳩切幡孚袁切騶虞獸也白虎黑文尾長于身繪繡于幡上）出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而走遂執瑋下廷尉斬之（出亮瑋及謐等傳）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

之嫌而儒雅有籌畧爲衆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魚毀切）頠贊成之乃以華爲侍中中書監裴頠裴楷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竝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彌民卑切縫符容切彌縫隙瀰也）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出華頠及賈后傳）七月分荊揚十郡爲江州

四年是歲司隸校尉傅咸卒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爲司隸校尉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斷）政寬弛權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出本傳）

五年拓跋祿官（悉鹿之後）分其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陂班縻切在代郡屬朔州卽漢參合縣地）使兄沙漠汗子猗㐌統之（猗於宜切㐌唐何切拓跋沙漠汗之子）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盛樂漢書作成樂音洛城名在并州新興郡）

使猗㐌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晉人附者稍衆猗㐌渡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積數歲降附者三十餘國

六年夏匈奴郝散與馮翊北地馬蘭羌（上郎干切馮翊羌）盧水胡（盧龍都切北地胡）及秦雍氐羌俱反（氐丁奚切風俗通云氐本西南夷種）立氐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孫秀等（嬖卑義切）

賊而得幸者擾亂關右朝廷徵倫為車騎將軍以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因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威詔以處為建威將軍以討齊萬年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肜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自旦戰至暮斬獲

甚衆處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遂力戰而死

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寀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鑽且官切判也核下格切果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

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出戎瞻等傳　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晉書音義無音而世以甯音之寧馨猶言阿堵阿堵之義蓋指物之稱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上先擊切分義

理如破木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泰山胡毋輔之毋音無胡毋復姓其先本陳胡公之後公子元仕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封毋鄉遠本胡公近取毋邑故曰胡毋氏陳國謝鯤公渾切城陽王尼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為達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為非上裸郎果切胡毋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闚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共

飲畢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比頻至切也釀汝亮切醞也卓因醉夜至甕閒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

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盖有飾爲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累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綜子宋切綜核也賤

功利之用高浮華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上奴骨切言難也贊其旨立言藉於虛無藉秦昔切昔藉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砥掌氏切礪力制切礪石也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於裸裎褻慢裎馳成切裸也又丑郢切褻先列切褻慢也無所不至士行又虧

矣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爲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修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上疾葉切獲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

無奚益於已有之尊生哉然習俗已成頠論
亦不能救也(出)衍廣濤頠等論
王曰裴頠之崇有以至理格之亦倚於一
偏以在晉之時而言之則非一偏也退之
以闢佛老為已任者也王氏之學正以虛
為宗而退之談道德則以虛位為言是正
與老氏同意也論至於此退之原道篇猶
有可删之言而裴頠崇有論可謂切時之

語也
胡曰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
儀物度數而不復有誠信為之主故欲掃
除弊習以趣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
失玄虛幽渺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
法忽棄碩德浮游波蕩其為世患更甚於
文之滅質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
乎民鮮能久矣夫物有形者也事有迹者

也理則無形迹而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
得失可揆者也無形迹可窺謂之有不可
也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謂之
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為宗
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
形器為執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
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烏能强之使無
宜無則無烏能强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

為虛無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為形器之拘
雖無思無為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
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擾也此則
聖人之正道也
林曰道在有無不可泥於有無以為無邪
則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以
為有邪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安得謂之
有邪

八年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賨徂東切南蠻賦稱賨人者乃稅賦之家）自巴西宕渠往依之（宕徒浪切巴西邑屬梁州）魏武帝克漢中拜爲將軍遷於略陽北土號曰巴氐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入漢川者數萬家特兄弟嘗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劒閣太

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材邪聞者異之　張華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九年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

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絶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

要荒（上一遥切要服荒服也要者謂來於文教荒者要服之外又簡略也）禹平九土而西戎卽叙其性氣貪婪（盧含切亦作林左傳貪婪無厭）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單音蟬匈奴大子之號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脂利

切古者相見之禮皆有所執以爲贄書曰三帛二生一死贄是也）而邊城不弛固守（弛施是切）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疆居良切埸夷益切）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間居莧切乘其間隙）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幷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

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敗北(隲職日切)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僅渠遴切材能也)自此之後餘燼不盡(燼徐刃切火餘也)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

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

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執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零音憐西羌名罕呼旱切幵苦堅切顏師古曰罕幵羌之別種也漢武帝時破之置縣因以此名之析先擊切山名西戎地也王肅云析支在河關內)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置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

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猾戶八切猾亂也夏華夏也)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閡牛代切外閉也)雖爲寇暴所害不廣矣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且關中之人百萬餘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之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糝桑感切)

(說文以米和羹一曰粒也擠子西切排也)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廪糧遣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蹔藏濫切猶猝也通作暫)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

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呼厨泉南單于王名其後爲前趙即劉元海之叔祖也)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所類切通作帥)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驍堅堯切健也)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虞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毌丘儉討句驪(上古侯切下音離亦作麗東夷國也在遼東之東)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上視制切下魚結切)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羇居宜切羇寄也旅客也)釋

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出本傳)散騎常侍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成都王穎見而叱之(上昌栗切呵也)謐怒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魚切切魏郡之邑屬司州)徙梁王肜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以河間王顒(魚容切)爲鎮西將軍鎮關中賈后淫虐日甚又嘗以簏箱載道上年少入宮(簏力木切竹高篋也)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模恐

禍及已憂憤而卒八月以裴頠爲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爲聖朝累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二者不立雖以免矣頠不能從　帝爲人戇騃（上陟降切愚也下五駭切癡也）嘗在華林園聞蝦蟆（上何加切下謨加切）謂

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他達切宮中小門）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佳買切散也）令聞非錢不發（令聞並去聲）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羣下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三公尚書劉頌復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獄犴不平（犴魚肝切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犴）

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疑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解胡買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駮案者隨

事以闇然亦不能革也頌遷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用權仕者欲速事竟不行（出本紀及裴頠傳）

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厭於焰二切不足也）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

之哉（出本傳）

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出本傳）

初廣城君郭槐（賈后之母）以賈后無子嘗勸后使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滅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揣初委切度也）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中舍人杜錫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刺之流血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若宮車晏駕彼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如反手耳不如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强飲太子酒令大醉

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辭甚悖逆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令賜死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以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幽于金墉城（出太子傳）

永康元年正月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太子幽于許昌宮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台湯來切星名）張華少子韙（于鬼切）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出華本傳）　太子既廢衆情憤怒有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上乙奇切）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將

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使言於倫倫納焉事將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讎豈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上居莧切變其言以間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

子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椎直追切擊也亦作搥）　四月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於殿前斬之賈后見齊王冏（居永切）驚曰卿何爲來冏

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是時梁王肜亦預其謀（肜以中切）后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遂廢后爲庶人幽之於金墉城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詰去吉切問也）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

其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如此我何以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於是趙王倫自為相國侍中置府兵萬人以梁王肜為太宰淮南王允領中護軍

林曰邵康節論五胡之亂當年欠一管夷

吾而吾於晉八王之紛爭亦曰當年欠一霍將軍

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諡故太子曰愍懷（並出倫秀及后太子傳）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八月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出圍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中書令陳淮欲應允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從宮中出汝陰王虔（倫之子）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懷空板出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内之（上讀曰納）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坐允夷滅若數千人初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衛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

倫有隙崇有愛妾曰綠珠孫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為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皆族誅籍沒崇家（出允及岳崇傳）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冏意不滿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　詔加相國倫九錫（車馬衣服樂器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秬鬯）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

郛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狡古巧切黠胡八切狂狡猾黠也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
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十
一月立皇后羊氏后尚書郎羊玄之之女也
外祖孫旂與孫秀善故秀立之
永寧元年正月以散騎常侍張軌軌居洧切為涼
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
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

至以宋配氾瑗為謀主氾符咸切姓也皇甫謐曰本姓凡遭亂避地氾水因改焉悉討破之威著西土出軌本傳相國倫
與孫秀使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倫宜
早入西宮散騎常侍義陽王威素諂事倫倫
使威逼奪帝璽綬使尚書令滿奮持節禪位
於倫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即帝位改元建始
帝出居金墉城丙寅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
曰永昌宮以孫秀為侍中義陽王威為中書

令張林為衛將軍黨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
每朝會貂蟬盈坐貂丁聊切蟬時連切冠名貂內勁捍而外溫潤蟬居高飲絜口在掖下此因物生義故以為冠飾時人為之諺曰貂不
足狗尾續出倫傳秀以齊王冏成都王穎河
間王顒各擁強兵據方面惡之乃盡用其親
黨為三王參佐加冏鎮東大將軍穎征北大
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
胡曰舉事當義則人心服楊駿初秉大權

中外群臣皆進爵一等求媚於衆而無益
於馬廄之逃司馬亮論誅駿功侯者千餘
人無救於登墻之呼趙王倫能討除賈后
而意在篡奪取之不義金墉賜盡其誰哀
之是故由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捐爵
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陽宗室起誅王
莽山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
自從之則天下人情可見矣

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乂後
改封爲長沙王）等共起兵討趙王倫移檄征鎭衆二
十萬倫秀大懼遣將軍士猗許超帥兵拒之
倫秀日夜祈禱厭勝以求福　四月成都王
穎至黃橋士猗許超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
軍擊之猗等大敗棄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
河倫秀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爲（懣音悶又音滿
說文煩也）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

戰或欲乘船入海計未決左衛將軍王輿與
尚書廣陵公漼（七罪切）帥營兵七百餘人入宮
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使倫爲
詔曰吾爲孫秀所誤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
復位傳詔敕將士解兵遣甲士迎帝于金墉
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詔送倫
幷子荂等（上妨俱切）付金墉城分遣使者慰勞三
王梁王肜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乃

賜倫死收其子誅之　六月詔以齊王冏爲
大司馬加九錫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錄尚書
事河間王顒爲侍中太尉長沙王乂爲撫軍
大將軍領左軍進新野公歆爵爲王都督荆
州穎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遂辭歸鄴初
冏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
之穎爲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爲平原內史以
其弟雲爲淸河內史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

使召還流民入蜀者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
言國中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屢詣益州刺
史羅尚求權停至秋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
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間州郡逼遣人
人愁怨特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
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民
旬月間過二萬人十月六郡流民李含等共
推特行鎭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入據廣漢進

兵攻尚于成都尚素貪殘爲百姓患特與蜀
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
蜀民大悅尚頻爲特所敗乃緣郫水作營與
特相拒求救于南夷校尉
太安元年五月梁孝王肜薨　大司馬冏久
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
勢淸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歲上表請立爲皇太
子以冏爲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爲司空領中

書監（越隴西王太子）　八月李特自稱大將軍益州
牧兵勢益盛建寧大姓毛詵逐太守杜俊以
應特南夷校尉李毅討斬之十一月復置寧
州以毅爲刺史（毅後竟卒于寧州顯宗咸和中州降于成）　齊武
閔王冏既得志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
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
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
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孫惠上書諫

冏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
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
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
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
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
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
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長揖歸藩
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臧兹郎切）冏不能用

［出］（穎冏及倫傳）　主簿顧榮東曹掾張翰皆慮及禍
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鱠（菰古胡切說文雕菰
也一名蔣或作苽蓴殊倫切蒲中秀鱸落胡切魚名）歎曰人生貴適志
耳富貴何爲即引去
黃曰李斯相秦既而具五刑與子腰斬東
市臨刑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
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其可得乎陸機爲
成都王將兵而敗遂見收乃歎曰華亭鶴

哭豈可得聞乎嗚呼觀二子臨死之言如
此則知張翰輕名爵而憶蓴鱸千里命駕
而歸非惟得以適平生之志而且復免齊
王之禍則其高識遠見何如哉
衆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旟羊居切以其廢職
白冏徙榮爲中書侍郎出翰本傳　主簿王豹致
牋於冏曰元康以來宰相未有獲終者事埶
使然也今公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

難乎今河間樹根于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
新野大封於江漢而明公挾震主之威獨據
京都專執大權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
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冏自
爲南州伯分河爲界以夾輔天子冏奏豹讒
內間外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
見兵之攻齊也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
心常恨之顒知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

都督豫州虓虎交切顒上表陳冏罪狀且言勒兵
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
會洛陽請長沙王乂廢冏還第以穎代冏輔
政顒遂舉兵帥張方等趨洛陽遣使邀穎十
二月顒表至冏大懼張方帥兵三萬軍新安
檄長沙王乂使討冏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
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連戰三日冏
衆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執冏以降冏至殿

前帝側然欲活之乂叱左右輒牽出斬於閶
闔門外上尺良切下鞨獵切門名在河南洛陽之西屬司州　同黨皆夷
三族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
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爲參軍陸雲爲右司
馬　是歲陳留王薨諡曰魏元皇帝
二年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
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山城降特入據之尚退
保大城蜀民相聚爲塢者上安古切與隖同通俗文曰築居曰

塢皆送款於特特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益州兵曹從事任叡言於羅尚曰李特散衆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內外擊之尚使叡夜縋出城宣旨於諸塢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縋馳偽切掛繩而下也掩衣檢切襲習入切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傳首洛陽衆推李雄雄特之子也為益州牧雄急攻羅尚尚由牛鞞水走雄遂入

城都　新野莊王歆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為亂荊州至樊城歆乃出兵拒之衆潰為昌所殺詔以寧朔將軍劉弘代歆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弘遣長史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大破之其衆悉降時荊部守宰多缺弘請補選詔許之弘叙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弘奏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弘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大將軍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齊王冏時嫌長沙王乂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八月穎與河間王顒

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廷殺害忠良起兵誅之顒以張方為都督將兵自函谷東趨洛陽函胡南切關名在洪農　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督石超等軍南向洛陽屯於河橋詔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　十月太尉乂奉帝與陸機戰于建春門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石超遁去穎遣牽秀將兵

收機參軍事王彰諫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着白帢（葛合切又乞洽切上服）與秀相見爲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遂殺之幷其弟雲衆懼欲夜遁張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進兵逼京師　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爲

遼西公　尚書令樂廣女爲成都王妃或譖諸太尉乂乂以問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乂猶疑之

永興元年正月樂廣以憂卒　長沙厲王乂屢與大將軍穎戰破之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爲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送別省啓帝下詔免乂官置金墉城越欲殺乂以絕衆心乃遣人密告張方方取乂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炙之石切置肉火上出乂穎越傳）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鎭鄴詔以穎爲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表盧志爲中書監參署丞相府事河間王顒還鎭長安　二月丞相穎表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爲淸河王詔以穎爲皇太弟乘輿服御皆遷於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河間王

顒爲太宰雍州牧太弟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眕等（上止忍切）謀討之七月戊戌復皇后羊氏太子覃己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爲大都督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扈衛乘輿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己未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頰古協切面旁也）百官

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濺子賤切激濺也帝墮于草中亡六璽想氏切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于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司空越犇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

應命八月復廢太子覃及羊后覃後爲東海王越所殺出本紀及穎紹本傳　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王浚擁衆挾兩端至是太弟穎欲討之浚心亦欲圖穎乃約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嬴以成切騰徒登切東嬴者晉宗室之疎屬封嬴公名騰王浚之黨王越之弟與鮮卑烏桓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擊之斌悲巾切　初琅琊恭王覲覲琅琊王伷子薨子睿嗣上以芮切琅琊恭王覲之子即元帝睿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東海參

軍王導善導敦之從父弟也識量淸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諸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驍古堯切驍健

也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

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自
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
淵說穎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鮮卑烏
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
君意如何淵曰殿下一發鄴宮威權不復在
殿下願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請以二部摧
東嬴二部梟王浚二豎之首（梟古堯切斷首加于木上）可
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

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三旬
之間有衆五萬都于離石（離石縣屬西河郡）王浚東
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乘勝進軍鄴中
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
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俄而衆潰穎遂
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南奔洛陽
（出木鹆）張方自洛陽（時河間王遣方鎮洛陽）帥萬餘騎
迎帝還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王浚入鄴

使烏桓羯朱追穎不及浚還薊　劉淵聞太
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
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
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
骨肉相殘是天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
烏桓我之氣類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
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　李雄諸將
固請雄卽尊位十月雄卽成都王位改元曰

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爲太傅
追尊父特爲成都景王　劉淵遷都左國城
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
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乃建國號曰漢
卽漢王位（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漢以宗女妻冒頓故子孫皆姓劉氏元海據離石稱大單于尋卽漢王位改元元熙始於此）改元曰元熙以右
賢王宣爲丞相衛部人陳元達爲黃門侍郎
族子曜爲建武將軍（曜淵之族子也）帝既還洛陽

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衆情喧喧無復留意十一月劫帝遷都長安軍人分爭府藏（才浪切庫藏物所儲蓄也）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太宰顒帥官屬迎于霸上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爲宮唯尚書僕射荀藩等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復皇后羊氏詔太弟穎以成都王

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更工行切改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質庸下熾冲素好學故太宰顒立之詔以司空越爲大傅與顒夾輔帝室又以王衍爲尚書左僕射王浚既去鄴越使弟南陽王模鎮之　淵遣冠軍將軍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二年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司空越起兵討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云欲糾率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於是范陽王虓（許交切）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爲越先驅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起

兵於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羯居列切羯虜）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賣爲茌平人師懽奴（茌仕疑切平原邑屬兗州）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師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擊藩走之

光熙元年正月司空越之起兵遣使詣長安說太宰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陝而伯（讀曰霸）顒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止至是顒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方不從乃使方親信郅輔送書於方因殺之（郅職日切姓也輔其名）送方頭於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帥鮮卑西迎車駕

五月祁弘等西入關太宰顒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奉帝乘牛車東還洛陽以司空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鎮鄴南陽王模鎮許昌王浚領幽州刺史　成都王雄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李雄字仲儁特之第三子也永興初自稱成都王尋僭帝號改元大武國號大成始於此）

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犇新野會新城公劉弘卒司馬郭勱（莫夬切）欲迎穎爲主治中郭舒討勱斬之穎北濟河犇朝歌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

十月虓薨長史劉輿以穎素爲鄴人所附祕不發喪稱詔夜賜穎死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太傅越召志爲軍諮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上女利切肥膩）近則汙人（上烏故切染也）及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

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長史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琨鎮幷州以爲北面之重越表琨爲幷州刺史進東嬴公騰爵爲東燕王鎮鄴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顒爲司徒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扼乙革切持殺之也）十一月帝食𪌌中毒（𪌌必郢切說文𪌌餈也中竹仲切傷也）崩於

緱陽殿太弟卽皇帝位尊羊后曰惠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黄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劉琨至上黨時并州饑饉（渠遴切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數爲胡寇所掠所餘之戸不滿二萬寇賊縱横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鬬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毁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上郎到切下郎代切勸勉之意）流民稍

集

臣光曰宣帝始以重望高才策名魏室西却諸葛東舉公孫若以忠順終之足爲良臣夫曹爽宴安忌疾乘閒而發專制朝柄誅鉏異巳平昔之美掃地盡矣及景文相繼遂遷魏祚武帝席卷全吳纉禹舊服恃其治安荒于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爲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不辨菽麥譬之萬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爲他人有乎禍生於閨闥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而胡羯氐羌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塗醢生民積骸如丘流血成淵幾三千里豈不哀哉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褒姒共叔帶並興襄后與犬戎俱運乃彰蚩笑用符鎮隕豈通才俊彦猶形於前代

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歟物號忠良於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辭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豈神明喪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右惠帝在位十七年壽四十八

晉自惠帝以來五胡肆虐（劉元海匈奴也石勒羯也慕容氏鮮卑也符氏氐也姚氏羌也其五族迭興據有中原自餘如乞伏禿髮沮渠赫連呂李之屬各在一隅不與五胡之數凡十六國）迭興迭滅著在載

記者今略具世譜

惠帝 永興元年蜀李雄僭位○太與元年漢劉淵字元海僭位

懷帝 劉氏據河東李氏據蜀

愍帝 劉氏據河北河南○李氏據蜀

元帝 劉氏據中原○李氏據蜀

明帝 劉氏據中原○李氏據蜀

成帝 咸和三年漢劉氏爲石勒所滅○是歲趙石勒僭位○咸康三年燕慕容皝奉晉正朔稱王

穆帝 永和五年石氏國亂爲燕所并○六年蜀李氏爲晉所滅○八年慕容皝之子儁僭位

海西公 太和五年燕慕容氏爲秦苻堅所滅

簡文帝 苻氏據中原

孝武帝 太和九年後秦姚萇僭位○十年乞伏國仁僭位十五年涼呂光僭位○十九年苻氏爲姚氏所滅○二十一年後燕慕容垂僭位

安帝 隆安元年涼禿髮烏孤僭位○四年南燕慕容德僭位○元興元年呂氏以國歸姚氏○五年後燕國亂爲馮跋所篡○義熙三年夏赫連勃勃代立○六年南燕爲晉所滅○十年涼禿髮氏爲乞伏氏所滅○十三年後秦爲晉所滅

恭帝 中原之地多爲魏所據

考與曰

惠帝永康元年八月石崇潘岳歐陽建被收 崇傳曰崇建潛知其計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圖趙王倫若崇果與允同謀允敗崇應惶遽不應被收時方宴於樓上蓋倫秀以舊怨誣殺之耳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卽帝位 三十國春秋云倫將簒位義陽王威執詔示嵇紹曰聖上法堯舜之舉卿其然乎紹厲聲曰有死而已終不有二威怒拔劍而出及惠帝遷于金墉城惟紹固志不從直于金墉絕不通倫時人皆爲之懼晉書忠義傳云倫簒

紹爲侍中惠帝復祚遂居其職二說不同

今皆不取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晉紀

孝懷皇帝

諱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永興元年立爲皇太弟光熙元年十一月惠帝崩太弟即位

永嘉元年丁卯二月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　陳敏刑政無章顧榮周玘等憂

之肇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更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臣之■不亦羞乎榮等得書甚慙衆皆潰去遂斬敏　三月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𥳑巾切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

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出何本傳　詔追復楊太后尊號謚曰武悼　帝
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藩
乃出鎮許昌以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鎮
長安　公師藩既死汲桑更聚衆劫掠郡縣
以石勒爲前驅所嚮輒克遂進攻鄴東燕王
騰輕騎出犇爲桑所殺遂燒鄴宮大掠而去
太傅越使苟晞討之　分荊州江州八郡爲

湘州　以琅琊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
鎮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
信每事咨焉睿名論數輕 論盧困切名譽議論也 吳人
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
出觀禊 胡計切祓禊飲 導使睿乘肩轝具威儀導與
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
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
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

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爲
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
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壼爲
從事中郎 壼苦本切 周玘爲倉曹屬劉超爲舍人
張闓孔衍爲參軍 闓音開 王導說睿謙以接士
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
心焉 出元帝紀及導等傳　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
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九月苟晞

追擊汲桑大破斬之石勒收餘衆犇漢王淵
以勒爲安東大將軍太傅越加晞撫軍將軍
都督青兗諸軍事晞屢破彊寇威名甚盛善
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
從母子求爲將晞不許固求之乃以爲督護
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
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
道將也太傅越尋以晞爲青州刺史自領兗

州牧越嶠由是有隙　十一月以王衍爲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上苦骨切穴也王衍王敦王澄以荊州青州司徒爲三窟出衍本傳）

胡曰爲淸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

器法度皆芻狗之陳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後世宗師釋氏者其弊又甚於淸談焉其發源之差則亦相類耳衍果終於國者當東宮幽廢之時伸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噤無一語及爲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經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爲之迂論欲欺石勒爲勒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墻之下當知墻之爲岩而窟之爲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與

二年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不能言曹祛張鎮等移檄廢軌軌下教欲避位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言曰晉室多難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兇逆當鳴鼓

誅之會軌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爲中護督楊濬詣長安訴軌被誣詔誅曹祛

三月王彌攻掠青徐兖豫有衆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四月彌入許昌太傅越遣王斌帥兵衛京師（越時自許昌徙鎮滎陽）張軌亦遣北宮純（北宮複姓純其名）將兵衛京師五月彌至洛陽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衍與王斌北宮純等出戰彌兵大敗彌自轘關如平陽（轘音紙在河南）

軹(縣屬司州)漢主淵郊迎拜彌征東大將軍　詔
封張軌西平郡公軌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
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七月漢主淵寇平
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
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氐酋單徵竝降
於漢十月淵即皇帝位以其子聰爲車騎大
將軍族子曜爲龍驤大將軍

三年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熒戶扃切惑樓北切南方火星紫微星名在北斗北即太帝之星)漢太史令宣于修之言

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
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三月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
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
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爲
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爲
中書監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
何綏竝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巳乃誣播等
欲爲亂執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巳綏
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
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
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及身而巳後
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
及于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上遲據切)子劭日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晉紀　汲古閣

二萬綏及弟機美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
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
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
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巳死矣及永
嘉之末何氏無遺種(出曾等傳)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爲
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
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

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詔以王衍爲太尉太傅越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更使何倫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漢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勒以張賓爲謀主刁膺爲股肱孔萇爲爪牙萇直良切并州諸胡羯

多從之羯居列切胡虜戎羯也　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嘗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動靜咨之　十月漢主淵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呼延翼帥步卒繼之聰等至宜陽

朝廷大懼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顥其衆自大陽潰歸顥下老切淵敕聰等還師

四年正月太傅越徵建威將軍錢璯黃外切及揚州刺史王敦璯謀殺敦以反敦奔建業琅琊王睿復以敦爲揚州刺史　七月漢主淵寢疾以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濬旬緣切皆領武衛將軍分

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憙見之憙許記切歎曰望之如和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淵卒太子和卽位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三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宜早爲之計和召盛告之盛曰陛下信讒

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銳怒命左右刃之帥兵攻楚王聰于單于臺聰反攻西明門克之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梟首通衢（梟古堯切掛首木上）聰卽帝位以北海王乂爲皇太弟封其子粲爲河內王以石勒爲幷州刺史略陽臨渭氐酋蒲洪驍勇多權略羣氐畏服之漢王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　十月漢

始安王曜及王彌帥衆寇洛陽石勒帥騎會之敗監軍裴邈於澠池（上莫踐切或作黽洪農邑屬司州）遂長驅入洛川　初匈奴劉猛死右賢王去卑之孫虎代領其衆至是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劉琨自將討虎及白部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子弟鬱律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爲兄弟表以代郡封之爲代公時代郡屬幽州

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於是與琨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陘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爲援乃徙其民於陘南以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恐爲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故

歷切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有急事則加鳥羽插之）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鎭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旣而卒無至者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　太傅越旣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請討石勒十一月越帥甲士四萬東屯項署世子毗及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爲

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

五年正月石勒謀保據江漢參軍張賓以爲不可會軍中饑疫死者大半乃渡沔寇江夏拔之　二月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苟晞有隙河南尹潘滔等復從而譖之晞怒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賜晞手詔使討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薨於項衆

共推衍爲元帥衍不敢當於是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等奉東海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寧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出越衍傳）

東坡曰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死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子乃當羞見其女也

何倫等至洧倉（上榮美切　地名）遇勒戰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　裴妃爲人所掠賣久之乃渡江初琅琊王睿之鎮建業

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　五月以苟晞爲大將軍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晞表請遷都倉垣帝將從之公卿猶豫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乃使傅祇出詣河陰治舟楫帝步出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

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輜側持切重直用切釋名曰輜厠也謂軍糧什物雜厠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丁未漢主聰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出〕本傳）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琊王睿收其

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俞綃切言辟官屬百六人故稱之〔出〕導本傳）以刁協爲軍諮祭酒（刁丁聊切姓也協其名）卞壼爲從事中郎（壼苦本切）陳頵爲行參軍（頵居筠切）庾亮爲西曹掾甘卓爲湘州刺史周訪爲尋陽太守陶侃爲武昌太守　八月漢王聰遣劉雅攻南陽王模于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敗模兵于潼關（潼徒紅切本名衝關在洪農華陰左傳所謂桃林塞也）長

驅至長安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九月粲殺模時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爲車騎大將軍鎮長安　石勒襲蒙城執苟晞（晞自倉垣徙屯蒙城）漢王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張賓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十月勒請彌𧷤于巳吾手斬彌而幷其衆表漢王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

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以慰其心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初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幷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成敗之衆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噓休居切出氣急曰吹緩曰噓）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出琨傳及石勒載記）　時虎年十七及長便弓馬（便毗連切弓馬閑便疾也）勇冠當時勒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爲馮翊太守

（索蘇各切姓也綝丑林切其名）模死綝與麴允俱奔安定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氐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遇之與陰密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帥衆向長安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丘曜衆大敗於是疋等兵埶大震關西胡晉翕然響應撫軍將軍秦王業吳王晏之子也年十二南奔密豫州刺史閻鼎欲奉之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

十二月入於雍城周顗奔琅邪王睿（顗山東人爲閻鼎僚佐不樂入長安故中塗奔散）睿以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愀親小切容色變也）當共

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卹法物墜喪夫欲致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出王導陳頵等傳）

胡曰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讓其可恨者創業之初宜革前弊而不能用陳頵能遠之三諫此爲大失是後亦無爲頵覈實顗切之言者矣導固江左人物之傑推其原流殆亦自清談中拔迹雖不習老莊亦不深非之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黄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

爲之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風俗之性習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孔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使弘茂知此則舉西晉所亡者一切更張如撫不調之瑟而易其絃也則不則於正而自正矣或曰琅邪得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未爲也曰審如是則孔明不能治蜀也久矣何以有甘棠之思乎

六年正月漢主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乂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嬪毗賓切婦也周禮有九嬪）位在昭儀上又納劉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奏決　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琊王睿大集江南之

衆於壽春以紀瞻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闘晉兵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張賓曰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宏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處昌呂切居也）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

全何暇追襲吾後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攘如羊切袂彌敝切揎袖出臂也髯如占切鼓頰須也）張君計是也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般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陳直刃切與陣同）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帝爲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

聰從容謂帝曰（從七恭切）卿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與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銀研（柘之夜切桑木）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

卿善遇之【出劉聰載記】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奔於平陽秦王業自雍入于長安 六月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殷爲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條理商搉事宜（搉古岳切商度也搉揚大舉也）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上居依切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君）凡人

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自終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至鄴張賓說勒曰天下飢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羇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邯鄲襄國（邯音寒鄲音丹廣平邑屬司州）形勝之

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雖長於綏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降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漢王聰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琨出收兵于常山及中山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晉陽降

漢八月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粲曜入晉陽 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以閻鼎爲太子詹事加賈疋征西大將軍（鼎後與趙染爭權相攻爲氏竇首所殺疋亦爲彭天護所殺） 十月代公猗盧帥衆二十萬攻晉陽劉琨收散卒數千爲之鄉導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漢兵大敗曜入晉陽夜與粲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琨從居

陽曲招集亡散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
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磾（都黎切）末
柸部衆攻石勒於襄國張賓曰今聞疾陸眷
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鬭連日謂我孤
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宜且勿出示之以怯
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
定出其不意彼必震駭破之必矣勒從之末
柸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勒質末

柸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勒召末
柸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遼西由是段氏
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後勒僞推尊浚因襲殺之）　鎮
東軍司顧榮前太子洗馬衛玠皆卒玠美丰
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
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出玠本傳）
　南安赤亭羌姚弋仲東徙榆眉戎夏襁負
隨之者數萬（襁紀兩切襁負其子而至）　自稱護羌校尉

雍州刺史扶風公
　右懷皇帝在位五年蒙塵又二年壽
　　年三十歲
孝愍皇帝
諱鄴武帝之孫吳王晏之子也洛陽不守
懷帝蒙塵荀組等奉帝爲太子建行臺于
長安立社稷
建興元年（癸酉）正月朔永嘉七年也漢主聰宴

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
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
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三月聰殺珉儁等故
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出本紀）　荀崧曰懷
帝天資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定爲守文
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
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三月漢主聰立
貴嬪劉娥爲皇后爲之起䳨儀殿（䳨胡光切鳳其雌）

鵄鷄儀劉聰皇后殿名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爲天生民
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
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光文皇帝身衣
大布衣於既切居無重茵伊眞切茵蓐陛下踐祚以來
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上所角切頻數
也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
繕豈爲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
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窬

肘腋窺去隨切窬羊朱切肘陟柳切臂節也腋羊益切臂後也石勒曹嶷
貢禀漸疎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爲中宮作殿
豈目前之所急乎聰大怒命曳出斬之時聰
在逍遥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卽以鎖
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
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逢皮
江切闗龍逢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等上魚
豈切叩頭出血曰元達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

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
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
世何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
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
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
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
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
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

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
社稷阽危者由妾阽余廉切臨危天下之罪皆萃於
妾妾何以當之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
聰覽之變色任顗等叩頭流涕不已聰徐曰
朕比年以來微得風疾喜怒過差不復自制
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
誠得輔弼之義也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
上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

復何憂更命逍遥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愧賢堂　四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即皇帝位以麴允爲左僕射索綝爲衛將軍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出】劉聰載記　漢中山王曜寇長安詔麴允屯黄白城以拒之　前中書侍郎郄鑒少以清節著名帥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上羊益切山名在魯郡鄒縣　琅琊王睿就用鑒爲兖州刺史睿叅佐多避事自逸録事叅軍

陳頵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爲凡俗以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致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睿不從頵出於寒微數爲正論府中多惡之出頵爲譙郡太守【出】頵本傳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五罪切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出】廆載記　五月以琅琊王睿爲左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都督陝西諸軍事七月帝詔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刁協爲長史劉隗爲司直桓宣熊遠等爲舍人主簿熊遠上書以爲軍興以來處事不

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上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非爲政之體也愚謂凡爲駁議者駁北角切駁雜也議不同也　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皆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以專用也睿以時方多事不能從【出】遠本傳

初范陽祖逖他歷切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蹴子

六切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爲軍諮
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
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
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
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
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
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
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

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
誓曰祖逖不能淸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出逖本傳
二年正月有流星出牽牛入紫微光燭地墜
于平陽北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
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爲女寵太盛
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聰后
劉氏賢明聰所爲不道劉氏每規正之劉氏
卒謚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嬖博
計切說文便嬖愛也出聰本傳　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
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
其地歸成初略陽淸水氏楊駒始居仇池至孫千萬附魏封爲萬項王千萬孫飛龍浸强盛徙居略陽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茂搜還保仇池自號氏王傳子難敵與賊帥王如將楊虎共攻晉梁州克之難敵自稱刺史至是虎奔成故難敵爲咸所逐於
是漢加涪陵漢中之地皆爲成有成主雄虛

已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驤養民於內李鳳
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因興學校置
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
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
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
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
拾遺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嘗憂琅
琊微弱遂爲石勒所滅以爲耿耿不圖乃能

舉兵使人欣欣然雄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出李雄載記） 二月石勒襲王浚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乃走東堂皇勒衆執之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后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

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遍燕土此誰之罪也斬于襄國市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裴憲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二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

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袠（帙同）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二年二月詔進拓拔猗盧爵爲代王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事莫含於劉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資而奉之者庶幾爲朝廷雪大耻也卿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

代王爲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初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爲士民侵苦遂聚衆俱反以杜弢（吐刀切）州里重望共推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鎮軍將軍王敦遣荆州刺史陶侃湘州刺史甘卓討之弢使

土貢出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横脚馬上聞侃言即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因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八月弢衆潰遁走道死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進敦鎭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驕横敦嬖人錢鳳

疾陶侃之功屢毁之左轉廣州刺史時王機溫邵謀據廣州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甓蒲歷切）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九月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爲大都督以禦之十月以索綝都督宮城諸軍事曜轉寇上郡（轉陟兗切轉相爲寇也）麴允去黄白城軍於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蝮芳六切爾雅謂之蝝螫施隻切蟲毒）壯士斷腕（上都管切斷截也下烏貫切手腕也）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

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鎭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飢乏採稆以自存（稆力舉切稆自生也本作穭保後於元帝大興二年稱晉王尋爲其將張春所殺）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四年漢太宰易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以爲援得盡諫爭及卒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二月西平武穆公張軌薨世子寔襲位在二年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隗瑾曰今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

謂宜少損聰明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則善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　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九月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飢甚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

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若許綝以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門降袒徒肝切袒裼而露肉也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

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以索綝不忠斬於都市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

而能寛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寛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

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昝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

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撿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具不暇食具札色切日昳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

共嗤黜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於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

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匹亦切 邪也）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讀如覈 實之覈）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執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

羈以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執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劉琨遣將姬澹將兵二萬討石勒琨屯廣牧爲之聲援石勒擊澹軍大破之獲鎧馬萬計（鎧可亥切 甲總名）并土震駭十二月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幽州刺史段匹磾遣信邀之琨帥衆奔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爲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襄思將切 廣平郡之邑 蜀司州也）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擐胡慣切 貫也 冑直右切 甲鎧也 冑兜鍪也）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拭上賞職切 謂拭刷於柱上）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寃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莚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

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出隗導傳）

右愍帝在位四年蒙塵又一年壽年十八

考異曰　懷帝永嘉元年七月琅琊王睿鎮建業（元帝紀曰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以帝都督揚州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業按既都督揚州不當猶鎮下

邳又懷帝紀明言七月己未睿都督揚州鎮建業今從之

愍帝建興二年三月壬申石勒至薊 三十國春秋言癸酉勒取幽後言壬午勒晨至薊按劉琨表曰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然則當言壬申是也

二年五月己丑張軌薨 帝紀作壬辰今從前涼錄鈔前涼錄鈔又曰葬建陵益張祚僭

號後追尊其墓耳

三年八月杜弢遁走道死 弢傳云弢逃遁不知所在晉春秋云城潰弢投水死今從帝紀

四年漢太宰河間王易 晉春秋易作士通今從載記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

晉紀

中宗元皇帝

諱睿宣帝武帝之孫曾孫琅邪王覲之子也年十五嗣封琅邪王時中國多難諸王自相戕賊睿欲避亂求外補得平東將軍鎮下邳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永嘉初用王導策移鎮建鄴 即建康也 以顧榮為司馬賀循為參佐王導王敦周顗刁協等為腹

心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 出本紀

建武元年 丁丑 正月即愍帝建興五年也漢兵東略弘農太守宋哲奔江東 㑹古奔字 黃門郎史淑自長安奔涼州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不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

愔而卒二月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
琅琊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琊王素服出次
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羕等（上餘亮切）共上尊號
王不許羕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
王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
社稷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初莊切傷也）刁
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
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出刁協本傳）

胡曰魏明帝青龍四年張掖柳谷口水涌
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謹按自
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
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係馬後之謠考
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爲小吏其姓牛與夏
侯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世
系殆類曹操類皆逃其本姓姑以所承爲
正爾然曹操嘶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
可也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冒可
榮而僞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何
以安之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
若不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舊創初
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
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者有族類而已族類
一紊則義理之源已失它尚奚論哉謷繇
無狀舜禹安得而恥之元帝中興晉室垂

祚百年談者美之然姓司馬不若徐溫歸
姓李氏之爲寔也或曰五馬渡江一馬化
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讖也
劉琨段匹磾（都黎切）相與歃血同盟（歃所洽切歃也）期
以獎戴晉室琨檄告華夷遣右司馬溫嶠（渠廟切）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
勸進鮮卑大都督慕容廆亦遣長史王濟浮
海詣建康勸進嶠之從母爲琨妻琨謂嶠曰

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令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十一月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爲喪亂以來庠序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奥不可倉猝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廢墜已久矣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

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猶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出邈本傳）

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今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爲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上工衡切改也）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侵漢河東太子粲帥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陽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趙固不攻而自滅矣愍帝遂遇害於平陽

林曰武王伐紂倒戈之師進焉相攻遂乘商人而誅紂則殺紂者非武王之意也而太史公史記乃謂武王親斬紂懸其首於太白之旗以示天下夫太史公之史記乖戾於聖人者多矣未有所謂武王親殺紂害名教之甚者也觀太子粲之言然後見太史公周本紀殺紂之事爲深誤於後世

是歲王命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

少爲殿最（上功曰最下功曰殿）諸軍各自佃作即以爲稟（佃堂練切營佃也就耕謂之作）河南王吐谷渾卒（谷音欲渾胡昆切遼東鮮卑徒河涉歸之庶長名吐谷渾仰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其後子孫昌盛遂以爲號始于此）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鬬廆遣使讓吐谷渾吐谷渾怒遂帥其衆西傅陰山而居（傅讀曰附）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洮吐高切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極于白

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爲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後爲羌酋羌聰所殺子葉延嗣葉延孝而好學以爲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出本傳）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縗倉回切喪衣下不緶直割之者爲斬）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絕統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方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

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既而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出導傳）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亮妹爲太

子妃帝以賀循行太子太傅周顗爲少傅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出明帝紀）

黃曰嘗觀晉史稱元帝性寬儉冲素容納正言虛己待物其爲寬仁如此而反好刑名何邪不惟自好之而更以是賜太子復使太子習之又何邪濟南先生史卞志謂

元帝賜太子以申韓書譬猶莊周欲以虛無而汩春秋意謂元帝將以刑名之學而救晉室之虛無愚謂不然此正元帝之溺於虛無非救虛無也夫何故晉室虛無之弊本於尚莊老而申韓之學即莊老之所自出淸靜故寡欲寡欲故少恩彼其源流如此今元帝好刑名豈非崇尚莊老而餘俗遂至於此邪

加王敦江州牧王導驃騎大將軍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出和本傳）　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王者立后比德乾坤必擇世德名宗聰大怒

斬之鑒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爾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必爲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　劉琨與段匹磾有隙五月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縊一賜切經也）將佐多奔石悅朝廷

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初溫嶠爲劉琨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凡行禮者當使理可經通今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於何濟其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

受拜　六月以刁協爲尚書令協性剛悍與
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五罪切）俱爲帝所寵任欲
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彊故爲王氏所
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放
肆侵毀公卿見者皆側目憚之（山本傳）　漢王
聰卒太子粲即位大司空靳準陰有異志說
粲誅諸大臣因勒兵弒粲劉氏男女無少長
皆斬東市準自號漢天王稱制置百官相國

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
準十月曜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光初（準爲靳明所殺）
十一月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
丞熊遠上疏以爲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
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讐賊未報爲
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
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
者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

從容爲高妙（從七恭切猶休燕也）放蕩爲達士驕蹇爲
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沉泥滓時之所
善者翺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朝
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
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
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
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
此道不改求爲救亂難矣先是帝以離亂之

際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普皆署
吏尚書陳頵（頵居筠切）亦上言宜漸循舊制試以
經策帝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
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託疾比
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
書郎孔坦奏議以爲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
行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今若偏加除署
是爲謹身奉法者失分僥倖（分扶問切分守）投射者

得官頹風傷教恐從此始不若一切罷歸而爲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出遠本傳） 十二月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主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曜西屯粟邑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二年二月初掖人蘇峻帥鄉里數千家結壘以自保遠近多附之至是浮海來奔帝以峻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　晉紀十二　汲古閣

爲淮陵內史　石勒遣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授勒太宰進爵趙王修舍人言於曜曰大司馬遣修覘大驚彊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曜信之乃斬修於市勒大怒始與曜絕　帝令羣臣議郊祀尚書令刁協等以爲宜須還洛乃修之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卽行郊祀何必洛邑帝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巳地三月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　漢主曜還都長安立妃羊氏爲皇后羊氏卽故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爾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也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爾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出劉曜載記及后傳）　江東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　晉紀十三　汲古閣

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淸儉爲鄙俗宜崇奬儒官以新俗化（出詹本傳）　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斬之（初陶侃破杜弢使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貢矯侃命以杜曾爲大都督侃召曾曾不至貢恐獲罪遂與曾反）　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及曾死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六月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

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實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漢主曜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爲祖亟議以聞羣臣奏陛下始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爲趙從之　冬石勒左右長史張賓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趙

王（石勒字世龍本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劉曜封爲趙王其地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河北至于塞垣尋僭號趙國改正朔始見於此）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卽趙王位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以將軍支雄王陽等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燦然可觀矣（從七恭切猶休燕也）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愼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三年丙辰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皆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於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曜怒囚之盡殺徐彭等於是巴衆盡反

關中大亂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曜手毀其表曰嫌死晩邪叱左右速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呼延晏等諫赦之曜將自討渠知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用臣策一月可定從之大赦以子遠爲都督屯于雍城反者皆降曜以子遠爲大司徒　曜營壽陵喬豫和苞諫曰壽陵周圍四里深三十五丈以銅爲棺飾以黃金功費若此殆非國內之所能辦也

秦始皇下錮三泉土未乾而發毀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之儉葬乃深遠之慮也罷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豫苞並領諫議大夫　六月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

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豹遂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鎭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鎭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七月詔加逖鎭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出逖本傳）

葉曰東晉人才孰優曰祖逖最優逖爲鎭

西將軍石勒不敢窺河南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切發嗚呼使逖百年而無恙則外而敵國內而朝廷亦可保百年而無事然則若逖者豈非社稷之衛國家之寶乎惜夫有臣如是而君不之知遽代以非才皇天不之祐遽使之隕命此非天之不祐逖也不祐晉也可不痛哉

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

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帝以甘卓爲梁州刺史鎭襄陽　後趙王勒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淸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帝之始鎭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

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五罪反）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出敦等傳）　初敦辟沈充爲參軍（沈式荏切姓也充其名周文王之子聃季食采於沈子孫以國爲氏）充薦錢鳳於敦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

左將軍譙王承（辰陵切通作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鎭方面十二月詔以承爲湘州刺史丞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之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鉛與專切錫類）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爲也乃聽之鎭時湘土

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四年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著作佐郞河東郭璞以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爲陰陽錯繆（靡幼切乖錯繆戾也）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上色角切頻數也）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宥赦理亦如之（出璞傳）　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詔之

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後趙王勒素與匹磾結爲兄弟以爲冠軍將軍（冠古玩切冠者加于首上冠軍言在諸軍之上也）散諸流民三萬餘戸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爲後趙所殺

七月以尚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鎮合肥丹陽尹劉

隗爲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名爲討胡實備王敦也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於兩切志不遂也）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出逖等傳）

十月以逖弟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

十二月以慕容廆爲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立子皝爲世子（皝胡光切）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

飽孤毒手因拜參軍都尉以武鄉比豐沛復之三世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胡曰祖士稚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亦自古難得之才也惜其未聞道也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知之而不失其正

乎巳覇荆棘收河南地言旣售力亦勤而績効著矣戴淵可與共事者同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者歸納印符夠巾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適哉又況王敦所以猶隱而未叛徒以豫州爲虞士稚知內難將作猶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姦人懾息不敢動如其事舉不妄投軀豈不善哉道

二而已儻以全身爲賢則由前所陳儻以許國爲重則由後所論於義皆得若夫功之成否皆天也又何必怏怏發病喪其軀哉謂之不踋大道不亦宜乎

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

林曰匡衡吳漢諸葛亮孔光皆言國不可以有赦而郭璞之言曰時不可以無赦此二言雖若不同然而皆是也夫國之有赦如天之有雨澤雨澤之有無惟其時而已

王敦以璞爲記室叅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爲亂巳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卒（掾俞絹切）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焉於虔切　出璞等傳）

王敦旣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羈居宜切　羈縻）（錄收錄也）有時望者置巳幕府以羊曼及謝鯤爲長史（鯤公渾切）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

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乃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敦遂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三蘇暫切　語三思而後行）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與以應

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于敦譙王承與零陵太守尹奉等同舉兵討敦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敦恐梁州刺史甘卓於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

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國家遇君至厚今與敦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 出敦卓等傳 敦遣從

母弟魏乂帥甲卒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爭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 羊吏切又羊織切 侍中侃彬及諸宗族

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 顗魚豈切 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

而執其手曰[跣先典切足露親地也]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爲尚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協等兵皆大敗敦擁兵入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帝遣使

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琊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東階也]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咽一結切聲塞也]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

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敦以太子有勇畧爲朝野所尚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中庶子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

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護軍長史郝嘏等[郝黑各切姓也嘏其名舉下切]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說敦曰[猗於宜切]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

佞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收顗及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慘七感切悽慘）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謇愕（上九輦切下五各切皆直言也愕亦作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上烏

貫切驚歎）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上苦莽切下口溉切）（悱慨嗚減也）聲淚俱下敦大怒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四月敦竟不朝而還武昌

魏乂等拔長沙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及乂雄送武昌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易雄至武昌意氣慷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

人潛殺之甘卓亦爲人所殺傳首于敦　王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雅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識者咸知其將敗焉（出敦導傀協傳及本紀）　七月兗州刺史郗鑒在鄒山三年有衆數萬戰爭不息百姓饑饉爲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尚書右僕射紀瞻以鑒雅望清德宜從容臺閣上疏請徵之乃徵拜

尚書徐兗間諸塢多降於後趙後趙置守宰以撫之　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十一月帝憂憤成疾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有司嘗

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皁囊為殿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為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遘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略區區僅全吳楚終於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望氣者云五百

年後金陵有天子之氣故始皇東游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為始皇逮於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為未也及元帝之渡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意在於此矣咸寧初風吹太社樹折社中有青氣占者以為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琊即祖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濬實先至建業而

皓之降款歸璽於琅琊天意人事文符中興之兆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為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嘉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帝母恭王妃

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出本紀　太子即皇帝位　十二月後趙濮陽景侯張賓卒濮音卜古昆吾之國屬兗州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右元帝在位七年壽年四十七贊在卷末

肅宗明皇帝

諱紹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立爲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温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嘗論聖人眞假之意導等不能屈又習武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永昌元年十一月元帝崩太子即位出本紀

大寧元年癸未　三月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四月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

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兄王澄也今又殺弟邪敦乃止以彬爲豫章太守出本紀及敦傳　六月立妃庾氏爲皇后以后兄亮爲中書監　七月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援郗丑飢切姓也鑒其名古銜切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鎭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

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出鑒等傳）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總作孔切聚兩髦也）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

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烏故切染穢也）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敦欲強其宗族陵弱帝室十一月徙王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為荆州刺史監荆州沔南諸軍事丁彬為江州刺史（出敦允等傳）

後趙王勒以參軍樊坦為章武內史勒見衣冠弊壞問之坦率然對曰頃為羯賊所掠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無道邪今當相償坦大懼叩頭泣謝勒賜車馬衣服

二年五月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

服斂是日薨駿嗣位西平公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應敦兄含子敦無子以應為嗣矯居夭切不正為矯）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前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

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卽作亂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綜子宋切錯綜也）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敦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楊尹且使覘伺

朝廷嶠恐旣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間居莧切諜也）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幘則革切墜直類切冠幘墜落也）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

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募莫故切召也）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上於陵切姓也下其名職廉切）詹勸成之帝意遂決（出敦鳳嶠等傳）

戴曰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力爭以問陳平平一一從其所欲蓋無不可之意自當時

觀之王陵可謂無負於高祖而陳平可謂不忠矣要成効而言之王陵卒以左遷憤死而平與周勃誅諸呂終使赤帝子之業已危而復安者陳平之功居多王敦之將爲亂也凡朝臣之有才望者多收而殺之彼非有[illegible]君子也蓋恐其助朝廷而不利於[illegible]敦數忌溫嶠而請爲司馬此其意[illegible]不難見夫以敦之兇惡猜忌彼徒

見嶠之與吾交好也方其喜吾得腹心之
臣而不知嶠之所以交好于敦者正所以
弄敦於股掌之上是知嶠之督戰以平敦
者其事未爲難至於親入虎口脫身以出
而復能成功者此其所以爲難也彼周顗
戴若思之徒皆以不屈而死于敦其用心
非不忠也惜夫用心雖忠而所以濟其忠
者無術故其隕於非命者亦無異於晉之

荀息所謂忠有餘而智不足者與然則若
嶠者可謂忠智兩全也

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
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
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
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人帝狀類外
氏多鬚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
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
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
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
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
信遠止而不追帝僅而獲免（出本紀）丁卯加
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
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
都督前鋒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從疾用切隨行也）
庾亮領左衛將軍卞壺行中軍將軍（壺苦本切）召

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等入衛京師
帝屯於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
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
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
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
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
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
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

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
斬之敦使錢鳳周撫等帥衆向京師以王含
爲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
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乃上疏
以誅姦臣溫嶠等爲名七月壬辰朔王含等
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上許容切擾恐也左傳曹人恟懼又許拱切）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
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等帥甲卒千人渡水

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
將何康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
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
臥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
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
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
沈充舉兵趣建康帥衆以王含軍合會劉遐
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沈充錢

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充鳳至宣
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
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命庾亮督蘇
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
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王含奔荊
州錢鳳走至闔廬州尋陽太守周光斬之詣
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
充內（音納）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

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
我死汝必族滅矣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
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
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
跽而斬之（瘞於計切幽埋也）與沈充首同懸于南桁
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
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于上私義行於下
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爲弘帝許之司徒導等

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出敦等傳及本紀）　是歲代王賀傉以諸部多未服（傉奴篤切）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三月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於後趙

五月以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

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分方文切分寸之分）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蒱薄胡切樗蒱戲也博伯各切博塞也老子入胡作）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灋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必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蓬薄紅切髮亂如蓬草也）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初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

密皆此類也（出侃本傳）　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穎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默棄妻子南奔建康矩亦帥衆南歸矩長史崔宣率其餘衆降於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七月帝寢疾引太宰西陽王羕司徒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曄筠輒切）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

子帝尋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彊誅
翦逆臣克復大業。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
矣羣臣以帝幼沖奏請太后臨朝稱制以司
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
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召樂廣之
子謨為郡中正庾珉族人怡為廷尉評謨怡
各稱父命不就卞壼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
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

各私其子則為王者無民君臣之道廢矣樂
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
尊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
毋皆當命子以不處也謨怡不得已各就職
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
墮尊畧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
豈武宣餘化（謂晉武宣二帝）猶暢於瑯琊文景垂仁
流芳於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

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布
帳絺帷詳刑簡化抑揚前範光啓中興古者
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為威福中宗失馭強
臣自亡齊斧亨國無幾哀哉商逢九亂堯止
八音明皇負圖屬在茲日運龍韜於掌握起
天旆於江靡燎其餘燼有若秋毫去褫經而
踐戎埸斬鯨鯢而族困闕鎮削威據州分江
漢（謂分荊湖為四州以分上流之勢）其後七十餘年終罹敬

道之害（謂桓玄也）豈創制不殊而宏之若異也

右明帝在位三年壽年二十七

林曰王導陶侃謝安皆晉之人傑然以此
三人而較之不無優劣焉世之議者論晉
之人才往往以導與安為首然東晉之所
以不能復中原攘夷狄者其弊在於清談
廢務之俗不革矣王導作相其時陳頵遺
導書勸之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

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互相貢薦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更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而導不從謝安作相之日王羲之與安登野城諷以夏禹胼胝文王不暇食之事安亦不能從則是唱清談廢務之風導與安之罪也若陶侃則知清談廢務之非矣觀其平日所爲大抵必欲正清談廢務之俗而反之於敦

厚務實其矯枉之風至於謂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豫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以至在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此是諷當時清談廢務之人使晉之士大夫皆如陶之所見則其復中原致中興之業夫何難哉以是較之則陶侃賢於王導謝安遠矣

考異曰

元帝大興三年六月閻涉趙卬等殺張寔晉書寔傳作閻沙趙仰又云寔知其謀收劉弘殺之據晉春秋作閻涉趙卬又弘死在寔被殺後今從之

肅宗大寧元年四月王敦移鎮姑孰屯於湖晉春秋及後魏書僭晉傳云屯蕪湖晉書明帝紀云敦下屯於湖今從之

二年六月溫嶠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敦傳云王敦表爲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討敦以爲鎮南將軍假節今從明帝紀

詔有能殺錢鳳送首封五千戶侯晉春秋此詔在王導爲敦發喪前故云有能斬送敦首封萬戶侯賞布萬匹按此詔云敦以隕斃是稱敦已死也不應復購其首今從敦傳

七月王含等水陸五萬 敦傳及晉春秋皆云三萬今從明帝紀

周光斬錢鳳 晉春秋云戴淵弟良斬鳳今從敦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晉紀

顯宗成皇帝

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太寧三年八月即位

咸和元年丙戌 六月劉遐卒以郗鑒領徐州刺史郭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諸軍事領遐部曲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卞壼奏導

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

聽乃止本傳

東萊評曰先王之道禮樂刑政而已矣內之正心誠意修身外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末竝建無所用而不善是以傳之萬世而不見其弊焉至晉之士則不然宗尚老莊指虛無以爲道鄙棄禮樂縱弛政刑以道自處實欲恣其侈靡酣縱之慾爾於是小人以其便已波蕩而從之故風俗寖

壞夷狄乘其隙中朝由是傾覆而莫能救也元帝渡江餘風猶熾當時賢輔王導謝安爲稱首不幸生於澄鯤之族又從而慕效之導受拜成帝無禮於其君安居喪作樂無恩於其族內不能以禮樂修其身如此庾亮發禍而導報以寵祿桓溫爲戎首而安用其支屬外不能以刑政治其國如此祟長虛僞蕩然莫返遂使華夏爲羌胡

服役者三百餘年豈不痛哉卞壺於東遷之始潔源端本之時欲救其弊誠一代良策也卒不見用惜哉

秋七月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

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陽尹溫嶠爲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鎭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爲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

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出亮
峻約等傳）　十二月後趙王勒以王波爲記室參
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張駿遣
使修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
晉雄復書曰吾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
帝王思爲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
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
貺情在闇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二年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
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
詔不若且包容之卞壼溫嶠累書止亮舉朝
以爲不可亮皆不聽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
司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
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
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參軍任讓
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

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遂不應命溫嶠
聞之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亮不聽而報嶠書
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
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我寧山頭望廷尉不
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
濟狡兔既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爾
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使推崇約請共討庾
亮約大喜以兵會峻詔復以卞壼爲尚書令

領右衛將軍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
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
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
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
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
不從十二月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取
鹽米亮方悔之（出亮本傳）　宣城內史桓彝欲起
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

易稷謂宜且按甲以待之奭正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

葉曰甚哉庾亮之剛愎自用也蘇峻之亂終始皆由於亮而亮之所以激禍亂而誤國家者只爲好自用而不從人言也庾亮昏繆本無毫髮過人之處而乃剛愎自用不受人言宜乎禍亂以之激成朝廷由之

破壞事至於此乃始泥首謝罪欲自殺投竄竟何補哉

東萊評曰蘇峻在歷陽招亡命陰有異圖庾亮欲召之而王導以爲不可其後峻果不受命舉兵陷臺城執天子壽偏三吳若非溫嶠之忠晉不國矣則亮之謀固爲乖剌謬然如用導言而涵容之曠日持久其爲禍變將愈益深亦豈久安之計乎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善哉杜牧之言曰上策莫如自治方是時王少國疑亮儻能御衆以寬協和內外尊卞壼以變浮虛之俗禮陶侃以親忠恪之臣務農訓兵使京邑富强而境內安靜則峻雖懷不軌又安敢發哉假使爲變旣有以待之矣何能爲書云惟干戈省厥躬詩序云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蓋雖三代之盛兵猶不可去特先自治而

後動爾斯道也旣異亮之輕果挑發禍機又異導之姑息養成患本王者弭亂之術如此誠可以爲萬世之法也

三年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於潯陽韓晃襲司流於慈湖流素儒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　丁未蘇峻帥衆二萬人濟自橫江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蔣即兩切）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

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詔以卞壼都督諸軍事與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壼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壼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壼背癰新愈創猶未合（癰於容切背瘡也創初莊切適作捺）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眕盱（上章忍切）

（下況于切）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庾亮帥衆將陳于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卒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褚丑呂切姓也翜其名所甲切又山立切）至尊當御正殿

翜即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丘哀切）共登御床擁衛帝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進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裸剝（上郎果切裸袒剝裂也）士女哀號之聲震動內外丁巳峻稱詔大赦惟

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上之列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蒢覆之（蘧求於切蒢陳如切說文籧竹席也）吟嘯鼓枻（以制切櫂謂之枻一曰柂也）泝流而去每逢邏所（上郎佐切巡也）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

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出峻導亮嶠等傳）

三月庚太后以憂崩　四月庚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絶不知建康聲聞會范

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横（上子用切下戶孟切放縱恣横也）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爲恨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晝夜兼道而進溫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諸鎮灑泣登舟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

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

百餘里鉦鼓之聲（鉦諸盈切鐃也）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乙未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天大雨道路泥濘（乃定切說文淖濘也）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上口黨切下口溉切嘆息也）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峻日來帝前肆醜言超雅與荀崧華恒荀邃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繾綣朝夕（繾去戰切綣去願切繾綣厚志）

也

臣節愈恭雖居幽尼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後超雅皆爲峻所殺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

軍竊其環珮以爲軍資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於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賊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

右勸縱退軍縱曰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卽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從之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侃令郗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

阿虔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埶 虔閻城切又丑升丑拯二切壘名在揚州京口 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進攻蒲阪趙主曜發氐羌之衆 氐都黎切羌匠羊切風俗通云氐本西南夷僰羌乃三苗姜姓之別 屯泰州自將中外精鋭水陸諸軍以救之自衛關北濟與虎戰大破之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 堨於葛切壅水作堰千金其名也 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滎陽野王皆降之襄國大震

九月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嶠軍食盡貸於陶侃 貸他代切借也 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殄賊不爲晩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埶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毛寶李陽皆說之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 餉式亮切餽也亦作饟 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

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庚午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 上徒了切擿撓敵以求戰也 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 勞郎到切犒師也 乘醉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與數騎

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同趨白木陂馬蹶（陂利切跲也）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臠力兗切肉臠）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自守趙胤遣將擊祖約于歷陽約奔後趙其將牽騰帥衆出降（出嶠侃及峻等傳） 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勒大怒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

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勒笑曰光言是也乃命石

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衆（上胡甸切據今所有之衆）會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十二月後趙諸軍集於成皋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銜音咸枚狀如箸橫銜之結於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出於鞏訾之閒趙主曜聞勒已濟河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

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曜瘡甚載以馬輿至襄國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

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勅見
而惡之久之乃殺曜（出曜載記）
四年正月右衛劉超侍中鍾雅謀奉帝出赴
西軍事泄逸遣任讓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
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
常華恆爲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爲蘇峻
將乘勝多所誅殺見恆輒恭敬不敢縱暴及
劉鍾之死蘇逸欲幷殺恆讓盡心救護恆乃

得免　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遂帥
百官奔上邽（音圭天水邑屬秦州古邽戎地）諸征鎮亦皆棄
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據長安
遣使降於後趙　二月諸軍攻石頭建威長
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西軍獲蘇逸斬之滕
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
號泣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
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是時宮闕灰

燼（餘刃切火餘也）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
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
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
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
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樂音洛）且北寇
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
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
是不復徙都以褚翜爲丹陽尹時兵火之後

民物彫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出嶠導等傳）
三月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爲侍中太尉郗鑒
爲侍中司空溫嶠爲驃騎將軍自餘賜爵侯
伯子男者甚衆　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
陵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
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
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
亮見帝稽顙哽咽（上古杏切下一結切哽塞而悲噎也）詔亮與

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為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亮出傳陶

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檻戶黯切載囚車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胡曰孔子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元規謀國政致敗無功可贖雖成帝幼沖不能行薄昭之戮然反躬念咎當服何刑矧其當權任法裁物有如禍不自已而召於導侃

二公亮必討之刑茲無赦矣今首發大難國破身危他人平之又非已績亦何顏面復領藩隅哉觀其見帝之初稽顙哽咽明日再見泥頭謝罪且欲闔門投竄山海又將逃遁從暨陽由終乃求鎮得領宣城情態如此是孔子所謂無恥者矣使亮尚友東漢名節之教必不至此彼老莊放曠無禮無法宜末流之茅靡也

四月始安忠武公溫嶠卒詔以劉胤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　九月後趙中山公虎大破趙兵於義渠乘勝追擊執趙太子熙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阬五郡屠各五千餘人（屠陳如切本休屠之類因曰屠各胡）于洛陽秦隴悉平（出曜載記）

略陽臨渭氐酋（自秋切長也）蒲洪安亦亭羌姚弋仲俱降于虎（時洪弋仲皆服于趙）虎表洪監六夷軍事弋仲爲六夷左都督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　江州刺史劉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軍將軍默將赴召求資於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襲斬之傳胤首于京師

五年正月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乃大赦梟胤首於大航（梟堅堯切掛首于木上）以默爲江州刺

歷狀元通鑑　卷之十二　晉紀　二十二　淡古閣

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言狀請討之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出默胤傳）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征討都督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

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世子弘爲太子以其子宏爲大單于封秦王以中山公虎爲太尉尚書令進爵爲王虎怒曰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程遐言於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故漢高祖赦季布斬丁公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勒乃收約并其親屬悉誅之（出約叛奔石勒勒載記）妻妾婦女分賜諸胡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愛之謂

安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無在爾一人厚資送而遣之安仕趙爲左衛將軍及約之誅安嘆曰安可使祖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及石氏亡道重歸江南　郭默欲南據豫章會太尉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爲壘以示有餘侃築土山臨之三月庾亮諸軍大集五月默將宋侯縛默父子出

降侃斬默傳首建康侃因移鎭武昌（出默傳）趙羣臣固請正尊號九月趙王勒即皇帝位六年夏趙王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中書令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能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匹猶欲市宅況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匹

稻百斛又詔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更相薦引以廣求賢之路　冬蒸祭太廟詔歸胙於司徒導（胙存故切祭福肉也）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沖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博士郭熙杜援議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爲天子臨辟雍（辟雍上必益切下於容切辟明也雍和也所

以和明天下雍或作廱天子學）拜三老況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奕議以爲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七年正月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竝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

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礌魯猥切）如日月皎然終不効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酈音歷姓也食其音異基）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胡曰石世龍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即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則當竝驅中原是以光武爲韓彭之流豈知光武者哉漢高開四百年基業身後之慮付之平勃王陵危而扶顛而持迄以大安石勒肉未及冷妻子已不自保徐光乃謂神武謀略過於漢高主有侈心臣進諛說其不能長世也宜哉

秋趙郭敬南掠江西大尉佩遣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懼遁去宣陽遂拔襄城佩使宣鎭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耒盧對切耒耕曲木軺餘招切使車也）親帥民芸穫（芸音云除苗間穢也穫黃郭反刈穫也）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

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

八年五月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上五罪切）世子皝以平北將軍（皝胡廣切）行平州刺史　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即位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諡曰明帝廟號高祖（竝出勒載記）　八月趙主弘以中山王虎爲丞相魏王加九錫總攝百揆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黨悉署臺省要職

初張駿欲通表建康遣治中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僞許之將使覆諸東峽蜀人橋贇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于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瑯琊王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

雄大驚曰安有此邪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自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讐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厚禮而遣之淳卒致命于建康

九年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八州刺史印傳棨戟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薨于樊谿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察識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曰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

意安鯤之從子也

東萊評曰晉自東遷定都襟帶長江以水爲險故上流最重百餘年間方鎭握兵居上流者無不爲變王敦以武昌反蘇峻以歷陽反王恭以京口反桓温父子殷仲堪以江陵反獨陶侃鎭巴陵顯制八州平蘇峻誅郭默功震一時在軍四十餘年及晚節末路懍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委去事任

如釋重負江左以來一人而已時朝廷政弱强藩悍鎭姑息之不暇安敢誰何侃之去就乃如此非素懷忠順孰能之而議者謂針決于文翼幸非望及有志窺窬思折翼之祥而止其言皆無明驗假使有之決不自言而知者果誰與大抵流俗喜以已意量人雖堯舜伊尹亦有異說是無他顧非其身所能爲因以疑夫聖賢爾然則侃

安得免夫厚誣哉

成王雄卒太子班即位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因班夜哭弑之於殯宮期即皇帝位謚雄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其後爲漢王壽所弑壽即位改國號漢）

加庾亮征西將軍假節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鎭武昌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豫章太守褚裒（裒蒲侯切名也）丹陽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褚裒等傳）

十一月趙丞相虎廢趙主弘爲海陽王自稱居攝趙天王幽弘于崇訓宮尋殺之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

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

胡曰西晉以清談亡東晉宜革而不革雖然猶有陳頵熊遠卞壼之徒務欲矯正而郗鑒溫嶠陶侃諸公以實才正難而救時不若洛下風俗靡然放蕩而不返也不幸庾亮耽味老莊重爲之倡而殷浩劉惔輩亹亹繼出雖雅量如謝安石亦未免有清

談之習是故餘弊終不可革向使諸名士
以洙泗規矩爲師表言行相顧華不踰實
甚爲當時之補豈特五世而不斬哉
咸康元年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
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三月帝幸其府
與羣臣宴于內寢拜導并拜其妻曹氏侍中
孔坦密表切諫以爲帝初加元服動宜顧禮
帝從之坦又以帝委政于導從容言曰（從七恭切）

（猶休燕也）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
諮諏善道（諮通作咨諏將侯切咨事曰咨咨事爲諏）導聞而惡之
出坦爲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職丹楊尹桓
景爲人諂巧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
（熒音螢惑胡國切星名南方主夏視禮虧失則罰出）導謂領軍將軍陶
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厭一涉切）
（廣雅曰厭鎮也）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與桓景造膝
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導辟太原王濛
爲掾王述爲中兵屬濛不修小廉而以清約
見稱與沛國劉惔（徒甘切又徒濫切）齊名友善惔嘗
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
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爲首述性沉
靜每坐客辨論蠭起（如蠭之起言其衆也）而述處之恬
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
辟之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
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

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
善導改容謝之（出述濛等傳）九月趙王虎遷都
于鄴（魚劫切魏郡之邑）初趙王勒以天竺僧佛圖澄
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
謹國人化之率多事佛爭造寺廟削髮出家
著作郎王度等以爲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
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立
寺漢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

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其夷狄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出勒虎記）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民富兵强遠近稱之以爲賢君

二年二月帝備六禮逆故當陽侯杜乂女陵陽爲皇后　六月前廷尉孔坦卒坦疾篤庾

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爲兒女子相泣邪冰深謝之（出坦傳）

三年正月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寖安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胡曰有天下國家以建學非以是爲觀美也君子學道則立身事君不違乎義理小人聞孝弟之行亦將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此教養之所以爲急務也老莊之言反經悖道者多矣使人用其言而知其所以言則以禮法不足行事務不足理超然放曠以虛空相尚而不究其實子而如此何以爲孝臣而如此何以爲忠自餘皆無責矣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與袁馮三君子懇懇而言之其終不能革淸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四年五月以司徒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六月以導爲丞相罷司徒官以幷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郗鑒牋曰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

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導不聽陶侃子稱以亮謀語導勸導默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私第復何懼哉孫盛諫亮曰王公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亮乃止是時亮雖居外鎭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汙人（上烏故切穢也）導以李充爲丞相掾（俞絹切）充以時俗崇尚浮虛乃著學箴（職深切箴規也）以爲老子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將寄責於聖人而遣累乎陳迹也凡人見形者衆及道者鮮逐迹逾遠故作學箴以祛其蔽（祛丘於切）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

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出導亮等傳）

十月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上式之切蓍屬筮者以爲策）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出本傳）

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渠焉切代王之名載記作涉）卽代王位於繁時北（上音止鴈門邑屬并州）改元曰建國初代王猗盧既卒（猗乙奇切代北王名）國多內難部落離散拓跋氏寖衰（拓他各切跋蒲撥切代北複姓）自云托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氏焉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修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晉紀二十七　汲古閣

代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始制反逆
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淸簡無繫訊
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上烏外切又呼外切下莫客切胡名在東北方一說貊即濊也西及破落那西域大宛國之後也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
萬人、
五年、正月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
宣鎭襄陽又表其弟懌鎭魏興翼鎭江陵四

月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率大衆十
萬移鎭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
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爲資
用未備不可大擧太常蔡謨議以爲時有否
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
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
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
否自石勒擧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

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論者以胡前攻襄
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爲夫百戰百勝之彊而
以不拔一城爲劣譬諸射者百發百中竹仲切當也
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今征西欲與之戰
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
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不能拔征
西之守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
擧兵擊虎今此三鎭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

半之埶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
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
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
石虎又所疑也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埶便習
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
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也朝議多
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鎭　七月始興文獻
公王導薨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

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于帝請以為已副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徵庾亮為丞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固辭乃以充為護軍將軍亮弟冰為中書監參錄尚書事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之以為賢相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楊尹

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冰好為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出導冰傳）　八月復改丞相為司徒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

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羯居列切虜別號也）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遣夔安帥石閔張貉等五將軍寇荊揚北鄙二萬騎

攻邾城　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陷沔南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寇江夏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于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邾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有詔復位　趙王虎患貴戚豪

忿乃擢殷中御史劉胤爲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出石季龍載記）

六年正月都亭侯庾亮薨以南郡太守庾翼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代亮鎮武昌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七年初領軍左長史封奕等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羣司即燕王位皝自以未受晉命乃遣長史劉翔來獻捷論功二月翔至建康帝引見翔爲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爲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禍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彊敵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尚書諸葛恢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嫠力之切無夫也）今晉室阽危君位（阽余廉切臨危也）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

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彧（于六切）弘爲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皝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庾冰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

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翔將行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句古侯切越王名）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呑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

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十二月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及壽大修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民苦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衆矣

八年三月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鎭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且武昌實江東鎭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埶使闚闒之心（闚缺維切闒容朱切私視也）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謡而成褒姒之

亂（檿烏簟切弧音胡史記周紀云童女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韋昭曰檿弧弓也褒姒周幽王之后）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讓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爲然翼乃止（出翼傳）　五月帝不豫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上紀兩切下補抱切負兒衣）庾冰自以兄弟秉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疏爲它人所間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帝許之中書

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皇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故武王不授聖弟非不愛也今琅琊踐阼將如孺子何冰不聽下詔以岳爲嗣六月帝崩帝幼沖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出冰等傳及本紀） 琅琊王即皇帝位封成帝子丕爲琅琊王奕爲東海王康帝亮陰不言委政於庾冰何充既葬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龍飛臣

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昇平之世帝有慙色（出本傳） 十二月立妃褚氏爲皇后徵豫章太守褚裒爲侍中尚書（褚昌與切姓也裒其名蒲侯切） 裒自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苦求外出乃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 趙王虎作觀臺四十餘所於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爲東征之計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

右成帝在位十八年壽年二十二

康皇帝

諱岳成帝同母弟也

建元元年（癸卯）二月庾翼爲人慷慨（上口莽切下口槪切）喜功名不尚浮華琅琊內史桓溫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

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漢遂切)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常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尚䱆之子也

翼請浩爲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羡爲長沙相

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東之政以嫗喣豪彊常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城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爲餘姚長爲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戶而衆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惛謬(上呼昆切惛憒也下靡幼切謬戾也)江東事去寔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横胡猛切在也)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

黃曰東晉之士好爲矯飾以彰虛名而當時之人亦爲其虛名所惑浩始未用時人比之管葛王濛之徒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奈何山桑之敗顚覆不振才名德望於此挫衂而無餘人然後知浩之無能爲

也

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胡廣切)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承之子也七月下詔議經略中原　庾翼欲移鎭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鎭安陸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上表請鎭襄陽詔加翼都督征討諸

軍事先是庾冰屢求出外乃以冰領江州刺史鎮武昌以爲翼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錄尚書事輔政以桓温爲徐州刺史徵江州刺史褚裒領中書令裒尋出爲兗州刺史鎮金城出冰翼等傳

三年八月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爲嗣昱余立切中書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帝從之九月帝崩太子即位時方二歲褚后臨朝

稱制何充加侍中錄尚書事

史臣曰成帝因胡弱之時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京華無敖庾之資宮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肆亂方諸后羿曷若斯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於苞桑且賴陶公之力帝亦克儉于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右康帝在位二年壽年二十三

考異曰

顯宗咸和五年九月趙王勒即帝位載記云自襄國都臨漳即鄴也按建平二年四月勒如鄴議營新宮三年勒如鄴臨石虎第勒疾虎詐召石宏還襄國至虎建武元年九月始遷鄴是勒未嘗都鄴也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桓温率衆入臨淮帝紀温入臨淮下云庾翼爲征討大都督遷鎮

襄陽按翼傳翼先表移鎮安陸至夏口上表云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二十四日達夏口始請從鎮襄陽始詔加都督征討諸軍事故知不在此月

晉紀

康皇帝

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成帝不豫立以爲嗣成康八年五月成帝崩琅邪王卽位

建元元年二月庾翼爲人慷慨上口莽反下口溉反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內史桓溫尚南康公主

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謨蓬反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常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尚緄之子也翼請浩爲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爲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東之政以嫗煦豪強常爲民蠹時有行法輒

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爲餘姚長爲官出豪強所藏二千戶而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惛謬上呼昆反惛也下靡幼切謬戾也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橫胡猛反杜也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出浩翼等傳

二年八月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爲嗣昱余六反中書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帝從之九月帝崩太子即位時方二歲太后褚氏臨朝稱制何充加侍中錄尚書事出本紀

右康皇帝在位二年壽二十三

孝宗穆皇帝

諱聃字彭祖康帝太子也建元二年九月即位

永和元年正月燕王慕容皝胡廣反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裕上書諫以爲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猶不取其什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武宣王綏之以德華夷之民萬里輻湊上音福車輻也湊本作輳千候反共轂也襁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是以戶口十倍於舊無田者十有三四及殿下繼統南摧強趙東兼高句麗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囿以富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川瀆溝渠有廢塞者皆應通利旱則灌溉潦則疏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游食數萬何以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虛費廩祿猥烏賄反猶濫也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汰音盖工商末利

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徒塞英雋之路雋子峻反智過千人曰雋皆當歸之於農殿下聖德寬明博採芻蕘上窓俞反下如招反芻蕘採薪者也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以言事忤旨忤五故反逆也免官禁錮夫求諫諍而罪直言是猶適越而北行必不獲其所志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上劾胡得反法有罪也已無骨鯁古杏反骨強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與鯁同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皝乃下

令稱覽封記室之諫孤賓惟爲國以民爲本
民以穀爲命可悉罷苑囿以給民之無田者
貧者官與之牛力有餘願得官牛者竝依
魏晉舊法溝瀆果有益者令以時修治令戎
事方興勲伐既多官未可減俟中原平一徐
更議之工商學生皆當裁擇夫人臣闕言於
人主至難也雖有狂妄當擇其善者而從之
王憲劉明雖罪應廢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

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九辇反蹇蹇難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深得王臣之體其賜錢五萬宣示
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㲄
雅好文學常親臨東序講授考校學徒至千
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及之出㲄載記以會
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尙書六條事昱清
虛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惔徒甘反濛又徒濫反
及穎川韓伯爲談客又辟郗超爲撫軍掾俞絹

反厲官謝萬爲從事中郎超鑒之孫也少卓犖
不羈犖力角反〃見也父愔簡默冲退而嗇於財積
錢至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
一日都盡萬安之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
出昱超等傳　八月都亭肅侯庾翼卒朝議皆以
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
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
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

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
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
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
之任無出溫者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
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
形勢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鎭上流
以己爲軍司昱不聽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
西將軍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荊

州刺史（出温等傳）
胡曰桓温英略過人而未有罪咎執國命者將稱其才而用之乎抑預防其有不臣之志而廢之也曰周公尙不敢前料三監之叛而不使况餘人乎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惟先覺者爲賢耳如温者用不過其分可也過其分則志肆氣盈而非分之慮生犯上之事起矣何充在相位選用

皆以功効不黨親舊有如温直取材非有私也必自謂能制之故委以上流而不疑雖然權如太重矣有功又何以加諸故令尹子曰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竫若寧有幾哉

二年正月都鄉文穆侯何充卒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巳任所選用皆以功効不私親舊（出温充等傳）　二月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以和爲尙書令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衰倉回反亦作縗喪衣也下徒結反以苴麻爲之）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徒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尼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挹與抑同）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

矣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則國家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出和浩等傳）　五月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爲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　趙將軍王擢擊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耽都含反）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葢明

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趙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出張軌傳）安西

將軍桓温將伐漢（李氏據蜀稱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胷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禽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

抗衡內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闚闞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徒結反）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温從之十一月帥益州刺史周撫州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卽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前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温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

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温終專制朝廷耳（出温傳）

三年二月桓温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昝堅等（昝戶感反姓也）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引兵向犍爲三月温至彭模留參軍孫盛周楚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昝堅至犍爲乃知與温

與道北還温巳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温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勢送降文於温自稱洛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輿櫬面縛詣軍門（櫬初覲反櫬棺也縛符攫反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也）温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為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温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李勢至建康封歸義侯

（出温傳）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謝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別駕從事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於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八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遯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枹音膚本枹鼓字其字從木古罕羌侯邑也）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封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為未足悉發前代墓陵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乃發丁運土築華林苑於鄴北然是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

芝蓋大朝會列於殿庭（並出石虎載記）

四年四月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温尚書左丞荀蕤曰（蕤加追反）温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温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温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參綜朝權（綜子宋反錯綜也）欲以抗温由是與温寖相疑貳浩以征北長史

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爲吳國內史羨延面反又似箭反羲之爲護軍將軍以爲羽翼羲之導之從子也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出浩等傳　十一月燕王皝卒上胡廣反　世子儁卽位遣使詣康侯告喪詔遣謁者陳沈拜儁爲燕王

五年正月趙王虎卽皇帝位旣而病卒太子

世卽位彭城王遵廢世爲譙王尋殺之於是遵卽位以義陽王鑒爲侍中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鎭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枋分房反曹操於洪水江下大枋木以成堰遏其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因號其處曰枋頭出皝載記　六月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征北大將軍褚裒上世呂反本商後宋恭公子石食采於褚因以爲氏下蒲侯反上表請伐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公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

分表疲民以逞旣而材略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步將王龕音堪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出謨溫等傳　十月初趙王遵許立武興公閔爲太子旣而立太子衍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左

衛將軍王鑒勸遵稍奪閔兵權閔益
一月閔帥甲士執遵於南臺殺之立義陽王
鑒以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十二月都鄉文
穆侯褚裒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爲徐州刺史
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六年正月趙大將軍閔卽皇帝位改元永興
國號大魏久之閔復姓冉氏（閔內黃人本姓冉趙王勒獲之命虎養以爲子閔驍勇善戰虎愛之比於諸孫 出石季龍載記）十一月苻

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叅軍杜山伯詣
建康獻捷幷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
附之
七年正月苻健卽天王位（健渠建反）國號大秦（苻健字建業苻洪第三子也據長安稱天王大單于建元皇始國號秦始於此史以前秦別之）
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儁與俊同）寬重歛
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
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並出健載記）

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
久不報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
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
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言牽制之故取喻爾）八州士衆資調始不爲國
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溫拜表輒
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朝廷大
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吏部尚書王彪之（上補

休反）言於會稽王昱曰（會古外反山名禹會諸侯而計功命曰會稽猶會計也秦爲郡）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
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
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
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此猜釁
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請靜以待之
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
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

裁奈何無故忿忿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溫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出溫浩傳 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 以上文不同 郊祀應有赦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

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凶愚之人以爲郊必有赦 本傳無此句 將生心於徼倖矣昱從之 昱晉書出彪之傳

八年正月(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即皇帝位　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 出嚴浩傳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

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不從 出羲之傳　十一月燕王儁即皇帝位徙都鄴 出慕容儁載記

九年十一月西平敬烈公張華卒世子耀靈纔十歲右長史趙長等建議立長寧侯祚 祚重華庶兄也 廢耀靈爲涼州牧涼公

祚旣得志恣爲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出華傳)

十年正月張祚自稱涼王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祚淫虐無道太和十年河州刺史張靚弒之而立重華之子涼武侯玄靚疾政反又疾郢反出張軌傳)

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

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旣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咄當沒反呵)久之溫謂掾郗超曰(郗丑之反姓也)浩有德有言嚮爲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函音咸)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爲揚州刺史(出浩本傳)

桓溫統步騎四萬伐秦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倜它歷反儻它黨反不羈也)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

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溫軍乏食六月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爲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出溫傳及溫載記)

秦東海王雄卒秦王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

平四海邪何奪君元才之速也雄以佐命元
勲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
之嘗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
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強
及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出雄反堅載記
十一年六月秦王健寢疾引太師魚遵丞相
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從果反尚書令梁
楞來登反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

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
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出健載記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翰導嗣子爲之羽
翼也爲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
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
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
健卒諡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太子生卽位
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
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出生載記
十二年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嗣統已來有
何不善而謗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
行者比肩比如字並也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
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於長安
虎狼爲暴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

人爲害不息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
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
愛民哉正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出同上
故魏降將周成反襲洛陽姚襄自許昌攻之
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
彊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
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温自江陵
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

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上力爲反瘦也下音字牝牛也）魏武入荆州殺以享軍八月温至伊水姚襄徹圍拒之温結陳而前（陳讀曰陣）親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

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温追襄不及楊亮自襄所來奔温問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衆（帥音率領也）出降温屯故太殿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表鎮西將軍謝尚鎮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襄後欲圖關中帥衆伐秦兵敗爲秦所殺弟萇帥其衆降秦出温傳及襄載記）　十月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强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

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蹔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柰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悦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塹七豔反阬也遶城水也）齊民爭運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嬰於盈反遶城自守）樵采路絶城中人相食莫有固志十一月龕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徙鮮卑胡羯三千戶於薊荀羨聞段龕已敗軍還下

郛（出某容藏記）

升平元年正月朔帝加元服太后詔歸政徙居崇德宮（出本紀）　三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出生載記）

　秦主生飲酒無晝夜或至申酉乃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

善讚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忌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它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三月竝出孛星人太微連東井將有下人謀上

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撲蒲角反而擊殺之也）特進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嗷牛刀反衆口愁之也）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畏生趫勇未敢發（趫丘妖反捷也）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及特進強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

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譟先到反羣呼也）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爲越王尋殺之謚曰厲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爲文桓皇帝母苟氏爲皇太后世子宏爲

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諸王皆降爵爲公封弟融爲陽平公子丕爲長樂公以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呂婆樓爲司隷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融好文學明下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

斷獄皆亞於融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十二月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相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並出載記）

二年八月豫州刺史謝奕卒奕安之兄也司徒昱以建武將軍桓雲代之雲溫之弟也訪於僕射王彪之彪之曰雲非不才然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昱領之曰君言是也乃以吳興太守謝萬爲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處廊廟固是

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出彪之等傳）九月秦大旱堅減膳撤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爲災王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與猛

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上必郢反屏藏其息出堅載記三年七月秦王堅以驍騎將軍鄧羌爲御史中丞王猛爲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強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爲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

人朝廷震慄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出堅載記　十月詔謝萬軍下蔡郗曇音唵談　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

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衆入渦潁上音戈水名受淮陽扶溝浪蕩渠東入淮潁水出潁川陽城亦東入淮　以援洛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而止既至詔廢萬爲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皆没於燕沛音佩秦泗水郡出安萬傳

四年正月燕主儁疾篤召大司馬大原王恪

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暐卽位朝廷初聞燕王儁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出儁載記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上工外反山名後爲郡屬揚州晉灼曰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獨處天下登茅山大會羣臣會計因更名曰會稽　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

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惔徒甘反）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出本傳） 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徐贇（於倫反美好也）帥騎襲之大獲

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既而烏桓獨孤部鮮卑沒（鮮音仙東胡別種依鮮卑山因以爲號）奕干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南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寔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寔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

窺郡縣虛實必爲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出載記）

五年五月帝崩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於琅邪第王即皇帝位改封東海王奕爲琅邪王（出本紀） 徐兗二州刺史范汪素爲桓溫所惡溫將北伐命汪帥衆出梁國十月坐失期免爲庶人遂廢卒

於家子甯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翩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出甯本傳） 十二月秦王堅

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上必郢反懼而屏藏氣息也出晉載記

右穆帝在位五年

考異曰

成帝成康六年九月燕王皝襲趙略三萬餘家燕書云略燕范陽二郡男女數千口而還今從後趙燕載記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二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晉紀

哀皇帝

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封琅邪王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無嗣皇太后令以王奉大統於是卽位

隆和元年正月減田租畝收二升出本紀　燕呂護攻洛陽陳祐告急桓溫遣庾希鄧遐帥

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竝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畫胡麥反分畫也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上知上反

人也 亡者丘隴成行 戶郎反 列也 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踧於空荒之地 踧子六反踧踖 行恭謹貌 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國家所安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爲且安遺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埽平梁許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懇之積已

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又孫綽少慕高尚常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 慨若蓋反 慨慷也 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

穢 上符丈反 妖祥之氣也 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 處昌汝反 至也定也 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營之勤致勞懷也 分待問反 所當然也 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虡 橫曰簨縱曰虡者巨木謂之虡 所以聞鍾聲也虡飾爲猛獸 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乃止 出溫綽 述等傳 秦主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

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 出堅 載記 興寧元年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溫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爲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 珣音 荀 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

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爲溫掾掾以絹反曹屬也溫
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
作黑頭公皆未易以豉反才也玄奕之子也出超
珣傳
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斷都玩反決也皆以土著爲決斷也嚴其法禁謂之庚戌制出本紀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斷徒管反絶食也以求長
生侍中高崧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爲不聽帝

以藥發不能親萬機褚太后臨朝攝政褚丑呂反姓出河南
五月以揚州刺史王述爲尚書令加
大司馬溫揚州牧錄尚書事王述每授職不
爲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爲尚書令子坦
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
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
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出述傳
胡曰讓德也古大聖皆行之非以示美觀

也在巳則以抑克滿於人則以推賢材于
國則以勸風俗也舜命伯禹作百揆禹讓
于益皐陶而不讓于殳斨伯禹非惟見巳
不敢偃然當司空之任又以見伯益皐陶
二人可以居輔相之職也禹宅百揆而實
於是九官皆讓虞典載之後世法焉所謂
抑克滿推賢材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生焉
豈僞爲哉自小人觀之見九官之讓皆不

得請卒居其官則以讓爲虛文是不知三
善之益也王懷祖不事外節固賢于匿情
求名者苟稽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爲懿也
讓而不從必舉所知以報國則庶乎濟濟
之風矣仲尼以禮義爲國詩人以受爵不
讓爲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述也
三年正月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什作涉代王拓跋氏名東渡河擊走之什翼犍性寬厚郎中

令許謙盜絹二匹什翼犍知而匿之謂左長史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愼勿泄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討西都叛者流矢中目（中竹仲反傷也 飛矢曰流矢）既而獲射者羣臣欲臠割之（臠力兗反 大肉也）什翼犍曰彼各爲其主鬬耳何罪遂釋之

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卽皇帝位（出本紀）

三月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克之執揚武將軍

沈勁勁沈充之子也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衆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汝昌爲名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及城破被執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後必爲患遂殺之（出燕載記）

臣光曰沈勁可謂能爲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

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燕太宰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上音何 煩也 下爲政反）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負敗四月燕太尉封弈卒以司空陽鶩爲太尉鶩（亾過莫下二反）歷事四朝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鶩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

敢違犯其法度者（並出燕載）

右哀帝在位四年壽二十五

海西公（史曰廢帝）

諱奕字延齡成帝太子也興寧三年二月哀帝崩無子太后命爲嗣卽位後爲桓溫廢之

太和二年燕太原桓王恪言於燕主暐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

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恪疾病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爲相況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覘敕艷反窺也）命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辯爲之副燕司空皇甫眞兄典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眞曰僕本秦人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唯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不得使有智士一人哉（出暐堅載記）

四年四月大司馬桓溫帥步騎五萬伐燕時恪已死諸將不能抗燕主暐乃求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群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雒邑收燕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上音爻山名下音沔水名澠池縣皆在洪農）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

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溫數戰不利（數音朔不一也）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鎧仗（輜側持反重直用反鎧可亥反甲也仗刀戟總名）自陸道犇還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

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躡昵輒反蹈其蹤也）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將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溫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眞奏免眞爲庶人眞遂據壽春叛降燕（簡文咸安元年溫復取壽春出溫傳及燕載記）燕秦既結好使者數往來燕侍郎郝晷浹璪（郝音霍姓也）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以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修而秦大治知燕將亡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璪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璪璪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埽宮庭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堅乃爲之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爲誰

（朝直遙反）璪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上尺證反相當也）野無遺賢璪從兄奕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璪於弇舍璪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來就邸舍（上都禮反漢謂屬國舍爲邸近世爲逆旅之稱）與璪臥起間

問琛東國事問古莧反問而問之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竝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爲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出燕載記燕吳王垂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垂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與評密謀誅垂垂與子弟姫俱犇秦初秦主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

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然後還卿本鄉世封幽州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無罪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王猛言于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梁

琛歸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閲軍旅多聚糧於陝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因問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琛又以告燕主暐暐亦不然之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可足渾氏此三字姓前燕後燕之撓如巧反又音蒿皆亂也太傅評貪財無厭於炎反飽足也貨

賂上流宮非才舉群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言以爲守宰者政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人出於行伍上戶剛反列戶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更音庚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又索頭什翼犍渠焉反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爲患而勞兵遠戍不若移於并土控制西河南

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奏疏不省（出同上）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出同上）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

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祕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上音豪）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

購求與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出溫盛等傳）

胡曰桓溫愚人也以一身欲禁四海九州千萬人之口而攝其心此桀紂幽厲行剖心斫脛之政所不能禁也而溫願行之子房佐漢高亦嘗敗孔明與蜀漢亦嘗敗魏武帝用兵彷彿孫吳亦嘗敗敗豈足恥顧敗者如何爾溫一敗而深恥益本非善戰

者故以為歉也使孫盛不作晉春秋人有不知者乎既已形之簡牘尚且止使不行是欲蓋而彰矣至於七百餘年枋頭之敗陽秋所書慍協諸子之言竝傳而不泯溫號為英槩而智不及此不亦愚乎雖然盛亦未為得也仲尼以大聖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辭不苟以示人其重謹如此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行四布溫得見之豈全身

衞道之策哉

五年正月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以洛陽降秦王猛陳師受之燕樂安王臧破秦兵于石門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令垂之子也以爲鄉導將行造七到反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從七恭反容如字猶休宴也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

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深秦主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寤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躊音綢躇音除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爲出獵遂犇樂安上音洛都陽郡之邑屬揚州燕之諸王遂領也王臧于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

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上力到反慰也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爲秦所厚疑令爲反間古莧反反其言而爲之間隙也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令後竟爲燕人所殺出燕秦載記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爲已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爲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

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六月秦主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堅送王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先當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

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埽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七月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暐命大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然越得歲而吾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出燕秦載記

九月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爲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七吏反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火故反叫也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毛

當戍晉陽進兵潞州與慕容評相持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覘敕艷反窺也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與成効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將子亮反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特久制之評爲

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鬭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間去聲 微道也）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不撫戰士而以貨殖爲心若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

趣使戰（趣音促）評大懼猛陳於渭源而誓之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羌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

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出王猛載記）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

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太原王恪字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鎭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

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亾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紆物反又音尉姓也名蔚)帥扶餘高句麗(句古侯反麗音离東夷國名居遼東之東)及上黨質子(上音至質子所以給信也)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暐與上庸王評等奔龍城辛巳秦王堅

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慍色高弼密言于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略遭値迍阨棲集外邦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爲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簣求位反取土籠也)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爲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燕王暐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

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遊擊將軍郭慶追及於高陽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于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初梁琛之使秦也以侍輦苟純爲副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

于燕王暐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通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爲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暐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才何爲不能謀畫(畫音獲計也)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幾音

飢微也虛稱燕美忠不自防返爲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如臣恐晴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邪堅以王猛爲冀州牧鎭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

評第中之物賜之楊安鄧羌郭慶皆賜侯爵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爲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王猛表留梁琛爲主簿領記室督他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

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爲國臣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堅至長安封慕容暐爲新興侯其餘封授各有差燕故太史黄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

秦必復爲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効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奬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于秦王堅曰慕容鳳忼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並出燕記

考異曰

哀帝興寧元年閏八月張天錫弑玄靚 帝紀天錫弑玄靚自立在七月今從晉春秋

海西公太和二年正月庚希免官 帝紀是月希有罪走入海按本傳海西廢後希始逃于海陵此時才坐免官耳

四年十二月王猛攻洛陽 燕少帝紀此年十二月王猛攻洛明年正月拔洛十六國秦

春秋十一月王猛伐燕遺慕容紀書紀請降十二月猛受降而歸今按載記云慕容令之奔還鄴建熙元年二月也時王猛猶在洛又猛遺紀書云去年桓溫起師故從燕書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四

晉紀

太宗簡文皇帝

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封會稽王康帝崩太后詔王總萬機進位司徒海西公立進位丞相錄尚書事桓溫廢海西公以太后命命王入承大統

咸安元年二月〔秦〕王堅以關東初平守令宜

得人命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七月〔秦〕王猛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羌爲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出堅載記〕十月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

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炅能知人貴賤溫問炅以已祿位所至炅曰明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郗丑之反姓也）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當

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溫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爲然遂與之定議（出溫超傳）　十一月溫自廣陵詣建康諷褚太后（褚丑呂反姓也）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余六反）溫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尚書僕射

王彪之（上補休反）知事不可止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以會稽王昱統承皇極會稽王東向流涕拜受璽綬即皇帝位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於是詔進溫丞相大司馬留京

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上必駕反）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自爲之說也）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出溫及彪之等傳）【秦】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

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旣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炤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音黨）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出〕堅載記　十二月大司馬温奏東海王奕依昌邑故事乃封海西縣公温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熒戶扃反春秋緯文光鉤云赤帝熛怒之神爲熒惑）踰月而海西廢至是熒惑又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帝謂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大司馬臣温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

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省悉井反審也）（縩也）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畧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以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常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越日旰未得前（旰居案反日晚也）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出〕本記及超等傳

二年二月〔秦〕以房曠爲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崔逞韓胤爲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音協）陽瑤爲著作佐郎郝畧爲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輩也不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爲燕戮之堅乃出評爲范陽太守燕

之諸王悉補邊郡（出堅載記）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爲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暴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爲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人也其失心人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知恩盡誠於人而人莫知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

不得其道故也

三月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藝者罷遣還民　七月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爲會稽王諸子皆早夭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去聲）者視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以證反　亥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乃以昌明爲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爲瑯邪王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以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事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

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上昌汝反　區處曰處下扶問反分別曰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卽皇帝位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

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當居攝旣不副所望甚憤怨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出溫及坦之彪之等傳　八月秦以王猛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陽平公融爲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鎭東大將軍冀州牧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元相之重儲傅之尊端居務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

帝命文武兩寄巨細竝關以伊呂蕭鄧之賢尚不能兼況臣猛之無似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誰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爲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淸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

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樂音洛魏郡之邑屬司州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在冀州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篡詣長安自理篡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淸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丞相猛見之笑曰高子伯于今乃來何其遲也

泰曰罪人來就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未

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洽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爲尚書郎泰固請還州堅許之（出堅載記）

右簡文皇帝在位二年壽五十三

烈宗孝武皇帝上

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咸安二年七月即位

寧康元年二月大司馬温來朝詔吏部尚書

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温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温大陳兵衞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慴失色（慴之涉反）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從七恭反猶休燕也）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撤直列反去也）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爲温謀主安與坦之見温温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衞卒安晉室三月温有疾還姑孰（出坦之及安超等傳）　七月南郡宣武公桓温薨初温病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

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廻宏從之（出彪之傳）　温以世子熙才弱使弟沖領其衆俄頃温薨詔葬温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稱温遺命以少子玄爲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沖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温在鎮死罪皆

專決不請冲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出温傳】　謝安以天子幼冲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上舉兩反下補抱反負兒衣）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

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出彪之傳】　八月太后復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領吏部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出安傳】　秦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虛交切）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趣逡須反）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秦王堅欲以周虓爲

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踞音據箕踞謂伸其兩足一曰箕踞其形似箕）呼爲氐賊嘗值元會儀衞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袂彌蔽反衣袖也）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出堅載記】

是歲有彗星出于尾箕（彗徐醉反妖星）長十餘丈

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以爲然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悉慮勿懷耿介夫惟修

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出堅載記

二年二月以王坦之爲徐兖二州刺史鎭廣陵詔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期功之慘期言周期功言大功不廢絲竹士大夫効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出坦之及安傳　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

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郎趙整固請誅鮮卑上相然反山名東胡別種因保凡山遂以爲號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出堅載記

三年五月藍田獻侯王坦之卒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爲憂言不及私桓冲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冲皆不聽處之濟然詔以冲爲徐州刺史鎭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出本傳　六月秦淸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

莫如盡言謹以垂没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震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視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正諸盈反正者歲之首月也朔者說文月一日始蘇也　上

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
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
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上力禁反衆哭曰臨）謂太子宏
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
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出猛傳）　九月帝講
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徐邈補中書
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
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

言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
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出儒林本傳）
十月秦王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
朕心可置聽訟觀於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
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
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
讖（楚譖反符命之書讖驗也）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
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

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
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
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掖音亦韋昭云亦爲在掖門內故謂之掖庭閹衣撿反宮中守門者）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學
讖者遂絕（出堅載記）
太元元年正月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詔歸
政帝始臨朝以會稽內史郗愔（郗處脂反姓也愔挹淫反其名）爲鎮軍大將軍自京口徙鎮姑孰加謝安

中書監錄尚書事　二月秦王堅下詔曰朕
聞王者勞于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也
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鬢髮
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無丞相
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
苦（出堅載記）　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除
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
役之身（出本紀）　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

兄楷曰秦恃其強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殣渠遴反理也）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出本傳）

二年春秦王堅大修舟艦兵器（艦戶黤反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其狀如牢）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

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出堅載記）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散地常憤悒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屐奇戟反屩也）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出安超等傳）散騎常侍王彪之卒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爲宮殊爲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

爲儉比之初過江則爲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爲能邪安不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出本傳）

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

按門生曰公年幹我死之後可呈此箱既而愔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出超傳）

三年九月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祕書監朱彤爲正命人人以極醉爲限祕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

宴羣臣禮飲而已（出堅載記）　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揚秦威德十月大宛獻汗血馬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之爲人用千里馬何爲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出堅本紀）

右孝武皇帝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五

考異曰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一月桓溫使劉亨收東海王璽綬　按帝紀三十國春秋亨皆作亨後魏書作亨今從之

孝武帝太元元年五月苻堅伐張天錫周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　虓傳曰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　按建元十八年二月虓謀反徙朔方十九年正月呂光發長安故知在伐涼州時今從十六國春秋

晉紀

烈宗孝武皇帝下

太元四年二月先是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石越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檝（郎涉反舟檝也或作楫）不以爲虞既而石越帥騎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至是秦克襄陽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秦將軍慕

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出重載記及朱序傳）　三月詔以疆埸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出本紀）　四月秦幽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拔之（挹乙及反）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秦人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

已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謝玄自廣陵救三阿超戰敗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出堅載記及玄傳）　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出謝安傳）

五年春秦征北將軍行唐公洛勇而多力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爲將相而常擯棄邊鄙於是自稱秦王四月帥衆七萬發和龍秦王堅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幽州褊阨（褊上禪洒反狹也）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堅怒遣左將軍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

之五月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
洛送長安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出堅載記）
臣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
能為治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必宥
之使其臣狃於為逆行險徼幸（上堅堯反要也）雖
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

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
堅違之能無亡乎
六月秦王堅以諸氐種類繁滋七月分三原
九嵕武都汧雍氐（汧輕煙反雍於用反謂汧雍之間氐羌也）十五
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
長樂公丕領氐三千戶堅自送丕至灞上諸
氐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
援琴而歌曰阿得詣阿得詣博勞翼父是仇

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
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出堅載記）
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
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表諫不從（出本紀及雅傳）
七年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
都貴于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
還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
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

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
討之何如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
戰晉王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然後告成
岱宗（上他載反泰山也為四岳之所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
曰是吾志也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
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上音集又七入反爾雅曰睦和也）未可圖也堅嘿然（上密出反靜也通作默）良久曰
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

皆出。獨晉陽平公融謂之曰。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堅作色曰。吾彊兵百萬。資仗如山。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

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上陟柳反臂節也腋夷益反胳也在肘後）不可悔也。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融又諫曰。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絶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汝不達變通耳。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天地之

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埶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出堅載記）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

遣一人。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八月。堅遣陽平公融督後將軍張蚝冠軍將軍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

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秦兵至
潁口兵既盛都下震恐詔以謝石爲征虜將
軍征討大都督以謝玄爲前鋒都督玄入問
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
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
山墅（音野 田廬）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
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
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

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
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
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
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
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上如甚反衣衿也夷秋之俗左其衣衽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出堅載記及安石等傳）十月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將軍梁成
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柵則革反拒兵以木爲之）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
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
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
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
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
（出石序等傳）十一月謝玄遣廣陵劉牢之帥精
兵五千趣洛澗（趣逡須反 嚮也）未至十里梁成阻澗
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

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
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
盡收其器械（胡介反 械者器之總名）軍資於是謝石等
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
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
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上京渠反強也春秋傳勍敵之人）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憮音武 失意貌）
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

陳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子六反迫也）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琰以冉反）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

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畜產不可勝計（出玄本傳）復取壽陽堅中流矢（中竹仲反傷也飛矢曰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豚徒渾反小豕也髀音陛股也）堅食之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出堅載記）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慕容德曰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逃死於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秦主

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出堅載記）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屐竭戟反屩也）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出安傳）秦主堅

收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語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其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賢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上音沔洪農邑屬司州）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

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飆之起（飆卑遙切扶搖風也）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上他刀反說文云扁緒也或作縧下盧東反所以畜鳥也）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

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平陽公融而後入（出堅等載記）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碩（出本紀）燕慕容垂至安陽長樂公丕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上直格反下悲巾反）起兵叛秦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

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傅音附）丕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藉慈夜反蛟居肴反龍之屬也）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鎧可亥反鎧者甲之總名仗謂器仗也）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垂之副垂殺飛龍及氐兵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

(出垂載記)

九年正月翟斌等奉慕容垂爲盟主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慕容農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擊越前鋒破之叅軍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

栅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栅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先到反羣呼也)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栅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栅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出慕容垂載記)

豐城宣穆公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慚恨成疾二月卒朝議欲以謝玄爲荊江二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桓石民爲荊州刺史桓石虔爲豫州刺史桓伊爲江州刺史(出沖玄等傳)

三月以衞將軍謝安爲太保(出本紀)　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戶化反)陰敗秦將軍强(其曲反)永其衆遂盛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

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乃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爲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沖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堅使竇衝討之(出堅記)　四月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秦銀鹿懸公叡麄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夫執鼷鼠之尾(鼷音兮小鼠也一曰有螫毒者或謂之甘鼠)猶能反噬(音誓齧也)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

悔將何及歔弗從果敗爲泓所殺萇懼奔渭
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龍演等糾
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爲
盟主萇自稱後秦王（姚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兄襄既戰死萇率諸弟降秦及苻堅敗萇遂起兵于北地稱大將軍天單于五年秦王年號白雀使家後秦別之始於此出萇載記）秦竇衝擊慕容沖于河東大
破之沖奔慕容泓泓衆至十餘萬進向長安
六月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沖且持

法苛峻（上音何）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
事置百官七月秦王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侵
逅乃引兵歸（出慕容載記）八月燕兵圍秦長樂
公丕於鄴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燕
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
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
乃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
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有

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出垂丕載記）
十年正月慕容沖卽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
始沖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
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
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
汰已甚殆難濟乎（出慕容載記）五月西燕王沖
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
漓（上黎針反下鄰知反）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

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
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遂出奔五將
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
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俄而忠至
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萇遣人縊堅於新
平佛寺（縊於賜反經也出苻堅載紀）太保安有疾求還
八月至建康甕詔加殊禮如大司馬溫故事
以司徒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

晉中外諸軍事以尚書令謝石爲衛將軍【出晉書謝安傳】

臣光曰論者皆以爲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竊以爲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

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以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入至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謚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出丕載記】　十二月燕王慕容垂始定都中山即皇帝位【出垂載記】

十一年春正月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息民國人悅之珪尋改稱魏王【是爲北魏道武皇帝】【出北史魏紀】　燕王垂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后配享太祖詔百官議之皆以爲當然博士劉詳董謐以爲堯母爲帝嚳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原明聖之道

以至公爲先文昭后宜立別廟垂怒逼之詳謐曰上所欲爲無問於臣臣案經奉禮不敢有貳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享烈祖【出垂載記】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爲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爲

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君父之所爲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響也實之逼殺其母由垂爲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爲之噲之禍況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出同上）

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入長安即皇帝位

國號大秦立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曰（酣胡甘反應劭曰治也）諸卿皆與朕北面朝秦今忽爲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等何恥爲臣萇大笑（出萇載記）

九月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弗許與永戰於襄陵秦兵大敗丕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殺丕鄴降於燕王公百官皆沒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出永載記）十一月秦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諡秦主丕曰哀平皇帝即皇帝位（出本載記）

十二年正月以朱序爲青兗二州刺史代謝玄鎮彭城序求鎮淮陰許之以玄爲會稽內史（出序本傳）五月詔徵會稽處士戴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

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安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出逵玄本傳）

十三年正月康樂獻武公謝玄卒（出本傳）呂光將王穆據酒泉自稱涼州牧光進攻酒泉克之即三河王位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

堯舜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箋云景明也古人有高德者則仰慕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徵懼不濟乃慕起韍之為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出光載記

十四年十一月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王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同都反袁宏漢記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姏姆暱屋至反近也亦作怩姏音甘老女稱也

姆音茂母也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許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為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昔年下書敕羣下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誡戒釋家五誡麄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勢傾內外遠近犇湊上古奔字湊倚幅湊也千侯反帝漸不平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奸黨王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烽敷容反燧候

表也邊有警則舉火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厝倉故反置也不足喻也甯又上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歲月漸久人安其業凡天下之人原其先祖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謂空正其封疆戶口皆以法斷都而反決也請以法著而決明之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埶今幷兼之室亦多

不贍非其財力不足蓋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無有限極故也禮十九爲長殤（戶羊反說文不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死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豈不傷天理困百姓乎謂宜以二十爲全丁十六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繁滋矣帝多納用之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長官得失徐邈與甯書

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實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愼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

案又擇公正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爲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出道子營甯等傳）

十五年正月譙敬王恬薨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優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鎭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

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胡孟反）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爲青兗二州刺史鎭京口（出雅等傳）

十七年七月秦後秦久相持不決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疾病大喜秣馬厲兵（秣音末食馬穀也）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出兵

[illegible]之登懼而還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出萇登本傳）

十一月以黃門郎殷仲堪爲荊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爲允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

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胡孟反豪彊恣橫也）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怏於兩反心不備也）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出仲堪及玄等傳）

十二月淸河人李遼上表請敕兗州修孔子舊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收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不見省（出本傳）

十八年十二月後秦王萇召太尉姚旻（武巾反）僕射尹緯姚晃（胡廣反）將軍姚大目尙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愼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

矣姚晃流涕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萇尋卒興祕不發喪自稱大將（出北史秦紀）

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淸暑殿貴人偏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弒

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魘於琰反驚夢）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太子即皇帝位有司奏會稽王道子且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衆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不惠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爲之節適始得其宜王國寶以邪諂事道子參管朝權爲時所疾王恭入赴山

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恭離之歎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十月葬孝武於隆平陵（出本紀及道子等傳）魏王珪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自嘗山以東守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爲燕守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攻鄴冠軍將軍王建攻信都自進軍攻中山（出北史魏紀）

右孝武帝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五

安皇帝上

諱德宗字德宗武帝太子也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即位

隆安元年正月魏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魏王珪自將攻之信都遂降魏珪復圍中山（出北史魏紀）夏四月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恭等上表罪狀國寶舉

兵討之道子闇懦（奴臥反弱也又奴亂反）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收國寶付廷尉賜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出〕道子王恭等傳　九月秦王興入寇胡城弘農大守陶仲山華山大守董邁皆降之遂至陝城進寇上洛拔之興勤於政事延納善言京兆杜瑾等皆以論事得顯拔天水姜龕等（上口含反）以儒學見尊禮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等（上所綠反）以文章參機

密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已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持劍求高欲殺之高懼而逃匿〔出〕興載傳　中山飢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十月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出〕北史魏紀

二年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　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乃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以告殷仲堪桓玄朝廷憂懼內外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禍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元顯元顯

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已任乃以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以冉反）　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玄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

晉恭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卽以恭位號授之牢之遂降遣其子敬宣及其壻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以閉城門恭將奔桓玄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乃以劉牢之都督諸軍事以代恭復以荆㫖玄及佺期使取仲堪玄及佺期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

深憚之優詔慰諭以荆州還仲堪玄等乃受詔〔出道子仲堪恭玄等傳〕 十一月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儀曹郎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十二月珪卽皇帝位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爲皇帝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出北史魏紀〕

三年正月燕王盛每十日一自決獄不加拷掠上苦浩反亦掠也 多得其情〔出盛載記〕 魏王珪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多索書籍悉送平城〔出北史魏紀〕 夏七月燕王

盛下詔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之以金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出盛載記〕 九月秦王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下詔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出興載記〕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

帥其黨殺上虞令島郡老反海中有山曰島遂攻會稽於是會稽謝鍼職深反吳郡陸瓌公回反又音回吳興丘尫烏光反吳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卽位以來內外乖異下

頭以南皆爲荊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蠭起如蠭之起言其衆也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切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十二月謝琰擊斬許允之進擊丘尫破之與牢之轉鬬而前所向輒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其從母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屨爲業好樗蒱上抽居反蒱戲也老子入蒱休爲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上癡廉反又敕定反窺也遇賊數千人卽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

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追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軍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引兵濟江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復逃入海島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爲會稽太守帥徐州文武戍海浦以元顯錄尚書事出王道子孫恩等傳南史宋紀同

愍仲堪恐桓玄跋扈（上蒲戈反跋扈猶彊梁也）乃與楊佺期結婚為援玄引兵擊之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鄼城玄遣將軍馮該追佺期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仲堪聞佺期死將奔長安該追獲之逼令自殺初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玄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長史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

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玄既克荊雍表求領荊江二州朝廷不能違（出玄仲堪佺期傳）涼王光卒太子紹即位太原公纂殺之而即天王位（纂嗜酒好獵隆安五年呂超殺之而立呂隆安帝元興二年降秦涼遂滅出光載記）

四年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廣固更名備德欲吏民易避（慕容德字元明皝少子也實欲走德稱燕王依燕故事大赦稱元年據廣固史以南燕別之見於此出慕容德載記）

考異曰

太元四年二月秦彭超據彭城　按謝玄傳何謙進解彭城圍又云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帝紀及諸傳皆不言此年彭城陷沒而十六國春秋云超據彭城又云超分兵下邳留徐褒守彭城至七月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楊王顯為楊州戍下邳是二

城俱陷也

陞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晉紀

安皇帝中

隆安五年(辛丑)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崙曰(鍮託侯切崙盧昆切人名)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莫各切沙上曰漢代北地也)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人心然

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傉檀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利鹿孤以元興元年卒弟傉檀立自稱南涼王[出]慕容禿髮載記)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拒之恩日來攻城裕麾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　四月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沮渠蒙遜盧水胡人也段業自稱北涼州牧張掖公改元永安史以北涼別之見於此)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不可蒙遜乃求爲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

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以男成欲以取假日爲亂業收男成賜死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爲報仇乎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羌胡亦多起兵應蒙遜者

五月蒙遜至張掖業軍皆潰業謂蒙遜曰孤孑然一巳爲君家所推願匄餘命(匄居大切乞也)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

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刑狄切在男覡在女巫）故至於敗於是衆推蒙遜爲沶州牧蒙遜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六月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蘇刀切船之總名）建康震駭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

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恩帥衆鼓譟登蒜山（譟先到切羣呼也蒜蘇貫切在丹徒）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恩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蔣即兩切蔣子文者廣陵人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傷額遂死吳先主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侍從如平生見其驚走子文追之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下民汝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乃下巫祝吾將大啓孫氏官宜爲立祠孫主乃爲立廟封爲中都侯）恩來漸近百姓恟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譙王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　八月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　燕王盛徵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

勳舊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等潛於禁中作亂盛被傷而卒河間王熙即天王位（熙燕王叔父也義熙三年爲馮跋所弑立燕王寶之養子高雲雲立三年義熙五年爲離班桃仁所弑馮跋因誅班仁自立跋在位二十二年宋文帝元嘉八年卒弟弘殺跋子百餘人而自立在位六年元嘉十四年爲魏所滅）　桓玄厲兵訓卒嘗伺朝廷之隙先是孫恩逼京師玄建牙聚衆上疏請討之會恩退會稽世子元顯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至是玄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鎮夏

上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瑞欲以惑衆張法順勸會稽世子元顯討之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艦戶黯切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狀如牢）

元興元年正月下詔罪狀桓玄以尚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以鎭北將軍劉牢之爲前鋒譙王尚之爲後部初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公私匱乏玄

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二月帝餞元顯于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丁卯玄至姑孰譙王尚之

帥卒陳于浦上衆潰逃于涂中（陳讀曰陣涂同都切地名）玄捕獲之劉牢之素惡元顯恐桓玄既滅已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故不肯討玄與玄交通東海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三月乙巳朔牢之遣其子敬宣詣玄請降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玄遣毛泰收元顯送

新亭縛于舫前而數之（舫甫往切兩船曰舫）壬申玄入京師稱詔以玄總百揆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斬元顯及譙王尚之等於建康市玄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裕當

所還京口耳遂與何無忌還京口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極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為事已泄為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縊於計切經也敬宣奔洛陽以子弟為質於秦以求救　孫恩寇

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四月極玄出屯姑孰大政皆就諮焉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心失望

十月劉敬宣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等皆往從之敬宣奔南燕虔之等奔秦十二月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曰極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

埶必將篡逆正可為他人驅除耳興善之

二年二月以極玄為大將軍　九月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丙子冊命玄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極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

何不可議喜曰卿謂之可卽可耳十月玄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玄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湖隱士安定皇甫謐（音密）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爲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濃書好

畫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十一月詔楚王玄行天子禮樂丁丑卞範之爲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庚辰帝臨軒遣司徒王謐奉璽綬（是酉切 印綬也）禪位于楚帝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玄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王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

悅辛亥玄遷帝于尋陽癸丑納桓溫神主于太廟桓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於輿乞者時或恤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三年正月桓玄立其妻劉氏爲皇后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眉救切 妄言）必加糾擿（他歷切 發擿也）以示聰明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答

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更繕宮室（繕時戰切 治也）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劉裕從徐兗二州刺史桓修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鑑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玄以桓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刁

弟爲青州刺史鎮歷陽（才丁聊切姓也）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毅家于京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苟爲失道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平昌孟昶爲青州主簿桓弘使至建康玄見而悅之旣還京

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道規高平檀憑之瑯琊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昶妻周氏富於財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橙丁鄧切牀屬）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二月

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城開（詰去吉切平旦也）無忌著傳詔服稱使居前徒衆隨之齊入卽斬桓修以徇修（徇辭峻切行示也）司馬刁弘收衆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卽馳召焉穆之往見裕裕卽於坐署主簿孟昶帥壯士數十人斬桓弘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總

督徐州事以孟昶爲長史守京口玄以殷仲文代桓修爲徐兗二州刺史遣兵擊裕仍遣頓丘大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爲無成三月劉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甫之玄驍將也（驍堅堯切健也）

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
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
逆戰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
戰（挺徒鼎切挺出）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
嗔目叱之敷辟易裕黨俄至射敷中額而踣
裕援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願以子孫爲託
裕斬之厚撫其孤玄聞二將死大懼使桓謙
等拒之裕與劉毅等分爲數隊竝進裕以身

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
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熛天鼓譟
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
拒裕而走意已決潛使殷仲文具舟於石頭
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走趨石頭與仲文
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裕入建康帥百官奉
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玄司徒王謐與
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領司徒揚

州刺史謐推裕爲徐州刺史劉毅爲青州刺
史何無忌爲瑯琊內史孟昶爲丹陽尹裕始
至建康諸大處分（上昌汝切處也下扶問切分別曰分）皆委
于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詰叶切快也）裕遂
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
遺隱時晉政寬弛（施氏切放弛也）綱紀不立豪族陵
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尺兗切舛錯）
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

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
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
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爲刁逵所執送於檻
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出長民還趣歷陽逵
棄城走爲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
皆死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胡孟切）盛流皆
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爲
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樗蒱不時輸直逵縛

之馬柳謐見之責迹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
裕深憾逵而德謐　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
魚蝦褻之(上私列切侮也)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
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
王謐爲公刁逵亡族醻恩報怨何其狹哉
柩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
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等諸軍追之玄於
道自作起居注叙討劉裕事自謂經略舉無

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覃思著述不
暇與羣下議時事起居注既成宣示遠近
四月劉毅何無忌等襲破尋陽城柩玄挾帝
單舸西走入江陵欲奔漢中夜中處分欲發
城内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
西走僅得至船左右分散荊州別駕王康產
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爲侍
衛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修之誘玄入蜀

玄從之寧州刺史毛璠璩之弟也卒於官其
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
江陵遇玄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矢下如
雨益州督護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曰汝何
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
乘輿反正于江陵劉裕等傳送玄首梟于大
桁(自元興元年至此並出玄道子等傳及南史宋紀)　九月魏主珪
臨昭陽殿改補百官引朝臣文武親加銓擇

隨材授任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
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有
功無爵者追封之宗室疏遠及異姓襲封者
降爵有差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
文武造士才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帥者其品
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
補之其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倣上古龍官
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

詐候官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出北史魏紀

義熙元年正月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鳩居求切鳩摩復姓羅什其名西域天竺人爲僧入中國奉之如神親帥羣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翻孚袁切譯羊益切翻覆而尋繹也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已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出姚興載紀

二月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劉毅爲左將軍何無忌爲豫州刺史劉道規爲荊州刺史四月裕旋鎮京口　七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八月南燕王備德卒兄子超即位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故大臣王鍾段宏等皆補外職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

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初備德事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

得東歸以此刀還汝叔也後還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取其女爲婦超乃陽狂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眞狂興召見與語超故爲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姸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超變姓名逃歸南燕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痛哭悲不自勝及卽位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

妻超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關立母段氏爲皇太后呼延氏爲皇后　西涼公暠音皓徙都酒泉暠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愼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毁譽之來當研覈眞僞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愼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涖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纇盧對切無節纇也　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出李玄盛傳

二年南燕王超猜虐日甚超嘗臨軒問封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爲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三年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奕于以女妻之上七計切以女嫁人曰妻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使鎭朔方久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悉集其衆三萬餘人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六月自稱大夏天王赫連勃勃字屈丐本鐵弗劉武之孫當後秦姚興時爲安北將軍鎭朔方遂據其地稱天王大單于改姓赫連建元龍昇國號大夏始于此　大赦改元龍

置百官以其兄叱干阿利（叱昌栗切叱干代北複姓阿利名）為御史大夫封梁公十月勃勃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高平山川險固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

四年正月以瑯琊王德文領司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刺史遣尚書右丞皮沈以諮裕裕呼記室錄事叅軍劉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今日豈得居謙遂爲守藩之將邪揚州根本所係若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蹔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揚州刺史　四月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

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譎古穴切權詐也）未可圖也興不聽遣兵襲傉檀傉檀出奇兵擊之秦兵大敗十一月傉檀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傉檀義熙十年爲西秦乞伏熾盤所殺南涼遂滅）

五年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廷皆以爲不

可惟孟昶謝裕以爲必克勸裕行謝裕安之
兄孫也　初符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
奔以爲臨灃令鎮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而
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
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
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爲中軍參軍
四月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
月至下邳留船艦（邳符悲切國名屬徐州艦戶黤切戰船四方施板以

禦矢其狀如牢）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
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
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
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盧含切或作惏春秋左傳貪婪無厭）
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
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音劬東莞邑屬徐州）退
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
燕王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

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
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沮將豫切沮喪也）
然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
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
無所資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
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縱使入峴以
精騎蹂之（上忍九切踐也）何憂不克劉裕過大峴燕
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

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
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
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音管郡名屬徐州）超遣公
孫五樓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
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進與燕兵戰
於臨朐日向昃（札色切日旰也）勝負猶未決參軍胡
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
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間居莧切微路也）此韓

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建威將軍向彌滑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擐古患切貫也春秋傳擐甲執兵）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

運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南（出史宋紀及慕容超載記）　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立世子熾盤為太子以南安焦遺為太子太師乾歸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盤曰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盤拜遺於牀下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

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饋非所願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為尚書民部郎（乾歸安帝義熙八年為乞伏公府所弒太子熾盤立熾盤宋文帝元嘉五年卒太子慕末立慕末元嘉八年為夏赫連定所滅）　北燕王雲自以無功而居大位內懷危懼為寵臣離班桃仁所弒馮跋殺班仁乃即天王位於昌黎大赦改國號曰燕改元太平　初魏王珪如賀蘭部見賀太后之妹美密令人殺

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狠無賴（狠胡懇切狠戾也）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劫居怯切取也剝北角切削也）以為樂珪怒之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十月珪遣責賀夫人囚將殺之會日暮未決夫人密使告紹紹夜與帳下及宦者數人通謀踰垣入宮弒珪齊王嗣聞變而出大臣翕然奉迎嗣殺紹及其母賀氏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興詔長孫嵩（長展兩切長孫複姓嵩其名息弓切）與安同

安同崔宏拓跋屈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朝政時人謂之八公

東萊許曰拓跋珪乘燕之亂控弦南伐奄有中原者百有餘年夷狄以來最爲强盛然自珪傳至善見二十君或爲孌倖所賊或爲强臣所害或爲母所弑或爲子所弑不以道終者十有五君蓋夷狄之性莫不狠猜躁憤果於殺戮雖父子之親母子之

恩倖臣孌妾之寵媚亦皆危懼莫能自保小人女子爲救死之計則亦無所不至矣是以得免者寡也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夫君爲其臣所弑而猶貶其君者豈非爲其有以自取之歟觀魏之諸王鮮有非其自取者也

胡曰承大亂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裕以身率之夫及旬時百官奉職而百姓耳目爲之一新況大有爲者乎蠱壞之時犯難而往濟之治其壞而使之不蠱故蠱卦有元亨而天下治之義若時既蠱壞當爲而不爲又從而蠱之則必大壞而後已觀裕之初爲治蠱之功如是其易則知當爲而不爲以至於大壞者爲可惜也

晉紀

安皇帝下

義熙六年正月魏王嗣以郡縣豪右多爲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吏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盗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爲民除蠹（多故切蟲食木曰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爲盗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爲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晩也嗣從之二月遣將軍于栗磾（丁奚切）將騎一萬討不從命者皆平之（出北史魏紀及屈傳）南燕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出降者相繼尚書悅壽（上戈雪切姓也）說超曰今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桓玄之亂敬宣嘗奔南燕後復歸晉）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

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出南史宋紀及慕容超載記)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横驁(亡遇切亂馳也)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剪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滌徒歷切洗也穢於廢切惡也)使羣士嚮風遺民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東萊許曰劉裕擒慕容超殺其王公以下三千人者不獨天姿酷虐意者矯苻堅之失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嗚呼此先王弭亂之術也如堅者不知殲厥渠魁有嘉折首之義故縱舍有罪如裕者不知脅從罔治獲匪其醜之義故多殺無辜雖仁暴不同而其失則均堅底滅亡裕亦不能平一天下者以此皆率意而行不學無術之過哉

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illegible])遂與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檝甚盛(檝即涉切亦作楫)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爲勃海太守(範融皆燕降人)檀韶爲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叅軍殷闡曰(闡上齒切)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鬭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

爲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賊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無撓(女巧切曲也)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四月

癸未裕至建康盧循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劉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上初莊切傷也字或從刃)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絶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先仰藥自死

父黼曰攘外者必先治內威遠者必先寧邇盜鬪吾室雖有萬金之利不可以行貫狐狸之瞰其栅雖可獲禽若丘陵不敢荷戈而逐也晉孫恩之爲寇兩浙騷然更五年而勝之裕雖知循爲心腹憂更五六年之久未嘗爲一日之備遽舍之而伐廣固貪十金之利而忘其室徇丘陵之禽而忘家栅也賊兵一出何無忌敗于尋陽劉道

規敗於長沙劉毅敗於桑落洲徐赤特敗於建業孟昶望風而自裁長民抗議而欲避人情恟懼中外疑惑使裕不棄置三齊星馳言旋劉鍾據力戰王仲德帥衆窮追絶其糧道沈田子覆其巢穴其將何以爲國乎

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

不可當宜且廻避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爲計不許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廻泊蔡州乃悅於是衆軍轉集六月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徐當與建康爭衡耳七月循自蔡州引還尋陽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等帥衆追循裕

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音番愚南海邑屬廣州）衆皆以爲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撤直列切去也亦作徹）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十月劉裕南擊盧循　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爲虞十一月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卽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其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十二月劉裕進軍大雷盧循徐道覆帥衆數方叢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舳音軸艫音盧舳船後持柂處艫船前刺櫂處）裕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壓之循艦悉泊西岸上軍投火焚之煙炎漲天循兵大敗走趣豫章柵斷左里裕軍至不得進裕麾兵

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沉於水衆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幡孚袁切幟也）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卽攻柵而進循單舸走（上賈我切大船也方言南楚江湘謂之舸）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

林之奇曰方幡竿之折衆懼而裕獨喜可謂善安衆心矣

七年正月秦王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于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以劉裕爲太尉裕命謝晦爲參軍裕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

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違謬裕繇是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晦美風姿善言笑博贍多通裕深嘉賞愛四月盧循行收兵至番禺孫處沈田子引兵擊破之循奔交州刺史杜慧度破之循知不免先鴆妻子（鴆直禁切鴆毒鳥以羽毛歷飲食即殺人）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送首建康（出南史宋紀）

八年四月劉道規以疾求歸許之道規在荆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於舟中道規刑之於市以豫州刺史劉毅爲衛將軍荆州刺史太尉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倪塘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曰卿謂何如

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搢即刀切紳笏而垂紳也）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九月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太尉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弟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

及混賜死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諸葛複姓風俗云葛嬰為陳涉將有功而誅漢文帝追封子孫為諸縣侯因以為氏監太尉留府事自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十月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從前襲城殺帥左右開北門突出夜投牛牧佛寺初桓蔚之敗也蔚紆勿切為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將軍所殺今

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誅初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嚴畏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十

一月太尉裕至江陵　是歲沮渠蒙遜遷都姑臧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官僚如涼王光為三河王故事　諸葛長民所為多不法為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醢許亥切醬也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長民弟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

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盼普莧切顧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

九年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遣輜重兼行而下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諸葛長民聞之

爲趣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莫半切幕也引長民却人閑語旿自幔後出於坐拉殺之拉盧合切摧也折也輿尸付廷尉幷殺其弟黎民太尉裕上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庚戌土斷斷都玩切決也皆以土著爲決斷耳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頹弛弛施是切頹敗而弛廢也請申前制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所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七 晉紀十三　汲古閣

幷省　蜀土先爲李雄所據傳數世穆帝時桓溫伐蜀平之後又爲譙縱所據是歲劉裕遣朱齡石攻之斬譙縱出宋紀南史　夏王勃勃以叱干阿利叱昌栗切叱干代北複姓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錐朱惟切說文銳也鐵爲之即殺作者而幷築之勃勃以爲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爲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去劉之卑後勃勃自稱大夏改姓赫連氏謂帝王係天爲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出赫連載記十年八月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什門至和龍見燕王䟦不拜䟦蒲跋也䟦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衆辱之左右請殺之䟦曰彼各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七 晉紀十四　汲古閣

爲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虱流溢蟣舉豈切虱色櫛切䟦遣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魏博士祭酒崔浩爲魏主嗣講易及洪範嗣因問浩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十一年太尉裕以書招司馬休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

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眞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甘言誘方伯襲之以輕兵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　魏比歲霜旱雲代之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蘇坦言於魏王嗣曰案讖書魏當都鄴可得豐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曰遷都於鄴可以

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計也山東之人以國家居廣漠之地謂其民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來春草生湩酪將出（湩都貢切江南人呼乳為湩下歷各切乳汁也）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空竭若來秋又饑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穀山東若秋來復饑當更圖之

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曰唯二人與朕意同乃簡國人尤貧者詣山東三州就食嗣躬耕藉田（藉秦昔切藉借也古者借民力以耕公田故曰藉田）且命有司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魏太史奏熒惑（上戶扃切星名）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謠餘招切爾雅云徒歌謂之謠）然後行其禍罰魏王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

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三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出北史浩傳）

林之奇曰魏太史所掌者天文之事也太史不知熒惑所在而崔浩乃知之何哉蓋太史之所掌者數也數之用爲有窮浩之所推者理也理之用爲無窮蓋以數推之則雖裨竈梓謹猶有所窮以理推之則如孔子之知魯僖廟災豈區區于度數之間

十二年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即帝位三月太尉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

史以其世子義符爲徐兗二州刺史　八月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琥火五切珀四陌切琥珀出蜀賓國）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擣覩老切）裕以劉穆之爲左僕射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司馬徐羨之爲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

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爲十人饌（士戀切具食也亦作餐）未嘗獨餐（千安切）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　丁巳裕發建康遣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符非

切淝水出九江山入淮）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弘之趨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初王廞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襆自隨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遇赦還吳

以其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絕交遊不仕十餘年裕聞華賢辟爲徐州主簿　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諸屯守皆望風款附道濟進克許昌王仲德水軍入河魏河内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太尉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矟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矟以自標（卑遙切 循記也）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爲黑矟將軍十月晉兵進至成皋秦陳

留公洸（古黃切）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武衛將軍姚益男將卒助之既而成皋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進逼洛陽洸遂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坑之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巳沒不敢進太尉裕以毛修之行司州事戍洛陽　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

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十二月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出南史 宋紀）

管見曰聖人制辭讓之禮本於人心非僞爲也劉裕破孫恩殺盧循誅桓玄復晉室北伐南燕禽慕容超皆大功也受賞固宜而每每牢辭若不可奪者及取秦之舉初

得洛京即諷朝廷加巳九錫詔命既頒則又不受辭愈力則還愈峻至於爲王地巳逼矣而矯爲緩態居然如初夫心欲得之又諷而求之又與之復辭之古之人常以此惡夫飾僞而干名者裕素輕俠又不知書故安行詐謂可籠罔世人不料人之視巳如見肺肝也君子惟誠之爲貴耳

十三年春涼公暠（音皓）寢疾遺命長史朱繇曰

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暠卒官屬奉世子歆爲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謚暠曰武昭王廟號太祖（歆爲河西王沮渠蒙遜所攻宋高祖永初元年敗死於蓼泉弟恂據燉煌自立復爲蒙遜所攻立一年而自殺）

王鎭惡進軍澠池（上莫踐切或作黽洪農邑屬司州）徑前抵潼關三月檀道濟沈林子引兵繼至秦魯公紹守潼關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太尉

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泝蘇故切逆流而上也）先遣使假道於魏魏王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埶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崔浩曰姚泓懦劣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　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裕必德我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爲吾患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埶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留左將軍向彌戍碻磝（上口勞切下五勞切城名在代北後魏爲齊州治所）初裕命王鎭

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鎭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爲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衆心疑懼鎭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緣河隨裕軍西行風水迅急軍人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略裕遣朱超石擊斬薄干魏人退還畔城魏王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五月魏王嗣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

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堅堯切梟首於木上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

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柔然夷狄國名姓郁久閭氏始元魏神元之末掠騎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因以爲氏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魏大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蠕蠕窺伺國隙伺奄闞也相吏切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覩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

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勁居正切健也下侯旰切勇也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恪苦各切慕容暐之霍光也暐于鬼切

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撅豎小人撅居月切又其月切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縹匹妙切青白色醪郎刀切汁滓酒也觚攻乎切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

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皐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出北史浩傳)七月大尉裕至陜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王泓使給事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嶢倪幺切地名)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敵

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田子撫慰士卒士皆踊躍鼓譟(踊由竦切跳也譟先到切羣呼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泓奔還灞上(灞必架切水名)辛丑太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王泓使姚丕守渭橋自灞上引兵還屯逍遥園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

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兵不戰

而潰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墻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鎮惡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

學焉與邢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裕取關中必矣然裕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秣音末食馬穀也）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使中書

侍郎皇甫徽爲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十一月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惋烏貫切驚歎也）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以徐羡之爲吏部尚書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眞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眞時年十二以王修爲長史王鎭惡爲司馬沈田子爲中兵參軍傅弘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鎭惡功爲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鎭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

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鎭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瓘古玩切）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鎭惡（出弘載記及南史宋紀田子等傳）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鎭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

闕之使爲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
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鄗下老切豐或作酆周文王所都鄗本作鎬武王所都二邑皆在京兆復輸寇手荀
子曰兼幷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
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
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
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

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
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裕
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閏月夏王
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
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勢
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
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
我不可失也勃勃乃使其子璝帥騎二萬向
長安勃勃自將大軍爲後繼
朱黼曰用兵貴其必勝取地貴其必守此
中智之所能及也兵出而不能勝雖甚忿
憤而不敢舉得地而不能守雖有便利而
不之用自中人以上皆能之裕竭江南之
力役吳越之民窮一歲之勞涉二三千里
之遠得關洛之地期月而不能守連殺三
將幾亡愛子無毫髮之補於國謂之智可

乎
十四年正月夏赫連璝至渭關中民降之者
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與王鎭惡素有
相圖之志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鎭
惡欲據關中反於是田子請鎭惡至傅弘之
營計事田子求屛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
之弘之奔告劉義眞義眞與王脩被甲登橫
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來言鎭惡反脩執田

子數以專戮斬之弘之大破赫連璝夏兵乃退太尉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　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以太尉軍諮祭酒孔靖爲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爲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爲侍中謝晦爲右軍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爲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爲秘書郎其餘百官

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　劉義眞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眞而殺之　十月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召義眞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代鎮長安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眞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夏赫連璝帥衆三萬追義眞傅弘之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爲王買德所擒義眞行

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中兵參軍段宏東義眞於背單馬而歸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而死朱齡石奔潼關爲人執送長安勃勃殺之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眞存亾怒甚刻日北伐會得段宏啓知義眞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巳　夏王勃勃築壇於灞上卽皇帝位

十二月彗星出（彗徐醉切又音歲妖星）天津入太微

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崔浩曰晉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其劉裕將篡之應乎衆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卽皇帝位（出本紀及北史帝傳）

右安帝在位二十二年壽年三十七

管見曰聞有憫人之國亡扶而興之者矣未聞滅人之國而爲己國者也聞有矜人世絶求而繼之者矣未聞絶人之世而昌巳世者也以仁言之則無惻隱也以義言之則無是非也無是四者不可以名之曰人而亂臣賊子目利而行以成爲功以得爲能雖國隨以亡世隨以絶而不顧也帝

王既遠聖人之道喪上無過惡揚善之人下無仗節死難之士遂使兇姦狡惡之徒相推相奉恣虐而無所忌此志士仁人所以撫卷而歎息也

恭皇帝

諱德文孝武次子安帝同母弟也

元熙元年己未二月夏王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汝曹夭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然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　七月宋公裕進爵爲王　初司馬楚之歸建康會宋公裕誅翦

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亡之汝頴間聚衆以謀復讐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閒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賫湯藥往視疾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

一年劉裕諷朝廷徵巳還朝六月裕至京師

傅亮以劉裕有諷帝求禪位草詔請帝書之
帝欣然曰晉室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
紙爲詔遜於琅邪第裕封帝爲零陵王居于
秣陵行晉正朔一如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
宋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兵人入弒帝于內房
宋人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月始元帝以丁丑
歲稱晉王郭璞筮之云二百年至禪代歲在
庚申凡百四年蓋丁丑始係西晉庚申入宋

所餘惟百二之歲璞蓋以百二之期婉而倒爲
二百也 出本紀

右恭帝在位二年遜位又一年壽年
三十七

右東西二晉一十五帝合一百五十
五年 起乙酉 終己未

臣光曰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羶之
氣瀰漫河洛薰烝華岱宮闕蕪沒陵廟鼎
焚元帝以宗室疏屬遜居江表天下士民
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荊楊之間
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
憝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
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
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
有王導卞壼溫嶠陶侃謝安謝玄爲之臣
也羣賢既沒而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

不亦宜乎

五胡十六國起創世系已具惠帝卷首
溫公總論今附于後

前趙

臣光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
有河汾天下鑫　之衆輻湊而歸之石勒
王彌皆北面爲臣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
執辱二帝矜兮淫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

墳草未生家爲屠肆曜以疎屬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洪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困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其功者鮮矣及乘高堠之提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爲禽虜雖其輕易取禍亦不幸而

天亡也

後趙

臣光曰石勒以胡羯餓隸崛起阜櫪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斲喪晉室東禽苟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舉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惛然就縛遂兼其國奄有中區氐羌咸服彼其才不有

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虐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陵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爲非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憂矣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家無噍類積惡不已捨滅亡何適哉

前燕

臣光曰慕容氏世爲君長保據海隅及廆

始大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之廆拊循勞徠收其髦俊以贊國政遠舉王命以示大順務農積穀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啓土宇旣承其遺烈恢大前功於是吞斷遼并宇文俘高麗翦夫餘蠶食幽并而與强趙爲敵矣及石氏內亂雋乘時而動驅勵精蓄銳之兵以掃離散土崩之衆莫不順風而靡遂

走王午服張平數段能擒冉閔左縈右拂
而幽并青冀悉定矣暐之立也太宰恪佐
之內修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鄰
敵及評爲政妬宗室疏賢之人逐之以資
鄰敵君闇臣謟以當苻堅王猛之威安得
不亡乎

後燕

臣光曰慕容垂以美材茂功不容於昏亂

之朝自歸於秦秦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
不乘人之約亦足以小償其愧矣垂之去
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嚮之如
趨市故數年之間掉馬箠從容而收故業
自然之勢也寶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
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遁逃弃年
之閒歷國殆盡子孫親戚翦爲仇讎進退
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
自投於讐人之懷終踞其喉而刺其腹以
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勇過人能如是
乎不幸遇盜而天熙以一婦人之故遂亡
其國彼何人哉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
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
君窮不能救盡喪其田奪人之田以居之
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
全青土可謂善敗不亡超以聲伎之故輕

犯強敵又不能用善謀自取滅亡惜哉

前秦

臣光曰石氏之強也氐羌之族無不內徙
爲臣一朝失馭而兩立爲患理固然也苻
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爲不
肖然猶西取關中幷姚襄抑桓溫遂爲強
國堅以雄材英略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
於布衣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

妬非至明能於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禽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衆以攻晉先爲之除宮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爲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爲敵數月之閒寇讐徧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

哉論者皆咎堅寵信羌與鮮卑而伐晉彼皆覩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強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亡也夫

後秦

臣光曰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明而得其耆艾豈非忠信之所致然邪襄材器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然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也萇藉父兄之烈值苻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殺之其不仁甚矣興成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然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　譯經拜佛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肖亦興貽謀之未遠也

右僭僞十六國今載其撮要者止此數事

考異曰

安帝義熙十二年二月姚興卒　晉本紀三十國晉春秋皆云義熙十一年二月姚興卒魏本紀北史本紀姚興姚泓載記皆云十二年按後魏書崔浩傳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浩以爲元年故晉本紀三十國晉

春秋凡引始後事皆在前一年由鴻之說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祖武皇帝

諱裕字德輿彭城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翹爲郡功曹晉安帝龍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裕參府軍事遂平山陰恩遁入海　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謝琰十一月牢之復東征使裕守句章句章城小人少帝每戰陷陣賊乃退還浹口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百姓皆苦之惟裕獨無所犯　五年春恩頻攻句章裕屢破之恩復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裕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進勝裕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

擬[illegible]解乃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進
向滬瀆裕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
之以吳兵一千為前驅裕以吳人不習戰
命之在後不從是夜裕多設奇兵兼置旗
鼓明日戰伏發賊退嗣之追奔陷沒裕且
退且戰麾下死傷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
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賊疑有伏乃引去
六月恩浮海至丹徒裕兼行與俱至奔擊

大破之恩至建業知朝廷有備遂走鬱州
八月晉帝以裕為下邳太守　元興元年
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
元顯遣牢之拒之裕又參其軍事玄剋建
鄴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懼縊於新洲
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
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
[illegible]玄從兄修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裕

為中兵參軍六月加彭城內史十二月桓
玄篡位裕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計
及弟道規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
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
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並與義謀
三年二月乙卯裕託游獵與無忌詠之等
及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侵城
門開無忌等即斬修以徇而起兵玄遣吳

甫之皇甫敷北拒義軍衆推裕為盟主移
檄都下進與甫之遇與江城遂斬甫之進
至覆洲山玄軍大敗玄挾晉帝乘船走尋
陽裕於是奉晉武陵王承制建行臺大赦
發兵追玄玄走江陵進軍追敗之斬玄奉
晉帝還都進裕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　義熙五年偽
燕[illegible]慕容超掠淮北帝抗表北伐超大將

公孫五樓請 大峴堅壁清野以待之超不從帝入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士有必死之志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也超遣人迎戰屢敗 六年二月屠廣固獲超傳送于建康斬之帝之北征也海寇盧循徐道覆乘虛欲襲都下未至帝還師斬道覆于始興 十三年進軍西討姚泓二月軍次潼關三月帝率大軍入河五月至洛陽

謁晉五陵七月使王鎮惡自河浮渭八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于藍田遂尅長安禽姚泓得秦皇帝玉璽送之都下斬姚泓于建康市裕既累立大功晉帝加九錫封爲宋公進封爲宋王出鎮壽陽〔並出〕本紀詳在晉紀

永初元年庚申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從七恭切猶休燕也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解音蟹曉也無復他言亮即將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拊芳武切拍也髀部禮切股也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

夏四月徵王入輔王留子義康鎮壽陽義康尚幼以劉湛爲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爲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出〕亮等傳 魏淮南公司馬國璠池陽子司馬道賜謀外叛司馬文思告之魏王殺國璠等連引平城豪傑坐族誅者數十人章安侯封懿之子玄之當坐魏王以玄之燕朝舊族慕容氏之燕也欲宥其一子玄之

曰弟子磨奴早孤乞活其命魏王乃殺玄之四子而宥磨奴　六月王至建康傅亮諷晉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遜於琅邪第王爲壇於南郊即皇帝位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祕書監徐廣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

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滌徒歷切洗也除也）與之更始（出本紀及晉紀）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奉晉恭帝爲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宮于故秣陵縣（秣莫葛切丹陽郡之邑系宋）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爲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追封劉穆之爲南康郡公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易弋豉切亦輕也）　魏王聞上受禪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　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

朱黼曰聞善而知好見不善而知惡人之性也爲善而樂人之知爲不善而畏人之知中人之情也周處聞三害之語至變節而爲善士曹孟德以素無月旦之評至劫許子將以求題品豈亦以是哉是以自昔帝王皆采求鄉論以爲取士之本培植淸議以善風俗之原周人之俗連甍比門皆粹然士君子之行蓋得鄉里薰陶之善東

都之季連頸接踵甘就鈇鉞而不顧者直以一時清議不敢少犯故也劉裕以流蕩無行博俠無恥不爲當世之所推許雖已及富貴猶未免介然有遺[illegible]之心故其於始初肆赦欲與犯清議鄉論之人一切而蕩滌之與之更始其爲一身計善矣獨不念家貧無行不能推擢之法猶用於秦季州郡俱置大中正以攷論士品雖東晉羣

胡猶或能用之欲爲一身自雪計而至併廢百王之法可乎自是而後取士不復以鄉論士大夫肆行不復畏清議爲善者無以自勸爲不善者無以少沮既足以速劉氏之亡又且貽萬世無窮之禍其爲失豈少哉

二年春正月上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

諸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出本紀）　初帝以毒酒一甖（烏莖切說文缶也）授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酖直禁切鴆毒）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帝令兵人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於朝堂三日（臨力禁切哭也出晉紀）

上之爲宋公也謝瞻爲宋臺中書侍郎

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賓客輻湊門巷塡咽（輻方六切車輪轑也湊千候切本作輳謂衆輻之所共輳咽音因塞也本作噎它放此）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戸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上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遇病不療（療力照切疾愈也）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

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

管見曰宋孟不遠在司馬氏之世師昭廢弑其主以强奪國洛京之禍如何哉乃踵其所爲其意若曰不殺故主非所以一人心而防後患此亦起於寧我負人之意耳不知天道報施豈使人逆理如此邪爲人君止於仁高祖之不仁於是爲甚矣已殺晉二帝在三年之間人殺已二子在三年

之後所謂一人防後患者其術不亦疎乎

三年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博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羨之傳） 三月上不豫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抑而不答 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檀徒干切姓也太公爲灌檀令其後以爲氏焉）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

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帝殂于西殿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

守以布還之幷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爲侈靡太子卽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爲皇后后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頗以自憂遣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其爲我思身後之計浩曰陛

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代[illegible]典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左右信臣以爲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宄望息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召亂之道也帝從之立太平王燾爲皇太子以長孫嵩奚斤安同爲左輔崔浩穆觀丘堆爲右弼帝曰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足以得志於天下矣嵩實姓拔拔（卽後魏拓拔氏也）斤姓達奚（後魏拓拔氏）觀姓丘穆陵（本拓拔氏）堆姓丘敦（拓拔氏）是時魏之羣臣出於代北者姓多重複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患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　以侍中謝方明爲丹陽

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田〕本紀　七月葬武皇帝於初寧陵廟號高祖

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魏主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上護八切本春秋鄭之廩延邑其城甚固後魏置東郡又改爲滑州因滑臺以爲名）崔浩諫曰國家今日未能一舉取江南而徒有伐喪之名臣謂宜遣人弔祭存

其孤弱恤其凶災使以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魏王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守兵將軍周幾吳兵將軍公孫表同入寇

管見曰宋高祖禦軍戰伐在晉末爲能亦豈司馬懿之比哉使將略絕人非人君所貴也不得以此譽之又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也獨孝於後母爲甚盛而清簡寡欲嚴整有度被服布素游宴稀嬪御少

不蓄私藏又詔幼主當朝毋后不得預政此八者皆人君之要行也

右武帝在位三年壽年六十七

營陽王 史曰少帝

諱義符武帝太子也永初三年五月卽位

景平元年癸亥春正月辛丑帝祀南郊　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爲豫州刺史鎮洛陽魏主南巡恒嶽丙辰至鄴　己未詔徵豫章太守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

沈約論曰蔡廓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

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哉　柔然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 袤音茂延長行也南北曰袤東西曰廣 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蠻王梅安帥渠帥數十人入貢於魏初諸蠻本居江淮之間其後種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穎往往有之在魏世不甚爲患及晉稍益繁昌漸爲寇暴及劉石亂中原

諸蠻無所忌憚漸復北徙伊闕以南滿於山谷矣（出北史北狄南蠻傳）　魏奚斤等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毛德祖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悉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奚斤等悉定司兗

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　五月魏主還平城　十一月魏太宗殂壬申世祖即位（太宗長子也是為世祖太武皇帝）以代人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左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

詔無不關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聃他甘切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素知其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

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辟必益切除也漢張良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也）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籙龍玉切道家仙籍之書）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

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于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一百二十人衣食每月

設厨會數千人（出北史浩本傳）

臣光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仙者服餌修鍊（餌仍吏切藥餌）以求輕舉鍊草石爲金銀其爲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敘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爲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訛吾禾切謬也）崔浩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爰居海鳥也爾雅一名雜縣樊光云似鳳凰爰居事見國語莊子云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孔子以爲不智如謙之者其爲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邪似嗟切按論語正義曰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哉

右營陽王在位一年壽年十九

太祖文皇帝上

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封宜都王出爲荆州刺史徐羡之等廢營陽王乃　奉王即

位於江陵

元嘉元年（甲子）春正月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陛下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不聽　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

人情好欵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
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靈運性褊傲上俾緬切卜作褊狹意也傲五到切倨慢也不遵法度朝廷但以文意
處之不以爲有實用靈運自爲不能容參權
要嘗懷憤邑上房吻切下乙及切憤滿而於邑也延之嗜酒放
縱徐羨之等惡義眞與靈運等遊義眞故吏
范晏從容戒之義眞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
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行胡

孟切迹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
羨之等以爲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
各出之爲大守奏列義眞罪惡廢爲庶人出義眞等傳傳
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
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
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
謀告之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
與左右引船爲樂夕遊天淵池卽龍舟而寢

詰旦道濟引兵居前詰去吉切平旦也羨之等繼其
後入自雲龍門邢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
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
閤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羨之等
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
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纂
承大統遷營陽王於吳王至吳止金閶亭六
月巳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弒之王多力突

走出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弒之踣蒲北切倒也斃也春秋傳晉人踣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
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
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
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阜也制其行
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
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
上良刃切下所力切吝靳也嗇愛也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

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宜傳教命又有典籤（千廉切官名）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沖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昵尼質切比必寐切親近也或作暱）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南史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桓玄乘時藉運加以先資革命受終人無異望宋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渝旬夷凶翦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然武皇將涉知命弱嗣方育少帝體易染之資稟可下之質其至顛沛非不幸也

管見曰已之所爲人之所效也孝於親則欲子孝於我也忠於君則欲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之事上所不欲人之加諸已者吾不以施諸人也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傅當無異圖死幾二年嗣君愛子相繼弒殺下少顧惜何哉以高祖於晉有以啓之矣其事好還可不信夫可不戒夫

傅亮師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

義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眞於新安義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用別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荊湘等七州軍事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宜都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烏結切嗚咽悒而哽咽也）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于到彥之王華等

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
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
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　八月
至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
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
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王謁初寧陵還
止中堂百官奉璽綬即皇帝位以行荊州刺
史謝晦爲眞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

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
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
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
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　冬
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
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我死汝曹當奉慕璝
爲王（璝古回切）慕璝阿柴之母弟也阿柴又命諸
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

世祖尚幼太宗以竇氏慈良有操行使保養
之竇氏撫視有恩訓導有禮世祖德之故加
以尊號奉養不異所生
三年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殺營陽廬陵
王之罪命有司誅之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
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上徒含切）又爲帝所親委
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
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

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
慮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出廓步走至新林
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馬奔兄廸墓屯騎校
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
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
恙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
子又誅晦子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
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

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璝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氐丁奚切按風俗通云氐本西南夷種地理志云武都有白馬氐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稍（漢書云羌三苗羌姓之別裔也）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　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二年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二月燕有女子化為男燕王以問羣臣尚書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為雄猶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為男臣將為君之兆也　三月丙寅魏主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密后之姐也

才略明練始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而討之可未陳而擒也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曲盡其宜　乃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

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鬭心臺軍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至安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檻戶黯切）

以檻車載遺也於是誅晦瞻遯（上疾谷切）及其兄弟之子幷同黨孔延秀周超等（出晦矣之等傳）徵謝靈運爲祕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琳著高屐披貂裘（屐竭戟切屩也）孔覬（覬音冀）嘗詣之遇賓客塡咽暄涼而已覬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

管見曰惠琳佛者也佛之教無君無父棄人倫滅天理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屏遠除絕不使亂華夏賊民心也　帝以其道爲可行則當削髮胡服以從其教以爲不可行則惠琳髡首黑衣尚不肯改安知父子君臣之道而佐人主治天下乎

以王華爲中護軍侍中如故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爲上所親任與已相埒（力輟切相亞也）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爲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飮甚悅旣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

喉脣恐後世難繼也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上所重當時號爲五臣弘微琰之從孫也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上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撫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以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

聞之笑以爲身幸上乃止

四年帝如丹徒謁京陵初高祖既貴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

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魏主至統萬

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掎居綺切從後牽曰掎）夏衆大潰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后妃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

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宮墻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蕞徂外切小貌）欲不亡得乎魏主爲人壯健鷙勇臨城對陳（鷙脂利切廣雅曰鷙執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名鷙也陳直刃切與陣同）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

堂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長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至於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横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

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考異曰

高祖永初二年九月殺零陵王 宋本紀九月己丑零陵王薨晉本紀九月丁丑據長曆九月丙午朔無己丑丁丑今不書日

營陽王 宋本紀高氏小史皆作滎陽滅后謝晦蔡廓傳作營陽營陽南方郡名也今從之

太祖元嘉元年正月 宋本紀正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宋紀二月己巳宋略二月癸巳今延壽南史二月己卯朔皆誤也按長曆是年正月丁巳二月丁亥朔後魏書紀志是

年無食今從之

六月癸丑徐羨之等殺廬陵王義真 宋南史本紀二月廢義真徙新安之下即云執政使使者誅義真于新安宋義真傳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羨之傳亦云廢帝後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按長曆六月庚寅朔無癸未蓋癸丑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

太祖文皇帝中

元嘉五年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紆勿切眷攻夏主赫連昌於上邽擒之按本傳鐵弗劉武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因以號爲姓世領部落至武之孫屈丐當後秦姚興時欲使助沒奕干鎮高平既而拜安北將軍以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屈丐襲殺奕于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恥姓鐵弗遂改爲赫

連氏自謂徽與天連也邽音圭天水邑史記故邽戎邑也系後魏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以妹始平公主妻之賜爵會稽公魏主嘗使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　十一月祕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唯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或出郭遊行且二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意諷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令還會稽靈運遊飲自若爲法司所糾坐免官

是歲師子王剎利摩訶及天竺迦毗黎王月愛皆遣使奉表入貢表辭皆如浮屠之言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

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因遂成大國焉剎初八切師子王之名竺張六切西域國名即身毒也迦居伽切毗頻脂切天竺王號屠同都切袁宏曰浮屠佛也佛者漢覺也將以覺悟羣生

六年正月以彭城王義康爲侍中王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又以江夏王義恭爲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帝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見隆替安

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出義康等傳）

三月立皇子劭爲太子　四月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太史令張淵徐

辯言於魏主曰今茲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魏主詔浩與淵辯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詰起吉切責問也）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蠕蠕乳兗切狄號也姓郁久閭氏即柔然國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高車古赤狄之餘種初號狄歷北方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畧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願陛下勿疑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

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

林之奇曰違衆議而用人之策以決大事此誠天下之至難善用之則如晉武之於杜預魏太武之於崔浩隋文帝之於賀若弼不善用之則如晉顯宗之於庾亮苻堅之於慕容垂清泰帝之於薛文遇

五月魏主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紇下沒切汗音

按蠕蠕傳即柔然國紇升蓋乃其號耳猶夏言制勝也可汗酋長之稱猶夏言皇帝也

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莫相收攝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園水上同都切又音土故切按蠕蠕傳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 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俘芳無切說文軍所獲也 西行至涿邪山涿竹角切邪以奢切字或作涂山名在漠北 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引兵東還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

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十月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潔安原及侍中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毛爲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於酢器中鋌徒鼎切說文銅鐵樸也酢倉故切醶也或作醋 夜有所見即

以鋌畫紙作字以紀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爲之舉筯或立嘗而還魏主嘗引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忿敷問切恚於避切怒也恨也 然後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

尫烏光切尫弱纖細也 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出北史浩本傳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方沒河北地闇

七年帝自僭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遣使告魏

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先到切乾也）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　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所禁切滲漉）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七月至須昌乃泝河西上（泝蘇故切逆流而上曰泝）魏主以河南四鎭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於是碻磝滑臺洛陽虎牢

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墮徒果切落也）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狡古巧切狡獪）今斂戍北歸必幷力完聚（幷卑政切兼也並也）若河水旣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十月到彥之等浴河置守（浴余專切緣水而下也）魏河北諸軍會于七

女津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魏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崔模降魏（出彥之仲德等傳）　十一月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引兵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桓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

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淸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趣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奔靑兗大擾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蕭承之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彥之坐免官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郞宗舒等入貢於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

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吝之豫陝戍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以長沙王義欣爲豫州刺史鎭壽陽壽陽士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爲盛藩芍陂久廢（芍音酌又音鵲在安豐郡屬北史後魏俗楚相孫叔敖所造以灌田也）義欣修治隄防引淠水入陂（淠賓彌切水名出弋陽）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溉功代切）到彥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

出本傳

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他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問尚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旣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之曾孫也

八年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魏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執朱修之　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逐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

道濟全軍而返（出本傳）

或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以測其伏不足而示之有餘敵莫得以擣其虛孫臏之減竈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檀道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魏主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十年農戰竝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魏

主賜慧龍璽書曰知其欲相中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刺之反爲慧龍所得而捨之魏主以崔浩爲司徒長孫道生爲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鄣諸良切通作障又音之亮切遮擁泥淨也）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

張偉等皆賢雋之胄（雋子峻切智過千人曰雋）冠冕州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玄等至皆拜中書博士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詎其據切字林未知詞也）宜加三思（上蘇暫切參之也論語三思而後行）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初魏昭成帝始制

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馬牛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蠱公戶切）

（巫師爲蠱故曰巫蠱春秋左傳注曰蠱惑也羖果五切說文夏羊牡曰羖一說羖攊羊也）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出北史崔浩傳）

九年五月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少威儀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十二月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

淮死帝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布有文簿九年而高祖卽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庫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

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側賣切 通財也 或作債)理之不充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魏李順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謂順曰年衰多疾不堪拜伏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箕 居之切 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如箕 隱 於靳切 憑几也)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懼亡而敢陵侮天地

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追止之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經涉艱難麁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諸子皆庸才也如聞牧犍器性麁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此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

十年魏主徵陸俟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未朞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旣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

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直類切說文怨也）必生禍亂矣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卽日復以爲散騎常侍（出北史本傳）　涼王蒙遜卒牧犍卽河西王位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廐居又切馬舍也）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　前祕書監謝靈運好爲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孟顗（魚豈切）與靈運有隙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爲有司所糾靈運興兵逃

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上愛其才乃降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其買兵器結健兒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出本傳）　魏立徐州於外黃以刁雍爲刺史

十一年燕王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於魏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

步陽羊千口帛千匹

十二年丹陽尹蕭模之上言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爲之詔從之

陳曰古之爲民者四後之爲民者六所以

廣爲形像以蠹生民之財古之教者處其一後之教者處其三所以使士夫談玄說空以賊生民之心蠹生民之財其禍小賊生民之心其禍大

朱黼曰古今之爲國所急者養民而已自佛氏之入中國窮土木之麗以崇塔寺而民不得以居也裂縑帛之美以製幡綵而民不得以衣也冶銅鐵以範佛像鍾磬鐃鐲而民不得以用也蠶食者日衆而耕桑之人節身以餽施游惰者安居而服勤之人盡力以爲役民生之益艱而天下之不可爲者未必不由此

十三年正月朔上有疾不朝會　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

一日晏駕道濟不可復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上符霄切又匹妙切輕猾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

之收憤怒目光如炬（其呂切 火炬也）如脫幘投地（幘側革切 髮有巾曰幘）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魏娥清古弼伐燕攻白狼城克之燕主弘奔高麗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十四年魏主以民官多貪夏五月己丑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十五年三月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已下者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爲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爲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蓺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率更古衛切 官名 猶秦中更也）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爲四學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侍講（褠古侯切 巾謂巾幘 褠謂單衣）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而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

安有四學哉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率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出本紀）

十六年二月以衡陽王義季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義季常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苫詩廉切草覆屋）左右斥之老父曰盤於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農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出本傳）三月河西王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聞其土地鹵瘠（上郎古切下秦昔切鹵薄而瘠瘦也）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以金寶納於順順亦爲之隱與古弼皆曰自溫圉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上去吉切下乃旦切相問難也）衆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郡縣也羣臣既出振威將軍伊馛（蒲撥切）言於帝曰

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出北史浩傳及附庸傳）六月治兵於西郊自雲中濟河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魏主至姑臧見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昝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

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涌余隴切騰涌之水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漢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　九月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縛符攫切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魏主釋其縛而禮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

也馛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魏主特愛之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爲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索敞與陰興爲國師助教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索敞爲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浩啓稱陰仲達段承根涼土美才請同修國史皆除著作郎浩集諸曆家考校

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度徒故切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爲

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空
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
曰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
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
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
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唯游雅
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
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

妙理至多何須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爲政
何先時魏多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賤唯知農
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
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出允浩等傳］
十七年二月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
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
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
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糾吉酉切剔他歷切糾擧而剔解之）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
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令義康選用生殺大
事或以錄命斷之埶傾遠近自謂兄弟至親
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領軍
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
以傾之義康權埶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
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
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劉

斌（悲巾切）王履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
疾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邀結朋黨伺察
禁省自是主相之埶分矣　九月上以義康
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收劉湛付廷尉
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及其黨
劉斌等詔以義康爲江州刺史出鎭豫章驍
騎將軍徐湛之逵之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
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

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泣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耶上乃赦之　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歡

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出義康傳）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也詩曰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

十八年前龍驤參軍扶令育詣闕上表稱袁盎（一浪切）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

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上音集爾雅曰集和也）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

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鉗其淹切以鐵有所劫束也所能擾逃所能弭滅哉弭母婢切止也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上章刃切疾疹以太祖之舍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鯁古荇切骨彊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與骾同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斃毗祭切頓仆也宋之鼎鑊胡郭切鼎大而無足曰鑊吁可畏哉

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白是每帝即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爲功差易帝不從

二十年十一月魏主下詔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

二十一年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古弼爲人忠愼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

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掣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捽昨沒切持頭髮也掣尺列切挽也搏伯各切手擊也毆烏口切捶擊也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帝失容捨棊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跣先典切徒謂步行跣謂足親地也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蹇久

蹐切蹶居月切跛蹇而顚蹶也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
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或以利社稷便
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
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
之芸王分切除苗閒穢也春秋左傳芸人之田償辰羊切還也凡耕種二
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
姓名於田首標卑遙切舉也識也又必小切以知其勤惰禁
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魏入中國以

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
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
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魏主從
之　八月魏主畋於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
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擊之帝大怒
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
銳故帝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
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

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
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
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帝
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席入
切一稱爲一襲猶言一副衣服也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
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
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
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

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菽式
竹切說文豆也或作尗象尗豆生之形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
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
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並出北史本紀本傳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
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堯
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
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

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爲乖異謂宜仍舊詔可

二十二年正月朔始行新曆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爲六十

律錢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爲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出承天傳及隋志）

九月上餞衡陽王義季於武帳岡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饌士戀切具食也或作籑）（旰古按切日晚也晏也）有飢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哉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難利以任使達其情僞易以躬臨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高祖思固本枝崇樹襁褓（上舉

兩切下補抱切負兒衣）後世遵守迭遠方嶽及乎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衾衽者（衾去金切被也衽如甚切文字音義云臥席）動數十人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非善誨也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之有衆十餘萬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諸軍討之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

所知憤憤不得志以范曄有俊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亦常怏怏不得志乃引與同謀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女巧切謂不屈也) 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曄在獄爲詩曰雖無稽生

琴庶同夏侯色曄著後漢史未就初被收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攘人羊切袂彌蔽切謂揎袖出臂也瞋昌眞切張目也)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曄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本傳)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劉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忸女九女六二切愧也)矜才以徇業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矣 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屬珠玉切附也籍秦昔切簿書也謂所附宗籍)沈邵爲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

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管見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盜而不知而蒙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故守經而失其宜遭變權而陷誅死之罪嗚呼宋之爲宋弑兩主而得之二子尋爲股肱所誅一

子又爲兄弟所殺一子又爲孫子所弒一孫又爲篡逆所屠不善之積與夫禍淫之報如影響然

二十三年正月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嘗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爲振武將軍進軍圍林邑　魏主

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上女亮切醞器也）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上熒絹切目無常主也）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眞復羲農之治其一切蕩除（上徒浪切滌除也）滅其蹤

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上居列切詩曰靡有孑遺謂無遺餘也出北史紀及）

傳

藥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夫上失其道
儒者之道不行然後天下靡然爲異端之
歸者使魏主知其爲邪說詖行而掃除之
不過人其人足矣今也不推原其所以歸
釋氏之故者本於王化之不明乃悉天下
沙門無少長盡坑之夫彼雖異教亦吾赤
子耳吾之教不明使之從異端之學今也

不待其改而從我乃致之死地何其不仁
之甚也夫老氏之與佛均爲異端耳魏主
以佛法虛誕而與浩重寇謙之而奉其道
非明智不惑者特好惡不同耳
朱黼曰孟子欲闢楊墨故說諸侯必言堯
舜董仲舒欲去申韓故告武帝使尊孔氏
葢堯舜之道明則楊墨之害自去孔氏之
道行則異端之說自息示其正者所以禁

其邪德裕之相武宗崔浩之輔太武去浮
屠甚力而不免崇奬老氏是於渭水急流
中自分清濁耳人其誰信之
魏主徙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分軍誅李
閏叛羌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
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
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
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

羸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
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
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
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
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
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
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
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

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譟蘇到切羣呼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纂作管切纂集而比偶也）計千家之貲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耦五口切耕牛）參合

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信宿並如字春秋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數所服習銘刻由巳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簳利鐵（簳古旱切箭笴）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麁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

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僾復隊伍坐食糧廪者不可同年而校矣（出本傳）　五月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

還家之日衣櫛蕭然（櫛阻瑟切梳比之總名出本傳）　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杜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以傖荒遇之（傖鋤耕切亦作搶吳人罵楚人曰傖賈誼傳曰國制搶攘晉灼云亂貌）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日上都奚切漢時匈奴休屠王之子賜姓金氏）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

臣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諒朝廷之
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
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
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曰彈胡人身爲牧圉
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
未必能也上嘿然出本傳八月魏高涼王那
等破蓋吳傳首平城餘黨悉平
伊川評二十一年古弼毆劉樹魏主赦其

不敬罪曰孟子稱疾不應齊王之召景丑
責之以不敬王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
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蓋
齊人之事其君以擎跽曲拳爲敬然苟其
心不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則貌敬而心
不敬矣善事君者必如孟軻而後可古弼
之於魏主至於捽劉樹頭摶其耳毆其背
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以其貌觀之可謂

大不敬矣而其心則誠欲致君於無過之
地魏主譬之築社之役蓋當蹇靡而縱之
之時其貌雖若不敬而其心則敬矣人臣
之事君宜以此爲法
考異曰
太祖元嘉七年十月崔模降魏宋書云模抗
節不降投壍死按後魏書模仕魏爲武城
男宋書誤也

九年十二月魏李順使涼後魏書順初奉冊
拜沮渠蒙遜爲涼州牧卿有蒙遜不拜及
順使還論牧犍事南史順冊拜蒙遜還拜
都督四州長安鎮都大將開府徵爲四部
尚書加常侍延和初使涼始有不拜等事
今據順云不復問矣明年蒙遜死帝曰卿
言蒙遜死驗矣故從南史
十一年三月魏於什門還平城後魏書節義

傳云什門在燕歷二十四年按後魏本紀
神瑞元年八月遣于什門招諭馮跋至此
年二十一年矣若二十四年乃在太延三
年而太延二年馮氏亡矣

十六年九月沮渠牧犍兄子萬年降魏 宋書
氐胡傳曰茂虔兄子萬年爲虜內應茂虔
見執今從後魏書

二十年十一月魏主令太子副理萬機 宋索
虜傳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
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
狸夢其祖父並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
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僞詔曰王者大
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年舊例自今已
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事節小
異今從後魏書

十三年五月檀和之等破林邑 本紀在六

月傳在五月當是六月賞檀和之等今從
傳

宋紀

太祖文皇帝下

元嘉二十四年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貝博蓋切海介蟲也古者象形以貨貝而寶龜）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

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乃罷之　冬十月胡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王檀和之擊斬之

二十五年初劉湛既誅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尚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彊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詈賓客（詬呼漏切詈力智切怒罵也）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為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匃（古大切乞也或作丐）選用不平不可一二交結朋黨構扇是非縱不加罪故宜出之上乃免炳之官

二十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岱徒耐切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時戰切積土為山曰封為墠祭地曰禪）上悅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

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本傳）

二十七年魏主將入寇大獵於梁川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偵丑正切謂覘偵而伺候之也）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奄衣檢切忽也遽也）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鎭壽陽（鑠書藥切）遣參軍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

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墻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塡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攻四十二日帝遣臧質劉康祖共將兵救之魏主遣任城公乞地眞拒戰質等擊斬之魏主乃引兵還

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魏主以浩監祕書事使與高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郄標（郄上抽遲切姓也標其名音卑遙切）性巧佞爲浩所寵信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幷求敕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譔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

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閒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噍作笑切如淳曰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孑遺謂無噍類）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立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祕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翟亭歷切姓也黑子名）有寵於帝奉使并州

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至東宮因留宿明旦與俱入朝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

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匄其生耳實不問臣

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於是召浩前臨詰之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上徒紅切僕也）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它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幾吾欲爲卿

脫死旣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其季切心動也）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愼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

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出]浩允本傳

東萊許曰崔浩著魏史太武忿其實錄而夷其族其後魏收懲此黨北朝貶江左時人疾之號爲穢史兩人者陋矣無足議焉然爲史者如之何而後可春秋書魯之弒君曰君薨而不地謂弒爲薨者諱惡也獨不言地則其弒可知而不隱矣夫如是故

外足以傳信而內足以示恩誡萬世之法非聖人孰能修之

朱黼曰夫作史以買直不知諱遜以掇禍浩固有罪也罪不止其身而且遷怒以及無辜太武誠鷙暴殘忍其夷狄之習未除矣

上欲伐魏。徐湛之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竝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鋒不敵檀道濟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彦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

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當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秋七月庚午大起軍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靑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蹔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

況千切下與之切臨淮也使王玄謨進圍滑臺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時河洛之民出穀椊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冬十月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鞞部迷切騎上鼓也釋名鞞裨也裨助鼓節也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十一

月辛卯弘農太守栁元景使薛安都等攻陜魏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峭救之安都等與戰于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兜當侯切鍪莫侯切首鎧也鍪或作鞪鎧可亥切甲之總名唯著絳納兩襠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中竹仲切當也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曾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

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復戰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阻力切說文曰在西方時側也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甲午克陜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蜂起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軍深入栁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氊

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己未魏軍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軍潰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

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及臧質來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攻城不拔留數千人守之自帥大衆南向庚午魏王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葦與鬼切大葭也通作葦　筏房越切箄屬或作撥）聲言

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檐而立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觀望形勢購魏王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王鑿瓜步山爲蟠道于其上設氈屋魏王不飲河南水以橐駞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駞名馬

求和請婚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乃竟不成婚

管見曰凡用兵者必有大將故易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故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必先養士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指蹤腹心之臣故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舉以義恭爲節度非運籌決勝之人也王玄謨爲元帥

乃諂諛貪愎之士也發近邊六州民丁十日卽行則無素養之銳卒也借根本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則無素畜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有之虜馬不過江其亦幸而已矣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王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並出玄謨等傳及本紀）

胡誕世之反也江

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齎箋西切持遺也）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揜殺之（揜衣檢切覆也出義康傳）魏人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于君山絕水陸道作鐵牀於其上施

鐵鑱（說文銳也）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魏人以鈎車鈎城樓城內繫以彄絙（上侯格下居登切謂以大索爲彄如弓彄之彄）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鈎獲之明日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謂相背負而上城也）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三旬不拔魏主燒攻具退走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

功于質上聞而益嘉之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卽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爲戲（槊色角切長矛也或作矟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矟）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上卽私切下切余切行不進貌）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

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玄之子也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吏囚羆子掠治之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上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魏主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度世自出

魏主以爲中書侍郎度世爲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　六月魏太子晃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有寵于太子與愛不協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太子以憂卒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爲侍中（綽昌約切）僧綽曇首之子也（曇徒甘切）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

思理練悉朝典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諳悉人物（諳烏含切說文悉也一曰記也憶也）舉拔咸得其分及爲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出僧綽傳）

二十九年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蘭延和疋薛提等（疋五下切古文雅字）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　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遣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碻磝魯爽將荊州甲士四萬

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　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數四六月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之（上亦之切笑也或作欪）　秋七月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妬當故切忌也）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

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上必益切不食穀也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上烏莖切下文甫切能言之鳥因以爲名)出入主家劭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遂與共爲巫蠱(公吐切巫者執左道以亂政而惑人蠱惑也若行符猒谷之術)琢玉爲上形象埋於含章殿前陳慶國

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呪職救切或作祝詛莊助切亦作)又得所埋玉人(埋莫皆切瘞也)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　諸軍攻碻磝累旬不拔張永夜撤圍退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柳元景薛安等向潼關魯爽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柳

元景皆引兵還　魏南安王余不恤政事宗愛爲宰相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十月使小黃門賈周等弒余而祕之唯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志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爲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南部尚書陸麗謀執宗愛賈周等勒兵

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施是切解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羣臣多請復之乃詔州郡縣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鄉所毀佛圖(鄉許亮切往也)率皆修復魏主親爲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以師賢爲道人統(出北史本紀本傳)

三十年正月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爲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帝曰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帝欲立宏嫌其

非次是以議久不決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爲逆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呼前中庶子蕭斌悲巾切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僞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屏必郢切屏蔽也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手捍之上侯旰切捍抵也五指皆落遂弑之

東萊評曰楚成王多愛欲黜太子商臣聞而弑之孔子書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者深罪頵之不知禮義而取死也文帝寵潘淑妃欲廢劭而立宏與成王相去千載其事無毫髮之異則育子禍不亦宜乎春秋之所深罪者也可不戒哉

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劭遽即位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曰

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兵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　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王命顏竣移檄四方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

兵起始憂懼戒嚴四月武陵王遣柳元景至新亭依山爲壘劭使蕭斌統精兵萬人攻之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病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銜枚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狀如箸橫銜之繣結于項）一聽吾鼓聲麾下勇士悉遣出鬬遂大破之劭僅以身免走還宮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

恭上表勸進王卽皇帝位劭閉守六門城中沸亂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解甲來降詔斬斌於軍門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濬父子並梟其首（梟堅堯切斷首掛木）（上並出本紀及劭傳）秋七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詔求直言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

皆禁絕叅軍周朗上疏以爲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江間不足戍守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狼盧當切說文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蟹下買切蟲名說文有二螯八足旁行非蛇鱓之穴無所庇）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凡法有變於

苦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炫熒絹切明也）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襲席入切一副爲襲數襲者言數副衣服也）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櫝徒谷切說文匱也本作匵　笥相吏切匳也盛衣之器）何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井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又設官者空官稱

事立人稱官置王侯識赤甚務不應強仕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書奏忤旨（上五故切逆也）自解去職　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絕臣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上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將置東宮率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

南史論曰文帝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內清外晏四海謐如而授將遣師授乖分閫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將非韓白而延寇慼境及言泄衾衽禍結凶險蓋有自而然也

右文帝在位三十年壽年四十七

考異曰

太祖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巳未魏兵至淮上（魏本紀云丁卯至淮按宋略巳未虜至淮西宋本紀乙丑胡崇之等敗今從之）

魏主設氈屋於瓜步山（魏帝紀云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蓋謂此也今從宋書）

二十八年六月魏太子晃以憂卒（宋索虜傳云燾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鹵獲甚

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撿晃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殺之蕭子顯齊書亦云晃謀殺佛狸見殺宋略曰燾既南侵晃淫于內謀欲殺燾燾知之歸而詐死召晃迎喪晃至執之罩以鐵籠捶之三百曳於叢棘以殺焉又索虜傳云晃弟秦王烏奕肝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訴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鎮枹罕此皆江南傳聞之語今從後魏書

二十九年二月甲寅魏主被弒 宋書作庚申今從魏書

五月詔蕭思話等北伐 索虜徐爰張永傳並云王玄謨亦北伐玄謨傳中不曾行蓋脫誤魏紀載六月劉義隆將檀和之寇濟州梁坦及魯安生軍于京索龎萌薛安都寇恒農都不言蕭思話等而宋紀亦無此數人者至七月云薛元興討之和之退梁坦安生亦走不言思話之歸宋略有臧質遣柳元景向蒲坂元景傳亦有之今從宋書宋略

宋紀

世祖孝武皇帝

諱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也封武陵王爲雍州刺史遷江州刺史總統衆軍元嘉三十年二月元凶劭弒逆王率沈慶之會兵討劭四月卽位於新亭

孝建元年甲午 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鎭甲兵所聚盡

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彊大故欲分之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郢以井切三國時魏文帝以江北諸郡爲郢州尋復爲荆州至宋武帝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上彌兗切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過江夏謂之夏水通接雍梁寔爲津要由來舊鎭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爲便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火到切損也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 七月庚子魏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興光

二年沈慶之請老乃至稽顙泣涕上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上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六月壬戌魏

改元太安

林之奇曰尚之之勸慶之正如李陵之勸蘇武使降匈奴也已降匈奴亦欲他人之降已則致仕而復起亦欲他人之復起是所謂小人以己方人己爲小人亦欲他人之爲小人也

三年以宗慤爲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爲

方鎮者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憖為豫州吳喜為典籤憖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憖大怒曰宗憖年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十黍為絫十絫為銖輪郭謂錢之形制也按漢書云周景王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與五銖錢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上即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

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眾雜以鉛錫上余專切青金也下先的切銀鉛之間也翦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上尹竦切騰貴也朝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者不得行民間喧擾是歲始興郡公沈慶之建議以為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偽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

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駮之上北角切謂乖舛也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魏晉已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藏才浪切物所蓄也實為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

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耳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舒民賑章刃切贍也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民懲大錢之改

菲艮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出水傳及隋志）

大明元年上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丹陽尹顏竣以蕃朝舊臣數懇切諫爭無所回避上浸不悅竣自謂才足幹時舊恩莫比當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詔以竣爲東揚州

刺史竣始大懼（大明三年賜死出本傳）

二年魏設酒禁醲酤（上女亮切醞也下古暮切賣也）飲者皆斬之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鬭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贓滿二丈皆斬（出北史本傳）

魏高宗起太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帝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帝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上居列切攻發人之私也）帝省

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

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帝謂群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嘗使諸子樵採以自給司徒陸麗言於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

妻子不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出允本傳）　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奴骨切本作訥遲鈍也 論語君子欲訥於言）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起於纖微詔旨臨責司徒聲嘶股栗殆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人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官

於都坐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帝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都官尚書謝莊度支尚書顧覬之爲之又省五兵尚書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

人海輕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覬司徒長史王彧爲之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耶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出宋興傳） 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爲椽屬三公參

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囂虛嬌切喧也）不可抑止于進務得兼加諂黷（黷徒谷切褻也易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爲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跌徒結切放蕩也）帝初踐阼（阼存故切主位也）擢爲僕射居顏劉之右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閒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怏倚兩切情不足也）累啓求出上不悅自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再被彈削僧達既恥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

議時政上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榻託盍切牀也）僧達令舁棄之（舁與居切說文共舉也）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闍反（闍上東閣切又時遮切）上因誣僧達與闍通謀收付廷尉賜死（出本傳）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版築爲殷相明敭幽仄（敭與章切舉也仄古側字幽隱也仄陋也）唯才是與逮于二

濟故道才華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塗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藉慈夜切依藉用相陵駕因此相沿沿與專切沿襲也遂爲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

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之分本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上房越切下欲雪切明其等曰閥清切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廕於禁切庇也通作蔭　初上在江州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即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時上親覽朝政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天下輻湊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

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出覬之傳

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爲之備詔貶誕爵爲侯遣之國使垣閬襲誕誕擊閬殺之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在建康者並誅之誕以中軍長史濟陽范義爲左司馬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

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廣陵㑹死之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故敢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

東萊評曰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以欲知其家善不善之積觀其子孫所為則瞭然如目覩矣宋室八傳僅六十年而已元凶劭至於弑其父孝武至於逼其母皆覆載不容之惡曠古所未聞也然則武帝之所積亦可知已欲其世祚靈長得乎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魏大赦改元和平　魏崔浩之誅也史官遂廢至是復置　徵顏師伯為侍中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上嘗與之樗蒱（上抽居切博局戲名蒱博塞呼盧也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上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上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五年正月朔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為瑞上悅義恭以上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祇奉由是得免於禍上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棨遣禮切說文傳信也一說形如戟有繒書之吏執為信或作棨）須墨敕乃開上後因燕飲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郅之日切姓也）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魏大旱詔州郡境內神無大小悉灑掃致禱俟豐登各以其秩祭之於是羣祀之廢者皆復其舊

六年正月丁未策秀孝于中堂揚州秀才顧

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覽之惡其詐也投策於地　夏四月淑儀殷氏卒上痛悼不已精神爲之罔罔頗廢政事　九月制沙門致敬人主及廢帝即位復舊　南徐州從事史范陽祖冲之上言何承天元嘉曆疏舛猶多更造新曆以爲舊法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

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爲辰首位在正北虛爲北方列宿之中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又日辰之號甲子爲先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上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上晏駕不果施行

七年上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已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傖（鋤庚切吳人罵楚人曰傖）僕射劉秀之爲老慳（丘閑切悋也）顏師伯爲齴（魚蹇切齴露齒貌）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爲歡笑（踣蒲北切僵也仆也）又寵一崑崙奴（崑公渾切崙盧昆切）令其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思列切慢也嬻也）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耽丁含切）蔡尚書免昵戲（昵尼質切親也或作暱）去

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六月上既葬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故用爲豫州刺史以賞之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極悲佗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

妾耳上爲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行胡郎切列也）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淸暑殿宋興無所增改上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嬖妾幸臣（嬖博計切愛也）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語豈切）

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爲過矣

八年上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少有醒（酣胡甘切酒樂也醒桑經切醉解也）時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卽肅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上賞是切下徒果切懈弛而怠惰也）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玉燭殿太子卽皇帝位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大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戚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葬孝武皇帝于景寧陵廟號世祖　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慨口蓋切大息也）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直列切去也）山陵未遠

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

東萊評曰古今議者謂秦始皇漢武帝無道之事如出一人而興亡異者二世裕父之蠱而昭帝蓋前人之愆故也今蔡興宗之論乃如此者獨何與善乎楊終之言曰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貶之以其不毀而無

傷於民也昭公舍中軍而春秋襃之以其不舍則有害於民也嗚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於其父之政視春秋之襃貶則知所從違矣

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

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上遂緣切下何庚切銓簡而衡平也）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　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太后遂殂　是歲宋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東方諸郡連歲旱飢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餓死者什六七

右孝武帝在位十一年壽年三十五

考異曰孝武帝大明六年四月殷淑儀卒　南史云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今從宋書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宋紀

太宗明皇帝

諱彧文帝第十一子也封湘東王壽寂之等既弒廢帝乃奉王即位

泰始元年乙巳春正月廢帝改元永光　自孝建以來民間盜鑄濫錢商貨不行二月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鑢謂之耒子磨莫婆切鑢良據切磨礪而錯鑢也耒盧對切錢名　五月魏高宗殂　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顯祖弘即皇帝位時年十二馮太后臨朝稱制　六月魏開酒禁　秋七月廢帝幼而狷暴上古掾切褊急也又古縣切　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

帝年漸長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邪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算閹衣廉切奄閤閉門者　法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餘招切爾雅云徒歌謂之謠　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法興為眞天子官為贗天子贗五晏切偽物也或作偐　帝遂賜法興死初世祖多猜忌猜倉才切疑也　王公大臣重足屏息上必郢切屏絕氣息也　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橫胡孟切猶枉也　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慴之涉切怖也失氣也通作懾　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乃發其事帝自帥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別遣使

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辭
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
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旣出巷
軍士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
六弟及諸姪獲顔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
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隷矣【出】本紀
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貨亂敗千錢長不
盈三寸大小稱此謂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

綖環錢貫之以縷鵝五河切錢名宋廢帝置毎千錢長不盈三寸綖夷然切環胡關切錢名宋廢帝置其錢劣於鵝眼縷隴主切說文綫也入水不沈
隋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
居六切說文在手曰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出】隋食貨志
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建康拘
於殿內毆捶陵曳拘舉朱切畱也毆烏后切擊也通作毆曳餘制切牽挽也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
休祐皆肥壯帝爲竹籠盛而稱之以彧尤肥

謂之猪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
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
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又以太祖世祖在兄
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
故惡之以藥賜子勛死長史鄧琬曰先帝以
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當以死報効幼
主昏暴社稷危殆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
廢昏立明耳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　先是

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荊湘二州
以厭之厭以涉切廣雅云鎭也明旦欲先誅湘東王彧
然後發宗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左右宿
衞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帝素惡
主衣壽寂之見輒切齒湘東王彧主衣阮佃
夫阮虞遠切姓也佃夫其名佃當練切以弑帝之謀告寂之及
姜產之等皆響應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
竝聽出外裝束其夕帝悉屏侍衞與群巫及

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竹用切不當也）帝走寂之追而弑之

湘東王即皇帝位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　立妃王氏為皇后以王景文為尚書僕射（后兄也）　罷二銖錢禁鵝眼綖環錢餘皆通用　袁顗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三　宋紀五　涵古閣

二年春正月己丑朔魏大赦改元天安　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討子勛　鄧琬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惟丹陽淮南等數郡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事當濟不（府九切與否同）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　鄧琰遣豫州刺史劉胡帥衆東屯鵲尾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琬以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顗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橈（橈女教反畏恐也）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惟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明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三　宋紀六　涵古閣

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軍敗退於錢溪因委顗去顗走至鵲頭戍主薛伯珍斬送其首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顗已降軍皆散惟己帥所領獨返惟速處分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初廢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張悅至湓口子勛以為吏部尚書至是悅詐稱疾呼琬計事斬之單舸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諸軍至尋陽斬

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出子勛及顗等傳）

初袁顗爲雍州刺史說蔡興宗曰身今宜出居陝西顗在襄沔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興宗曰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故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　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高允李訢之請也十月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鎭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考之國計尤宜馴養上不從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元孔伯恭等出東道救彭城西河公石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元使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永絕其糧道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徒困切逃也）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太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枕之任切謂尸首相枕于地也）永與沈攸之僅以身免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並出安都永等傳）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

亳釐其差遠矣亳呼刀切釐力之切孟康曰毫兎毫也十毫爲釐 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欵實上苦管切誠實也 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蕩寓內褰開寓王矩切寓宙也亦作宇褰去乾切猶開也 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東手天子欲買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倏式竹切忽謂迅疾也 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高祖蟣虱生介

胄經啓疆場上居良切界也下羊益切畔也 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穫堂構豈云易哉蹙子六切迫也詩曰今也日蹙國百里播頒也穫刈也音黃郭切書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初壽陽既平帝以詔書諭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復以爲青州刺史至是爲王人所攻遣使請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上遣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魏之人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爲朐山戍主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往依蕭道成榮祖少學騎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公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談詠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出齊紀及崇祖等傳 魏長孫陵至東陽沈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 馮太后還政於魏主魏主

始親國事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汚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四年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爲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隷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

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虱無離叛之志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送平城魏主宥之重其不屈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二月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

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爲三等輸租之法等爲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少贍給

五月魏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魏主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出隋志

朱黼曰先王度地而受民料民以制食因口之多寡而賦之地故有夫井之定數因歲之豐耗而給之食故有鬴鍾之定法尺地有餘則必有須地不及之民一夫不耕則必有口食不給之民惟其計較品節於細微之中是以地無曠土民無失業也自佛教入中國民之游惰者盡歸沙門於是天下多不耕之民自魏顯祖聽民入粟爲

僧祇戶於是天下有不耕之地聽民之犯罪得入爲浮圖戶於是天下有人主不得役使之人魏宮傑室緜山亘谷者浮圖氏之廬也風雨不庇之民不得而居土腴沃壤連阡竝陌浮圖氏之田也轉徙執事之民不得而耕腐紅流脂珍羞美饌其所以自奉者常有餘而官不得以假用童衣奴服飽食群居所以使令者常有餘而官不

得以服役一郡之中僧戶僧地十常居二三至求所以裕民富國足兵者反屢歎吁嗟而不得術獨不可改歟然舉耀始初輸粟之請猶以遇凶歲卽以賑給今雖凶歉不得而用也舉耀始於酒掃之請猶以民有重罪及沒入官奴者今雖貧民不得而止也流弊日甚上下相顧而不敢議何哉

十二月分荊州之邑東建平益州之巴西梓

陸狀元通鑑　卷[illegible]　宋紀十三　汲古閣

橦郡置三巴校尉治白帝先是三峽蠻獠（盧皓切西南夷謂之獠）歲爲抄暴故立府以鎭之上以司徒參軍孫謙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謙將之官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開布恩信蠻獠翕然懷之（翕許及切合也盛也）競餉金寶謙皆慰諭不受

六年二月令百官皆獻物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　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上胡谷切十斗爲斛）與者以從坐論（盧昆切議也）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授之張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闚望（缺規切視也）忠臣懈節如此而求事簡民安

陸狀元通鑑　卷[illegible]　宋紀十四　汲古閣

不亦難乎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乃爲之罷新法（出北史本傳）

七年春二月初上爲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爲世祖所親卽位之初義嘉（子勛年號）之黨多蒙全宥（尤救切寬也）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休祐休仁休若皆賜死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景

和叅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爲上所忌故得全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

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剪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王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氷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噬時制切齧也)摶狸之鳥非護異巢(摶伯各切擊也狸陵知切伏獸似貙)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氣(螟忙丁切蛉力丁切說文曰螟蛉桑蟲也或作蟎剿子小切絕也或作剿)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亾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孽(嫗威遇切說文母也孽魚列切庶孽也猶木之有孽生)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幷轡(轡兵媚切馬轡也并或音卑政切)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亾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揃子踐切揃搣)胥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

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東萊評曰親親而疎疎天之理也明帝縱一已之私慾親其所疎而疎其所親天理盡滅以此爲國又安能久存乎

以淮陰爲北兖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宅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

長之祚禍難將與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太子左衛率（率與帥同）八月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會公卿大議任城王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若更授旁支

恐非先聖之意時太子宏生五年矣帝以其幼故欲傳位于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有何不可乃奉皇帝璽紱（上想氏切王者之印下分物切印之組也）傳位於太子高祖即皇帝位（顯祖長子是為高祖孝文皇帝）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顯祖病癰高祖親吮（癰於容切癰瘍吮祖兗切歠也）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

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羣臣奏曰昔漢高祖稱皇帝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上皇徙居崇光宮在北苑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西山與禪僧居之（出北史本紀）上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巢尚之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

侍郎會稽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上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上好圍棊棊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棊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上終不悟好之愈篤虞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上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出本紀本傳）

泰豫元年二月上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
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埶必爲宰相門族强盛
或有異圖遣使齎藥賜景文死手敕曰與卿
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景文正
與客棊叩函看（上胡讒切罔也）已復置局下神色不
變方與客思行爭刦局竟斂子內奩畢（內讀曰納）
（奩力鹽切盛物器也）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
飲藥而卒（出景文傳）　四月上殂太子卽皇帝位

時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
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
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沈攸之自以才略
過人自至夏口以來陰蓄異志及徙荊州擇
郢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
爲名大發兵力招聚才勇部勒嚴整常如敵
至重賦斂以繕器甲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
養馬至二千餘匹治戰艦近千艘倉廩府庫

莫不充積士子商旅過荊州者多爲所羈留
（羈居宜切馬絆也言牽制而留之如羈馬之義）四方亡命歸之者皆
蔽匿擁護所部或有逃亡無遠近窮追必得
而止舉錯專恣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
之爲政刻暴或鞭撻（他達切）士大夫上佐以下
面加詈辱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境內盜賊
屏息夜戶不閉

右明帝在位八年壽年三十四

蒼梧王

諱昱明帝太子也泰豫元年四月卽位
元徽元年（癸丑）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
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又詔
縣令能靜一縣刦盜者兼治二縣卽食其祿
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二千
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
史（出北史本紀）

二年夏五月桂陽王休範反帥衆發尋陽右衛將軍蕭道成將兵出屯新亭治城壘未畢休範軍已至新林道成使高道慶陳顯達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休範遣其將丁文豪將兵趣臺城趣逡須切鄕也自以大衆攻新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休範白服登城南臨滄觀校尉黃回與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放仗大呼稱降休範喜置回敬兒於左

右時休範日飲醇酒上殊倫切不澆酒也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之斬黑騾及丁文豪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出休範傳及齊紀　六月魏詔曰下民凶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闔門上戶臘切閉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　魏顯祖勤于爲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諸曹疑事舊多奏決又口專詔敕或致矯擅上皇命事無大小皆據律正名不得爲疑奏合則制可違則彈詰上唐干切糾也下去吉切問也盡用墨詔由是事皆精審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居六切窮理罪人也或內繫積年群臣頗以爲言上皇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于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

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囹盧經切圄魚呂切周獄名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由是囚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故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出北史本紀

三年以袁粲爲尚書令加護軍將軍褚淵中書監蕭道成尚書左僕射劉秉中書令

四年二月魏馮太后內行不正以李奕之死怨顯祖密行鴆毒夏六月辛未顯祖殂壬申

大赦改元承明甦顯祖于金陵謚曰獻文皇
帝太后復臨朝稱制
右蒼梧王在位四年壽年十五
順皇帝
諱準明帝第三子也封安成王蒼梧王見
弒蕭道成奉王即位後禪位于齊
昇明元年丁巳春正月魏改元太和　夏四月
蒼梧王數出游行營署巷陌無不貫穿小有

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慘七感切
愁不申也殿省憂惶食息不保帝立蕭道成于室
內畫腹為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
無罪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堋逋鄧切一
箭便死後無腹射不如以骲箭射之骲薄巧切骨鏃
帝乃更以骲箭射正中其齊齊通作臍大笑曰此
手何如帝忌蕭道成威名嘗自磨鋌曰明日
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于國

若害之誰復與汝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
密謀廢立命王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
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詗伺機便
詗呼政切又火迥切知處告言也　秋七月戊子夜帝令玉
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
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閉廂下畏相
逢値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
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

取帝防身刀刎之己丑旦道成以太后令召
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
家事何以斷之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
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
當王敬則拔白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　蕭
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
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
及熱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

此手取事授道成乃儁法駕迎立安成王以太后令追封昱爲蒼梧王安成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一　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旣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閤手仰成矣　八月詔袁粲鎭石頭粲性冲靜每有朝

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卽時順命　十月初魏徐州刺史李訢事顯祖爲倉部尚書信用盧奴令范檦四眇切　訢弟左將軍瑛於京切諫曰檦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財輕德義而重勢利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腹心之事皆以語檦後檦知太后怨訢乃告訢謀叛訢與檦對辯謂檦曰汝

今誣我我復何言然汝受我恩如此之厚乃忍爲耳乎檦曰檦受公恩何如公受李敷恩公忍之於敷檦何爲不忍於公訢慨然嘆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　十二月初荊州刺史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勒兵移檄遺道成書以爲交結左右親行殺逆吾不知子孟

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旣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惱懼道成入守朝堂命右衛將軍黃回督諸軍以討之湘州刺史王蘊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道成聞其謀遣軍主蘇烈等將兵助粲守石頭使王敬則收蘊殺之遣軍主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并力攻粲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

矣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偕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入以身衛粲偕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檐湖追執斬之粲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臥門無雜

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出粲本傳 裴子野論曰袁景倩倩倉佃切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擯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爲宣城太守於是太宗變臣無在禁省者矣出散之傳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資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慍候慘舒動中主情擧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籍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効孰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慴質涉切懼也欲使幼主

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寶祚夙傾實由此矣 沈攸之兵至夏口蕭道成出頓新亭謂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畧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縉紳

不懷四敗也紳失人切帶也搢或作縉插也插笏于紳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犲狼十萬犲牀皆切狼屬狗聲狼似犬頭白頰高前廣後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

二年黃回等軍至西陽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其後去者不息攸之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張敬兒勒兵襲江陵誅攸之二子

四孫攸之至無所歸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于櫟林上來的切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乃送建康　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朏敷尾切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右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而可乎宜禮絕羣后

微示變革儉乃唱議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進道成假黃鉞王伐切斧也以黃金飾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出朏等傳　尚書令王僧虔奏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大明中即以宮縣合和鞞拂上部迷切釋名曰鞞裨也裨助鼓節也呂氏春秋曰帝嚳令人作鞞鼓之樂下敷勿切節數雖會應乖雅體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中庸和雅莫近於斯而情變聽移稍

復銷落十數年間亾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雜曲煩淫無極宜命有司悉加補綴朝廷從之綴陟衛切連也出本傳及隋樂志

臣光曰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彊禍亂相繼至于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于草萊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興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

揚旗東征庸岡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檣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于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躋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于爲治子惠庶民足爲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强胡使師徒殲於河南代馬飮於江津

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于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其何後之有

南史論曰夫盡人命以自養蓋惟桀紂之行觀夫大明之世孝武年號其將盡人命乎雖周公之才之美亦當終之以亂由是言之得殁爲幸矣明帝任猜疑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飮不待慮既而本根不庇幼主孤立下無磐石之託上有累卵之危神器傾移靈命推改斯蓋履霜有漸矣

右順帝在位二年壽年十三宋八主五十九年起庚申終戊午

考異曰

太宗泰始元年七月華願兒言於廢帝曰官爲贗天子宋書作應天子宋畧作贗天子按字書贗僞物也韓愈詩曰居然見真贗書或作贋今從宋畧

三年正月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後魏帝紀閏月沈文秀崔道固舉州內屬宋索虜傳曰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執文秀道固又下書曰淮北三州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已前罪一切原免按青州破在五年淮北三州嵩詔徐

司豫壬寅二十日壬戌二十日也

泰豫元年二月王景文飲藥而卒　南史云帝使謂景文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若使者有此語則坐客不容不知更終恭局又曰景文酌酒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按焦度勸拒命必不對坐客言之何得死時客猶在坐也今從宋書

蒼梧王元徽四年六月魏馮太后鴆顯祖　元行沖後魏國典云太后伏壯士于禁中太上入謁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恬然不以爲怪又孝文終不之知按後魏書及北史皆無殺事而天象志云獻文暴崩實有鴆毒之禍今從之

順帝昇明元年十二月戴僧靜殺袁粲父子　南史云僧靜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蹇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按時僧靜掩粲不備挺身直往安肯容粲作啓從容如此宋書皆無此等事今不取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三

齊紀

太祖高皇帝

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蘭陵人漢相何二十四世孫宋順帝昇明三年爵爲齊王壽受禪即帝位於南郊國號齊改年曰建元

建元元年己未正月以江州刺史蕭嶷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

相告士民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罷遣三千餘人府州儀物務存儉約輕刑薄歛所部大悅　太傅道成以謝朏敷尾切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布交切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朏爲侍中　三月以太傅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加九錫　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求爲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　四月進齊公爵爲王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率閹人索得之閹衣廉切又衣撿切宮中守門者　敬則啓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

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引枕臥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公渾切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

嗚咽不自勝司空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後衛士殺王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太子賾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爲政於前撫軍行參軍劉𤟅（胡官切）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

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帝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苛音胡 細也）以崇簡易又以爲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門郎崔祖思亦

上言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則悖逆禍亂所由生也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財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猶安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

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如字一從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王子良上表極陳其弊以爲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爲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稽遲自依糾坐之科今雖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宜悉停臺使員外散騎郎劉思效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

民嗷嗷（牛刀切，衆口愁也）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
修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
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襃賞或
以表付外使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於是詔
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畧山湖　上
賞佐命之功褚淵王儉等進爵增戶各有差
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
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國家點尚之

之孫也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
尚巴西公主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
故點云然　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
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
地四方輻湊（上方六切，湊或作輳，共轂也，謂衆輻之所輳）必也持
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
爲京師也乃止　是歲魏詔中書監高允議
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
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
志朝晡給膳（晡奔謨切，日加申時；膳時戰切，具食也）朔望致牛
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
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
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允仁恕簡靜雖處貴
重情同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
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平青
徐（宋泰始中）徙其望族於代多允之婚媾流離飢

寒允傾家賑施各得其所隨其才行薦之於
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
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年九十八而
卒贈賻甚厚魏初存亾蒙賚皆莫及也
二年二月魏遣梁郡王嘉隴西公琛河東薛
虎子（琛丑林切）入寇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
崇祖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
塹（七艷切，阬也）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必悉

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
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決堰下水魏攻城
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上賞是切弛也下文運切紊
亂也簿籍訛謬上詔黃門郎虞玩之等更加檢
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僞日
甚何以釐革玩之上表以爲元嘉中故光祿
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

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愚謂宜以元
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
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上從
之　是時齊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
十縣千四百八十五　自晉以來建康宮之
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會有發白虎樽者
言白門三重關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
立都牆　魏梁郡王嘉帥衆十萬圍朐山朐

山戍主玄元度大破魏師臺遣軍主崔靈建
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兩炬其呂切火
也束葦燒　魏師望見遁去　冬十月王儉固請
解選職許之加儉侍中以太子詹事何戢領
選上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
蟬冕不宜過多冕美辨切冠也蟬冕者附蟬爲文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
也　臣與王儉既已左珥忍止切珥璫　若復加戢則
八座遂有三貂丁聊切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健　若

帖以驍游亦爲不少乃以戢爲吏部尚書加
驍騎將軍　十一月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
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爲救疾實行冤暴
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囚病必先
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止忍切說文視也　驗遠縣
家人省視然後處治上從之　十二月以褚
淵爲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上之亮切揜蔽也　征
虜功曹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

人扇障何益淵曰寒上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祥好文學而性韻剛疎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徙廣州而卒

三年春正月魏人寇淮陽上遣周盤龍等救之魏人緣淮大掠江北（掠力灼切奪取也）民皆驚走渡江盤龍馳馬奮矟直突魏陳所向披靡（矟色角切長矛也或作槊披音皆彼切裂也靡散也）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殺傷萬計魏師遂敗退　沙門法秀以妖

術惑衆謀作亂於平城苟頹率禁兵收掩悉擒之魏主還平城有司囚法秀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乃死　上使車僧朗使於魏魏主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匡輔貽厥子孫時宜各異耳　魏以薛虎子爲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表以爲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竊唯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上居代切下古玩切注也溉也）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植（芸耨而種植也）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上侯旰切衛也）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

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貯丁呂切積也）五稔之後（稔如甚切廣雅曰稔秋穀熟也）穀帛俱溢（溢夷質切滿也）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虎子爲政有惠愛兵民懷之

四年三月上召司徒褚淵尚書右僕射王儉受遺詔輔太子上殂太子卽位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敕中書曰留此正是興長病源卽命擊碎仍按

校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七月南康公褚淵卒世子侍中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屛居墓下終身 賁符非切姓也恥其名蓁測詵切

魏以荊州巴氏擾亂以鎭西大將軍李崇爲荊州刺史敕發陜秦三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

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 烽敷容切燧徐醉切說文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顏師古云夜曰烽晝曰燧

久之徙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刼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兖州皆効之自崇始也

右高帝在位四年壽年五十六

世祖武皇帝

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也建元四年三月卽位

永明元年 癸亥 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爲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詔自今一以小滿爲限有

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 禳如羊切說文磔禳祀除癘殃也古者燧人榮子所造 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出本紀

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太守其妻尙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胛熱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徵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

臣此物誤我丁酉殺敬兒并其四子　七月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開府
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
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儉作
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
儉即日毁之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
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
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

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
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
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
言　冬十月丙寅遣驍騎將軍劉纘聘於魏
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魏人出內藏之寶使
賈人鬻之於市纘曰魏金玉大賤當由山川
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故賤同瓦礫纘
初欲多市聞其言內慙而止　魏齊州刺史

韓麒麟爲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公
杖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
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
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
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北史本傳
二年春正月以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
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傾意
賓客才雋之士雋子峻切智過千人曰雋皆遊集其門參

軍范雲蕭琛任昉分兩切王融蕭衍謝朓他弔切
沈約陸倕是爲切竝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
友尚書殿中郎范縝章忍切孔休源亦預焉子
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
江左未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爲
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
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
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幌戶廣切帷幔也晋

也括注云有雲母梳函於與切函將也通作捌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糞方問切溷胡溷切棧溷也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諠譁難之終不能屈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

刺為此論甚可惜也宜急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出子良縝等傳

林之奇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吾儒之貧賤富貴安於義而已道之所當得則簞食瓢飲不以受於人尚何非義之望於其間哉釋氏因果之說何其異也謂今世之所為者因也來世之所報者果也今世為善則有來世之富貴今世之不善則有來世之貧賤如此是其為善者莫非出於利心其與市井之逐利者無以異也市井之逐利者逐目前之利也釋氏因果之說是逐來世之利也久近不同其為利心則一甚矣釋氏之不達也

管見曰范縝之論亦未究理人不常貴亦不常賤先後升降莫可端倪今以風花散落為論則是生而貴者不復賤生而賤者不復貴非通論也其所謂神滅者尤非也形有質而神無方正猶刀之利也形雖亡而神固自存刀雖壞而利固自在利非鋒鍔之謂神豈智識之以范縝所見蓋以智識為神是墮於佛學而不自知也人死曰

鬼不可謂之神神者陰陽不測妙萬物而爲言未嘗斯須亾也非窮理盡性者何足以知之

蕭衍好等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　五月魏遣員外李彪等來聘　中書舍人茹法亮（茹姓也法亮其名）封里蔡男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呂文顯等爲之既總重權勢傾

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法亮嘗於衆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上天見異禍由四戶上手詔酬荅而不能改也（出本傳）　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之所出至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

矣自中原喪亂玆制中絶朕憲章舊典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爲更始其大赦天下仍命分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李洪之以外戚貴顯爲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贓敗魏主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上渠六切促也謂跼蹐不伸下資息

切小步也如跼蹐然）賕賂始絶然吏民犯它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語蹇切又魚戰魚列二切皆議罪也）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文明太后召群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爲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

詩閭又上表以爲北狄悍愚（上侯旰切勇也）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無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齎牋西切持遺也）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

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荅之

無垢曰安邊之道惟在良將而已將得其人守邊有其術何必高城深池以爲之衛哉將失其人縱使金爲之城湯爲之池亦無所益秦之築長城豈不欲爲子孫萬世之計哉起遼東至臨洮萬有餘里長城雖成而秦已移於劉項之手矣然則所以爲中國之守者果在此而不在彼也李勣一人賢於長城又何必區區於土木之間哉

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帝之弟）爲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晃屬帝使處於輦下或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它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誡之（上居拜切警也備也）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于救切赦也）

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亦垂泣而是終無異
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減於
漢明武陵王曅多才藝而疎婞亦無寵於帝
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盤帝笑曰肉汙貂對
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曅輕財好
施故無蓄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
三年春正月戊寅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
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

祕緯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
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詔復立國學
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初宋太祖置總明觀
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既立五月
乙未省總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
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
家爲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
相尚無以專經爲業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

言論造次必於儒者（造七到切急遽也）由是衣冠翕
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
故事無不諳憶（諳烏含切記也）故當朝理事斷決如
流每持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
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析先擊切分也）
傍無流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學
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
解散髻斜插簪（髻古詣切綰髮插楚合切刺入簪側吟切首笄也）朝

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
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
選用奏無不可　魏初民多蔭附（蔭於禁切謂庇附於人也）
蔭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彊徵斂倍於公賦
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爲豪
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
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
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

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追輸切 木根也）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

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張曰周之井田之法最爲盡善然推硏其法之所由起豈周之一代所能致之哉蓋自禹平水土而溝洫之法立溝洫既立井田之制行又歷夏商世千餘年間至周然後井田之法大備矣唐太宗貞觀之治有口分世業之田立租庸調之法後世論田制謂太宗口分世業是蓋可以上附三代井田之制也然亦豈唐之一代所能致哉蓋自魏之世均天下之田謂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此則口分之制旣已肇於魏矣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謂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爲世業則所謂世業

之田固已肇於魏矣由魏之世皆有世業口分之漸歷後周歷隋至唐然後得以均之而行租庸調之法此無異於魏自唐虞以來均天下之地至成周而井田之制大備也周之井田唐之口分世業皆歷數百年而後成彼後世腐儒之議乃謂井田之法可行於朞歲之間何其疎也

四年二月魏無鄉黨之法立宗主督護民

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祕書令李沖
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
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
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
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爲
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百官俸此外復
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
癃老（上力中切病也）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

迭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令鄭羲等
皆以爲不可太尉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
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
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爲宜沖曰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民徒知
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徭餘招切使也役也）
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
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羣臣多言九

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明
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
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不可甲戌初立黨里
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
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朱黼曰古之人民所以易治者以其治之
者衆也所以易善者以其教之者衆也自
戰國與秦破壞王制鄉遂黨里之法渙散

不存朝廷之事雖以公卿而統郡國而郡
國之政則專以牧守而掌庶民師正宰長
之職棄廢弗立使千萬之衆舉聽教令於
一人之手治教何自而行哉魏用李沖之
言立鄰里黨三長擇鄉人强謹者爲之三
年無過則與之升等孤獨癃老篤疾貧不
能自存者三長迭養食之雖不能如周法
之備其庶幾也已

三月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魏穆亮等請乘虛擊之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并議定民官依戶給俸　是歲魏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

在河北

五年春正月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　以竟陵王子良爲司徒子良啓記室范雲爲郡上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遺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歎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彌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黃郭切刈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陛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餧死者多（疫營隻切疾疫也　餧奴罪切飢也）　六月癸未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積儲九稔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往年

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　魏詔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

機杼者（機居希切織具也杼丈呂切機之持緯者）又詔罷尚方錦
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　魏秘書
令高祐丞李彪奏請改國書編年為記傳表
志魏主從之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修國書
魏主問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
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蝗音皇說文蟲也）況盜
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祐
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

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
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
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
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
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祐出為西兗州刺史
以郡國雖有學縣黨亦宜有之乃命縣立講
學黨立小學
六年上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李彪

之議出上庫錢五千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糴
買（糴高歷切市穀也出隋志）　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
秘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為豪貴之家奢僭過
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家
嗣之善惡家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文
成皇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沖
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
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音欣）免冠

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
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
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
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
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
（餬洪孤切寄食也）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
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
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

非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常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慘七感切慼也惕他歷切憂也）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恧女六切慙也）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衣冠不變華飾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

弟素服肉袒（袒徒旱切脫衣而露肉也）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所恥矣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窮

七年魏汝陰靈王天賜南安惠王楨當坐贓當死馮太后及魏主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卿等以爲當存親以毀令當滅親以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詔稱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且南安王事母孝謹聞於中外並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　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宰官中散慕容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黜退

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　侍中江斅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瀹以灼切）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眞喪氣

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數湛之孫瀹胐之弟也

八年十二月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言以爲食貨相通理埶自然李悝云(上口回切又音里)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甚賤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與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潦魯晧切雨水大貌)是天下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

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爲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賫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上則候切疾趨也)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爲非而陷之於死豈爲政歟漢興鑄輕錢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

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鋊(余玉切銅屑也與漢書磨錢取鋊同義)而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王者不患無銅乏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

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秦令錢文率皆五銖異錢時有耳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剪鑿爲禍既博鍾弊于今豈不悲哉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散沈鑠所失歲多譬猶磨礱(礱盧紅切磨也)砥礪(砥掌氏切礪力制切書傳云砥於礪皆磨石也)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民何以自存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

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姧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且緣切）上言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頃之以功費

多而止

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臛（黑各切羹臛）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葅羹（膾古外切細切肉也葅臻魚切糜鹿為葅韲葅之稱）昭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茗莫迥切草也粣側革切粽也俗齊虜粽作扁米粣嗜常利切欲也）上夢太祖謂已朱氏諸帝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祀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臣光曰昔屈到嗜芰（奇寄切說文菱也）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況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魏文明馮太后殂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且旬切）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

曰弔有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主命尚書李冲選學識之士與之言冲奏遣著作郎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羔裘玄冠不以弔（羔裘黑羊裘也）此童稚所知也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曰二

同之禮應相準望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至今日獨見要逼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卽吉彪敢以素服厠其間乎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乃曰使人之來唯齎袴褶此旣戎服不可以弔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

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幍給（幍乞洽切士服狀如弁缺四角魏武帝製魏志注云太祖放古皮弁帛以爲之）昭明等引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出北史本傳）

魏自正月不雨至于三月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何宜四氣未周遽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

魏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爲之置燕設樂彪辭樂曰主上孝思罔極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上甚重之將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五月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沖議定輕重潤色辭旨帝執筆書之李沖忠謹明斷加以愼密爲帝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閏七月魏主

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於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爲太祖以世祖顯祖爲二祧（他彫切遠祖廟也）餘皆以次而遷帝引見羣臣問以禘祫王鄭之義是非安在尚書游明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從王詔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爲一祭從王著之於

令又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祕書監薛謂等以爲朝日以朔夕月以朏（敷尾切又滂佩切普召書惟丙午朏孔氏傳云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爲是尚書游明根等請用朔朏從之　初魏世祖克統萬及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並存之其後累朝無

留意者樂工浸盡音制多亡高祖始命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十二月詔簡置樂官使修其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定　初晉張斐（甫尾切）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爲奸上留心去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議異同不能一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孔稚珪上表以爲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袠裏寃魂猶結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

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十年春正月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臨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自是每朔依以爲常　魏主命羣臣議行次中書監高閭議以爲帝王莫不以中原爲正統不以世數爲與奪善惡爲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無害周晉之

錄晉承魏爲金趙承晉爲水燕承趙爲木秦
承燕爲火秦之既亡魏乃稱制玄朔且魏之
得姓出於軒轅臣愚以爲宜爲上德祕書丞
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爲神元與晉武往
來通好至於桓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
於郏鄏上古洽切下如蜀切地名在河南周武王定鼎於郏鄏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并天下漢猶
比之共工卒繼周爲火德況劉石符氏地褊

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爲土邪司空穆
亮等皆請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爲水德
二月詔魏祀堯於平陽舜於廣甯禹於安邑
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
於中書省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帝親
行拜祭　五月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
土谷渾土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羣臣請
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

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
其路無由矣乃以伏連籌爲都督西垂諸軍
事西海公吐谷渾王　魏遣常侍宋弁來聘
及還魏主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
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
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
得沒身倖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八月魏
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

許之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
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請養三老五
更於明堂詔以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帝再
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肅拜
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
國老庶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
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十
二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於魏魏主甚重

齊人親與談論顧爲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上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上上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删除

魏南陽公鄭羲爲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

文明太后爲魏主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淸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十一年春正月以陳顯達爲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郢以井切郡名)過九江顯達曰麈尾蠅拂(麈麋屬其尾可以爲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之　初上於石頭城(城名在丹陽秣陵吳孫權改爲建業築城於此)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以議南伐於淮泗間大積馬芻(芻窗俞切芻秣也)上

聞之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爲豫州刺史以備之　丙子文慧太子長懋卒太子風韻甚和上晩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遣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上宮素惡西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爲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四明帝紀)　魏主臨朝堂引公卿以下決疑政

錄囚徒帝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議論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　夏四月立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爲太孫官屬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還宮召任城王澄謂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

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秋七月魏主發平城步騎三十萬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胡剛切通作航開喧湫不得進湫即由切通本作啾謂喧譁啾卿也歎曰車前無八騶側尤切說文廄御也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朔將軍使典其事會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上疾亟王融欲矯詔立子良亟紀力切急也詔草已立上復蘇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上殂鸞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

良融知不遂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屛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　初西昌侯鸞爲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爲嚴能故世祖亦重之遺詔以爲尚書令蠲除三調及衆逋調徒弔切賦稅逋博孤切逋欠省御

府及無用池田邸治（上丁禮切蒼頡篇云邸舍也）滅關市征稅先是斷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是時鸞知政恩信兩行衆皆悅之　鬱林王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所愛（慝惕德切惡也）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上胡甘切飲也張晏曰中酒曰酣應劭曰洽也）世祖大歛始畢悉呼世祖諸伎[illegible]樂即位十餘日收王融下獄賜死太[illegible]生[illegible]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融欲立子良準鼓成其事太學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爲膽破　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跛補火切行不正也眇弭沼切失川也）停駕慰勞（來到切安慰問勞也）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黈纊塞耳（黈天口切冕前纊也纊苦謗切絮也又細綿也）前旒蔽明（旒力求切說文垂玉也冕飾）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廢病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過則所遺者多矣其爲仁也不亦微乎

況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哉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魏主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跡境內安靜帝嘉之襲教民多立銘置道側虛稱其美帝聞而問之襲對不以實帝怒降襲號二等　九月魏主濟河至洛陽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乃詔諸軍前發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

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安定王休等並慇懃泣諫帝乃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南安王禎進曰成功大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十月魏主如鄴城王肅見魏主（肅父奐為齊雍州刺史以私怨誣殺寧蠻長史劉興祖帝怒斬之肅奔魏）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晷居洧切日影也）自是器遇日隆親舊貴臣莫能間也魏主或屏左右與肅語至夜分不罷自謂君臣相得之晚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議典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

右武帝在位十一年壽年五十四

考異曰

世祖永明八年十二月孔顗上言（齊紀作孔覬今從[illegible]書南史）

十年正月壬戌魏主詔承晉為水德（魏本紀太和十五年正月穆亮等言云云按帝紀十六年正月壬戌詔定行次以水承金蓋志誤以六為五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三

齊紀

高宗明皇帝

諱鸞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也少孤高帝撫育如已子封西昌侯武帝崩受遺詔輔政既廢鬱林王又廢海陵王進封宣城王乃以太后命入繼大統

建武元年甲戌 正月改元隆昌 魏主南巡過比干墓祭以太牢魏主自爲祝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綦渠之切毋微夫切複姓春秋左傳晉有綦毋張朱隆之直閤將軍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爲後閤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

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蕭諶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悛七緣切改也止也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出本紀坦諶等傳 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言以爲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

當丁浪切中也庶也不任於重苟不失有罪雖逮
之薄撻之幕切撻也遠切皆撃也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倖
躐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
時之名爭以深酷爲無私迭相敦厲迭徒結切更也
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
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
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
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古者四民異居

欲其業專志定也今闕洛邑居民之制專以
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
則是衣冠皁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
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
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
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効工伎
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
勤三徙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

銓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官以爲升降何其密
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甍何其略也甍莫耕切屋棟相接也今因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
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
有淮北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僑渠嬌切寄也自歸
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
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上卑政切並也兼也大
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所景切簡也

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爲
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
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
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
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
不繼富之謂也帝覽奏甚善之出北史下紀本
魏主北巡三月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
害各言其志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詢之

卜筮令曰昔周卻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
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昔黃帝卜而
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
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
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
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
于平城朕何爲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
遂臨朝堂部分遷留　四月竟陵文宣王子

良以憂卒帝常憂子良爲變聞其卒甚喜
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
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王融乘危徼幸（上於堯切要也）謀易嗣君子良
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不免憂死迹
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
士烏可近哉
七月西昌侯鸞引兵入雲龍門殺帝於西弄
以太后令追廢帝爲鬱林王迎新安王昭文
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鸞爲驃騎大將軍宣
城郡公改元延興　以始安王遙光爲南郡
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
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
朱黼曰齊太祖親殺二帝而奪其國併劉
氏近親而勦除之有國數年而其兄之子
亦一歲之中廢弒兩君併蕭氏諸王而殲

之死太祖世祖惠文之子孫無復孑遺矣
已殺人之子孫而奪其國其骨肉亦自殺
其子孫以奪其國傳祚未久而國亦亾前
後僅二十三年梁武帝之興盡殺明帝子
孫而復存高武之遺孽報應豈不速哉孟
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
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信哉
九月魏詔曰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可黜者不

更爲遲可進者大成（吟緩切上進也）朕今三載
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
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其
上上下二等仍分爲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五
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
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主之北巡
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銓且緣切銓度而簡擇也）自公
侯已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爲

三等人無怨者壬午魏王臨朝堂黜陟百官
謂諸尚書曰尚書樞機之任非徒總庶務行
文書而已朕之得失盡在于此卿等居官年
垂再朞未嘗獻可替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
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
爲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
迹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爲特進太子太保
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叡上俞芮切）叔翻到省之初甚

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頗滂禾切不平也）由卿不能
相導以義雖無大責宜有小罰今奪卿祿一
朞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
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
祿一朞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
卿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盡
從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
畝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

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
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祿一朞其餘守　書尉
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
皆面數其過而行之帝又謂陸叡曰北人每
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憮上罔甫切發也）
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
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
爲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

偖嶄廉切染而瑛切漸漬而汗染也閒見廣博若永居恆北
徙催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對曰誠如聖
言金日磾丁奚切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
齊甚悅　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
兵謂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宗廟獲安不
成猶爲義鬼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上遣王
玄邈討之及于琳之殺子懋勸超之逃亾超
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之非惟孤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四齊紀九　汲古閣

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欲因以
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
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厚加
殯歛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
十月以宣城公鸞爲太傅進爵爲王宣城
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
謝朏敷尾切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
遺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爲書曰可力

飲此勿豫人事出本傳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衣於既切服之也懷人
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
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
謂忠乎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
誌胛古狎切背胛驃騎諮議參軍江祏勸王出以示
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四齊紀十　汲古閣

月相卿幸勿泄利列切漏也洪範曰公日月在軀
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祏之姑也　殺桂
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眞巴
陵王子倫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鄱蒲禾切或作鏘鏘七羊
切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子倫
性英果鎭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
死以問典籤華伯茂　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
恐不可卽辦若委伯　大力可[illegible]自執

猷遷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鎭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閒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

是威行州郡大爲姦利武陵王曄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毁之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荅典籤不在不敢與或欲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

刺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闈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飲食遊居動應聞啓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

艱難總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且早嬰尫疾（嬰於盈切纏也尫烏光切尫弱之病也）弗克負荷大傅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宣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爲太祖第三子

癸亥高帝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齊史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宋明帝年號）大拯時艱及蒼梧暴虐釁結朝野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方勠力實懷尺寸之望歸功與能事極乎此武帝御袞垂旒深存政典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鮮人勞役有齊之良主也鬱林慾鄙內作兆自

宮闈雖爲害未遠而足亾社稷云
十一月立皇子寶卷爲太子　魏主至洛陽
魏主敕後軍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爲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橐音託駝徒何切橐也韋昭曰背肉似橐）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爲寇盜所掠無孑遺矣（孑居列切詩曰靡有孑遺謂無遺餘也）
上詐稱海陵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　魏郢州刺史韋珍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悉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

何敢獨有之　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遂謀大舉入寇十二月魏遣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劉昶王肅向義陽拓跋衍向鍾離劉藻向南鄭　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劉芳郭祚皆以文學爲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爲疏己怏怏有不平色帝使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

洪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衆意乃解
二年正月壬申遣王廣之督司州蕭坦之督
徐州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魏詔淮北
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二月魏主輿
淮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望遣使呼城
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
遠問師故魏主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
乎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

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
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
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若不
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
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
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
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
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

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
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爲苟貪天下乎魏主
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
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
卿欲吾和親爲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
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
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殽衣服而
遣之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音覩謂安如墻堵不遷動

也）祖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
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之劉昶等攻義陽
城中負楯而立蕭衍間道夜發救之蕭誕等
（音木切）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
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上齊遁切黎猶比也北人天明也）城
中望見援軍至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
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追擊破之三
月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

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為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

願陛下返旆洛邑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魏主乃還　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上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飼以蒸豆（飼祥吏切食也）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慚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

夏四月魏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步將梁季羣等據險立柵以拒之英急攻拔之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別軍繼至英擊破之遂圍南鄭懿嬰城自守城中恟懼會魏主召英還懿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英入斜谷（上以遮切下余玉切斜谷在武功西南入谷百里而至）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

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卒全軍還（貯展呂切積也炬曰許切束葦燒炊昌垂切爨也）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兗州修孔子墓更建碑銘　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

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六月下詔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魏詔求遺書祕閣所無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　八月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魏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黃門侍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魚教切 欲也）宜復修之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初朕豈可襲之於後乎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游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彊禦（劾胡得切 法有罪也）帝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帝外以德器遇之內以

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常倍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默齋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特患士大夫不能守耳士大夫各以守法爲心確

然不移則制度紀綱豈至於紊亂哉若能
聰於人主所寬貸者輒力爭之可謂守法
之臣矣
九月魏主如鄴屢至相州刺史高閭之館美
其治効賞賜甚厚閭數請本州詔曰閭以懸
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
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
刺史令徵勤兩修恩法竝舉以高陽王雍爲
相州刺史戒之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

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十一月魏主如委粟山定圜丘引諸儒議
圜丘禮秘書令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於上
帝必先有事於泮宮（上音泮或作頖半宮諸侯之學也泮半也半有水半無水也鄭注禮記云頖班也所以班政教）請前一日告廟從之
遂祀圜丘大赦　十二月魏主見羣臣於光
極堂宣下品令爲大選之始光祿勲于烈子

登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今聖明之朝理
應廉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
之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
辦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父
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
校尉（翊與職切翊輔也官名）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
縣子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
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

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
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
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
卿等當知之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
命鑄太和五銖是歲鼓鑄麤備詔公私用之
三年正月以楊炅子崇祖爲沙州刺史封陰
平王　魏主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
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

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於是始改拔拔氏爲長孫氏（拔蒲撥切複姓魏文帝以拔拔皇拔之長改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旃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樓氏勿忸于氏爲于氏（忸女六切代北三字姓官氏志云改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尉紆勿切遲直尼切虜複姓後改爲尉氏）其餘所改不可

勝紀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李冲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婕（上音因下音連）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爲夫人詔黃門郎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無異寒賤故宦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上烏賄切猥濫也）其穆陸賀劉

樓于嵇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勲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其舊爲部落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爲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亦爲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爲族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亦爲族凡此姓族皆應

審覈（下華切實也）勿容僞冒令司空穆亮尚書陸琇等（上思救切又于受切）詳定務令平允　魏舊制王國舍人皆應娶八族及清修之門咸陽王禧娶隷戶爲之帝深責之因下詔爲六弟咸陽王禧等聘李輔穆明樂鄭平城盧神寶李冲鄭懿女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爲首衆議以薛氏爲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閣

徵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皇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於地（戟几劇切有枝兵也）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帝與羣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張官列位爲膏梁子

弟乎爲致治乎帝曰欲爲治耳冲曰然則陛下今日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苟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出魏紀及本傳）

臣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林之奇曰古之賜姓所以別其族後之賜姓所以亂其族古有叔孫氏而今復立叔

孫氏古有于氏而今復立于氏傳歷既久其有不相亂者乎

二月魏詔羣臣自非金華聽終三年喪又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行養老之禮三月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耇已上（耇古厚切黃耇老人之稱黃謂白毛落更生黃者耇謂面不淨如垢）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　魏又詔諸州

中正各舉其鄉之民望年五十已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之（剔他歷切解也）上志慕節儉太官嘗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皁莢以餘濼授（上音歷滴瀝也）左右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楚耕切鼎屬）上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上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上甚慙上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勲舊皆不歸選部親近憑執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繁密鍾嶸（嶸音宏）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揆求癸切度也）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懌羊益切悅也）謂大中大夫

顧暠曰（暠上音皓）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大匠斲也上不顧而言他　五月魏營方澤於河陰又詔漢魏晉諸帝陵百步內禁樵蘇（樵上在焦切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七月魏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帝在崇虛

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蘇昆切餔也)而陛下輟膳三日(膳時戰切具食也)臣下惶惶無復情地帝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卽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閏十

月丙寅廢太子恂爲庶人　初魏文明太后欲廢魏主穆泰切諫而止由是有寵及帝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泰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爲恒州帝爲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爲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共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密以狀聞帝召任城王澄謂之曰穆泰謀爲不軌扇誘

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彊爲我北行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爲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駑怯(上農都切下乞業切駑鈍而畏怯也)足以制之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授澄節行恒州事澄遽令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計

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城西遣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皐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上博孤切逃也)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闔胡臘切閉也)光州刺史崔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

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
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跖之兄[illegible]柳下季[illegible]云）
（跖秦之大盜也）豈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四年二月初魏太子恂素肥大苦河南地熱
常思北歸密謀奔平城事覺至是自平城將
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
關規據陘北（陘音刑陘山之北其道險隘在常山屬後魏）新興公
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

雖折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
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
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嘗受詔許以
不死聽免死爲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
原殺隆超同產乙升餘子徙敦煌（上音屯皇郡名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屬後魏）初丕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
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帝賜冲烈詔曰叡反
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

旣興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
言聽自死別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
爲賊端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
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
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
謝（出北史紀及本傳）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
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

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
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
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
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
自恃及魏則不然勲貴之臣往往豫許之
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
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
無此爲大矣

魏主以北方蕃[illegible]悍予畏[illegible]
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初魏遷洛
陽荆州刺史薛眞度勸魏主先取樊鄧九月
眞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
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
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
脣沸地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至
宛於元切房伯玉嬰城拒守魏主留咸陽王禧

等攻之引兵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
十月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魏右軍府
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戍主成公期遣
胡松引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
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
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王肅獲賊二三人
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常哂之近雖仰憑威
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務擒斬不多脫復高曳

[illegible]虛張功烈尤而効之其罪彌大臣所以
不敢爲之解上而已魏王益賢之上詔徐州
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啓稱北人不
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
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上戶公切後魏之地
上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度支尚書崔惠景救
雍州　十二月將軍李康祚趙公政將兵萬
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

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
至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
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
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瓠胡悞切匏也密使人過
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
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
祚等走趨淮水火[illegible]既起不知所從溺死及
[illegible]康祚之尸以歸裴

叔業使魏蕭璝令承[illegible]之魏主遣高[illegible]
拜永安遠將軍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
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脩期耳
永泰元年正月魏統軍李佐攻新野拔之縛
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
不爲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湖陽赭陽
武陰戍主相繼南遁　上有疾以近親寡弱
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毎朔望

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
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
族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
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入毎與上屏人久
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咽一結切聲塞也）明日必
有所誅會上疾暴甚遙光遂行其策殺河東
王鉉等十王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
盡矣

東萊許曰南朝不特易姓之際殺其君而
族之雖其宗屬入纂大統亦必盡殺其前
主子孫宋明帝害世祖二十八子齊明帝
害高武子孫四十餘人嗚呼忍酷亦已甚
矣雖其天姿凶虐然亦由邪說惑之其說
所謂一民心除後患者也姝不知糜蒼梧
者齊高誅東昏者梁武皆非其平昔所忌
者又惡在其能一民心除後患乎詩誦文

王之德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書數紂之罪曰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由是觀之聖王之與委任不避
仇讐暴君之亾猜忌及於骨肉今與亂同
事而欲祈天永命是猶却行而求前也不
亦異哉

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魏人拔宛北城房伯
玉面縛出降三月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

齊軍恐懼皆下船還襄陽魏主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上屋戈切又古禾切縣名後魏所置說文渦水受淮陽扶溝浪蕩渠東入淮）以救義陽進擊肅大破之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等救渦陽叔業還保渦口　初魏守尉李彪家世孤微朝無親援初遊代都以清淵文穆公李沖好士傾心附之沖亦重其材學禮遇甚厚薦於魏主且為之延譽於

朝公私汲引及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沖稍稍疎之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沖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沖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性剛豪意議多所乖異數與沖爭辨形於聲色自以身為法官它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沖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禁彪於尚書省上表劾彪違傲高亢公行僭逸

請殛（紀力切誅也）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姦有司處彪大辟帝宥之除名而已沖雅性溫厚及收彪之際親數彪前後過失瞋目大呼（瞋昌真切張目）投折几案遂發病醫藥皆不療（力照切治也）或以為肝裂旬餘而卒沖勤敏彊力久處要劇文案盈積終日視事未嘗厭倦職業修舉纔四十而髮白（出北紀本紀本傳）　四月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

甚厚而內相疑備前二歲上遣領軍將軍蕭坦之將齋仗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雍入東安慰之仲雄善琴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歌（懊烏浩切儂奴冬切琴之歌名謂與惱而遂懊也）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上愈積愧上疾屢危乃以張瓌（公回切）為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

衛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吾終不受紿

兜（於丹切兜也亦作兜）金兜謂鴆也敬則遂舉兵反帥

實甲萬人過浙江（上之列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張瓌

遣兵三千拒敬則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

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

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衆（擔都甘切篙居勞切方言所以刺船謂之篙或作撟荷夏可切負也鍤測洽切鍫也）至晉陵南沙人

范修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

進陵口慟哭而過烏程丘仲孚為曲阿令敬

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

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徒耐切以土遏水也）

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

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

進五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輔國將軍劉山

陽築壘於曲阿長岡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

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敬則

軍大敗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傳首建康是

時上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

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

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

為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

濟避魏之語也　七月上殂于正福殿上性

猜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胡狄切男曰覡女曰巫）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

北初有疾甚祕之聽覽不輟久之敕臺省文

簿中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太子即位八

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東昏侯惡

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

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

（臨力禁切哭也）號動俯仰幘遂脫地（幘側革切冠幘說文髮有巾曰幘）

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呼啼來乎（禿他谷切鶖此由切鳥名亦作鶖）

九月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

禮不伐喪引兵還　魏主得疾甚篤旬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協上音數人而已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異議右軍將軍丹楊徐謇善醫時在洛陽急召之既至勰涕泣執手謂曰君能已至尊之疾當獲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繫存亾勰乃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

右明帝在位五年壽年四十七

考異曰

明帝建武三年正月魏主改功臣姓　魏初功臣姓皆複重奇僻孝文太和中變胡俗始改之魏收作魏書已盡用新姓不用舊姓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所稱者並其舊姓名耳今並從魏書以就簡易

魏薛宗起入郡姓　北史薛聰傳聰爲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事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辭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今從元行沖後魏國典

閏十月丙寅魏主廢太子恂　齊書魏虜傳云大馮有寵日夜譖恂魏書無之又魏帝紀在十二月丙寅按長曆魏閏十二月齊閏十二月今從齊曆

齊紀

東昏侯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三子也永泰元年

七月卽位後爲蕭衍弑之

永元元年己卯正月太尉陳顯達督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

魏主至洛陽過李冲冢時臥疾望之而泣見

留守官語及冲輒流涕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俯九切與否同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襦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　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博陵長公主熙有三女二爲皇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公主生二子誕修

熙爲太保誕爲司徒修爲侍中尚書庶子聿爲黄門郎黄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吾家何所負而君無故詛吾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愼後歲餘而修敗修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此緣切改也乃白於太后及帝而杖之修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之事覺帝欲誅之誕自引咎懇乞其

生帝亦以其父老杖修百餘黜爲平城民及誕熙繼卒幽后尋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二月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

三月魏主發洛陽自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久疾多忿近

侍失指動欲誅斬勰承顏伺間多所匡救丙戌以勰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臣得專心醫藥帝曰侍疾治軍皆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顯達引兵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

元嵩免胄陷陳讀曰陣將士隨之齊兵大敗顯達南走魏收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自表解職不許更以顯達爲江州刺史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上音協吾雖摧破顯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勰泣曰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今復任以元宰總握機攺震主

之聲取罪必矣帝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淸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分勿切綬也以松竹爲心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冲直弓切挹一入切謙冲而退挹也四月殂于穀塘原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爲它人有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

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雖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小過嘗多寬畧嘗於食中得蟲又左右進羮誤傷帝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祭未嘗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及用兵有司奏修道路帝輒曰麄修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

傷粟稻或伐民樹以供軍用皆蹈緇僧之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弊浣濯而服之浣胡管切通作澣濯直角切謂洗滌衣垢也鞌勒用鐵木而已鞌烏寒切鞍韉御勒也幼多力善射能以指彈碎羊骨射禽獸無不命中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祕不發喪唯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即位東宮官屬多疑彭城王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魏世宗欲以勰為相勰

屢陳遺旨請遂素懷帝乃以勰為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勰猶固辭帝不許乃之官出北史本紀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澀色入切不滑也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櫓音魯大盾也先是僧珍為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

曰今六貴爭權理相圖滅主上慓輕忍虐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吾兄弟幸守外藩互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抜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荊相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此萬全之策也懿不從衍乃迎其弟幃憺至襄陽（憺徒濫切）既而六貴果以爭權相圖各謀廢立　初高宗臨殂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

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出本紀本傳及梁紀）　王肅爲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出北史本傳）

東萊評曰自昔人君與嬖倖圖其柄臣者往往危其社稷蓋事不成則下將反噬而禍與事成則衆亦疑懼而變起晉厲公與胥童謀三郤而欒書弒之漢隱帝與郭允明誅楊史而郭威弒之事成者也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出奔于夷儀北燕伯款欲去諸大夫而立外嬖出于齊事不成者也其成敗雖異然無不立致禍變此古今之大戒也東昏委任茹法珍梅蟲兒及

刀敕之徒先殺江　江祀次殺蕭坦之蕭暄次殺徐孝嗣沈文秀次殺蕭懿由是遙光最先反陳顯達又反崔景慧反張欣泰又反最後蕭衍反而臺城不守矣不獨東昏天姿暴虐所致皆由明帝誨之非其道耳詩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曾如是乎

永元二年正月魏大赦改元景明　豫州刺

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埶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業竟以壽陽降魏　二月

以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慧景發建康過廣陵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即收眾濟江進圍臺城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胡典切山名在壽州)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數千人自採石濟江進戰數合慧景敗走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蝋浦(上胡買切下滂古切澤名)為漁人所斬傳首建康　帝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

之功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霍虛郭切伊尹霍光)此萬世一時若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懿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嬖臣茹汝珍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晷矩鮪切日景之分刻也)十月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十一月衍聞懿死乙巳

其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葺七入切補也）事皆立辦諸將爭艣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乃以寶融敎纂嚴（纂上祖管切纂集兵嚴）以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移檄建康數帝罪惡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

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卽大號須軍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韋叡（叡以芮切）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懦乃臥乃亂二切弱也）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馮道根居毋喪聞衍起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

右東昏侯在位二年壽年一十九

和皇帝

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封南康王出爲荊州刺史東昏侯失德蕭衍舉兵奉王卽位後禪于梁

中興元年（辛巳）正月蕭衍發襄陽　魏咸陽王

禧爲上相（禧許其切）不親政務驕奢貪淫多爲不法魏主頗惡之領軍于烈言於魏主曰諸王專恣意不可測宜罷之北海王詳亦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大保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

三月乙巳南康王卽皇帝位於江陵改元

大赦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夬古賣切）寧朔將軍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七月蕭衍使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繼而降（郢以井切州名）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

康諮議參軍張弘策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　魏安國宣簡侯王肅卒初肅以父死非命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禫徒感切除服祭名）然肅猶素服不聽樂終身（出北史本傳）　九月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

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塗不捷吾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　十月衍至新林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

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呂僧珍縱兵乘之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陳讀曰陣）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

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十一月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上莫 切的）（州陽 巳）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長驅南出進拔江

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上奉甫切鍛屬）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弃吞無日事寢不報 東昏侯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珍國之副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

意使閹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弒東昏 十二月丙寅夜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巳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

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按奴禾切手相切摩也）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衍與范雲有舊即留參幃幄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等皆誅之（出本紀及梁紀） 己巳衍以宣德

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 涪音浮 衍入鎭
殿中

右和帝在位一年壽年十六齊七主
合二十三年 起己未 終辛巳

考異曰
東昏侯永元元年三月以陳顯達爲江州刺
史 齊明帝紀永泰元年七月癸卯以顯達爲江州本傳顯達敗于馬圈求降號不許乃

除江州又云東昏立顯達彌不樂京師得此授甚喜按明帝末顯達方以三公將兵擊魏不容無故除江州今從本傳

二年十一月乙巳衍建牙集衆 齊帝紀十二月梁王起義兵於襄陽誤也今從梁書高祖紀

和帝中興元年正月戊申蕭衍發襄陽 梁高祖紀云二月戊申發襄陽按戊申正月十一日梁紀誤也

三月乙巳南康王卽帝位 東昏紀云丁未南康王諱卽皇帝位蓋是日建康始聞之耳今從和帝及梁武帝紀

十月壬午蕭衍築長圍守宮城 齊帝紀與梁帝紀敘此事先後多不同按齊紀皆有甲子今用梁紀事以齊紀甲子次之

十二月張稷斬東昏首送石頭 南史王亮傳

曰張稷等議立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王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按特和帝已立稷等知建康不可守故弑東昏豈敢復議立寶晊今從齊書

梁紀

高祖武帝上

諱衍字叔達姓蕭氏蘭陵人仕齊爲大司馬尋封梁王二月受齊禪國號梁改元天監

天監元年（壬午）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　大司馬衍下令凡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者餘皆禁絶　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　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我起兵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於是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　二月詔梁公進爵爲王　殺齊邵陵王寶攸數人鄱陽王寶寅奔魏（鄱蒲何切亦作番郡名系梁）魏人深器重之　以蕭憺爲荊州刺史（憺徒甘切）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荊人大悅　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梁王即皇帝位奉和帝爲巴陵王尋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爲錄事參軍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胡曰五朝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爾彼操以文王自居而炎遂以受禪爲名

則蕭衍切比於湯武何不可之有所不足者東昏罪惡雖浮於紂而蕭公於仁義曾未窺其藩耳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者感對而爲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於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爲是言者不知天之爲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王天虎頭以

擊蕭穎冑於前遣鄭伯禽送生金以除巴陵王於後天何嘗有與行以示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應之邪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罔察至以爲尊號其失遠矣

庚午詔議贖刑　齊南康侯子恪克各切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

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稍有令名者皆鴆之上直禁切毒鳥以羽毛歷飲食卽殺人　朝臣亦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爲患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有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

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竝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出本傳　癸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謗補曠切誹惡事者書之於木肺方廢切肺石赤石也周禮秋官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函胡讒切匱也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上胡孟切不順理也投謗木函若有

劬勞才器究沈莫達者投肺石函上身服浣濯之衣（浣胡管切濯衣垢也或作澣）常膳唯以菜蔬（膳時戰切貝食也亦作饍）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擢尚書殿中郎到溉（到都導切姓也溉古代切）爲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䁹（䁹祖紅切）爲晉安太守二人皆以廉著稱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爲宣城太守由是廉

能莫不知勸（出本紀及本傳）　上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通每通施三弦黃鍾弦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弦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閒十律以是爲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閒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餘古鍾玉律竝皆不差於是被以八

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鎛鍾（上伯各切十二辰頭鈴鍾也）雜以編鍾編磬衡鍾凡十六虡（音巨爾雅曰木謂之虡所以掛鍾磬）上始命設十二鎛鍾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虡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出隋樂志）

二年三月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蹔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四月以寶寅爲揚州刺史丹楊公齊

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以顏文智爲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朞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

五月胥城文侯范雲卒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爲臨煩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留省內罕

得休下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草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詎(迄却切戱也)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出雲本傳) 魏既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爲富彊所專乃復收鹽池利入公 八月魏党法宗攻焦城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胡光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遠斥候如敵

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魏主遣尚書左僕射源懷巡行北邊六鎮賑給貧乏考論殿最事之得失(殿丁見切後也謂課居後也最祖外切凡要之首也謂課居先)皆先決後聞懷

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皇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鞫居六切窮理罪人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須揮淚無

以對竟案劾抵罪 馮翊吉翂父爲原卿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翂府文切)年十五撾(撾陟瓜切極也)登聞鼓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法度盛陳拷訊之具(拷苦老切掠也訊音信問也)詰翂曰爾求代父赦已相許審能死不且爾童騃(騃午駭切癡也)若爲人所教亦聽悔異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

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明詔聽代不
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
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爲佳童今
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翂曰父挂深劾必正
刑書因瞑目引領 瞑莫定切閉目 唯聽大戮無言復
對時翂備加桎械 上敕九切下胡介切桎梏也 法度愍之
命更著小者翂弗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
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

罪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
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
薄也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
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管見曰吉翂乞代父死人子常道也然年
方成童而能之則其質去庸遠矣王志欲
以純孝舉之亦爲少而賢之也翂以因父
取名爲辱則又賢矣故常論之善不可以

利爲利而爲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
心則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心則不成乎
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絕則
義純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爲利
所勝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
而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忠孝一道
也孝如曾子盡子之分耳豈聞參也邀賞
於曾晳忠如周公盡臣之分耳豈聞旦也

邀賞於成王周公而有希報受賞之心則
是吉翂之不如而尚得爲孔子之所法耶

二年六月魏大旱散騎常侍邢巒 上呼經切姓也 奏
稱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
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者故也先帝深鑒
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扆 上知亮切幬謂之帳下於希切爾雅牖戶間謂之扆又隱豈切 銅鐵爲轡勒府藏之
金裁給而已不復貿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

今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篚府尾切竹圜器盛於篚而貢焉）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常有餘國用恆不足苟非爲之分限但恐歲計不逋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出北史本傳）　七月魏人攻義陽上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之（琕蒲鑭切）仙琕轉戰而前兵埶甚銳元英結壘於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英營英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所角切矛屬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祖捫足不欲人知（捫音門以手撫持也）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

之義陽危急八月降於魏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　魏詔營繕國學時魏平寧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上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

・朱黼曰自東晉宋齊以來學校隳廢講授闕典梁武雅好儒術得國未幾遂置五經博士開館宇廩後進夫豈不美然上意所祈向者西戎之鬼教其齋戒躬講者西戎之譯典帥公卿士民傾家捐軀以宗事者西戎之妖法而已實徇乎異端而文趣乎

正學雖有詔令之詳條法之備奚足以風
動天下興起治功哉
四年正月朔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
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許揭切休息也）
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
廣開館宇招內後進以賀瑒（音暢）及明山賓沈
峻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
其餼廩（上許旣切饋生肉也下力寢切給粟米也）其射策通明者

卽除為吏朞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會（笈及入切
又極曄切負書箱也）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
受業命胤選文徒中經明行修者具以名聞
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初譙國夏侯
道遷從裴叔業鎭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
魏魏以道遷為驍騎將軍使守合肥後又棄
戍來奔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鎭南鄭以
道遷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王珍國為刺史

未至道遷陰與軍主江忱之等（忱時壬切）謀降魏
魏遣尚書邢巒將兵赴之二月巒至漢中擊
諸城戍所向摧破遂入劒閣梁州十四郡地
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巒遣統軍
王足進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
什二三巒表於魏主請乘勝取益州魏主不
從　魏有芝生太極殿之西序魏主以示侍
中崔光光上表以為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

者也（菌巨隕切草名說文地蕈莊子曰蒸成菌）柔脆之物（脆此芮切小耎
易斷也本作脃）生於墟落穢溼之地不當生於殿堂
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踈誠足異也夫
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
故太戊中宗（戊莫候切卽商高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
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
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
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

下側朔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是時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十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宏軍于洛口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　是歲大穰米斛三十錢（穰汝陽切豐也）

五年二月魏主詔王公以下直言忠諫治書侍御史陽固上表以爲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音古百工商賈也）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桑門即沙門也袁宏曰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以救飢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出北史本傳）　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人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戕在良切戕猶殘也）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醢（上馨奚切酢味也下許亥切肉醬也）富有羣生而擁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彭城王勰尚書邢巒奏以爲琛之所陳坐談

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切惟古之善治民者必汚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隨其飲啄乃是芻狗萬物（芻測隅切）（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何以君爲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産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供太官之膳羞

給後宮之服玩既利不在已則彼我一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罷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奕棊參論理要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四月罷鹽池禁（出北史本傳） 五月豫州刺史韋叡攻魏小峴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

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堰於建切障水也） 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

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叡起鬭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獲牛馬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客夜半起算軍

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上丁練切軍後曰殿） 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 太子統生五歲能遍誦五經始自禁中出居東宮（出本傳） 魏驃騎大將軍源懷卒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

屋皆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下楹以成切柱也棟多貢切爾雅曰棟謂之桴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九月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上乃卧切又乃亂切弱也下乞業切畏也部分乖方聞魏遣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召諸將議

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馬仙琕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磔張格切張開也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議者罷出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幗古獲切婦人喪冠又古對切一說婦人以巾上覆髮如帕類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莫補切說文母也但畏合肥有韋虎

虎謂韋叡也僧珍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於是將士人懷憤怒會洛口暴風雨軍中大驚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塡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乃命昌義之守鍾離　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　魏右衛將軍元暉與侍中盧昶皆有寵於魏主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

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遞減其半餘官各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

六年正月魏中山王英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

陵大澤行値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也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掘其月切穿也）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

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

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等乘鬬艦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倏忽之間橋柵俱盡根等皆身自搏戰（上伯各切索持戰也）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

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諸軍逐北至濊水上（濊烏外切又於廢切呼括切）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昌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出叡等本傳）　十月以五兵尚

書徐勉爲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七年正月詔吏部尚書徐勉定百官九品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二月增置鎭衛將軍以下爲十品凡二十四品班不登十品別有

八班又置施外國將軍二十四班凡一百九號　詔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

出勉本傳及隋百官志

魏京兆王愉反上羊朱切既而伏誅　初魏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戶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鎭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絶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甚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蜀玉切珠類也衣於旣切樂冬便寒南土溼熱往必殲盡上子廉切滅也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鈔掠如椿之言

出北史本傳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兼著作郎許懋請造大裘從之上將有事

大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

管見曰國之大事惟宗廟社稷爲重今齋日云者非祭祀散齋致齋之齋也乃浮圖氏所行不飲酒不茹葷之齋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居必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不飲酒不茹葷莊子謂祭

祀之齋已失之矣浮圖所行其義何所依
與有宗廟之事備禮樂之容國家常典何
可闕也其或於禮不中則詔有司稽古而
損益之可耳今乃因齋日而不樂既知其
弗克也遂以爲定制其輕宗廟不亦大乎
八年正月上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
國山者會古外切稽堅奚切郡名禹會諸侯計功因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上
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禪持戰切積土增山曰封爲墠祭地

曰禪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上待戴切泰山也爲四岳所宗
故曰岱宗是爲巡狩舒救切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而
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
于梁甫刻石紀號燎力照切柴祭天也梁甫山名因以爲縣在泰山郡
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議也舜五載一
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爲封禪何其數
也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燧徐
醉切伏羲之先有燧人氏鑽燧出火教人熟食世質民淳安得泥金

檢玉結繩而治繩食陵切索也易上古結繩而治安得鐫文
告成鐫子泉切斵也夷吾又云惟受命之君然後封
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泰山禪社
首神農即炎帝也而夷吾分爲二人妄亦甚
矣若聖王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桓齊
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
屈之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
朝至陽羨下[illegible]切會[illegible][illegible]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

不足爲瀆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
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主於下也古者
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
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
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魏公孫崇造樂
尺以十二黍爲寸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爲寸
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八音之器及度量
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然云必依經文聲

則不協請更令芳依周禮造樂器俟成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從之　十一月魏主於式乾殿爲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以爲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

先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内外俱周眞俗斯暢矣時佛教盛於洛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别爲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與河南尹甄琛沙門統僧暹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出)北史本紀

九年正月以尚書令沈約爲左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王瑩(瑩定切又爲維瓊切)爲尚書令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唯以水切諾也)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論者亦以爲宜而上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徐勉爲之請三司之儀上不許(出)本傳　三月魏皇子詡生(詡况羽切)詡母胡充華初選入掖庭(掖羊益切掖庭韋昭云以爲在掖門内故謂之掖庭)同列以故事(魏制

將立太子先殺其母)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春秋左傳曰邑姜方娠杜預注曰懷胎爲娠音之刃切一音身)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　上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肄羊至切習也)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四月詔曰尚

督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
二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羣目於是以都令史
視奉朝請用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
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
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右戶都
宣毅墨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都竝以才地兼
美首膺其選　上即位之三年詔定新曆員
外散騎侍郎祖暅（況晚切又古鄧切下同）奏其父沖之

考古法爲正曆不可改至八年詔太史課新
舊二曆新曆密舊曆疎是歲始行沖之大明
曆
十年三月魏徐州刺史盧昶（丑兩切）遣琅邪戍
主傅文驥等據朐山（朐其居切東海邑）詔振遠將軍
馬仙琕擊之仙琕圍朐山魏主詔揚州刺史
李崇等治兵壽陽以分朐山之勢盧昶本儒
生不習軍旅朐山城中糧樵俱竭（樵慈焦切糧食也樵

薪也）傅文驥以城降十二月昶引兵先遁諸軍
相繼皆潰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
相屬（僵音薑賁也）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昶單
騎而走棄其節傳（張戀切符也）儀衛俱盡仙琕爲
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無
幃幙衾屏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
（廝相支切析薪養馬者）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壘魯水
切軍壁）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爲

之用（出本傳）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
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
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　上敦睦九族優
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
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
家質作民旣窮窘姦宄益深常因郊祀有秣
陵老人（秣音抹丹陽邑）遮車駕言曰陛下爲法急於
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

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

十一年正月詔自今逋讁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　十月魏立皇子詡爲太子始不殺其母

十二年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

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解音蟹散也)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筏音伐船筏)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因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十三年二月丁亥上耕籍田大赦宋齊籍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致齋祀先農(北史崇本傳)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内沙土漂輕(漂匹妙切浮也)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戸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

事幷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巉上鋤銜切又仕檻切)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脊資昔切讀如背脊之脊)　魏御史中尉王顯問治書侍御史陽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爲如何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盗臣可不戒哉顯不悅因事奏免固官

十四年正月魏主殂太子詡卽皇帝位尊母胡氏爲皇太后臨朝稱制于忠居門下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悉命歸所減之祿舊制民稅絹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出北史本傳)

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

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

東萊評曰武帝惑浮屠法戒妄殺宗廟皆用麪牲至敕文錦不得爲仙人鳥獸之形恐翦裁傷仁恕之道然立堰浮山兵民死者無慮數十萬而卒之決壞其所殺過於牲牢不啻萬倍比之翦裁文錦孰爲傷仁恕乎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而不忍殺牛釁鍾孟子譏焉武帝之類歟

管見曰魏庶子立爲太子則先殺其所生自以爲法漢武鉤弋之爲也旣六世矣偶無母氏之禍非策之得也而世宗始不殺胡嬪人理獲全而胡后之存乃魏之所以亡者以成敗論則殺爲是不殺爲非以義理論則不殺爲仁殺爲無道二者何從曰

父慈則子孝殺人之母可謂慈乎母見殺而不悲可謂孝乎是皆非人生之常理也若國之治忽其所由致則多術矣豈皆以母后之故耶魏室衰敗正坐胡后臨朝此則元雍元澄元忠諸公之罪也肅宗三歲卽位又三年而靈后始聽政方其聽政之時雍與澄專國大政誅王顯殺高肇百官總已中外悅服能率是道以俟君長何待

於簾帷之政耶而羣臣不深思遠慮[illegible]
審計無故奏請開禍亂之源雍遏無所可
否相與行之然則靈后獨能喪魏實諸大
臣同任其責矣善乎蘇子之論攝人也曰
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
大夫從攝主北面而西階南何謂攝主子
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生而男也則攝主退
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

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
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
子死康子卽位既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
告朝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
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
也敢告康子請退若康子者乃攝主矣是
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
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

難養也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而況可使當大位而臨天下乎女
子為政而國安在古推齊之君王后蓋亦
千一矣自東漢馬鄧尚不能無譏而漢之
呂魏之胡唐之武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
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
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
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

不猶愈於異姓哉或曰三代之禮君薨百
官總已以聽冢宰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
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託冢
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
之禮必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
鄭玄之傳攝主曰是上卿代君聽政者也
使子生而女上卿豈繼世者耶此玄之陋
也是故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

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以爲當然故不
得不論也
十五年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
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
列居其上及康絢以事徵還張豹子繼之不
復修淮堰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
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初魏人患淮堰將攻之尚書右僕射李平以

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
平甚厚（出絢本傳） 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
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
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
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爲
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
丈上刹復高十丈（刹初八切寺刹） 每夜靜鈴鐸聲聞
十里（鈴郎丁切似鐘而小鐸達各切大鈴也） 佛殿如太極殿南

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
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揚州刺史
李崇上表以爲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
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
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今國子雖有學宮之
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鷰麥南箕北斗
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
永寧土木之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鐫

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修此
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
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太后好事佛民多絕
戶爲沙門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
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豈得輕縱背禮之情
肆其向法之意一身親老棄家絕養缺當世
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
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都統僧暹等

念或謂之鬼教以爲謗佛泣訴於太后太后
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爲堂堂幽者
爲鬼教佛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太
后雖知瑒言爲允難違暹等之意罰瑒金一
兩（通北史本傳）

管見曰聖人之治以禮制欲而品節之故
自天子至于庶人其居處服食器用莫不

有等下不敢僭上不敢踰此物力所以不
屈而民志所以大定也佛教以佚養爲誠
莊嚴爲勝唯知後佚而崇飾之以自張皇
其道未聞一僧諫止沮抑以爲非義者也
魏有中國幾數十年惟孝文差爲養民繇
國亦不富遂靈后肅宗從事佛教造寺靡
費遂至屈力二夷交侵六鎮盡叛孥谿如
蝟毛而起國隨以亡孝文太平之風曾未

二十年埽地盡矣彼一萬三千餘寺數十
萬僧何救於斯時後之好佛者盍亦視此
爲龜鏡乎

又曰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語雖若不
酬而義則兼舉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欲知死必先知生知所以生則知
死之故矣欲事鬼神必先事人能盡事人

之道則知鬼神之情狀矣今佛之道遺生
而修死棄人而明鬼皇皇焉以死爲一大
事而極談鬼神謂人死必參乎鬼閒而禍
福善惡皆有自鬼閒治之凡人世實理與
事之迹皆指爲幻化不眞而無形色名聲
知天堂地獄轉輪無稽之言反指爲眞實
不誣是可信乎李瑒以一言蔽之曰鬼教
盍盡之矣

考異曰

天監五年五月韋叡敗魏兵拔小峴 魏帝紀六月辛丑陷小峴戊今從叡傳

九月臨川王宏夜遁將士皆散 梁書宏傳云會征役久有詔班師殊爲乖實今從南史

六年三月淮水暴漲 梁帝紀四月癸未景宗等破魏軍魏帝紀四月戊戌鍾離大水英敗績按曹景宗傳云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梁魏二史蓋據奏到月日書之耳今從景宗傳

生擒魏兵五萬人 韋叡傳云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者猶數十萬按魏軍共止數十萬如叡傳所言似爲太過今從景宗傳

十年十二月馬仙琕大破魏兵 魏帝紀盧昶敗在十一月今從梁帝紀梁紀云斬馘十餘萬按盧昶表云此兵九千賊衆四萬求益兵六千魏主以四千給之安得十餘萬衆蓋梁史爲夸大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七

梁紀

高祖武帝中

天監十六年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爐銅必精練無得殽雜世宗永平三年始鑄五銖錢禁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旣 陽及諸州鎭所用錢各

不同商貨不通 令任城王澄上言以爲不行之錢律有明 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旣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縑音兼帛也縷龍主切說文綫也）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杼丈呂切機之持緯者軸仲六切機具也或作柚）不免飢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也錢之爲用貫緡相屬（緡居兩切孟康曰緡錢貫也俗作繈）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其深允乞竝下諸州方鎭其太和與新鑄五銖及古諸錢方俗所便用者但內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竝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雞眼環鑿及盜鑄毀大爲小生新巧僞不如法者 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 錢不入市（出本傳及隋食貨志）

魏人多竊冒軍 書左丞盧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下革切實也）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奏乞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更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卽令行臺軍司給券（去願切券約說文契也）當中竪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僞巧太后從之 三月敕織官文錦不得爲仙人鳥獸之形爲其裁翦有乖仁恕 四月

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脯匪父切乾肉也脩思留切脯也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並出本紀

朱黼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仁不仁之辨義

與利之間也伏犧作網罟舜焚山澤禹驅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夫豈不仁哉原其設心正欲萬物遂性生民奠居而已鳥獸魚鱉由是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之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武帝不以生類爲藥不以犧牲爲祀不以仙人鳥獸之形爲衣其設心豈誠仁恕不過信佛氏之說求將來福報而已然一有利取國之心

至弒二君殺六寶而不之恤一有利守國之心作浮山堰以灌壽陽一日潰決緣淮數十萬人盡葬魚腹是之謂以其不愛及其所愛也以義而殺不害其爲仁以利而不殺不免其爲不仁仁不仁之效義與利之別爾

是歲以馮道根爲豫州刺史道根謹厚木訥奴骨切言難也論語剛毅木訥近仁行軍能檢敕士卒諸將爭

功道根獨默然爲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魏尚書崔亮奏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十七年四月魏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張普惠上疏以爲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

減不啻綿麻（啻施智切說文語時不啻也）故鼓舞佚調自茲以降所稅絹布浸復長濶百姓嗟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遽罷綿麻既而尚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有大綿麻而羣臣共竊之也何則所輸之物或斤羨百銖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及三長是以

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濶厚重無復準極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於神龜矣　臨川王宏妾弟吳法壽殺人而匿於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主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

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澤寺有盜伏於驃騎航待上夜出（航胡郎切）上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上泣謂宏曰我非不能為漢文帝念汝愚耳宏頓首稱無之故因匿法壽免宏官宏奢僭過度殖貨無厭庫屋垂百間在內堂之後關鑰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上於友愛甚厚殊不悅它

日獨攜故人射聲校尉丘他卿往與宏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即呼輿徑往堂後宏恐上見其貨賄顏色怖懼上意益疑之於是屋屋檢視每錢百萬為一聚黃榜標之千萬為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上與它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貯丁呂切積也紵直呂切紵之粗者）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悅劇飲至

夜舉燭而還兄弟方更敦睦尋以宏爲中軍將軍行司徒 出本傳

臣光曰宏爲將則覆三軍爲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間還爲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頹落所存者

委於榛莽 上側詵切木叢生曰榛 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闕胡太后許之會元乂劉騰作亂事遂寢 十月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經司空任城王澄奏昔高祖遷都制城內唯聽置僧尼寺各一餘皆置於城外蓋以道俗殊歸欲其淨居塵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始違前禁自

是私謁彌衆都城之中寺踰五百占奪民居三分且一屠沽塵穢連比雜居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棄也臣謂都城內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於國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亦準此詔從之然卒不能行

是歲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

先朝爲之禁限亦非尙與細民爭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民吝守貧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什一之稅自古有之所務者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及甄琛啓求罷禁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請依先朝禁之爲便詔從之

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玉矩切]上封事求銓削選格[銓此緣切銓衡而削去也]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爲意二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賁音奔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詬呼漏切怒罵也]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曳彝堂下捶辱極意[捶上蘂切說文以杖擊也]焚其第

舍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毆上烏后切捶擊也]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並出北史本傳]　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詮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塾音孰禮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鄭氏注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語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汰他蓋切擇也]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

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辟琡[昌六切又音祝]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

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出北史亮本傳

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謐爲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

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雲中司馬子如懷朔侯景等特相友善竝以任俠雄於鄉里任汝鴆切俠胡頰切任謂任使其氣力俠謂以權力挾輔人出北史齊紀

魏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賞賜左右無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上表以爲蕭衍常蓄窺窬之志宜及國家彊盛將士旅力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雖不能用常優禮之魏自永平以來營明堂辟雍上必益切下於容切學名天子曰辟雍鄭康成云辟明也雍和也所以和明天下役者多不過千人有司復借以修寺及佚它役十餘年竟不

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書以爲廢經國之務資不急之費宜徹減諸役早圖就功使祖宗有嚴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

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詰去吉切問也京房律準今雖有其器曉之者鮮仲儒所受何師出何典籍仲儒對曰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昞然遂竭愚思鑽研甚久

頗有所得夫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竊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蕤賓爲徵（蕤人誰切蕤賓者應鍾之所生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中全

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徵何由可諧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準十三絃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曾考驗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箏甾莖切說文鼓絃竹身樂也一說秦人薄義父子爭瑟而分之因以爲名）即於中絃按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

心達者體之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爲奇哉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不合依許事遂寢　十二月魏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琛源子恭及范陽祖瑩等八人以才用見留餘皆罷遣

普通元年正月左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問中書舍人朱

异曰(上羊史切)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慟 魏太傅清河文獻王懌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元乂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乂由是怨之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郡

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乂恐懌終爲己害乃與騰密謀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爲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七月太后未御前殿乂奉帝御顯陽殿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乂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爲太后詔自稱有

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乂與騰表裏擅權芟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震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爲之剺面者(剺陵之切剌也劃也)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八月永昌嚴侯韋獻卒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獻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 時

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燕因肩切山名在匈奴速邪烏地中扶桑海中島名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扶桑維敦崦衣檢切嵫子之切崦嵫山名日所入處崦或作弇)

二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 置孤獨園於

建康以收養窮民
三年魏宋雲與惠生自洛陽西行四千里至
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朞至乾羅國而還
乾羅夷狄國名其國多釋氏經教　二月達洛陽得佛經一百
七十部　初魏世宗以玄始曆浸疎命更造
新曆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盪寇將軍張龍
祥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爲一曆以壬
子爲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曆至是行之

初太子統之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
正德爲子正德少麤險上卽位正德意望東
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
快快不滿意頃之亾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
德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四年四月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
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
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
及而還纂使鎧曹叅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
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
曾孫也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
閭里不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
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
之　李崇長史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
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弟或國
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

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
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
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序一
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
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
魏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引
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
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

勇懷朔鎭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　七月魏詔見在朝官依令七十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　魏平恩文宣公崔光卒帝哭之慟爲減常膳光寛和樂善終日怡怡（與之切和也悅也）未嘗忿恚于忠元乂用事以光舊德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于忠用事裴植郭祚以無罪賜死元乂執政清河王懌濫以謀反見誅）時人比之張禹胡廣　梁初唯

揚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上乃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別鑄無肉郭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古錢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議盡罷銅錢十二月始鑄鐵錢（出隋食貨志）

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彧（於六切）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五月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賊執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射尚書侍中黄門於顯揚殿問之曰今寇連恆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鎭恆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鎭爲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鎭戸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

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鎭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爲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才帝不許（出北史崇本傳）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彼不明之

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彼我悖其是之謂矣悖蒲昧切又蒲沒切亂也

加崇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思廉切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七月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於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

以此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徐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沖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莫各切沙土曰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

量書奏不省

八月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下詔諸州鎮軍貫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酈音歷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乂乃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

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稱乂德美乂　爲
尚書二千石郎　十月魏朔方胡反圍夏州
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煑馬皮而食之衆無
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
將佐皆曰今四方離叛糧盡援絕不若父子
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
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爲諸君營數月之食
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

運糧延伯與將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數日胡
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雍潛遣人齎書敕
城中努力固守闔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
吉凶不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爲者
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衆感
其義莫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
事之子雍爲陳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
卒其弟桑生竟帥其衆隨子雍降子雍見行

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
兵令其先驅時東夏州闔境皆反所在屯結
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
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 並出北史
本傳　秀容人 秀容本漢汾陽縣地後省之至元魏置肆州秀容縣 乞伏
莫于聚衆攻郡殺太守秀容酋長尒朱榮討
平之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
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

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等皆往依之榮祖代
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 部禮切 代勤拔
箭不復推問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
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　魏廣陽王深
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
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恆州
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　是
歲侍中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

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議詔敕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又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天啓立諸子爲王魏發兵擊之

安東長史元顯和與法僧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共坐顯和不肯曰與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法僧猶欲慰諭之顯和曰我寧死爲忠鬼不能生爲叛臣乃殺之上使朱异使於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爲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等將兵應接魏以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爲都督以擊彭城
三月上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衆軍并攝徐州府事召元法僧及元略還建康法僧驅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法僧至建康上寵待甚厚　夏四月魏劉騰卒魏主賜元乂死於是太后復臨朝攝政　初帝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上神六切善也下于眷切美女之稱)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及淑媛寵衰怨望密以告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墓聞俗說

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滲所禁切)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常懷異志專伺時變屢上便宜求爲邊任上未之許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而上性嚴重人莫敢言及在彭城魏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沒敕綜引軍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魏人皆不之信六月綜夜出投彧軍

及旦齊內諸閤猶閉不開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諸城將佐士卒死没者什七八唯陳慶之帥所部得還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之皆爲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暅之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暅之曰卿荷國厚恩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聞之令革作大小寺碑祭彭祖文革辭不爲延

明將箠之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全其生而已　十月魏方有事西北二荆西郢羣蠻皆反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荆州魏都督崔暹將兵數萬救之到魯陽不敢進魏更遣臨淮王彧將兵討魯陽蠻司空長史辛雄東趣葉城别遣征虜將軍裴衍將兵自武關出通三鵶路以救荆州

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凡在戎役數

十萬人扞禦三方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之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勲歷稔不決亾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　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賒詩車切說文貰買也）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息矣疏奏不省曹義宗等取魏順陽與裴衍

等戰於淅陽〔上先的切本漢南鄉縣晉改爲順陽後魏復爲南鄉郡又分置淅川縣後周省之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淅陽郡〕義宗等敗退行等復取順陽　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爲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嗅許救切以鼻就臭也〕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衆歸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歸尒朱榮榮以爲別將

七年七月上聞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沒復遣

豫州刺史夏侯亶等攻壽陽　九月魏葛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十一月夏侯亶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夏侯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上火到切減也損也〕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邸丁禮切蒼頡篇曰邸舍也〕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上胡感切恨也〕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儁子峻切智過千人曰儁〕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

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上丑律切退黜其幽者升進其明者〕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免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不聽〔並出北史本傳〕

大通元年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爲刺史〔楷苦駭切〕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

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出北史本傳）魏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爲

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唾湯臥切口液也）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杯晡枚切飲器）志逸氣浮軒眉攘腕（烏貫切手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怖普故切惶懼也）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是以兵之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

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帑它莽切又音奴藏才浪切金帛之所也殫多寒切盡也）遂使賊徒益盛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弗聽　魏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初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亾去景伯窮捕擒之署其子爲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皆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貝博蓋切清河邑系後魏）景伯

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榻記盍切牀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共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管見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爲人主上者不知教化可以善民而專尚刑

法見其不服也則爲民頑愈益之民愈扞格於是百姓無親其上死其長之意甚者視如寇讎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源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謂民果頑哉爲人上者覩此亦可省已而修德矣崔氏所以能然者有明識其天姿也而通經是學以致之也施諸家則其

子能不念舊惡而感羣盜之心施諸郡則山民觀景伯養母而悔不孝之行一婦人猶能耳爲民師帥而不然豈不愧哉

九月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 出本傳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元顯伯宵遁諸軍追之斬獲萬計詔以僧智爲豫州刺史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遣別將屠楚城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　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己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爲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

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
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
二年正月魏詔廢鹽池稅行臺長孫稚上表
以爲鹽池天產之貨密邇京畿 渠希切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 唯應寶而守之均贍以理今四方
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擾攘常調之絹不復可
收惟仰府庫有出無入略論鹽稅一年之中
準絹而言不減三十萬匹乃是移冀定二州

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 時冀定二州皆爲葛榮所據 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
而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
今國用不足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
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臣輒符同監將尉
還帥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 出本傳及隋食貨志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 賞是切懈怠也 威恩不立盜賊蠭起封疆日蹙 子六切促也 詩曰日蹙國百里 是時討虜大都督尒朱榮 尒朱複姓其先契胡部落大人代爲酋帥居尒朱川因以爲氏 兵彊盛魏朝憚之
高歡往歸榮時劉貴先在榮所屢薦歡於榮
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 憔慈消切悴秦醉切憂愁貌 歡從
榮之馬廄 居右切馬舍 廄有悍馬 上侯肝切猛也 榮令歡
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 羈居宜切馬絡頭也絆博漫切馬縶也
竟不蹄齧 上田黎切蹋也下五結切噬也 起謂榮曰御惡
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

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
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
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 孽魚列切庶孽猶木之有孽生也
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
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榮大悅
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魏肅
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
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

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帝（上直禁切毒酒）二月癸丑帝暴殂太后立皇女為帝既而下詔稱女（先是潘妃生女太后詐云君）改立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音昭）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介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

翦誅奸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得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為儲兩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鍾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問侍臣帝崩之由更擇宗親以承寶祚　三月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乃以銅為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太后聞之甚懼四月榮濟河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榮遣騎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說榮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榮然之乃請帝

循河西至陶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以下死者二千餘人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奸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

方寤深自愧悔乃止復奉帝入城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榮縱暴帥左右來奔(出北史齊紀及榮傳) 五月魏主詔孝昌以來凡有冤抑無訴者悉集華林東門當親理之時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十石者賜爵散侯白民輸五百石者賜出身

東萊評曰易十二辟卦之象言陰陽消長於君子隱顯之際數致意焉自晉室壞亂

五胡雲擾神州陸沈者餘三百年君子厄窮之時括囊而去猶懼有咎拔茅以征庸可免乎劉曜陷洛陽王公士庶死者二萬餘人石虎拔上邽執三公卿士三千餘人殺之燕之亾也劉裕斬其王公以下三千人今尒朱榮斬害又如此嗚呼其亦酷矣縉紳之士或出或處可不相時而動哉

魏常侍高乾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胡頰切任俠)與魏主有舊尒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敖曹爲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爲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敖曹名昂以字行

八月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所至殘掠魏尒朱榮啓求討之九月尒朱榮帥精騎七

千馬皆有副倍道東行東出滏口(上扶雨切水名在鄴山海經云神囷之山滏水出焉)以侯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橫行河北尒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尒朱榮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 十月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王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

之將兵送之還北顥取魏銍城而據之銍竹乙切譙郡之邑屬後魏

中大通元年四月魏邢果反魏主詔上黨王元天穆討之天穆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行臺尚書辪琡曰上昌六切邢果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果遂引兵東出破果於濟南斬之顥與陳慶之乘虛自

銍城進拔滎城遂至梁國顥登壇燔燎燔燎所以告天也天高不可達故燔燎以祭之庶高煙上通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燔音煩燎力弔切卽帝位於睢陽城南　五月魏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引兵西拔滎陽元天穆將大軍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魏主將出避顥未知所之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顥士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犄居蟻切執其足也左傳譬如逐鹿晉人角之戎人犄之言叶力共攻之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北行入河内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備法駕迎顥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上黨王天穆等帥衆四萬攻拔大梁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北渡河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

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尒朱榮聞魏主北出卽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卽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

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𠔥命車騎將軍介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硤石夜度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魏主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北海王顥自轘轅南出至臨潁（轘胡關切轘轅關名險道也在河南緱氏縣東南）從騎分散臨潁縣卒江豐斬之傳首洛陽（並北史出本傳）慶

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爲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比必寐切）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七月魏主始入宮以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呵虎何切叱也）道穆令卒擊破其車公主泣訴於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也道穆見帝帝曰家

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何謝也於是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爲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羸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奸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

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金紫光祿大夫楊侃（空旱切）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爲而弊自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出北史本傳）　九月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升講堂法座爲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涅乃結切槃蒲官切釋氏經名猶華人云示滅也佛以人死其

精神常在佛之死示寂滅而已非真死也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上薄胡切下桑割切釋氏佛號僧衆默許百辟詣寺東門辟音壁闕內羣臣也奉表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上三荅書前後並稱頓首　魏尒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尖子廉切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

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　十月上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

五萬餘人會畢上御金輅還宮輅洛故切金輅者以金飾車也輅亦車也謂之輅者言行於道路也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出本紀

二年八月魏尒朱榮雖居外藩遙執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伺相吏切說文闚窺也一日伺候也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寃獄榮聞之不悅帝既外逼於榮恆怏怏不以萬乘爲樂

怏倚兩切情不足也城陽王徽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會榮請入朝徽等勸帝因其入剌殺之九月榮至洛陽帝卽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戊子天穆至洛陽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與天

穆俱入朝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
榻西北南向坐榮見魯安等抽刀從東戶入
即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
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於是內外喜譟聲
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閶闔門下詔大赦
是夜尒朱世隆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
陰　十月汾州刺史尒朱兆聞榮死自汾州
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

原太守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建元建明
十二月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
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
水不沒馬腹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
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兆騎
執帝鎖於永寧樓上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
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撲弼角切舉而擊之如格殺也）
汙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遷敬宗於晉陽縊

殺之（縊於賜切自經也）　初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
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
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
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其子弟
曰如聞尒朱兆購募陽城王得之者封千戶
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
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傳首於兆兆亦
加勳賞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

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
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
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搒之至死
紇豆陵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亟還晉陽
以禦之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
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
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
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

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面無穀色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

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弗聽（出北史榮傳及齊紀）

三年二月魏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尒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疎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以元乂擅權託瘖病（上於今切不能言也）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關西大行臺薛孝通說世隆立之乃以長廣王之命禪位于廣陵王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封長廣王曄爲東海王大赦改元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叙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翦彊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太慶肆眚之科（肆緩也眚過也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日肆大眚所景切）一依常式帝閉

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望致太平加尒朱世隆儀同三司贈榮相國晉王世隆爲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爲之以爲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爲火所焚

高乾據信都尒朱羽生襲之高敖曹馳擊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絶世（矟所角切矛屬或作槊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槊）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

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謁歡於滏口說歡曰尒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鄗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秸古八切藁去皮曰秸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之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居

之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及尒朱兆弑敬宗元忠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側莖切樂器秦蒙恬所造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擘博厄切脯方矩切乾肉爲脯擘謂分而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閽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尒朱耶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上母婢切止也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遠近益歸心焉進至信

都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尒朱世隆之初爲僕射也畏尒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晝心几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爲尚書令家居視事公爲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士之意汎加階級皆爲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賞之官大致猥濫上烏賄切猶多也人

不復貴是時尒朱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幷汾（符分切州名漢置太原郡兼置并州後魏置西河郡兼置汾州皆在河東）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暴四方之人皆惡尒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　四月昭明太子統卒太子自加元服上卽使省錄朝政百司進事塡委於前太子辯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

引接才俊賞愛無倦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天性孝謹在東宮雖燕居坐起恆西向或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初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上年老多忌卽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爲蠟鵞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疎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爲太子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鵞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至建康欲立以爲嗣銜其行事猶豫久之卒不立遣還鎭（出統本傳）

臣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

可跬步失也（跬犬蘂切說文半步也司馬法凡人一舉足曰跬步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上將仙切下徒歷切湔酒也滌洗也）可不戒哉是以危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奇紀宜切邪音斜周禮有奇衺之人鄭氏注云奇衺譎詭非常也遠于願切離也）

五月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以東海徐摛爲

家令摛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時人謂之宮體上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上才笑切亦責也通作譙）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橫（上子容切或作縱東西曰縱南北曰橫）應對如響上甚加歎異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出爲新安太守　魏高歡將起兵討尒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等（斛胡谷切代北複姓其先爲部落統帥號斛律部因以爲氏）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尒朱

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巳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今以吾爲主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衆皆頓顙曰（上蘇黨切俯其首顙也）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椎直追切擊殺也或作槌）起兵於信都抗表罪狀尒朱氏

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緦服同爨（七亂切炊也）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誅尒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時椿致仕在華陰（上戶化切洪農邑華山在縣之南也）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皆在洛七月尒朱世隆誣告楊氏謀反東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

籍沒其家唯津子愔（揖淫切）在外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爲言討尒朱氏策歡甚重之卽署行臺郎中時軍國多事文檄敎令皆出於愔

十月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歡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爲帝朗卽位於信都改元中興以歡爲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考異曰

武帝普通三年十一月魏初行正光曆大赦後魏律曆志云曆成會孝明帝加元服改元正光因命曰正光曆按帝紀正光元年七月辛卯加元服三年十一月丙午行正光曆今從之

六年正月魏元法僧殺高諒稱帝法僧傳作高談今從魏帝紀又魏紀云自稱宋王法僧傳及北史皆云稱尊號梁 法僧傳云

稱帝按法僧立諸子爲王必稱帝也今從梁書

六月延明令江革作大小寺碑南史作丈八寺碑今從梁書

大通二年四月榮殺魏高陽王雍以下二千餘人北史云榮惑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諭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反殺王公以下二千餘人榮傳一千三百餘人今從魏紀

中大通元年四月元顥即帝位改元魏帝紀去年十月蕭衍以顥爲魏主號年孝基入據銍城顥傳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今從之也

十二月魏城陽王徽抵寇祖仁家魏書作寇彌按寇讚諸孫所字皆連祖字或作名彌

字祖仁今從伽藍記

三年二月尒朱兆監軍孫白鷂北史作白鷄今從北齊書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七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八

梁紀

高祖武帝下

中大通四年二月魏安定王以高歡爲丞相帥百官入居於鄴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尒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尒朱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

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莫若且鎭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埶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高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於陣降歡兆輕騎西走將逃於窮山尒朱氏之黨皆爲斛斯椿所殺歡以安定王疎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爲人欲復奉之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崔㥄

共勸歡廢之（㥄閭承切）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更立平陽王修乃爲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戊子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酖節閔帝於門下省以高歡爲大丞相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遜辭爲啓而不就徵

五年魏尒朱兆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高歡親臨厚葬之魏賀拔岳遣使詣晉陽歡與約

爲兄弟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侯莫陳悅時爲泰州刺史）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爲都督雍

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出北史周紀及岳等傳）　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翟徒歷切姓也嵩息弓切）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

六年二月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誘岳入營斬之悅還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乃馳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衆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勝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

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遂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侯莫陳悅後爲泰所殺）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魏主以泰爲大都督即統岳軍　魏侍中斛斯椿勸魏主圖丞相歡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

先是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為荊州刺史欲倚以敵歡歡益不悅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

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丞相歡覺其變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謂泰帳內大都督楊薦曰卿歸語行臺遣騎

迎我以薦為直閤將軍丞相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尒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構以忠為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屯於汝水七月丙午歡引兵渡河魏主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上直連切瀍水之西在河南）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武衛將軍雲

中獨孤信（信本名如願姓劉氏魏初有四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為部落大人至庫者為領人酋長生信信少年修飾服章軍中號為獨孤郎故曰獨孤信也）單騎追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己酉歡入洛陽帝鞭馬長騖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稠直由切地名在榮陽之西）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

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乃收尚書左僕射辛雄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叱列代北復姓西部大人世爲酋帥號夜列因以爲氏延慶其名叱音昌栗切）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許金切又許錦切）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

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大赦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

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丞相歡自追迎魏主進屯華陰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

啓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　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閤內都督河南趙綱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衆赴關中荊州民楊祖歡邀景昭於路景昭

戰敗剛沒蠻中十月歡至洛陽遂立清河王亶世子善見爲帝丙寅孝靜皇帝卽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卽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尙書丞郞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庚寅東魏主至鄴是時六坊之衆從孝武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　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案由是復與泰有隙癸巳帝飲酒遇酖而殂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月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　是日魏文帝卽位改元大統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母兄皆在鄴帥所部三千戶至晉陽歡始聞孝武之喪啓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爲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臣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旣隆李同軌議以爲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

巳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尙書乃封爲安定公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泰用蘇綽爲行臺郞中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爲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

逵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逵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爲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魚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竝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罟果五切）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

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詰去吉切　旦平旦）蘇綽眞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戸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出北史綽本傳）　十一月侍中中衛將軍徐勉卒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出本傳）

管見曰惜哉問天地造化之始綽應對如流而史失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有終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不知綽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始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天地之性也覆載天地之德也而未知天地之始者也揚子雲所謂鴻荒之世者亦倣像而形之爾莊子所謂至德之世者惟推高而論之耳極亂生治其間即洪荒也與

國人淳其時即至德也然則凡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由是言之先後不相傳耳目不相際古猶今也安知其所始不知其所始又安知其所終也然則終不可知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旣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之理也深於易則太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日百終始可也參千萬歲而一終始可也

東魏元魏孝武帝爲高歡所逼西入關歡乃奉淸河王亶之子爲帝遷都鄴是爲孝靜帝世號東魏始於此　封丞相歡之子洋爲太原公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惠兄弟及衆人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僞攻之兒洋等皆怖橈上普故切下女巧切恐擾也　洋獨勒衆與樂相格樂免冑言情猶

擒之以獻　是歲鄱陽妖賊鮮于琛改元上願有衆萬餘人鄱陽內史吳郡陸襄討擒之按治黨與無濫死者民歌之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陸君

二年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爲幷州刺史求入鄴輔朝政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孫搴爲之請搴丘虔切　乃許之以澄爲尚書令魏朝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旣至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幷州別駕崔暹爲左丞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孫搴劇飲醉甚而卒丞相歡謂子如曰卿折我右臂爲我求可代者子如擧中書郎魏收歡以收爲主簿它日歡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司徒嘗稱一人謹密者爲誰季式以司徒記室陳元康對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卽授大丞相功

曹掌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趙彥深同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埶居趙前性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此人誠難得天賜我也　三月丹陽陶弘景卒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爲奉朝請才信切　棄官隱居茅山上早與之遊及卽位恩禮甚篤每得其

書焚香虔受履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出弘景傳) 尚書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

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啓(蠹都故切出食木爲蠹) 上待魏降將賀拔勝等甚厚勝等思歸上許之親餞之於南苑(餞音踐送行飲酒) 勝懷上恩自是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東魏丞相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等棄舟自山路逃歸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主執勝手歔欷曰(歔休居切欷許旣切歎息也) 乘輿播越天也非卿之咎 九月東魏

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將入寇 十月景進軍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慶之擊破之景棄輜重走

三年六月東魏遣常侍李諧來聘以盧元明李業興副之七月諧等至建康上引見與語應對如流諧等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上渠京切狂也) 卿輩嘗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

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崔贍爲首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爲之拊掌(上方武切拊手) 魏使至建康亦然 八月魏丞相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

出兵拒之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鋒戈戟刃也鏑箭鏃也音滴）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

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爲之華言（出北史弼等傳）　閏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時魏丞相泰所將將

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聞歡將濟河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埶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十月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歡聞泰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讀曰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

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俱雨切陣名左傳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大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猘居例切狂犬噬時制切齧也）且渭曲葦深土濘（奴定切泥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旣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

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檦匹沼切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

八尺之軀征虜將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內音納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乃夜度河遯去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泰還軍渭南乃於戰所

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出北史本紀及弼等傳

四年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李弼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莫多婁貸文莫多婁代北三字姓貸文其名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因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以千騎前進夜遇

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悉俘其衆送恒農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上莫郎切又武方切北山名在河南洛陽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扶丑栗切策扶謂以馬捶擊之也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

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震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爲魏人追斬之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氛數文切霧氣氤氳也莫能相知魏獨孤信等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

棄其卒先歸泰由是燒營而歸留王思政鎮恒農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

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爲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以枉法論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汰他蓋切擇也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未薦擢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大夫以是稱之

五年正月以丹陽尹何敬容爲尚書令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旰古案切晚也春秋傳日旰君勞爲時俗所嗤鄙嗤赤知切笑也自徐勉周捨既卒當權要者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慤苦角切謹也愿也以綱維爲己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异善伺候人主爲意

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田何朱本傳

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詔從之祀宗廟仍乘玉輦琛瑒之弟子也瑒音暢

辛未上祀南郊

魏丞相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悉令旦治公

務晩就講習　九月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十一月東魏人以正光暦浸差命校書郎李業興更加修正以甲子爲元號曰興光暦既成行之　散騎常侍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爲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爲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時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拓他各切開也）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柯南平俚洞（牂茲郎切柯古何切牂柯者係船杙也楚伐夜郎至且蘭椓船於岸故名其地曰牂柯俚兩耳切南夷種名）建置州郡紛綸甚衆故异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來歸附者徒有州名而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徼吉弔切荒外邊徼也）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爲之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

又以邊境鎭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爲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出】隋地理志及本傳　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丞相泰命左僕射周惠達吏部郎中唐瑾（瑾渠遴切）損益舊章至是稍備

六年八月司空袁昂卒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勿上行狀及立銘誌上不許贈本官諡穆正公

七年五月魏以侍中宇文測爲大都督行汾州事測爲政簡惠得士民心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爲設酒殽待以客禮幷給糧餼（許既切糧芻米也餼饋生肉也）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時論稱之或告測交通境外者丞相泰怒曰測爲我安邊我知其志何得間我骨肉命斬之【出】北史本傳　魏丞相泰欲革易時

政爲强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支尚書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淸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官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居官（出北史本傳）

朱黼曰在昔聖賢之爲治其載於詩書者

可攷也自後世之論卒以爲安平無事之術不可以禦亂以爲後世子孫數百年之計不可用之以速成功施之戰國倥偬不暇給之際聞者莫不嘻笑也魏當離析危亂之際蘇綽爲之佐相不過淸心以正下崇化以教民盡地力以勸農擇賢良以共事恤刑罰均賦役而已泰反以是造周幷齊滅梁幾混合南北隋唐之興由是取法焉以泰之姦軌綽之凡陋猶收效若是矧其人品眞能知詩書聖賢之旨者乎

東魏詔羣官於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冬十月頒行之　是歲魏又益新制十二條　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爲匹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鎭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

州郡鞠爲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靑四州傍海煑鹽軍國之費麤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而甚切熟也）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出隋食貨志）

八年三月魏初置六軍　十二月東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爲侍中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飮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爲僕射

世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播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九年正月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之以李遠爲前驅至洛陽三月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歡渡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邙山以襲歡歡候

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飵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黎明上郎奚切比也謂比明也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樂從其言而歸明日復戰泰爲中軍趙貴爲左軍若干惠等上人者切若干虜複姓其先與魏俱起以國爲姓惠其名爲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　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

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東魏兵復振泰與戰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

曰混一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使守恒農思政修城郭起樓櫓（櫓郎古切城上守禦望樓釋名曰櫓露也露上無覆屋也）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

守禦之備　十一月魏諸牧守共謁丞相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俠（胡頰切）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泰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出本傳）

十年三月東魏以高澄爲大將軍領中書監高洋爲左僕射丞相歡多在晉陽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歡之親舊委以朝政權埶熏灼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武賞罰皆稟於澄歡謂羣公曰兒子浸長公宜避之於是公卿以下見澄無不聳懼　五月魏琅邪貞獻公賀拔勝諸子在東者丞相歡盡殺之勝憤恨發病而卒丞相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眞大勇也　七月魏更權衡度量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

之制總爲五卷頒行之搜簡賢才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出北史綽本傳）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上音是切謂懈怠也）在位多貪汙丞相歡啓以司州中從事宋遊道爲御史中尉澄固請以吏部郎崔暹爲之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爲御史時稱得人（出北史崔宋傳）　是歲東

魏以散騎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自梁魏通好魏書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上復書去彼字而已收始定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里安和上亦效之

十一年二月魏丞相泰始通使於突厥(突厥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居西海其初爲鄰國所破滅有一兒十歲兵人見之不忍殺乃斷刖其臂足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生十男各爲一姓阿史那卽其一最賢者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突厥本西方小

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至其酋長(上自秋切謂豪帥也)土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魏使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三月東魏丞相歡入朝於鄴百官迎於紫陌歡握暹手而勞之(勞郎到切慰勞)曰往日朝廷豈無法官莫肯糾劾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富貴乃中尉自取

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暹拜馬驚走歡親擁之授以轡東魏主宴於華林園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幷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高澄退謂暹曰我尙畏羨何況餘人(出)(北史暹傳)

晉氏以來文章競爲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魏主饗太廟泰命大行臺度支尙書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

章皆依此體(出)(北史綽傳)

十二月散騎常侍賀琛(丑林切)啓陳四事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上苦貢切下作弄切控揔困貌)縣不堪郡之裒削(上蒲侯切裒削猶刻剝也)更相呼擾(更工衡切互也)惟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駑困邑宰

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總有廉平郡猶掣肘（上尺列切曳也下陟柳切肘臂節也）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蠲圭淵切除也）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上虛彼切）（文曾）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上尺救切腐也下奉甫切朽）

（敗也）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爲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傅翼（上讀曰附）增其搏噬（上伯各切搏擊也下時制切噬嚙也）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

不能及羣故勉彊而爲之苟以淳素爲先足正彫流之弊矣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筲所交切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言小而不大也）既得伏奏帷扆便欲（帷洧悲切說文曰在旁曰帷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扆戶牖間也禮疏云如綈素屏風畫斧文也於豈切）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爲能（疵疾移切擘博厄切分也）以繩逐爲務迹

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徼堅堯切通作僥說文幸也倖下耿切字或從女）其四以爲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官治署邸肆（上丁禮切蒼頡篇曰邸舍也）及國容戎備四方屯傳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

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彊而闚遠大矣啓奏上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大指以爲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上音黨直言也）日關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每苦倥偬

更增惛惑（上呼昆切亂也不明也）卿不宜自同闒茸（上吐盍切下人勇切賈誼傳云闒茸尊顯顔師古曰闒茸下材不肖之人）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其刺史橫暴（上胡孟切恣也）某太守貪殘尚書蘭臺某人姦猾使者漁獵竝何姓名取與者誰明言其事得以誅黜更擇材良又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儻家家搜檢恐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

事昔之牲牢（[illegible]）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蟋音悉蟀所律切蟋蟀蛬也說文蟀作䘃唐國風之詩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若以爲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物變一瓜爲數十種治一菜爲數十味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僱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貪廉各用亦

非朝廷爲之傅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朕絕房室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受生不飲酒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見也朕三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昃方食（昃音則日昃）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昔要腹過於十圍（要讀曰腰）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

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又可法歟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擘肌分理復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與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彊兵之術息民省

役之宜竝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佇聞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維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上爲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棊無不精妙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卽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皴裂(上七倫切細皮起也)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身衣布衣(身衣於既切)木緜阜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上去虔切袴也下徒旱切裼也)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上惡

其觸實故怒(出梁本傳)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主聽納之失在於叢脞(上徂公切下倉果切書曰元首叢脞哉孔氏傳云叢脞細碎也)人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王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爲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亦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

長詰貪婪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爲盛德日昃之勤爲至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羣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爲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

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

鞫獄爲意（鞫居六切窮理罪人也）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羊益切悅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出本紀及隋刑法志）

中大同元年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出本紀）　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荆

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爲貨上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竝行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私鑄者多物價騰踴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數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七月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狙七余切獼猴也莊子齊物篇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

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季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出隋食貨志)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爲丹陽尹湘東

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衞東宮　八月東魏高澄遷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　魏徙幷州刺史王思政爲荆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鎭玉壁者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衆將伐魏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　十月以岳陽王詧(楚黠切)爲雍州

刺史上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詧兄弟亦內懷不平詧以上衰老朝多秕政(上卑履切秕其政如糠秕)　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己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

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孝寬掘長塹(七艷切坑也)　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塞柴投火以皮排(去聲)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

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幷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

十一月解圍去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時人以王思政爲知人（出北史韋孝寬本傳）

魏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已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閒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雅何爲而可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泰於車後酹酒言曰（酹盧對切餟祭）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

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巵落於手（巵章移切飲酒器）（出北史綽本傳）

東魏河南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突陁沒切豕性觸突故以爲喻）景嘗言於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濟江縛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曰

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及歡疾篤澄詐爲歡書以召之景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遂擁兵以自固歡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跋蒲撥切扈侯古切跋扈猶強梁也）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上莫定切閉目）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八　梁紀四十五　汲古閣

太清元年正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擢人受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無問厮養（上相支切析薪養馬者或作廝）有虛聲無實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武樂爲之用

世子澄祕不發喪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據河南叛歸於魏澄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出北齊史紀）

三月魏以侯景爲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潁荊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荊北揚等十三州內附唯青徐數州僅須折簡（折簡猶言片紙也見

陸狀元通鑑　卷十八　梁紀四十六　汲古閣

王陵傳注）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趙燕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揣初委切度也）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今侯景分魏

土之半以來若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出)景傳及本紀异等傳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荊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丞相泰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李弼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大行臺左丞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

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既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陰謀叛魏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恥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悉召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　八月下詔大舉伐東魏以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爲都督　東魏高澄入朝於鄴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傍爲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出)北史齊紀　東魏靜帝美容儀旅力過人射無不中竹仲切傷也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惡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

恭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腳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元瑾等

誅澄事覺澄幽帝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

九月澄還晉陽（出）北史魏紀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追軍與侯景犄角犄居綺切執其足也左傳譬如逐鹿晉人角之戎人犄之言叶力共攻之

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以救彭城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噉杜覽切啖也或作啗何能爲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爲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

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則高王定未死邪澄以杜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爲戒者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則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槖駝峴槖音託駝音駞峴胡甸切山名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城下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

爲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

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侯景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藪蘇后切淵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執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蓄物無

定方事無定執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執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

股偪彊不掉（偪鼻勿切彊其兩切梗戾也）狠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馴松倫切訓也釁許慎切罅隙）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有功蕩舟稱力年既衰矣耄又及之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竟盈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謗讟興於下（讟徒谷切痛怨也春秋傳民無怨讟）傳險躁

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鷇丘候切鳥子生哺者）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蹯符袁切足謂之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鷸以律切翠羽鳥也）我乘其弊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出景傳）

管見曰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如滌垢

如磨玷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美德以隆也釋氏懺悔者以言謝而已今日罪明日懺之云罪亡矣明日罪後日又懺之云罪消矣如此是懺無時而已罪無時而不爲也雖弑君殺父天下大逆苟能歸心於佛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爲佛學未有一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刑罰或逢怨敵則歸之魔障推之於寃對

其失彌遠故其心迄不正而身迄不修此
學者所宜深辯不可以惑焉者也
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閶闔門受俘讓而釋
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
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
四萬人退保渦陽上古禾切又音瓜本漢山桑縣晉屬魏郡後魏置譙州及渦陽縣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
而進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止乃出紹宗曰

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
命戰士皆被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
人脛馬足東魏遂敗紹宗奔譙城　魏岐州
久經喪亂刺史鄭穆初到有戶三千穆撫循
安集數年之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爲諸州之
最祖外切上功曰最丞相泰擢穆爲京兆尹
二年正月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
景食盡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景士卒不樂

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
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與腹心數騎
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晝夜兼行追軍不敢
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
縱之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
盡沒上下咸以爲憂太子詹事何敬容曰景
飜覆叛臣終當亂國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
福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

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
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甲寅景遣于子悅
馳以敗聞并自求貶削上以景兵新破未忍
移易即以景爲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上
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
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卓而爲賊劉
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
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

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屣（所綺切履不躡跟曰屣脫之者言其易也）背君親如遺芥（居拜切草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

歎息其忠然不能用（出景本傳）　二月東魏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上與朝臣議之朱异張綰等皆曰（异吏切　綰烏板切）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傅方遇切姓也本自傅說出於傅巖因以為氏）（岐翹移切）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居莧切詐也）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侯景竊訪知之累啓於上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景詐為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

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於是始為反計是後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

景雖不敏實思自効願王允副誠款正德大
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
朝廷之事如公所言機事在速今其時矣七
月景反於壽陽以誅朱异徐驎陸驗周石珍
爲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
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
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璆等（璆渠幽切）上聞之
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笞之（箠止蘂切策也）乃詔以

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柳仲禮爲西道都督
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　九月侯
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
彼衆我寡必爲所困不如棄淮南直掩建康
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景
乃留外弟王顯貴守壽陽詐稱遊獵出壽陽
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
襲譙州執刺史豐城侯泰歷陽太守莊鐵以

城降因說侯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
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
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
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采石即牛渚磯也在
丹陽蕪湖其地險固可守）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
景乃留田英郭駱守歷陽引兵臨江江上鎮
戍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
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取

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
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議
侃曰今玆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
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
船數十艘詐稱載荻（荻亭歷切葦屬）密以濟景己酉
景自橫江濟於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
至慈湖建康大駭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
混亂無復次第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

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巳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桁胡剛切與航同義）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欷流涕（歔休居切欷休既切歎息貌）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

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景繞城既帀（作苔切說文周也從反而帀也）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十一月戊午朔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下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

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等發兵入援邵陵王綸聞侯景已度采石晝夜兼道旋軍入援乙酉綸進軍玄武湖景引兵擊之諸軍皆潰十二月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

中益懼　時鄱陽世子嗣柳仲禮邵陵王綸等援軍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　魏太師泰殺安定國臣王茂而非其罪尚書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蔽於事為不明臣知而不爭為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亟紀力切）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

三年正月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故事尚書官不以為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並出异景正德本傳）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繫以長繩寫敕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賊怪之以為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擧城鼓

譟而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携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五題貫以壽陽降東魏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撤（直列切去也）薦剉以飼馬（剉祖卧切斫也　飼祥利切秣馬也）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膎（戶皆切說文曰脯也）或鎧

熏鼠捕雀而食之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偽且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伺其懈怠擊之一擧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至城下拜表求和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

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遂報許之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為武可以景為大丞相河南王如故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邀求稍廣了無去志　湘東王繹軍於郢州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慥（七到切）軍於西峽口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鯁古杏切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

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上啓陳十失三月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恤

吏士其書佐董勛許勛切一作勳熊曇朗恨之曇徒含切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上聞城已陷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吐盍切牀也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上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内莫非己有上俛首不言俛亡卞切

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中庶子徐摛知救切　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之涉切懼也怯也　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　己巳景遣以詔命解外援軍南

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等各還本鎮邵陵王綸犇會稽柳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竝開營降軍士莫不歎憤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上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内甚不平景欲以宋

升仙爲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
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
彊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
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
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
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
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
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

爲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上臥淨居殿
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
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
使如常入朝王偉等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
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出本紀及侯景傳）
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
即皇帝位大赦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　六
月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

範使以兵入景邀得其書縊殺之　八月東
魏勃海文襄王高澄爲蘭京所弑（京衛州刺史蘭欽之
子澄以爲膳奴屢欲殺之故京因是謀亂）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
太原公洋聞之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斬而臠
之（臠力兗切肉臠也）洋祕不發喪勳貴以重兵皆在
幷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督護唐邕
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洋
由是重之澄死聞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

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
甲午洋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
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
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
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
朕不知死在何日（出北史魏齊紀）　晉陽舊臣宿將
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給
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十

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偲息兹切）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出陳武帝本紀）

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彊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

南史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及據圖籙多歷歲

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而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典刑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多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得自己喪可為深痛深誡者乎

右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壽年八十六

考異曰

大同三年閏九月高歡自蒲津濟河（北齊帝紀十一月壬辰神武自蒲津濟魏帝紀十月壬辰敗於沙苑按長曆十月壬辰朔北齊紀誤也）

九年三月東魏尉興慶戰死（典略作尉興敬今從北齊書北史）

東魏軍士逃奔魏者告以高歡所在（周賀拔勝傳云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今從典略）

中大同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講經（典略云癸卯詔以今月八日於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朕身及以宮人并所王境土供養三寶四月丙戌公卿以錢一億萬奉贖按韓愈佛骨表云三度捨身為寺家奴若并此則四矣今從梁書）

太清二年正月侯景衆潰晝夜兼行追軍不

收逼興略云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今從梁書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八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九

梁紀

太宗簡文皇帝

諱綱武帝第三子也立爲太子武帝崩

侯景奉太子即位後爲景所廢

大寶元年庚午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

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東魏

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齊郡王　魏楊忠圍

安陸柳仲禮救之大爲忠所破盡俘其衆馬

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

是漢東之地盡入于魏　二月侯景遣侯子

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

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

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

以子鑒爲南兖州刺史鎭廣陵景還建康

侯景納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溧陽邑溧水所理吉切丹

出三月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禊胡計切除惡之祭也古人以三月上巳祓禊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請上起舞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蝗胡光切蟲名說文螽也江揚尤甚百姓流亾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芡巨險切

說文雞頭也所在皆盡死者蔽野當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烟烟因連切或作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為事斬刈人如草芥刈魚肺切芟也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出景本傳湘東王繹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出元帝紀五月東魏進齊王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徐之才宋景業皆善圖讖勸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

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作圜丘備法物丙辰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啓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挹乙及切退抑也謹當遜避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蔚宗上紆胃切又紆勿切范曄字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

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嬪毗賓切嬪御）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帝出雲龍門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于齊戊午齊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己未封東魏主為中山王待

以不臣之禮　初雍州刺史岳陽王詧既與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魏人欲令詧發哀嗣位詧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詧為梁王始建臺置百官　秋七月梁王詧入朝于魏

齊主初立（高洋襲其父歡位封齊王東魏武定九年受孝靜帝禪國號齊始於此）勵精為治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陳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史魏齊紀）　九月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加殊禮　十一月魏丞相泰自弘農為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自秋及冬魏畜產多死乃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已東皆入於齊　初魏敬宗

以尒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泰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內公獨孤信（信本名如願姓劉氏魏初有四十六郡其先代酋屯者為部落大人至車者為頭人酋長生信信少年修飾服章軍中號曰獨孤郎故曰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公侯莫陳崇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

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糒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者甚衆率爲散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下云

齊主命散騎侍郎宋景業造天保曆行之

無垢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善治天下者雖有良法美政然必有仁義之心然後可以行之租庸調之法魏之法也府兵之制魏之制也然世不稱魏之租庸調而稱唐太宗之租庸調不稱魏之府兵而稱唐之府兵蓋魏之租庸調府兵者徒有其法爾未必有仁義之心而行之也唐太宗信魏鄭公之言躬行仁義以致貞觀之治是以租庸調府兵可以爲良法

二年三月魏文帝殂太子欽立　齊以湘東王繹爲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四月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横（郴丑吟切梁桂陽郡隋改爲郴州）東擊侯景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繹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

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疫營隻切民皆疾也）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等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郎佐切巡也）望風請服景拓邏至于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

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吹尺僞切音律管籥之樂也景望之服其膽勇　五月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王繹遣武猛將軍胡僧祐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

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塉以待之塉秦昔切地名僧祐擊擒約送江陵景聞之焚營宵遁丁和宋子仙兵敗皆爲僧辯所殺　七月丁亥侯景還至建康八月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知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爲所讒因說景除帝及景

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爲詔書逼帝禪位于豫章王棟戊午景遣衛尉卿彭儁等帥兵入殿廢帝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墻壁悉布枳棘枳朱氏切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棟時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

張氏鉏葵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子神明端嶷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壬戌棟卽帝位大赦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曰吾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以太子妃賜元建元建曰豈有太子妃乃爲人妾乎

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九月丑偉說侯景弑太宗絕衆心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儁丑修纂進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來上壽太宗笑曰已禪帝位何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儁等齎曲項琵琶上頻脂反下蒲巴切釋文琵琶樂器胡中馬上所鼓推手曰琵却手曰琶因以爲名與太宗極飲太宗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

爲樂之至於斯也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土囊修纂坐其上而殂偉撤戶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太宗自幽縶之後無復侍者及紙乃書壁及板障爲詩及文數百篇辭甚悽愴景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王僧辯等聞太宗殂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　十一月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還

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幷其二弟同鎖於密室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出景本傳　十二月齊主鴆中山王殺之幷其三子謚王曰魏孝靜皇

帝塟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元美陽公元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汾水冰沈其尸齊主嘗剃元韶鬢須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

彭城爲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右簡文帝在位二年壽年四十九

考異曰

太宗大寶元年二月侯子鑒克廣陵城中無少長皆殺之太清紀曰城中數百人典略曰死者八千人今從南史

五月丙辰東魏主禪位于齊北齊書北史高德政傳云六月六日帝咸陽王坦等七日司馬子如等至鄴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按後魏書北史帝紀皆云辛亥王如鄴甲寅加九錫丙辰魏主遜位戊午王即帝位典略辛亥王還鄴以長曆推之此月巳酉朔皆不與德政傳日相應蓋辛亥始自晉陽如鄴非到鄴之日也

二年七月丁亥侯景還至建康典略作六月壬戌太清紀作七月二十日今從梁帝紀

八月壬戌豫章王棟即帝位典略作壬辰誤今從太清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九終

梁紀

世祖孝元皇帝

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封湘東王爲荊州刺史侯景陷臺城乃起兵討景尋即皇帝位

承聖元年（壬申）正月齊主伐庫莫奚大破之俘獲四千人雜畜十餘萬齊主連年出塞給事

中兼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强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麤糧儲虛實靡不諳悉（諳烏含切說文悉也）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帝嘗曰唐邕彊幹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羣臣莫及（邕北史北齊書有傳）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柔然即蠕蠕蠕蠕自號國別號也）自號伊利可汗（利力至切汗何干切）號其妻爲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勤別將兵者謂之設　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諸軍發尋陽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灣烏關切水曲曰灣地名）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衆感笑之侯子鑒屯姑孰以拒西師景遣兵助之三月

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鵃舸千艘載戰士（鵃止遙切又陟交切舸力烏切小舟也）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庚辰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丁亥進軍招提寺北侯

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壓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兵少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與百餘騎東走僧辯命侯瑱等帥精

甲五千追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踊尹竦切孔子曰擗踊哭泣謂跳而哭也）　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鯨（鯨渠京切海大魚也）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

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相扶出於密室過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僧辯[illegible]南鎮建業啓陳霸先鎮京口　夏四月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

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爲僕瑞乙巳卽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爲皇太子　己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兵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儁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儁腹抽其腸儁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舸古我切大船也方言南楚江湖謂之舸）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

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爲小妻以其兄鵾
爲庫直都督(鵾公渾切)待之甚厚鵾隨景東走至
是景下海欲向蒙山鵾拔刀謂景曰吾等爲
王效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王乞
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
鵾以矟刺殺之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
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於齊
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

公主亦預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剃
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蠶室齊顯祖即
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 乙丑葬簡
文帝於莊陵廟號太宗 五月齊辛術遷吏
部尚書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
人互有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踈衰
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
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

術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閥房越切)
不遺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齊政煩賦重江
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
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出北史本傳) 公卿藩
鎮數勸進於湘東王 十一月世祖即皇帝位
於江陵改元大赦 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
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荊州界
北盡武陵西拒硤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將勃)

(爲廣州刺史) 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者不
盈三萬而已
二年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
鎮揚州 齊改鑄錢文曰常平五銖 突厥
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三月
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板爲紀像親
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
之舉兵皆太子圓炤之謀也圓炤時鎮巴東

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鎮爲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絶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督原珍等六軍自散關伐蜀　五月武陵王紀

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譙淹還軍救蜀魏尉遲迥克涪（音浮說文水出廣漢剛邑道徼外南入漢）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撝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援成都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知侯景已平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爲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爲然太子圓照固言不可

紀從之已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上於計切蔽也）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塡江鐵鎖斷之六月上以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兵使助法和武陵王紀遣將侯叡（兪芮切）築壘與法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既而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求和請依前旨還蜀上不許七月謝答

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游擊將軍樊猛追擊斬之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撝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撝帥文武詣軍門降迥以禮接之吏民皆復其業惟收奴婢及諸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迥爲大都督益潼等

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下詔將還建康
領軍將軍胡僧祐等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
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
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
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
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
諸卿以爲如何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
左袒（袒徒旱切偏脱衣袖而肉露也）左祖者過半上以建康

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十一月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
之　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太師泰陰有圖
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詧與察同）益重其貢獻
三年春正月魏太師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
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爲九秩　魏主自元烈
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謀泄泰廢魏主
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

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
三月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
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太師
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
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
荊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
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爲之備　齊中書
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每謂人曰

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
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奏收誣罔
一代罪當誅尚書左丞盧斐頓丘李庶皆言
魏史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爲
刺客所殺帝怒於是庶及尚書郎中王松年
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斐庶死於獄中潛
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出北史魏收本傳）
五月魏直州樂熾等作亂遷哲爲信州刺

史擊破之信州先無儲蓄晳與軍士共采菂根爲糧時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屢擊叛蠻破之羣蠻懾服皆送糧餼遣子弟入質由是州境安息軍儲亦贍　以王琳爲廣州刺史上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欲遠之琳與主書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

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鎮武軍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侯旰切衛禦也）膺然其言而弗敢啓　散騎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子六切迫也）止失荊湖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

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帝好玄談九月于龍光殿講老子　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彌兗切應劭曰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如淳曰或謂漢水爲沔水）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上頻彌切下徒協切城上女垣也）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

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侍郎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

王督帥衆會之帝停講內外戒嚴王琳報曰
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帝聞而疑之乃復開講
一日百官戎服以聽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
建康徵王僧辯爲荊州刺史僧辯遣侯瑱帥
程靈洗等爲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徹爲後軍
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
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十一月癸未魏軍濟
漢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圍六十餘

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丁
亥魏兵至柵下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州
刺史使引兵入援庚子夜帝巡城猶口占爲
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
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戊申王褒胡僧祐朱
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時徵兵四
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
楯食尹切所以扞身蔽目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

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鬬
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中竹仲切傷飛矢也內外
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
太子王褒謝答仁朱買臣退保金城將城南
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莫定切夕也聞城
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
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
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

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有頃帝
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
蕭世誠一至此乎魏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
扼於革切持也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詧
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幔莫半切帳也甚
爲詧所詰辱上去吉切問也中書郎殷不害先於別
所督戰城陷失其母時冰雪交積凍死者塡
滿溝塹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所不至

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衆體凍溼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七日乃得之

朱黼曰守國之術有四曰德曰人曰地曰誠全則安。三則僅存。二則危。一則亾。咸無焉則覆敗旋踵。元帝欲懲先帝寬假之失。而反肆貪虐。不鑒父兄苦空之敝。而復崇虛浮僞不可以爲德。以王琳得罪。竄之嶺外。以陸法和能用兵。羈之郢中。其所信任。

不過宗懔黃羅漢之流而已。是非所謂人也。上流無蜀。北道無襄陽。與敵國仇宗之地。犬牙相入而不肯還軫建業。則非所謂地。敵兵在郊而講老子未已。自曉星變而不聽庾季才之言。多疑少斷。迄出于謹之下策。則非所謂謀。孑然巍坐。束手受俘。反歎文武之道盡。讀之無益。豈不愚哉。

管見曰劉盛有云苟能行則論語孝經篇足矣此猶爲博而寡要者使蕭繹服膺之一言亦足保其社稷又何必十萬卷爲讀至是誠不若無書之爲愈也嗚呼均是个也有以安身永壽者有以生疾墜命者夫豈食之罪哉

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或

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辛未帝爲魏人所殺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刑以土囊隕之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悟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魏立梁王詧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延長行也袤音茂南北曰袤東西曰廣）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

京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域名曰助防外一
助督備禦內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
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渾戶袞切與渾同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爲正儀
梁銅晷表大玉徑四尺及諸法物盡俘王公
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
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
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

江陵也。梁王詧將。尹德毅說詧曰。魏之精銳。
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
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
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
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
辯之徒。折簡可致。折簡猶言片紙也見魏志王凌傳注然後朝
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願殿
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

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據爲卿
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
襄陽。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並出本紀
王僧辯陳霸先等共奏江州刺史晉安王方
智爲太宰承制　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
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
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略未
附華夷懷之輯音集爾雅曰輯和也

右元帝在位三年壽年四十七

敬皇帝

諱方智字惠相武帝第九子也封晉安王
元帝爲魏人所害王僧辯陳霸先奉帝爲
梁王承制于建鄴既而魏人送貞陽侯蕭
淵明來主梁嗣僧辯納之陳霸先不欲納
淵明既立以方智爲太子淵明梁宗室先奔魏南史避唐家諱止曰明

主白晉陽還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剃他計切說文剃髮也）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出北史本紀）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

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為乎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霸先因是舉兵襲僧辯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為徵兵禦齊不之怪也九月安都霸先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安都被甲帶長刀投於女垣內眾隨而入進及僧辯臥室霸先遣兵亦自南

紹泰元年（乙亥）正月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立子巋為皇太子（巋區韋切又苦軌切丘媿切）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正月明日為正本音政避秦始皇諱改從平聲）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 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

征西大將軍 齊主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沖藐未堪負荷貞陽侯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貞陽侯淵明（艦力瞻切舟名說文舫艦也）亦與僧辯書求迎五月僧辯遣使奉啓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庚子遣龍舟法駕迎之癸卯淵明入建康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八月辛

門入僧辯方視事霸先執之是夜縊殺之丙午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百寮上晉安王表勸進十月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貞陽侯淵明爲司徒（出陳紀及僧辯本傳）初晉安民陳羽世爲閩中豪姓（閩武巾切郡名即南越也）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侯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饉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出寇

抄臨安永嘉會稽或載米粟與之貿易（上莫候切互易也）由是能致富彊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爲晉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是歲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爲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爲公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主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燼徐刃切火餘也）木杆西破厭達（上益涉切下音坦西域國名）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

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莫各切沙土曰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　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

太平元年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三月詔雜用古今錢　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厙狄伏連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遣沈泰侯安都禦之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上五兮切倪塘地名匯瀦田塘）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纂嚴六月齊兵潛出鍾山霸先與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齊軍至玄武湖衆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

入相對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鬲郎擊切鼎屬爨取亂切炊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樵蘇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卒皆飢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煑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婫（音昆）以鴨肉數臠乙卯未明蓐食霸先帥麾下出莫府山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蹂女九切踐也藉慈夜切踐也或作踏）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追奔至于臨沂（魚衣切琅邪國之邑）其江乘攝

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上亭歷切下房越切以荻葦爲單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蔽岸　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御下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上胡剛切下直刃切）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待戴切[illegible]何也）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又嘗於衆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

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帝與左右飲曰何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

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憯憯（七感切）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爲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風表鑒裁爲朝野所重少歷屯阨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餐千安切又音孫餔也）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己者亦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爲己任性復彊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　十月魏安定公宇文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努奴五切方言勉也）乙亥卒泰能駕御英豪

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丙子世子覺嗣爲太師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朱黼曰操相漢而丕繼之泰歡相魏而覺與洋繼之不取之終身而畱之以俟其子譬攫金於几而不之收顧指家人之持去剟衆於地而不之食菊睨弟姪之俯拾且

欲以廉讓自居天下共可名歟乎

十二月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離大合小公私煩費丁口減於舊日守令倍於昔時且要荒向化舊多浮僞百室之邑遽立州民三戶之民空張郡目循名督實事歸焉有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十二月魏以岐陽之地 岐魏移切本元魏泰平郡至西魏改爲岐陽 封

世子覺爲周公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册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紱恭帝出居大司馬府 出北史周齊紀 魏祚終一十六主共一百七十一年起丙戌終丙子

臣光曰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衆以憑陵中夏馬首所嚮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幽冀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太武兼有青兗包荊豫摧赫連開關中梟馮洪吞遼碣虜沮渠幷河右高車大臣蠕蠕遠遁自河以北迤于大漠悉爲其有子孫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世乃貶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采蔚然可

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沖幼胡后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乃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蠭起日滋月盛上之人曾無悛心而内自睽離以招外盜於是尒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至伊洛后主沈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昭勇決手刃賊臣而

杖黨內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遁
逃入關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
裂相繼皆亾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時
苟安怠惰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
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況庸
君乎

臣光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
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

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
守擁麾而歸之戎車北征至于洛汭觀其
勤身克已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
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爲桑門
之行脩身領國以奉浮圖恩勝於威紀綱
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
叛人遂使臺城覆溺老而餓死江淮以南
鞠爲荆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未能及而
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悅盜賊之財而
延之入室財不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夫其
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
而窺間乘便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
忍尤甚是以雖翦兇渠而克復故業旋踵
之間身爲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
地之所誅也

南史論曰簡文與自支庶入居明兩經國之

算其道弗闡宮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虛器
何救危亾元帝居形勝之地啓中興之業既
雪讎恥且應天人而內積猜忍外崇矯飾竟
而雍州引寇釁起河東之戮益部親尋事起
邵陵之窘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謀無經
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隣外寇窺窬
內崇講肄卒至戕隕悲夫歷觀書契以來蓋
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遊慇頓若蕭家之[illegible]

元敬皇以此沖年當斯頹運將不高揖其間得乎

右敬皇帝在位二年壽年十六梁四主合五十五年起壬午終丙子

考異曰

元帝承聖元年三月侯子鑒以艨艚千艘載戰士 典略作烏嚮舫千艘今從梁書

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 梁帝紀戊子王以賊平告明堂太社己丑僧辯等奉表按表文云衆軍以戊子總集建康登是日告捷即能達江陵予蓋僧辯等以己丑日發表勸進耳

四月溧陽公主亦預食焉 典略云復烹溧陽公主今從南史

三年正月宇文泰廢魏王立齊王廓 陶典云三月廢帝四月立恭帝北史皆在正月今從之

十一月甲寅魏人百道攻城 梁紀作辛卯誤也今從典略

帝焚圖書十四萬卷 隋經籍志云焚七萬卷南史云十餘萬卷按周僧辯所送建康書已八萬卷并江陵舊書豈止七萬卷乎今從典略

胡人牽帝使拜于謹 典略云謹搗梁主令西至龍泉廟出武陵河東二王子孫於獄列於沙州鎮械嚴酷瘡痍腐爛引梁主使覘之謂曰此皆骨肉忍虐如此何以爲君上無以應按武陵諸子先已餓死河東子孫亦應不存今不取

十二月于謹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 典略作五十萬今從梁紀南史

敬帝紹泰元年正月梁王詧即帝位 周書詧

傳云詧在位八載保定二年殂然所[illegible]

以甲戌年爲魏所立乙亥年乃即位改元

位

九月丙午淵明遜位 梁書九月丙午帝即皇帝位十月己巳大赦改元按長歷丙午九月二十九日己巳十月二十二日豈有即位二十四日始改元大赦乎蓋丙午復梁王位十月乃即帝位耳典略丁未懸貞陽侯出就邸今並從陳書

陳紀

高祖武皇帝

諱霸先字興國姓陳氏吳興人梁大平二年進封陳王尋受梁禪建元永定國號陳

永定元年正月周公即天王位 宇文泰事魏爲大冢宰其子覺襲位封爲周公尋建國爲周始見於此是爲孝閔皇帝 封魏恭帝爲宋公以木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上黑以李

弼爲太師趙貴爲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爲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爲大司馬 周王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爲五廟其有德者別爲祧廟不毀 祧吐成反遠祖廟也 鑄四柱錢一當二十復改四柱錢一當十復閉細錢 五月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六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安都大敗爲王琳所擒 八月進丞

相霸先爲相國總百揆（[illegible]度百事）封陳公九錫陳國置百司　周孝閔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謀執誅之護廢王爲略陽公月餘弑之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即天王位（孝閔帝之弟也是爲世宗明皇帝）　十月進陳公爵爲王辛未梁敬帝禪位于陳而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爲江陰王以給事黃門侍郎蔡景歷爲祕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

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置刪定郎治律令二年四月齊主以旱祈雨於西門豹祠不應毀之幷掘其冢（掘其月反搰也）　五月上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

三年正月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初改都督州軍事爲總管　四月周命有司更定新曆　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王悉殺諸元以厭之（上一涉反雅曰厭鎮也）　六月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上言四事其一以爲比來守令代期歸促責其成効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爲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

執之家競爲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年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爲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周密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棊劫相持（棊渠之反劫居怯反棊博奕也劫者謂棊皆相持爭行前後若一劫不當則成彼利矣）爭行

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
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爲興動　周處
士韋敻（休正反又胡縣反）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
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
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驃騎大將軍寇
儁少有學行家人常賣物多得絹五疋儁於
後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
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

統中稱老疾不朝謁世宗虛心欲見之儁不
得已入見王引之同席而坐問以魏朝舊事
載以御輿令於王前乘之以出顧謂左右曰
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　詔臨川王
蒨（倉甸反）於南皖口置城（皖胡管反盧江皖縣之口）使東徐
州刺史錢道戢守之丁酉上不豫丙午殂上
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爲政務崇寬簡非軍
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

宴用瓦器蚌盤殽核充事而已（蚌步項反後以蚌爲盤）後
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皇子昌在長安
（江陵之間沒於周）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皆將兵
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在
建康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
中定議祕不發喪急召臨川王蒨於南皖王
至建康皇后下令以蒨纂承大統是日即皇
帝位　八月周衡正中大夫　猷建議以爲

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武
服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周王
始稱皇帝改元武成　初周太祖平蜀以其
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問諸子誰可往
者皆不對少子安成公憲請行太祖以其幼
不許至是周人以憲爲益州總管時年十六
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蜀人悅之　九月齊顯
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

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愼勿殺也尚書令楊愔等皆受遺詔輔政十月殂太子殷卽　諸土木金鐵雜作一切停罷

王琳聞　殂十一月琳進寇大雷因引兵東下

右高祖武皇帝在位三年壽五十七

世祖文皇帝

諱蒨字子華武帝兄昭烈王之長子也封臨川王永定三年六月武帝殂太后以遺詔令王繼統

天嘉元年二月王琳至柵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舳音逐艫音盧舳船後持柂處艫船頭持櫂處）軍勢甚盛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趣逡須反鄉也）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炬曰杵反）（說文束葦燒）皆反燒其船瑱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蒙衝竝平聲字或作艨艟戰船所以突敵）以鬭其艦幷鎔鐵灑之（鎔餘封反鎔鍊也灑沙下反汎也）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十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爲陳軍所殺殆盡琳走至湓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

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及太子卽位詔演居東館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演乃與長廣王湛同謀共執楊愔斬之以趙彥深代愔總機務陽休之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齊王乃以演爲大丞相湛爲太傅　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

夫李安置毒於糖餡而進之（糖徒郎反亦作餹方言餳謂之餹餡都回反汀作麵圓餅也）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受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千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魯公幼有器質特爲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魯公即皇帝位（諱邕世宗之弟是爲高祖武帝）

齊王晞趙彥深等並勸進常山王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効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簒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啓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王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帝諱演文宣之弟也是爲肅宗孝昭皇帝）大赦改元皇建詔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曰卿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與楊休崔劼等三人（劼丘入反）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爲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儁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

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晡奔謨反日加申時）畢景聽還帝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疏漏澤

甶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顯安我姑之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爲非今自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性至

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卽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掐口洽反掐抵也爪按曰掐)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齊王徵盧叔虎爲中庶子帝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埶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併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輕兵野

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計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促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爲我敵所損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

矣帝深善之　齊王自將擊庫莫奚至天池庫莫奚出長城北遁十二月齊主還晉陽齊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俯無反與否同)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自今當爲王改之帝欲以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人主恩私何由

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二年正月周王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　七月周更鑄錢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十月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脇(盧則反脅骨也)詔以嗣子沖眇可徵長廣王湛統玆大寶是日殂於晉陽宮臨終恨不見太后山陵世祖即皇帝位改元大寧(帝諱湛肅宗弟也是

為世祖武成皇帝)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

太子中庶子虞荔(郎計反)御史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煑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詔從之(榷音覺水上橫一木以渡謂禁民酤釀官自開置如設木為榷獨取利也)

三年詔徵留異為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詔遣侯安都討之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為光祿大夫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上珠玉反附也下秦昔反簿書也謂所附之宗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

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常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他語以亂之寶應常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上苦怪反姓也漢高帝時也)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蹶居月反又音蹶跳也)可謂智士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補休

反)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錢至是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後梁主安於儉素不好酒色雖多猜忌而撫將士有恩以封疆隘(上卑緬反下烏懈反狹窄也)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

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疽千余反癰也）論曰宣皇帝
太子歸卽皇帝位（歸區圍反又苦軌反立婢反嚳之子也）
四年四月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
爲三老謹上表固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戊
午帝幸太學謹入門帝迎拜於門屏之閒謹
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怡成反柱也）南向太
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
豆盧寧升階正舄（思積反履也）帝升階立於斧扆

之前西面（扆隱豈反說文戶牖之閒謂之扆）有司進饌帝跪
設醬豆（饌雛戀反具食也或作籑跪巨委反跽跪也）親爲之袒割
謹食畢帝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帝北面
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
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
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
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

下三思而言（三蘇暫反參之也語三思而後行）九慮而行勿
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人莫不知願
陛下愼之皆再拜受謹答拜禮成而出　司
空侯安都恃功驕橫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
詩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
度帝甚惡之數遣臺使案問舍人蔡景歷希
旨稱安都謀反安都自京口還建康帝引安
都宴於嘉德殿於坐收安都出蔡景歷表以

示於朝乃下詔賜死初高祖在京口嘗與諸
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
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竝有所短杜公志
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
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
（佻吐彫反爾雅曰佻偷也）竝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前後賞賜不可
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

書（褻先列反褻）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馮子琮（藏宗反）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事而巳略無所言須臾罷入

五年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

至冬月守河椎氷（上直追切擊也）及世祖卽位嬖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氷以備周兵之逼司空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　初齊顯祖命羣官刊定魏麟趾格爲齊律久而不成時軍國多事決獄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世祖卽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卷其刑名有五一曰死重者

轘之（上胡貫切車裂人也）次梟首次斬次絞二曰流投邊裔爲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內官及老小閹癡（上衣檢反閹也癡超之反不慧也）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三月辛酉班行之因大赦是後爲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徒弔反調賦）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

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墾口很反耕也）義租五斗奴婢準口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周初令百官執笏

六年四月以安成王頊爲司空頊以帝弟之重埶傾朝野直兵鮑叔敵恃頊埶爲不法御

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上見陵章服嚴肅爲歛容止坐陵進讀奏版時頊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上爲之免頊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即位擢拜中書侍郎與和士開共爲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

寵幸振古無此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容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彗銀遂反又徐醉反妖星）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世祖之子是爲後主）大赦改元天統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天康元年四月上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疾篤奐

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吏部尚書袁樞入侍醫藥太子伯宗柔弱上憂其不能守位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文理反鼎足而立也）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痊音千病除也）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

周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懇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奂爲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奂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袁盎廷爭(盎一浪反)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覬音冀覦音如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以爲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

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王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癸酉上殂上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太子即位大赦以安成王頊爲司徒徐陵爲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爲書示衆曰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安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黄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致令員外常

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侍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是歲齊賜侍中中書監元文遙姓高氏頃之遷尚書左僕射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上相支反析薪養馬者或作澌)由是士流恥爲之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由恐其披訴悉召之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

厚加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爲縣自此始

右世祖文皇帝在位七年壽四十五

臨海王 史曰廢帝

諱伯宗字奉業文帝長子也天康元年四月安成王頊廢之

光大元年國政盡歸于安成王頊　閏六月齊左丞相咸陽武王斛律金卒年八十金長子光爲大將軍次子羨似面反又延以反及孫武都

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嶽其餘子孫封侯顯貴者甚衆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事齊二世貴寵無比自肅宗以來禮敬尤重每朝見上馳遥反下胡甸反朝覲君之總稱見謂自下而見上也嘗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爲喜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女若有寵爲諸貴所嫉無寵爲諸貴所憎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二年三月周燕文公于謹卒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謹謀之謹盡忠補益於功臣中特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教訓諸子務存靜退而子孫蕃衍率皆顯達　十一月安成王頊廢帝爲臨海王　齊上皇殂世祖驕奢淫佚役繁賦重吏民苦之至是詔所在百工細作悉罷之鄴下晉陽中山宮人官足老病

者悉簡放諸家緣坐在流所者聽還

考異曰

高祖永定元年二月蕭孜勃之從子 梁書南史周文育傳皆作子今從梁書帝紀

十月侯安都等大敗 典略云乙亥安都敗陳書云是月敗績按高祖以乙亥受禪安都聞之而嘆豈同日乎今從陳書

世祖天嘉三年閏二月改鑄五銖錢隋志作

天嘉五年今從陳帝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一